三联生活周刊®

2017.12.4
2017年第49期
www.lifeweek.com.cn



冬天里的快乐

冰雪为什么诱惑你

965
49>
9 771005 360000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生活周刊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杂志惠
zazhihui.net



《大西洋月刊》(美国) 2017.12

制造“美国纳粹”

“每日风暴”(*The Daily Stormer*)是全球目前最大的新纳粹网站，臭名昭著，由美国人安德鲁·安格林一手创建，他曾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素食主义者，如今成为狂热的“右翼运动”代言人，鼓动他的读者时刻做好种族战争的准备。网站所传达出的极端观点正中白人中产男性的要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特朗普站上总统的位置。



1



2



3



4

1 《旁观者》(英国) 2017.11.25

默克尔哪里出错了?

当今年 9 月默克尔再次赢得德国大选时，她被舆论看作是唯一能与特朗普抗衡的政治家。为了重组新内阁，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与自民党、绿党之间的试探性谈判在延长 3 天后还是以自民党退出而宣告破裂。接下来，似乎所有的选择对默克尔都不利，默克尔正在遭遇执政 12 年来的最严重政治危机。

2 《新闻周刊》(美国) 2017.12.1

全球缺水危机

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约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该国的水资源人均年消费量为世界最低，仅占美国人均消费的 3%。尽管约旦在应对水资源短缺的危机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开展计划生育、提高水价、进行农业改革等，但从长远来看，任何举措都无法挽救水资源短缺的事实。约旦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水资源枯竭的国家，却或许不是最后一个。

3 《新科学家》(英国) 2017.11.25

迷幻药的未来

在生物医学界，每隔一些年便会兴起对迷幻药的研究热潮。2005 年的研究提示，在一系列条件下，迷幻药对于创伤后精神障碍、精神障碍和终生焦虑均有很好的干预结果。然而十多年过去了，研究仍在继续。科学家们再次自信断言，迷幻药已处于被批准的边缘。目前社会上对于迷幻药的看法褒贬不一，不过对于制药研究来说，科学才是决定药物未来发展的关键。

4 《经济学人》(英国) 2017.11.25

该不该征收遗产税?

美国最新的税改方案里，计划到 2025 年取消遗产税，这似乎已成为全球大势。然而，遗产税虽然弊端重重，却仍是最有效的税收手段。直至取消，征收遗产税仍应遵守某些原则：一是制定较高的免税门槛，二是尽量制定单一税率，三是辅以其他减税措施。到底是否应该征收遗产税，也应该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上，充分保护私人财产。



P32 封面故事

冰雪为什么诱惑你

冬天里的快乐

34 山在哪儿，雪在哪儿，快乐也在哪儿

46 瑞士滑雪传奇鲁西：山与雪的哲学

50 滑雪者的千面多巴胺

58 滑雪要买雪具吗？

62 从菜鸟到红色雪道：滑雪那些事儿

70 在长野穿越“林海雪原”

P90
“友谊、尊重与钦佩的遗产”：重审史迪威



P124
在爱尔兰追寻叶芝的灵魂



社会

热点：沅江弑师案：一场惨剧背后的故事 86
历史：“友谊、尊重与钦佩的遗产”：重审史迪威 90
访古寻城：“发现”马丘比丘 98

经济

市场分析：国资划社保意味着什么 84
商业：智能化生活第一战：智能音箱的厮杀 102

文化

戏剧：《窝头会馆》为何成为现象级大戏？ 108
电视：姜伟与《猎场》：作品交给时间检验 112
话题：“英雄片”的前世今生 116
手艺：黄海，“那个做海报的” 120
旅游与地理：在爱尔兰追寻叶芝的灵魂 124
设计：在抽象与现实世界的交界处 132
时尚：百年鞋履展：不忘来时路 138
时尚：冬日重叠，今天你塞进去了吗？ 142
文化：镰仓岁月：小津安二郎的“日本调” 146
思想：全球化伦理的可能性 156

专栏

邢海洋：3 万点恒指与 3400 点上证 18
袁越：蓝色谎言 152
张斌：来，看看工资单吧！ 154
宋晓军：美国又要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吗？ 155
朱伟：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7） 158

（封面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环球要刊速览 2
读者来信 8
天下 12
理财与消费 20
好消息·坏消息 22
声音 23
生活圆桌 24
好东西 28
个人问题 160

2017年第49期，总第965期，2017年12月4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　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021）63769858
成　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7427853
昆　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0791）88820509
太　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993043
安　徽：合肥皖新书店（0551）64252409
新　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中国　今日头条　手机百度　百家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面拉页 · 奥迪
封二～扉 1 · 野生动物基金会
3 · 三体
9 · 一汽大众
11 · 三联全媒体
19 · 生活周刊
69 · 松果生活
75 · 三联中读
141 · 周刊 20 年
153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IWC 万国表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南渡的星辰

西南联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仅仅存在八年，却造就了最有才华最有风骨的一代知识分子，灿若星辰，正如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倡导通才教育和教授治校，这给教师和学生都提供了更加纯粹和自由的学术空间，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更与当时国际前沿接轨，也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典范。如今我们纪念这一段荣光，不仅在怀念过往的自由、独立与尊严，更在于反观当下的学术之风，让这样的薪火继续传承下去。

（@何卓凡）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我的兼职生活

老乡开了一家快递公司，时不时喊我去帮忙，顺其自然我就成了兼职。“双11”刚过，我们所有快递员都忙碌得昏天黑地、疲惫不堪。

由于快件堆积如山，扫描派送时大家伙都是隔空抛物。甭管大小物件、贵不贵重，一律抛来扔去，每个物件至少遭遇两次以上被抛的命运。完好无损的占一少半，绝大部分残破不全，甚至有的被践踏碾压变形。明知这样做不对，可谁也顾不上这些，都是想法儿提高效率、速度。公司经理主管早就耳闻目睹这一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平时每个快递员每天送100多个派件，现在都在300件左右。公司又花费不菲雇用了几名送快卖的，加班加点帮着送。业务量成倍增长的同时，投诉量也水涨船高。一天下来，每个快递员累得腰酸腿疼，有的甚至滴水未进，饭也没吃一口。

“双11”过后，大家都沉浸在等待快递的幸福中。由于派件量激增，送错、送慢的概率也会大增，大多数人知道快递员送不过来就耐着性子等待，而有人却接二连三不断催促，不断地指责、问询和刁难也会让我们更加手忙脚乱。

经过三个多月的兼职，我深刻体会到，做快递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不怕吃苦不怕受累，还需要有灵活的头脑、合理的规划思路，否则很难适应这项工作。在我做兼职的这段时间里，就有五位新来的快递小哥因不适应而无奈自动离职。

眼下正是冬季昼短夜长季节，早晨扫完派件装好车后，将近10点钟。我擦擦脑门儿上的汗，顶着寒风开着小破车出发了，一路上我按着最快捷最能提高派送效率的方法来运行。然而每天都不那么顺利，有的包裹上收货地址不详，收件人的名字千奇百怪，气喘吁吁爬到五六层家中无人，打电话无人接听，有时被狗追、踩泥坑、被偷件、被呵斥、遭指责，只要被投诉就扣钱，有时电瓶亏电了只好艰难地步行推回来。由于天黑得早派送量大，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时不时会发生一些险情。惊悚之后也会告诫自己小心行驶，但一忙碌起来又忽略了这件事。

记忆最深刻的是10月份连续四天大雨倾盆送快递的艰难经历。自己骑行的三轮车不仅破旧没有挡风遮雨的前脸，而且后面车厢门关不严实。虽然穿了一件雨衣，但我还是被淋透成落汤鸡，当然恶劣的天气影响到了送件的速度与效率。不仅如此，由于车厢关闭不严在颠簸不平的胡同里竟掉了一双鞋，自己当时没察觉。两天后订户打电话询问我，上网一查，果然是我扫描派送并签收，但她至今没收到并提供了订单号，我按原价赔偿了她。

虽有风波，但做快递也颇有收获，增强了自己的人脉关系，锻炼了身体，也减了肥。经过天天爬楼梯急匆匆赶路，原先160斤的体重没超一个月就减下十多斤，所以那些苦于减不下体重的男士们不妨做个快递员，保准不出一个月就能减肥成功。

天津 农夫

变味的同学会

毕业十年的同学，在微信群里相约一聚。消息一出，支持者众，纷纷为即将到来的团聚建言献计。当我刚说不能确保一定参加时，竟遭来一通埋怨。班长说，外语系英语三班40人里满打满算就8个男生，你不参加，到时连送醉酒女生的司机都不富余。我哑然，难道我去参加同学会，就是充当司机吗？十年未见，他们并不知晓，我一个普通公务员，至今没有驾照。所以为了不给“组织”添乱，我还是安分守己地待在家里为好。

在微信群里为十年相聚大肆吆喝的，依旧是当年学生时代的活跃分子。也不知是民意所向还是他们自作主张，聚会地点定在了位于本市的某星级酒店，聚会规格定义为座谈会以下、茶话会以上。具体议程与普通联欢毫无二致：首先吃饭，其次唱歌，第三互动，最后回家。国外及省外的同学需提前报名，由班长统一预订房间。此次聚会的组织阵容不容小觑，分为宣传组、协调组、会务组、机动组、接待组、财务组、监督组、车队组，凡在本市工作生活的同学，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凡参会者每人预付1000元到组委会，经费用于各项开支，聚会结束按人头平均统一结算，多退少补。消息发出一个多月，报名者已有31人。群里一位与我关系要好的彦子同学，私下问我怎么还不报名，她说她在等我，我参加她就参加。我说年底繁忙，恐难如愿。她听后甚为惋惜。

后来彦子还是去参加了同学会。据说晚餐吃得不错，鸡鱼肉蛋，生猛海鲜，南碟北碗，应有皆有。唯有两点遗憾：一是参加的全是清一色从事外贸工作的同学；二是实际参与人数远不及报名人数。像我这等普通公务员和从事教育工作的园丁们，均无一人赴宴。班长在聚会现场进行了梳理总结，且颇有微词，说那些“从政者”和“园丁们”，自恃清高，闭目行路，不愿同咱们这些“商人”沆瀣一气，把酒言欢，更不把十年同窗情谊放在眼里。

聚会当晚，朋友圈开始铺天盖地地发照片，各种美食、自拍和微视频，想不看都难。

从事外贸工作的人，收入可谓日进斗金，但也良莠不齐。给人卖命的，只能靠订单提成和基本工资养家糊口；自立门户的，一个订单净赚几十万不在话下；也有创业失败、几经周折至今穷困潦倒的。在聚会互动环节，要求每人都要介绍各自十年来的情况，包括工作、家庭、收入、职位等等，以便大家更好地相互了解。那些家境殷实者，介绍时意气风发，挥斥方遒；部分收入低微者，诉说时细语轻声，满面羞红。十年之前，大家自同一起点出发，十年之后，却未在同一终点驻留。酒气与菜香氤氲的背后，是一张张别有故事的面容。这其中有养尊处优的大学讲师，有身家千万的商界名流，有身兼数职的单身妈妈，有立志独身的大龄剩男，光阴给了众人不同的人生境遇，哪里还有同窗共读时的众生平等？乍看这聚会的星级酒店就足以说明，十年来，很多人早已过得财大气粗，丰盈优渥。还有一些诸如没有参会的同学，他们或许过得捉襟见肘，平淡无奇。在这以金钱为衡量成功标准的时代，无功无果即是错，内心丰盈似云烟，平淡庸碌之人哪里还有心情赴宴？

酒过三巡，佳肴入胃，众人开始互换名片、互加微信、互推外贸产品，好端端的同学会，渐渐向产销会靠拢。十年隔断的信息鸿沟刚刚对接完毕，就有女生借着酒劲开始情难自抑地倾吐衷肠，出轨、分居、家暴、离婚，生活的不幸纷至沓来。如此心酸的家事，事不关己者听后，有人心生怜悯，有人怅然若失，有人暗生快意，有人出谋献计，总之都像看电视剧一般，拿别人跌宕悲涩的故事，来烹调自己有滋有味的生活。

同学之中与我关系最好的就是彦子，多年前她东挪西借，在中山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如今年收入七位数以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商人，依旧素面朝天，纯如往昔。十年间，我们从不电话沟通，更不微信交流，可每次见面，都像读大学时亲切自然。十年来，彦子就来看过我两次，每次都嚷着逼我请她去母校附近，吃8元一碗的鸭血粉丝，每次都让我“大宴宾朋”的梦想破灭。而且她每次都要住在我的家里，说只有这样，才是情浓于水的兄弟姐妹。我和彦子之间毫无芥蒂，常常吵过怼过，依旧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

有些朋友经过岁月的洗涤和生活的颠簸，虽然久不谋面，但情谊历久弥坚。真正的朋友，哪里需要通过奢华的聚会和生硬的自我介绍相互了解？有些聚会弥足珍贵，有些，早已失去了聚会的真意。

合肥 艾科

本期截稿时间：11月27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西班牙 | **马术周**

11 月 23 日，2017 年马德里马术周第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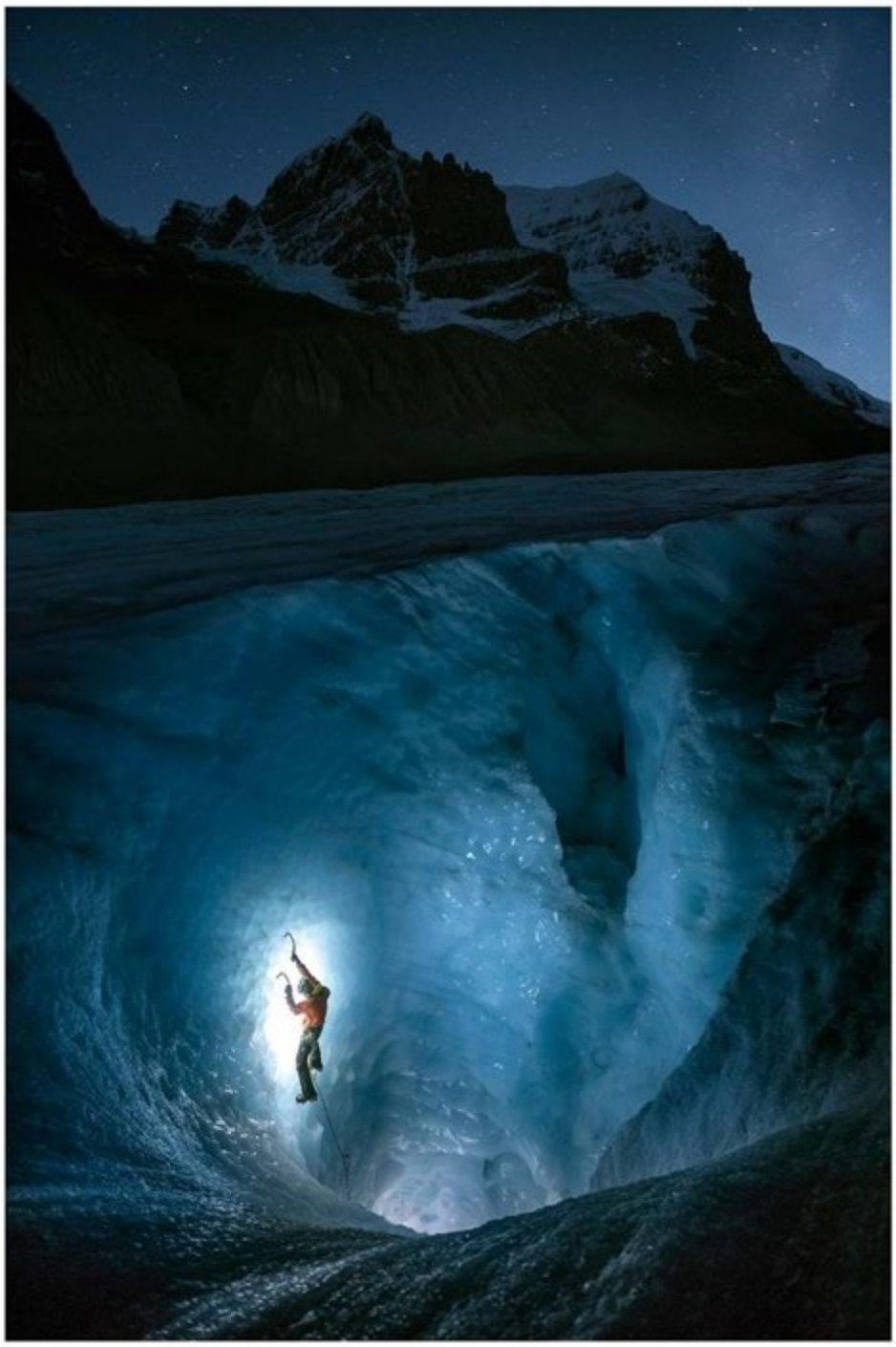

238





加拿大 | **冰川探险**

（右图）11 月 23 日，加拿大亚伯达省的摄影师保罗与好友在阿萨巴斯卡冰川探险。保罗用镜头记录下好友攀岩的情景。



津巴布韦 | **就职**

（左页上图）11 月 24 日，津巴布韦新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在首都哈拉雷宣誓就职。他表示，新政府将致力于建设一个繁荣、民主的津巴布韦。

荷兰 | **判决**

（左页下图）11 月 22 日，一名女子在设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外的移动纪念册上写字。当天，设在荷兰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做出判决，认定前波黑塞族部队司令姆拉迪奇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等 10 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 1995 年在斯雷布雷尼察杀害了 7000 余名穆族男子，并对萨拉热窝进行围城，造成 1 万余人死亡。姆拉迪奇被判处终身监禁。





印度尼西亚 | 火山

（左图）11 月 26 日，印尼巴厘岛阿贡火山喷发出大量火山灰。巴厘岛阿贡火山自 11 月 21 日首次喷发后，活跃强度不断增加。阿贡火山海拔 3142 米，为巴厘岛的最高峰，被当地人奉为圣山。喷发周期约为 50 年，最近一次猛烈喷发发生在 1963 年，当时喷出的火山灰高达 4000 米，导致 1500 人死亡。

英国 |“东方快车”

（下图）由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正在热映。而早在电影首映前，比利时王室御用巧克力品牌歌帝梵（Godiva）就以电影为灵感，耗费 60 多公斤歌帝梵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和食用黄金，打造了一款长达 3 米的“东方快车”。据悉，这一巨作日前在英国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展出。



3 万点恒指与 3400 点上证

文 / 邢海洋

在腾讯的带动下，恒生指数站上了 3 万点，一个自信贷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可猝不及防，内地股市大跳水，上证指数一天跌去 104 点，生生把恒指从 3 万点拽了下来。两个互联互通的市场，互相印证着价值的回归，也晒出了 A 股上升乏力的尴尬。

全球市值最高的几家公司，腾讯已经排到了第五，阿里则排到了第七。今年第三季度这两家互联网巨头交出的答卷令人吃惊，中国互联网行业似乎进入了强者愈强的双寡头时代。阿里三季度营收同比大涨 61%，创 2014 年 9 月 IPO 以来最高增速，腾讯当季营收增速也是 61%，创下 2010 年以来最高增速。并且，这是在两家企业去年营收过千亿，净利润四五百亿元的高台阶上实现的。若回溯到 2011 年，阿里全年利润 64 亿元，腾讯利润 132 亿元，可见两家巨无霸的奔跑速度并未因体量上的“增重”而滞缓，反而是大块头跑出了加速度。仅仅 5 年过去，它们的利润已经直追那些能源与金融业巨型国企，互联网的双寡头形势愈发明显了。相对而言，处于互联网第二梯队的企业，似乎没有这样的强劲走势，京东和网易的增速在 30% 到 40% 的水平，百度的收入增速甚至没有超过 30%。

相比传统商业逻辑，互联网的扁平化互动与传播方式使资源向中心聚集，不管是搜索，还是电商、游戏平台等等，都在往寡头的趋势发展。互联网流传着一句话：“第一活得很好，第二勉强活，第三、第四都会死掉。”当“小蓝单车”这个共享单车行业里的第三在 11 月份突然无疾而终，留下用户们退押金无门时，互联网行业铁一样的天然垄断定律又实实在在地给投资者上了一课，恰逢阿里和腾讯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季报，南下的资金迅猛地聚向早已高高在上的腾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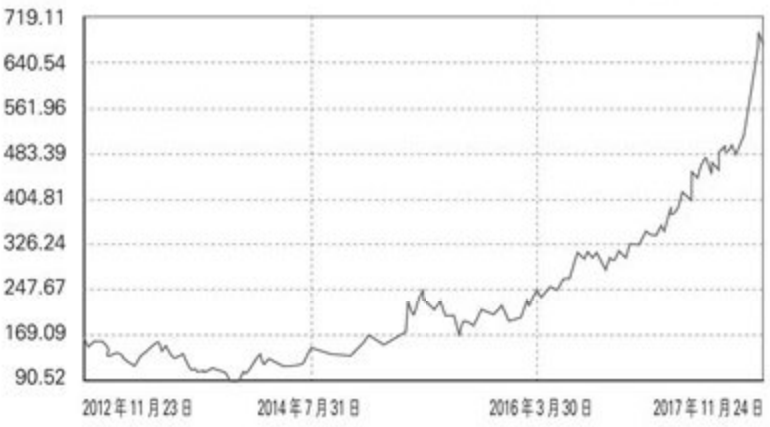
今年以来，腾讯股价已上涨了 125%，对恒指涨幅的贡献率接近三分之一。如果没有年中恒指成份股比例的调整，或许恒指早就升上 3 万点，直逼它 2007 年 31958 点的历史纪录。随着去年美图成功在港上市，今年包括众安在线、阅文集团等一众新经济企业在港上市，港股中的新经济成分在上升，相关板块的活跃也成为推动港股向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并且，即便港股和美股中的中概股走出了一波大牛市，MSCI 中国指数的平均市盈率不过才 14 倍，海外基金经理一致认为中国企业的涨势来自于企业的利润增长，它们的股价估值相对合理。

当我们北望 A 股中白马股、白酒股的调整，就不能不为 A 股中互联网巨头的缺失表示遗憾，这里没有处于行业第一第二的巨头，甚至处于末流的都空缺。两年多对 IPO 堰塞湖的疏堵初见成效，但可圈可点的代表新经济的企业还是太少，以至于它们奇货可居，估值都高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如科大讯飞市盈率超过了 400 倍。

今年，偏股型基金平均收益率超过 15%，涨幅逾 50% 的主动管理型基金逾 40 只，这在公募基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仅次于上一次的大牛市。这背后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抱团取暖”。今年年初，基金开始布局金融、大消费等行业白马股，三季度，继续向这些行业集中，甚至连以中小盘股票为标的的基金也持有了茅台，一场围绕白马股组成的联盟似乎要将一杆大旗扛到底。当一只茅台股的市值接近整个贵州省的 GDP，这种松散的联盟瞬间就变成了比赛快跑的游戏。

身处一个完全饱和的市场，还能指望大白马如美的和茅台有腾讯那样的扩张速度，这或许是 A 股站不稳 3400 点而港股在 3 万点上健步的原因。

“贵州茅台”股价走势图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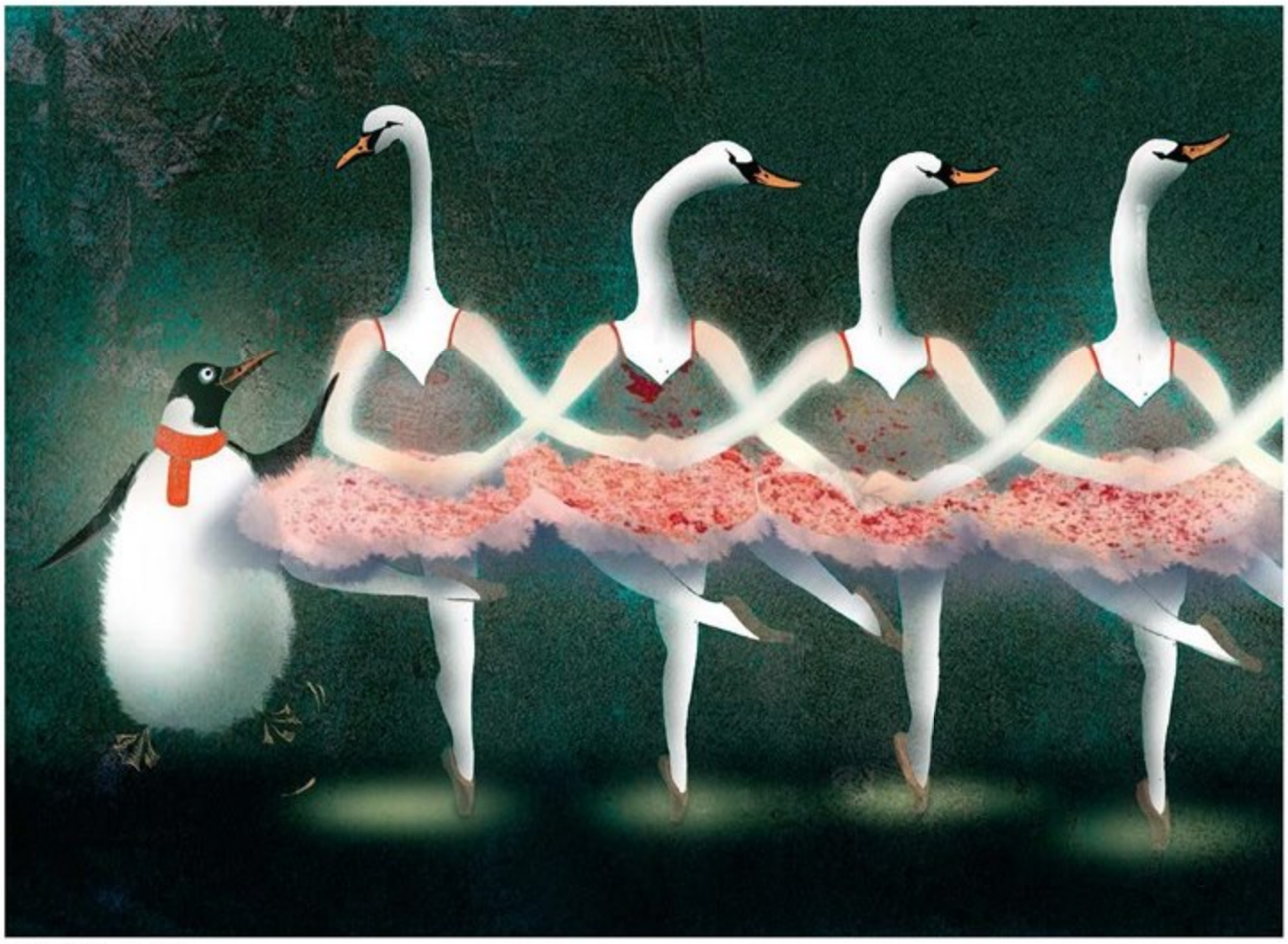


绘画：阿榧

《三联生活周刊》
天猫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书店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栏目插图 | **范薇**

腾讯超 Facebook

11 月 21 日，腾讯控股收盘时的市值逼近 5200 亿美元，超越 Facebook，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值公司。2017 年是中国乃至世界公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4 月，腾讯控股的市值进入全球十大公司行列；6 月，阿里巴巴冲进前十。如今，腾讯前面只有苹果（8727 亿美元）、谷歌（7076 亿美元）、微软（6367 亿美元）、亚马逊（5427 亿美元）。中国持续高成长的巨大经济体量，以及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得天独厚的人口红利，造就了腾讯和阿里的高增长奇迹。

国债升上 4%

10 月 22 日，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突破 4.0% 关口，10 年期国开债活跃券收益率已逼近 5.0% 关口，国债期货则全线收跌。资金面维持紧平衡状态，叠加年底考核将近，流动性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从近期的公开市场操作情况看，央行仍延续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的“通过多种工具手段‘削峰填谷’，稳定市场对资金面的预期”操作思路，但货币从紧已经是不争事实。

史上最严资管意见

伴着“股王”茅台下跌 4%，创业板跌幅超过 2%，上百只小票跌停，11 月 17 日金融业长达万字的超重磅监管文件问世。它的出台，意味着金融业躺着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理财产品喷涌，2016 年底资产管理行业规模达到 102 万亿元，却往往概念不明、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标准不一，极易引发监管套利、资金池、刚性兑付等问题。《指导意见》回归了行业“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质，明确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



破净

今年来“漂亮50”高歌猛进，中小板指可圈可点，但真正盈利的股票仅占三成左右，且有34只股票“破净”了。银行板块内有12只个股的市净率低于一倍，这一数量已经接近2015年8月份“破净潮”时期破净银行股的数量。交通运输行业公司，有5家“破净”，分别为赣粤高速、海航控股、中原高速等。房地产行业的世茂股份、首开股份和信达地产跌破净值，电子、化工等行业也有多只个股破净。

解禁高峰

11月16日，上海银行超过500亿元市值的限售股解禁，占总股本37.49%，流通股由7.81亿股增至37.07亿股。不用说，一字跌停。A股进入闪崩多发期，印纪传媒、步长制药、福达股份等多股盘中触及跌停板，这些股将迎来巨量限售股解禁。2017年A股合计解禁市值为2.8498万亿元，其中12月份解禁规模总量为3066亿元，为年内次高。国信证券、印纪传媒、华安证券等9家公司解禁市值超百亿。





停批网络小贷

截至2017年11月6日，市场上的网络小贷牌照已经达到242张。10月份以来，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拟设立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价格已炒至5000万元。可现金贷存在的高利率、砍头息、暴力催收等问题已经引起监管重视，网络小贷牌照迎来监管急刹车。多数进入网络小贷行业的企业本着逐利的冲动而进行牌照申请，跨区域进行业务推进，同时收取高利息，变相成为网络高利贷。

中国人在买什么

海通证券的研报显示出中国人消费的加速分化：衰退的东北，分化的三四线，各地区的消费在分化。东北消费增速的滑坡始于2015年，过去一年间，东北消费增速下滑了2.3%。从城市层面看，一二线消费总体平稳，三四线城市走势分化，东部三四线增速下降0.5%，中西部三四线则分别上行0.6%、2.2%。区域间消费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总体增速上，更与消费结构有关，东北爱打扮，东部住房贵，中西部重温饱。



二百年前的气候移民

在整个 19 世纪中，超过 500 万名德国人漂洋过海移居北美，其中就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祖先。德国弗莱堡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对当年的人口数据、移民记录、气象资料及农产品价格进行汇总分析后指出，除了贫穷和战乱等众所周知的因素，气候变化也在这一次移民潮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研究者指出，以 1815 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为起点，欧洲大陆经历了持续数十年的“小冰期”，冬季严寒，夏季降温，加上频发的干旱与洪灾，令农业大规模减产，粮食价格急剧攀升。不甘坐以待毙的众多德国穷人因此选择背井离乡，在新大陆赌一回生存的希望。

好消息



维生素 D 与不孕

维生素 D 不仅与骨骼强壮有关，还可能影响受孕。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小组回顾了此前 11 项与辅助生殖治疗成功率相关的研究后发现，那些体内维生素 D 水平正常的女性，成功受孕的概率要比缺乏维生素 D 的对照者高出 34%，而顺利生下婴儿的可能性也超出三分之一。



寒门贵蜥

寒门能否出贵子？根据英国林肯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至少在鬃狮蜥的世界里，答案是肯定的。发表于《开放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那些在较低温度的环境中孵化的幼蜥，长大后要比生于温暖舒适环境中的同类拥有更出色的学习能力，能够更快地运用智力解决问题。

坏消息



喝的是心情

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 • 开放版》上的最新研究调查了来自 21 个国家的 29836 名青年人后发现，喝完烈性酒后，29.8% 的人攻击性变强而 40% 的人性欲勃发，还有很多人信心大增且眼泪汪汪。该现象在男性身上尤为明显。但绝大多数人喝下红酒和啤酒后，只会感觉更放松更愉悦。



无夜星球

德国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在《科学进展》杂志上指出，从 2012 到 2016 年间，地球的夜空正在变得越来越明亮，人工照明所覆盖的户外空间以每年 2% 的速度持续递增。由此导致的光污染问题不仅会给人类和夜行动物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还可能导致农业歉收。

我们是探险者和思想者，我们积极地提升人类，但首先我们需要想象力，想象我们未来将如何生活，在我们的脑海里看到如何缓解今天的问题并更好地想象所有人的未来。我不相信传统文化将会消失，我认为我们的艺术和音乐是面向人类的，对外来物种毫无意义。

——史蒂芬·霍金谈未来

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都市人想到农民的世界和存在时，常常有意把他们那种其实非常顽固的炫耀姿态暂时收敛一番，殊不知这与他们心底里的实情——和农民的生活尽量疏远，听任他们的存在一如既往，不逾轨，对学究们言不由衷的关于民风、土地的根基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又自相矛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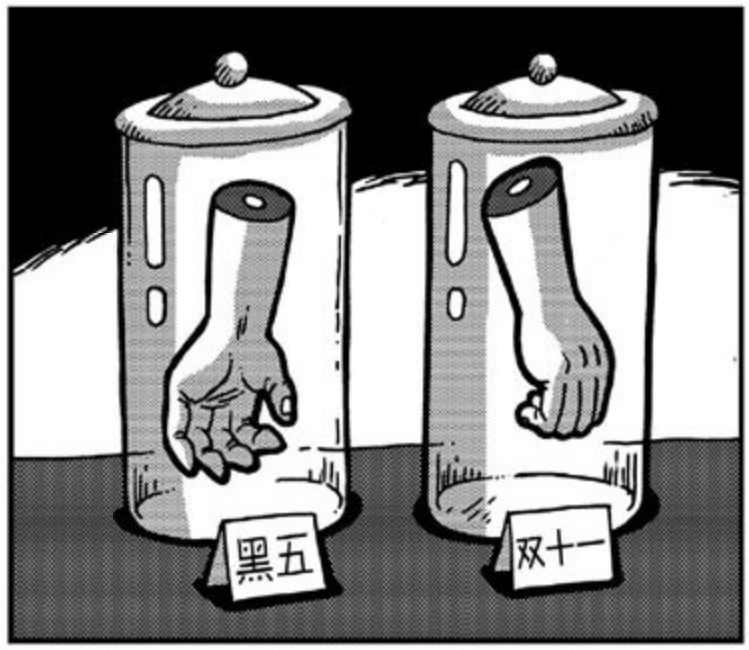
——海德格尔，《我为什么住在乡下》

颓废的成因是：做过于轻松的事情，过于懒惰而无法做好事情，欣赏太多艺术，喜好怪诞异常的东西。

——伏尔泰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紧密而拥挤的族群之中，如同过冬时的蜜蜂和绵羊那样，是有所裨益的，至少他可以更好地抵御寒冷与外界的侵袭。但那些生活在族群边缘，或者说，实际上已被孤立的人，也另有优势——他随时都可以离开族群，此外，对于眼下的风景，他的视线也更清晰。

——普里莫·莱维，《他人的行当》



（插图 山羊坊）

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在出售一种视频，教你如何测试你养的狗的智商。它是这样测的：如果你花了 12.99 美元买这个视频，你的狗就比你更聪明。

——杰·雷诺



+/−
数字

7.7
%

中国财政部宣布，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7.3% 降至 7.7%。此次降税品种共涉及 187 种商品，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关税降至零。

400
米

研究人员用位于夏威夷的望远镜发现一个从地球旁边掠过的首个星际小行星，它的形状就像一支 400 米长的太空雪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夏威夷语把它命名为“远道而来的首个信使”。

1.05
亿美元

美国女歌手碧昂丝以 1.05 亿美元的年收入名列今年的《福布斯》歌手收入排行榜榜首，英国女歌手阿黛尔以 6900 万美元的收入名列第二，泰勒·斯威夫特列第三，收入 4400 万美元。

杂志惠
zazhihui.net

好人难寻的大都市

文 贝小戎
图 谢驭飞



英国科学家马特·里德利说：“社会越是走向富裕，以市场为导向，人们的行为就越是友好。商贸使人们重视在交易中获得陌生人信任的机会。随着陌生人之间的金钱互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邻居想成潜在的生意伙伴，而不是潜在的猎物……人们越是富裕，越是城市化，跟贫苦的农村人比起来，就越是不那么暴力。”

一般我们都说农村人比较善良、淳朴、热心，因为农村基本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要么相识，要么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别人。城市里的人可能相对冷漠，讲究的是保持距离。他们不会动辄伤害你，也不会对你特别热心，大部分人还是想去城里，毕竟繁荣和安全感比较重要，温暖的感觉是更高的要求。但是当一个社会还在转变的时候，本来该像城市人一样彼此信任、客气的地方可能没那么信任、客气，本来不那么温暖的地方可能也会很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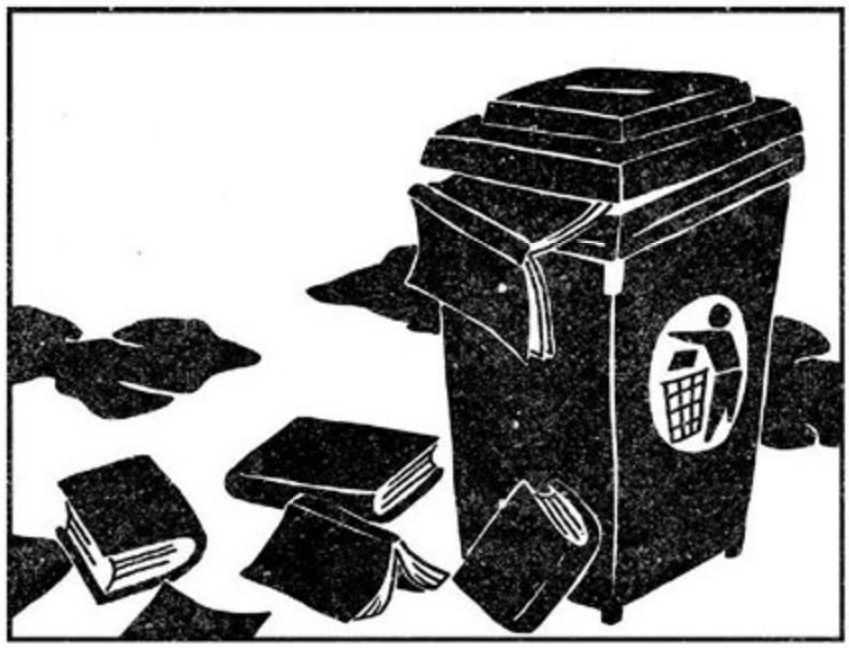
火车或者飞机这种现代化的东西被比喻成一个临时社会，那么公交车、地铁可以说是一个瞬时社会，乘客的聚散都是一会儿的事，大家素不相识，讨好他人也没有长远的好处，让座的事情就会很罕见。一位朋友说，他昨天带孩子坐地铁，本来他也不期待有人让座，但后来孩子坐在他脚面上、靠在他腿上睡着了，他就把孩子抱起来，希望有人能让座，结果抱了两站也没人让座。我决定刺激他一下，让他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首先是他脸皮太薄，就不能自己找“老弱病残孕”座位上的人让座吗？再者，没事你带孩子坐什么地铁？家门口玩玩不行吗？如果要出门，提前让孩子睡足了没有？

他说是孩子他妈非要他周末去学画画，一共就给孩子报了这一个班。没人让座他也没脾气，而且他也动了脑子，心想反正不着急回家，干脆抱孩子下车，去车站的座位上坐着，等孩子睡醒再走。但后来有快递员打电话，说他要退的货今天必须取走，天都快黑了，不想让快递员久等，他只好赶回去。上车后他靠着扶手抱着孩子站着，其间他瞪了离他最近的爱心专座上的妇女两眼，希望能让她内心有愧，甚至诅咒她以后嫁不出去。两站后有人下车，他劝马上要坐下去的小伙子让他坐，他才得以抱着孩子坐了下来，然后偶然发现，爱心专座上那个妇女是个孕妇，他暗自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劝人家让座给他。

是的，爱心专座上的人没让座，也许都有原因：那个在玩手机的学生也许在快餐店打了一天工，那对情侣也许是外地来旅游的，逛了一整天了。这些人都很辛苦，不辛苦的谁会坐地铁？朋友说爱心专座没什么约束力，他想了其他解决方案，比如跟飞机一样，一人一座，但这样运力就减少了；或者车厢可以按长途、短途分，因为一般短途的乘客都愿意让座，反正不用站多久。不然直接设一个“老弱病残孕”专用车厢，但这都会降低运输的效率。为了效率就只能牺牲温馨。或者需要座位的乘客可以加钱向有座位的人买一个座位？我说这也不靠谱，如果你能加钱买座位，你就有钱去打车了。再说了，如果座位可以卖钱，有人就可以当“黄牛”了，没事也去地铁上占座，然后卖钱。

脂肪一样的旧物

文 肖遥
图 谢驭飞



我在日记里写下：“周末，心血来潮收拾书房。”“心血来潮”这个词很潮，现代人喜欢强调自己是在偶然为之，比如我说我准备了半年去海边写生，肯定不如我说心血来潮去写生，听上去更率性更牛。

收拾书房这件事其实是暑假就起心动念了，可是今年夏天太热，夏天迟迟不走，我就迟迟进不了书房。说是书房，其实就是家里的一个储物间，除了放书，还盛放闲置的衣物、厨具、家具。

收拾书房时，我听着某个暂时停播了的音频节目，刚好听到嘉宾们讨论的话题是，在过去，出书是很艰难的事，能写书的人也不多，所以不需要吆喝。可现在不同了，每天世界上都能出 1 万本书，不吆喝的话，就只有变成垃圾了。听到这儿的时候，我手底下加快扔了几本书。

想来我这几架子书，少数在网上有免费资源，多数也有收费电子书。我经常会想，收着它们有啥意义？尤其是现实意义，比如计算它们花了我多少时间成本、空间成本、租金成本，而我能从它们中间获得多少收益？比如我在 2007 年买的《金瓶梅》，当时 99 元，现在网上可以卖 600 多元。按房价近十年来涨的比率，就知道即便是增值的书也追不上房价，于是就会越扔越顺手，毕竟什么贵都不如房子贵，什么都不如空间值钱，按这个逻辑来说，扔什么都是在赚钱。

不过，旧书旧物皆能言语，收拾书的过程，简直就是跟自己过去对视的过程，既然是在整理自己的过往，那么在扔和留之间，就没有了太清晰的界限，有的扔也就扔了，有的一念之间又留下来了。听说整理衣服有个标准，两年以上不穿的就扔，而书却不一样，两年不看的，却未必就是可以扔的。比如资料、典籍、哲学、古书，还有经典的社科类书和小说，都得留下，即便不翻不阅，看着它们都在，也是一种踏实。

据说旅游有助于思考人生，收拾东西也有助于思考人生，比如我收拾书的时候，就在思考：我为啥要买这么多书呢？说实话，和一本书相遇的愉悦，多则一两周，少则一两天，和它余下的交集，就是找个地方放置它，然后决定要不要收藏，要不要扔？现代人的人生意义就是这么买买买、扔扔扔吗？

我的一个朋友小山，房间里干净得像酒店，她的生活状态也是个酒店状态，不需要亲人，不留恋过往，经常关闭感情阀门，也随时开启新的情感历程。她和物之间这样一种不牵不挂、不蔓不枝的关系，使得她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境，就像在沙漠里的独孤求败。而我另一个朋友大猫，去他家的时候几乎无法落脚，那些堆成山的东西，90% 是不会再用的，但他家里的老人不舍得扔。这些老物、老情感也会滋养人，但这些旧物什、旧情绪就像一个蓄水池，积攒到一定程度，总有一天会被淹没，甚至决堤。

思考人生的结果就是，旧物就是脂肪，多了臃肿，少了干枯。无论是衣还是书，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流水不腐，越是更新频繁的，越有活力。经常收拾，是对自己和物的情感做一个交流，该了断的了断，该延续的延续。

那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

文 冒茜茜
图 谢驭飞



小时候看《蓝精灵》，对里面格格巫形容蓝精灵的场景印象深刻。他对着阿兹猫，摞着苹果，垂涎三尺地说："蓝精灵有三个苹果那么高……"

最初，我对这种描述毫无异议。过了一些年以后，我开始想："三个苹果"，到底是多高？同种苹果有大有小，不同种类的苹果更是相去甚远。格格巫所说的"三个苹果"，到底是指哪种苹果、多大的苹果？又过了一些年，这个困扰了我很多年的问题终于豁然开朗：哪里的蓝精灵，就按哪里的苹果算呗！陕西的蓝精灵，就按陕西的红富士算；美国加州的蓝精灵，就按美国蛇果算。当然，如果是兰州沙果版的蓝精灵，那个头就会相应矮一些了。

这属于我自己的困惑，还有一种情况，令我困惑的，是他人的困惑。少年时读杂志，里面一篇小文章让我念念不忘。这篇文章列举了莎士比亚的累累著作，把它们全部换算成字数，然后提出了一个令当时的我十分震惊的问题：如此多产的莎士比亚，在体力上，是如何做到的？他还特地在文章里面强调：自己对于他这种伟人的智商、能力毫不怀疑，只唯一对他们超常的体力表示赞叹——按照他的算法，哪怕只是把这些书用毕生的时间抄写下来，体力上也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挑战。

这个观点，让我震惊不已。我觉得唯一值得赞叹惊讶的，是为什么有些同类的才华智商可以完全碾压你，而有谁会去关注和讨论体力问题呢！

直到过了十几二十年，我进入外企工作，才又想起这篇文章，理解了作者的疑惑。

初入公司，我每天工作至少 10 小时。一项项工作劈头盖脸就扔了下来，连夜里做梦，都被对口同事的催促吓醒。即便后来成了熟手，也还是有项目让你心惊胆战、挑灯夜战。而且不好抱怨——自己累？可顶头上司比你更早出晚归。高级经理更是忙得只能在候机时，和情侣约在机场见面。

有次开会的间隙，我的顶头上司讲述她周末在家怎么买菜剁肉做肉饼的时候，我心底的呐喊和那个作者如出一辙："我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你英语比我好，智商比我高，可是，在体力上，你是如何做到的？你是如何能够天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周末还是好太太好妈妈，给全家人做肉饼的？"

当然也有些时候，是我很明白，而其他人困惑的。有次在原来的单位，我跟一个同事形容我家乡的辣椒"辣得人直转圈"时，他不可遏止地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笑声，简直把脸都笑红了。他说："哪有那么辣的辣椒，辣得人吃一口就得转一圈？"并且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来反驳我："把你家辣椒放到我们单位食堂的话，岂非大家每吃一口，就要按照职位大小排队转一圈？× 总排头，副总们跟着，我们排在最后？"

我一时有点难以解释，只能说："等吧！等有天你吃到了，就知道了。"

无法朗读的世界语

文 孙欣
图 谢驭飞



世界上一共有 6909 种语言。随着全球化，语言的种类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减，但新的语言也在产生出来。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试图发明一种以前不存在但所有人都可以迅速学会无障碍交流的语言 Esperanto，也就是世界语。世界语的推行一直有困难，也许是因为人们的脑袋里早早被母语填满了。托尔金在《指环王》里使用了他自创的精灵语，据说他是为了让精灵语有用武之地才写了《指环王》。《星际迷航》的粉丝中，克林贡语是可以用来对的暗号。有个头号大粉丝倾尽心血教会了自己的女儿自幼使用克林贡语，但是女儿长大以后一点克林贡语都不说，并且永不原谅自己的爸爸跟自己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

不知不觉中，表情符 emoji，日文原文为“绘文字”，其实已经成了一种通用的世界语。表情符跨越年龄和国界，适合非即时也没有明显休止的交流，更适合不太严肃但倾向于友善的交流。对方发过来一个笑脸，你知道发出笑脸的主人愿意跟你继续谈几句，或者打算把这段对话暂停在此处。对方发过来一个怒脸，你知道他可能受了轻微冒犯，但不大可能勃然大怒到会把一杯酒泼在你脸上的程度。最基本的几个表情符已经属于所有语言的扩张词了：哭脸、怒脸、羞脸、微笑脸、大笑脸。在这个年代，如果还能发现远离现代文明的部落，把这些表情符给他们看，他们也能猜出其中的意思，不致像没有表情符的年代，最基本的点头摇头、指手画脚都可能引起很大的误会，导致大动干戈。

人类成长的环境越来越相似，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人类能分享的表情符也越来越世界大同。蛋糕代表生日，蜡烛代表纪念，红心代表倾慕，拇指向上代表很棒……生活丰富了表情符，表情符的传播也传播了生活。传说清朝皇帝年轻未婚，要在八旗秀女中选后选妃。皇帝将如意递给意中人，表示挑中了自己的皇后。如果帝制今天还存在，他可能会用手机发个红心。如果清朝帝国满世界占领殖民地，可能今天表示倾慕的表情符不是红心，而是个如意云头。有人把文学名著用表情符重写，读过的人竟然能猜出原著。只读过这种版本的话，不大可能理解文学的精奥。但是有一天可能会有人真的发明出表情符文学，让人不费精力就能沉浸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只是向他人转述和朗读有困难。表情符容易理解，但无法朗读。“茶壶煮饺子倒不出。”当然在手机时代，有声对话不是必需品，只要成段拷贝转发就好了。

本栏目投稿信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Max Bill 限量款

包豪斯艺术家 Max Bill 创作过一个以固定的几何图形为基础不断进行演绎的“图形系列”(grafische reihen)，其中“variation 1”实现了由正三角形到正八边形的递推，经过六种颜色进行填充后，构成了彼此包含的正多边形。荣汉斯将这一艺术形式呈现在了 Max Bill2017 年度限量款的表背上。

智能猫头鹰

Strixie 智能猫头鹰看护神器可以帮忙看护婴儿。内置 Wi-Fi 模块、蓝牙模块、摄像头、麦克风、喇叭、双眼 LED 显示屏，一旦监测到婴儿醒来的哭声或者响声就会立刻通知到你的手机。可以将其当作玩具给婴儿把玩，可以播放儿童音乐。





简易检测皮肤癌

使用皮肤癌检测设备 Skan 时，只需将其固定在待观察的皮肤上，通过一个热敏电阻阵列，跟踪该部位在冷却后恢复到环境温度的轨迹，经过计算得出热地图和时间图。因为癌组织能比非癌组织更快地恢复热量，可以判断这部分皮肤黑色素瘤的可能性。



家用矿泉水制作器

Mitte 智能水系统拿到了今年世界饮料创新大奖的技术创新奖。它是一款能够在家中制作出矿泉水的设备，主要依赖“矿物舱”，就像是豆子一样，能够为经过的水注入矿物质。一个“矿物舱”能够加工 400 升水。它可以连接 App 来调控水温，还能够读取水质，监控矿物含量。

自动浇水器

Gaia 是一款自动浇水器，适用于小型草药或者迷你植物。设计师 Aric Snee 将整个瓶身的造型描述为“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手工吹制的磨砂玻璃底座确保了植物的生长环境，尼龙芯用来连接水和土壤，确保植物所需的适宜水量。



生物太阳能电池板

蓝藻可以用作墨水以精确的图案从喷墨打印机打印在导电的碳纳米导管或纸上，在印刷过程中，蓝藻能存活下来，并进行光合作用产生少量的电能。这种生物太阳能电池板有着类似壁纸的外观。它可以作为一次性环保传感器贴在墙上，用来监测家庭空气质量。



救生收音机

飞利浦便携式救生收音机 AE1120/00 专为户外使用设计，它具备 FM、MW 与 LW 三个频段，同时还有手电、警报器、太阳能电源、内置微型 USB 电线以及自供电手柄，可为手机充电。





字母台灯

Seletti 品牌的“字母台灯”系列由 26 个英文字母组成，LED 灯泡嵌入金属外框中构成闪闪发光的字母表，可以分别使用每个字母或者拼出一个单词。



玫瑰金碗

Iittala 品牌经典阿尔瓦·阿尔托系列中的新款金属碗，波浪形线条呼应着湖泊玻璃花瓶的造型，玫瑰金的色彩则源于阿尔瓦·阿尔托建筑中的铜制扶手和栅栏。



糖果胸针

宝格丽全新 Festa 欢筵享宴高级珠宝系列中的糖果胸针，黄金、钻石、碧玺等材质巧妙镶嵌出一根棒棒糖的形状，令人回想起儿时单纯快乐的时光。



扶手椅中的女人

以毕加索1927年的绘画《扶手椅中的女人》为装饰图案的靠垫，结构严谨的几何形状结合红、黄、蓝等原色，这件作品完成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时期。



圆环茶几

Driade品牌的Carmina金属茶几着重突出线条的美感，以锥形三脚架为基座，其中一条桌腿在桌面边缘形成一个微妙的圆环。



妙音响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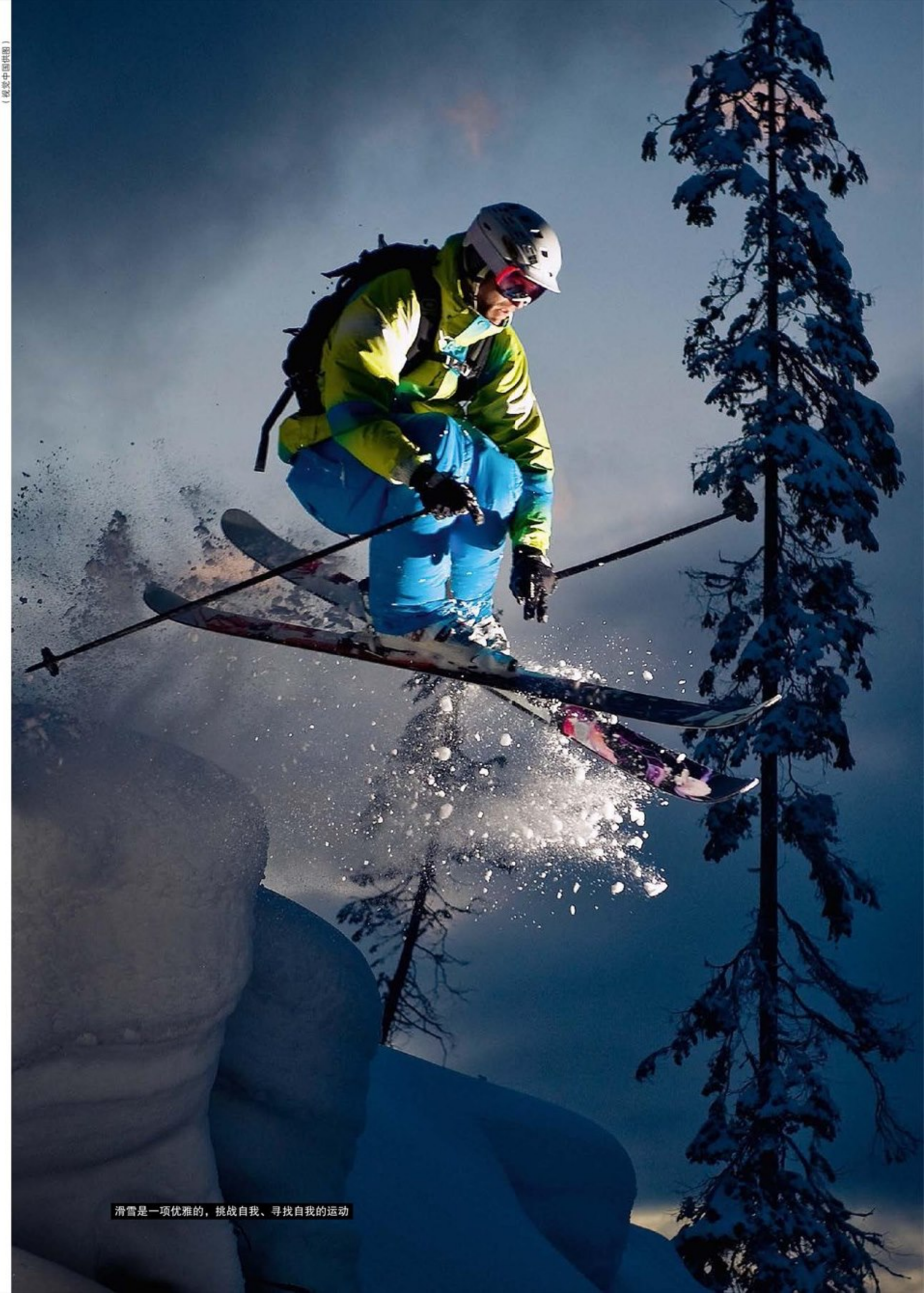
积家Rendez-Vous Sonatina约会系列妙音响时腕表，表盘设有一枚富有神秘感的星形指针，当到了佩戴者设定的约会时间，腕表在音锤驱动下会发出悠扬的提示铃声。



镀金圆镜

Kartell All Saints圆镜在透明PMMA外框上电镀24K金，形成独特的褶皱效果，让镜子本身变成适合多种空间的设计品。

（视觉中国供图）



滑雪是一项优雅的，挑战自我、寻找自我的运动



冬天里的快乐

冰雪为什么诱惑你

主笔 ✎ 杨璐

就在准备这期封面的时候，朋友圈里的“运动健儿”们已经换了季，晒潜水、晒马甲线、晒慢跑的纷纷晒起机票和雪服，秋去冬来，正是滑雪场开板仪式的高峰时段。

从锻炼体能和雕刻肌肉的角度比，滑雪不如朋友圈的常驻运动，它的动力来自于势能转化为动能。对于偏爱速度的人来讲，不用费劲儿就能获得快感，并且不像坐在汽车里那样隔着金属的外壳，而是身体零距离地与自然接触，从崇山峻岭极速下降就像一种飞翔的艺术。可滑雪运动的风靡，不仅仅是速度崇拜，它从一开始就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工作特性让他们久坐于办公桌前，从保持健康的考虑角度出发，他们得重视运动，现代体育活动也由此生发。滑雪运动也在这个大背景下，从更小众的贵族运动走向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律师、会计们组成的中产阶层。“二战”后，因为运动风尚的变化，它从一众运动项目里脱颖而出，迎来了更广的普及。这时候，人们从强调肌肉锻炼转向内在修炼感觉，追求全神贯注体会自己的肌肉，准确操控它，并寻求内心的安宁。滑雪正是一种具有优雅姿势和精细技巧的运动。

滑雪也是消费社会的宠儿，不同滑法和雪场需要使用不同的雪板，雪服也属于时尚体系之中，滑雪场通常深藏山中，是山地度假的好主题。如果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消费具有娱乐的功能，可以抵抗无聊。从事滑雪运动，不但让身体得到适当锻炼，内心归于平静，还在精心挑选雪具、雪服，选择度假酒店中获得购买的愉快。

所有这些已经验证的滑雪“风靡原理”，都贴和中国现今的主题。最早一批滑雪发烧友已经从国产高级道滑向了日本、阿尔卑斯山，见最好的雪，见最好的山，一大波后来者在城市近郊的初级雪场上奋力地练习，以便早日能熟练地操控肌肉、驰骋雪场。购买力也没负众望，2016 年阿里的零售平台上就有 1300 万人买了滑雪装备。滑雪也不再是东北、华北人的运动，因为雪场在往南推进，人造雪的使用已经很娴熟，许多人都能在城市周边的山头上开启自己的滑雪生涯。

就像马拉松和慢跑遍地开花一样，可以预见滑雪也会成为很多人的健康积极生活的标配。✎

山在哪儿，雪在哪儿，快乐也在哪儿

主笔 / 杨璐



（马文晓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崇礼因为靠近北京，已经发展成颇有规模的滑雪区域

滑雪是一项以势能转化为动能作为动力来源的运动，它并不强调肌肉的爆发力和体能，但必须聚精会神地监控身体和环境的信息。这些特性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它姿态优雅，讲究精细的技巧，在对速度的追求和运动风采中，与自我对话，寻求内心的安宁。同时，它也是消费社会的消闲方式，它需要昂贵的装备和设施，提供到达不易的山地风光，有度假承载的生活方式内容。招招贴合中国现今的发展节奏。滑雪就诱惑了你。

滑雪的魅力

北京的叶子还没有落光，崇礼的雪季已悄然来临。

出长城，塞外冷冽清澈，满天繁星，直到崇礼县城，灯光才热闹起来，鳞次栉比的饭馆、酒吧已经先一步准备好迎接客人们。还不到阖家度假的周末，很多滑雪发烧友是独自前来，一手拖着比身高还长的雪板，一手拎着被雪服撑得变了形的旅行袋，室外已经零下十几度了，携着一身寒风直奔酒店前台，住下，并不多言，等待明早上山。有滑雪发烧友说，对滑雪板的操控就像使剑，那这就像带剑走江湖吧。滑雪场的雪道既是练功台也是比试场。

蓝色的造雪机像口径巨大的炮一样不停歇地往外喷着



有很多滑雪爱好者冒着风雪，驾车来到崇礼滑雪



（崔峻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白雾，天空上也偶尔飘下片片雪花。各个雪场都精心策划了“开板仪式”，刚刚开业两年的富龙滑雪场，在山的正中间建了一个 DJ 广场，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声音可以传递到每个角落，滑雪亦是起舞。作为崇礼唯一开放夜场的滑雪场，开板仪式的重头戏是一场灯光秀，总经理张力涛听各个部门最后核对一遍流程，十分忙碌。他是中国第一代跳台滑雪运动员，当时国内连训练场都没有，只能在日本长野训练，荏苒 30 年，迎来了一个大众滑雪普及的机缘。踌躇满志的不只是张力涛，整个滑雪行业都准备着登上“风口”，他们看好冬奥会的红利，更看好中产阶级惊人的消费力。他们相信滑雪一旦被中产阶级所接受，就像在欧美、日本已经被印证的经验一样，成为冬季休闲度假之王。

滑雪的魅力最广为人知的比喻是“白色鸦片”。这是一种对速度的着迷，“乐点滑雪”的创始人于景明说：“滑雪的速度很快，能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特别是男的，分泌这两种东西能让人激动，容易上瘾。实际上这跟开快车是一个道理，有些人一摸方向盘就控制不住想加速。”于景明是“60 后”，头发已经见白，身材保持得还很好，平时在办公室穿着笔挺的西服套装，戴着眼镜，很斯文，可他却有着 20 多年的滑雪经验，足迹遍布日本、欧美、新西兰、智利的雪场，花名“高山速降”在雪圈里很出名。“我对耐力型的运动都不感兴趣，跑 5 公里就没有耐心了，但是开赛车、快艇、滑雪这些都行，我觉得好多男人应该都是这一类。”于景明说。

还有人追求在滑雪中与内心对话。于光东曾经是 360 最年轻的高级副总裁，也以兴趣广泛为标签，他形容自己是“做互联网里话剧演得最好的，话剧演员里最懂滑雪的，滑雪中最懂台球的，台球中最懂足球的”。于光东说，在他上学时候曾经专业的练过四年足球代表省队参加全国比赛，而众多爱好里，滑雪技术可以跟足球比肩。他 2003 年开始接触滑雪，一下子着了迷。“我那时候还在创业呢，工作很忙，我就每周六早上 5 点半出门，开车去崇礼，滑到下午 3 点钟雪场关门，再开车回北京。周日还要上班。”于光东说。除了因为天生爱玩，滑雪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放松和减压。“很少有一种运动，你周围是没有人的。在整个下滑的过程中，我享受那种空旷的场地，心里会非常自由，特别舒畅。尤其是去日本滑雪的时候，早上 7 点多我就背着板子上山了，那山连缆车都没有，整片山没有人滑过，那种很安静的状态里，可以去感受自己。”于光东说。

滑雪还为热爱冒险提供心理投射，它总是给人们带来新的挑战。每到一个新的雪场，环境和地形都不同，滑雪的技术就要调整，甚至重练。“我跟朋友们第一次去滑野雪，都是原来滑得还可以的人，下去全傻了，雪没到膝盖，雪板一动不动，根本就不会滑了。那次行程有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就在那儿练，等到下次再去才好了一点。”于光东说。随着滑雪年头的增加，他从不断的练习和职场经历中悟出人生道理。这项运动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考验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迭代。

如果没有自我迭代能力，就没办法感受到真正的刺激和乐趣。“滑完中级想上高级道，上完高级道去试着滑野雪、跳悬崖。你最刺激的一次总在你能力范围之外，它永远是个进阶的过程。人生也是这样，机遇与风险并存，如果没有冒险精神，就不会看到最大的风景。有人选择打工，每月有稳定的薪水，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创业家不一样，他可能前十年都不赚钱，坚持下去最后也许成就一番事业。这是对未知的探寻和期许。”于光东说。

滑雪还像高尔夫一样具有社交属性，它经常是水平相近的雪友相约而行。于光东说，最早他有一个滑雪群，那时候还没有微信，都是在开心网上，里面还有很多明星，夏雨、孙楠都在其中。“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都是正经八百组一个滑雪团，找旅行社专门给定制。每个雪季都会约几个雪友出去滑雪。”于光东说。现在去欧美、日本的自由行虽然已经很方便，如果是滑野雪，基本上还是组团前往。于景明说，他每个春节寒假都会约其他雪友家庭一起度假，因为野雪的地形变化多端，一个人滑太危险。“野雪有悬崖，还有树坑，那个坑要是掉下去自己爬上来得累死，必须有人拽着。所以，玩野雪至少是两个人一块儿走，约上另外一家水平差不多的男主人。”于景明说。高端的直升机滑雪也是个集体活动，一架飞机上是四个人，所以，滑雪

“滑雪的速度很快，能分泌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特别是男的，分泌这两种东西能让人激动，容易上瘾。实际上这跟开快车是一个道理。”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上图：滑雪是一种追求速度的着迷

下图：滑雪在“二战”后迎来一波普及潮，图为孩子们在上滑雪课



（视觉中国供图）

滑雪板是滑雪的硬装备，不同的雪道讲究用不同的雪板。图为加拿大一家滑雪板工厂的员工正在处理客户定制的滑雪版

到一定程度必须有那么一些水平相近的、人品信誉都很好的雪友，才容易凑得齐时间。

从“肌肉锻炼”到“内心感觉”

于景明跟“滑雪老炮”的圈子很熟悉，他说，滑雪时间长，水平高的人里不少来自于投资圈和互联网，这大概是受到硅谷生活方式的影响。人类滑雪虽然起源于中国的阿勒泰地区，现代滑雪却是一种西方的运动。1891 年，挪威探险家南森出版了《滑雪横穿格陵兰岛》在欧洲发行，书中不仅介绍滑雪技巧，还描述了滑雪运动对身体的塑造。他认为，滑雪能提供身体所需的力量、增强肌肉弹性，让身体变得灵巧、身心更具活力。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讲，在白雪包围中穿行而过，城市文明被自然风景洗刷，可以将城市生活和氛围抛之脑后。这些对滑雪运动的宣传，让欧洲人心向往之。

滑雪的实施却需要物质基础，阿尔卑斯山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远离城市的“荒地”，冬季到那里去看雪是拥有私人交通工具的贵族活动。直到 19 世纪中期，阿尔卑斯山开始进行旅游业的开发，企业家陆续投资建造了高山酒店、铁路网，到 19 世纪后期，从意大利的边界到巴塞尔的行程从 3 天半缩短到 10.5 个小时，很多欧洲城市居民都能在 1 天内抵达阿尔卑斯山。山地旅游的门槛极大地降低，人们可以像贵族一样，在阿尔卑斯山开展社交度假，夏天登山，冬天滑雪。

参与这种时髦的生活方式的是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产生的中产阶级，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的农民群体都在田间地头进行繁重的劳动，既不需要白白消耗能量锻炼肌肉，也不需要采取特别活动去呼吸新鲜空气。中产阶级的工作则需要整天待

在封闭空间里，既缺乏新鲜空气，又要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这在当时不被认为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波士顿的伦理学家奥利维·温德尔·霍姆斯批评，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没有强壮的体质，也没有农民或者绅士阶层那种刚强有力的气概。

除了保持健康的刚需，人们对身体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它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必须要让有规律的运转起来，以使得潜力达到最高点。“身体好即精神好”的谚语成了19世纪末的格言。身体健康与智力的效率、心理状况相牵扯，体育运动就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锻炼，它也与某些精神、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对于谋求向上流动的新兴中产阶级来讲，运动可以缓解紧张的心情、消除工作压力，还能鼓舞自我，增加活力和竞争力。19世纪末的伦敦，不但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有庞大的公务员、办公室职员、律师和会计人群，还是很多现代最早的体育协会和俱乐部的所在地。

滑雪运动伴随着现代体育而生，并在“二战”后更加成为中产阶级喜爱的项目。1950年到1975年间，滑雪的持证人数在法国从4.5万发展到62万人，增长了12倍，相对应的，60年代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和北美的落基山脉遍布雪场。这时，中产阶级的运动风尚从强调肌肉的锻炼转向重视感觉和内在的修炼，追求“自我形象的彻底了解”“自我身体感觉的彻底了解”，连长跑这种需要大量锻炼和体能的运动都有了新诠释，当时媒体采访的一位慢跑者说：“我跑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到专门的场地或者等待队友，我可以专注于自己肌肉的运用和控制气息。”

滑雪正是一种感觉作用超过肌肉作用的运动。它的动力来自于势能转化为动能，并不强调肌肉的爆发力和体能，但必须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监控来自身体和环境的信息。滑雪水平很高的于光东就已经体验到这种魅力，他说，最开始学习滑雪的时候一定要请专业的教练学好动作规范，因为这涉及对肌肉的正确控制。经过机械性的重复练习让技术熟练之后，他经常在滑雪时带着外放的音箱，在白茫茫一片中，伴着自己喜爱的音乐蜿蜒而下，就像独自跳舞一样。滑雪既是对肌肉的清晰体验，也是探寻自我的运动。这符合现代社会的主题，个人已经崛起，“我是谁”当然也包括认识身体的各个部位，倾听它、准确地操控它。

消费社会也欢迎滑雪运动，因为它可以承载复杂的时尚体系和享乐主义的内容。现代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等级的。按照运动的原理去划分，中产阶级偏爱那些具有优雅姿势和精细技巧的运动，而不是蛮力和耐力，看中运动中的风采而不是竞技。理想的体育活动是运动中的人做出漂亮的动作，而其他人穿得轻松自如在远处闲聊观赏，网球、高尔夫球，包括滑雪就是这种优雅的、带有生活方式属性的运动。

按照消费社会的品位序列去划分，高级别的运动项目需要昂贵的装备、昂贵的设施，或者两者兼备。滑雪运动的发端在距离城市遥远的山区，交通花费高、频次也不像城市里运动那么方便，并且不同的滑法和雪场还需要使用不同的雪板，雪服也在时尚体系之中。虽然随着交通、设施、科技的发展，滑雪的费用大大降低，可它依旧是个蕴含着许多消费可能性的运动。如果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消费具有娱乐的功能，可以抵抗无聊。从事滑雪运动，不但让身体得到适当锻炼，内心归于平静，还在精心挑选雪具、雪服，选择度假酒店中获得购买的愉快。于光东说，他家里有一个架子专门用来陈列雪板，每个雪季都要买两三套雪服。他滑的是单板，这种发源于美国，带着庞克、嘻哈烙印的滑法本来在言行、服饰上就要展现出时尚、炫酷和张扬个性。

滑雪作为中产阶级到达一定消费水平的生活方式，从欧美复制到更早富裕起来的日本。1956年的冬奥会让日本观众通过电视转播直观欣赏了冰雪运动的魅力，随后冰雪题材的影视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到60年代初，日本滑雪热潮兴起，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大批滑雪场被开发建设，滑雪人口也开始增长。1980年，日本20岁到24岁的男性中接近30%的比例都参与了滑雪运动，滑雪被认为是70年代日本社会的时代特征之一。到了1993年的鼎盛时期，日本滑雪人口有1860万，位列世界三大滑雪市场的行列。

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锻炼，它也与某些精神、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是崇礼

于景明生于吉林，长到20岁才第一次接触到滑雪。“那是1989年，我读大三，听说北山公园开了一个雪场，觉得很新鲜，就跟同学约着去玩。那时候的条件非常初级，都是买的日本淘汰下来的雪板和拖牵。”于景明说。东北的冬天是寒冷的雪国，可并没有产生现代滑雪运动的文化。哈尔滨生活的白俄曾经在郊区滑雪，伪满洲国的抚顺体育协会也参与过日本滑雪联盟，动荡的局势没有普及滑雪的条件。在东北，滑雪是一项农村的交通技能，用于猎人打猎，和游击队抗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滑雪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项目，于景明说，现在松花湖滑雪度假区从前就是省队训练的大青山雪场，黑龙江的亚布力是解放军队、国家队的训练基地。

左图：“乐点滑雪”的创始人于景明

右图：“卡宾滑雪”总裁伍斌



（于楚众 摄）

于景明算是国内最早一批接触到滑雪运动的人，因为直到1996年第三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召开之后，黑龙江的亚布力风车山庄的开业才是公认的中国滑雪运动的起步。2000年之前，全中国成规模的滑雪场都在东北。随着采用人工造雪的技术，滑雪运动才南移，北京第一家滑雪场京石龙在1999年建成、亚布力风车山庄的团队又在2001年选址建设了南山滑雪场。已经离开高台跳雪运动很多年的张力涛当时正打算从东北到南方做生意，听说华北能开滑雪场觉得半信半疑，来到就被增长势头和发展潜力所吸引。他改变了人生计划，先在师弟的滑雪学校做教练，第二年就自己承包了滑雪学校，又辗转在雪场做经理，从竞技滑雪转向了大众滑雪领域。

看好滑雪市场未来的还有卡宾滑雪的总裁伍斌，他是湖北人，在国内从来没有接触过滑雪，一次偶然机会到了韩国的雪场，看到漫山遍野的滑雪者，觉得这种景象就是中国滑雪的未来。回国之后，他开了一家代理销售国外雪具品牌的公司，第一家门店开在了磁器口。“我算是北京第一家雪具店了，现在那条街已经发展成了雪具一条街。在市区开完店后，那年冬天紧接着我就去南山滑雪场开了第一家雪场店。南山滑雪场当时已经规划好了，却没有设计开店的地方。南山滑雪场的董事长后来给找了一块不大的地儿，搭了两个玻璃房子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再建的雪场，在画图纸的时候就专门给雪具店留了位置。”伍斌说。

伍斌最多的时候在华北和东北开过16家雪具店，眼看着中国的滑雪市场起来。“2001年北京郊区突然就一下子开了6家雪场，实际上把大众滑雪真正地带起来。之前虽然东北起步早了几年，可滑雪人群还是非常小的规模。”伍斌说。雪具市场是滑雪运动发展的一个观测点。伍斌说，他当时推出过价格优惠的雪具套餐，入门价格是3000元。习惯上感觉哈尔滨的滑雪运动时间长，市场应该会好。可东北的几家雪具店的销售业绩不如北京。那个时代其实买雪具的必要性比现在高，因为雪场出租的雪具都是日本淘汰下来的，品质很差，但凡在滑雪上有追求、有点兴趣的人都得买自己的雪具。十几年后，伍斌已经是中国滑雪产业的资深专家，他参与撰写


（于楚众 摄）

《中国滑雪产业发展报告》中依旧认为，京津冀滑雪装备市场是全国市场的晴雨表。

现代滑雪运动开展到中国，消费能力依旧是门槛，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依旧是轨迹。伍斌说，当时很少有人提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但是滑雪需要一定经济基础。很多购买雪具的是年轻的白领或者富裕起来的老板。他们有了私家车，也有了周末休闲度假的概念，开车去近郊雪场练习，当天往返。为了经营雪具生意，伍斌想了一些推广滑雪运动的方法，他的公司到大学里去做讲座，还给滑雪场的教练做培训，增加体验滑雪的游客转化成滑雪发烧友的概率。“滑雪运动当时在中国特别弱，什么都谈不上，雪场教练里有些是退役的专业运动员，都没滑过我们代理的那些雪板。我们只能做大量基础工作，拿着雪板讲滑雪运动是怎么回事、滑雪装备怎么用。”伍斌说。

当时已经到北京工作的于景明捡起了大学时短暂体验过的滑雪运动。“我很偶然的机会听说了石京龙，觉得这下终于能在北京找到滑雪的地方了。我那时已经有了车，每个周末都去滑雪，上瘾了。实际真正练会滑雪拐弯就是在北京的滑雪场。”于景明说。北京从一片空白兴起的滑雪市场培养了像于景明这样一批滑雪发烧友，他们技术熟练之后，不再满足于京郊小雪场的雪道，就陆续聚集到了崇礼。“滑雪这种事儿是跟技术有关的，你在京郊的军都山中级道上已经下来了吧，就肯定想找个落差更大一点的、雪道设计更丰富一点儿的地方试试。”于景明说。

滑雪场的选址有三个基本条件，需要有足够的雪资源，要有雪资源持续存在的气象条件，还必须有适宜滑雪的地理地貌，崇礼在这些先天条件上虽然不如黑龙江和吉林的林区，可比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滑雪的北京要有优势，并且它距离中国最大的滑雪消费市场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崇礼处于燕山山脉西端，桑洋河谷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境内许多中低山。冬季降雪早，平均气温是零下 12 摄氏度，风度为 2 级，滑雪期能达到 150 多天。



（于光众 摄）

2003 年开始接触滑雪的于光东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北京滑雪发烧友之一，在他看来，在滑雪中与内心对话也是乐趣之一

2003 年建成的崇礼万龙滑雪场是北京滑雪发烧友的进阶的必由之路。它最高海拔是 2200 米，雪道落差 580 米，不但雪道长、落差大，老板在雪的质量上也舍得花钱。“我去过世界很多雪场，万龙的雪炮规模算是厉害的。其他雪场可能造 10 厘米厚度，它造 15 厘米，别小看这 5 厘米雪，经常滑雪的人是体验得出来的。雪道下面的雪实际上已经压实了，上面新造的浮雪会被风吹跑，滑在这样的雪道上不舒服。万龙多造了雪，风吹过后，还能留一定厚度的碎冰碴，大家觉得像地毯。慢慢的，爱滑雪的人就留在万龙了。”于景明说。

万龙的滑雪质量在京郊中级道以上的发烧友间流传，张家口还没开始大力建设滑雪产业，崇礼雪场就已经吸引客流了。“现在从张家口到崇礼都是高速，我最早去练滑雪的时候要走一个小时的土路。万龙滑雪场当时就三条道，然后全北京的人都在那三条道上练。当然，那时候全北京滑雪发烧友也不是很多。”于光东说。

去欧美还是日本滑雪

滑雪的魅力在于不断迎接挑战，提升技能，从这个角度出发，于景明按照雪道落差把滑雪场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社会。小学是类似于北京近郊的初级滑雪场，落差不高于 200 米，地势平缓，雪道平整，适合入门练习。初中是近郊的中级雪场，落差在 200 米到 400 米之间，初中级雪道占大多数，好的雪场有高级道，用于提升技术，滑雪者在这种雪场完成基础教育。高中级别滑雪场的雪道落差到了 400 米到 800 米，各类雪道齐全，人造雪、天然雪、野雪都有，道内、道外、雪包、树林、沟槽等地形变化较多，可滑雪面积超过 50 公顷，可滑雪道长度超过 20 公里。滑雪者可以在这种滑雪场全面学习滑雪知识，发展自己的喜好和特长，无论是追求速度、还是偏爱体验不同雪质，探寻雪板和身体的丰富变化，都能够满足需求。大学级别的滑雪场，雪道落差在 800 米到 1600 米，各类雪道、雪质、地形都很

齐全，积雪有数米深，雪山高耸，有广阔的道外野雪区域，充满艰险的树林，这是滑雪者进入滑雪天地的最后修炼。

中国最大的几个雪场、亚布力、北大壶、万龙基本都在高中到大学的水平上，雪道落差最大的北大壶滑雪场是 800 米。如果在这些雪道上应付自如，不再能产生肌肉紧张或者刺激的感觉，就到了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体验滑雪乐趣的时候。“中国的滑雪场都要说拥有多少雪道，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没办法告诉你雪道的条数，太多了数不过来，它们的说法是多少公里长。日本的滑雪场说的是有多少公顷的滑雪面积。日本和欧美的雪场大多数有大学到社会级别的条件。”于景明说。

于景明经常去日本出差，也去滑雪，在他看来，日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雪。“日本西边是俄罗斯，周围是太平洋。冬天刮西北风，冷气流经过海面带着潮气，只要一碰到山就变成降雪，日本列岛上山又很多，它下雪就很频繁。对滑雪的人来讲，天天下雪就等于这地方没人划过，雪特别松软。你很难想象这个雪是有弹性的，滑在这样的雪里就跟做游戏一样，感觉是在跟雪互动。”于景明说。孕育了现代滑雪运动的阿尔卑斯山，对滑雪的人来讲则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山。于景明说，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村庄海拔最低 500 多米，超过 4000 米的山峰有 82 座。冬季，地中海暖湿气流遇到高耸的山脉形成大量降雪，南侧降雪量达到 20 米，北侧最大降雪量有 12 米，并且是滑雪发烧友最喜欢的干粉雪。雪道落差超过 2000 米的雪场超过 20 座，它们不但有浓密的树林，激动人心的陡坡，还有延绵不绝的冰川，国内雪场稀罕的野雪更是不用争抢，随便滑。国内的滑雪高手，得在阿尔卑斯经过 1600 米以上雪道落差，被复杂地形磨炼过，才能成熟自信。“所有滑过阿尔卑斯山 2000 米落差的人，都回不到国内了。再看万龙的作用，就是一个冬天没运动了，是不是要去热个身，或者雪友见面都约在那里。实际上滑雪的乐趣就少了。”于景明说。

“滑雪是个水平越高乐趣越多的运动。水平高能滑的地方就多，从前只能在雪道滑，后来能滑树林、滑悬崖、滑山谷，地形不同乐趣不一样。水平越高对装备的要求也高，我有很多板子，用途都不一样，这个组装的过程也是乐趣。日本有个词叫生涯运动，意思是说一辈子的运动，滑雪就是。”于景明说。意识到滑雪运动的特性，于景明从 2008 年开始做出国滑雪的项目，第一站是北海道，客源来自能滑华北最高水平雪道的万龙雪场上。“2008 年专门为了滑雪出国的没几个人，我们一年做 200 人大概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了。”于景明说。

在北海道、长野、日本东北开发雪场资源之后，于景明的团队又做了北美和阿尔卑斯山的滑雪项目，他列了 100 个滑雪目的地，雪道落差都在 800 米以上，决定以此为人生和事业的目标。按照逻辑，人们总是先去邻国滑雪，再去遥远的国家，但是，中国人的特点是滑一遍之后还是喜欢日本雪场。于光东说，日本吃得很好，还能泡温泉，法国滑雪吃得还凑合，瑞士吃得太不习惯了。于景明一半以上的精力也放在日本滑雪项目上，他说，在追求雪好或者山好这两个维度上，去日本滑雪的费用跟去瑞士差不多，法国要比这两个国家略低一些，意大利更便宜。美国和加拿大十几个雪场也挺不错，反季滑雪的新西兰就差了，硬件还不如万龙。

谙熟日本、欧洲、北美滑雪场的发烧友全国也就几百人。于景明说，这些人一个雪季至少要在国外滑一周。去日本的行程是一周，阿尔卑斯和北美是半个月，滑雪对体力的要求不高，所以这期间基本上中途只休息一天，其他时间都是在滑雪。经过 10 年的培育，这种滑雪方式依旧是个小众市场，但于景明看好它的未来，国内的滑雪市场每年增幅在 30% 左右，这些人中终有一部分会转为技术高的出国滑雪爱好者。“看崇礼的发展就知道这个增长是惊人的，哪里看得出来它从前是个贫困县。万龙开业的时候连吊厕都没有，可它现在的硬件和服务都接近日本水平了。只是说它的雪差一些，山的落差不高，这是天然的，没办法。”于景明说。

终极形态，度假

做了几年雪具生意之后，伍斌悟出了滑雪产业的道理，这是一个供给创造需求的行业，要想推动发展，滑雪场才是龙头，他于是进入一家在崇礼开业的外资滑雪场做管理工作。2010 年之前，市场的目光都在华北，直到度假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滑雪行业当中来。滑雪度假也不是一个新概念，它几乎从现代滑雪运动起源时就存在。像在法国这样成熟的滑雪市场，每年冬天 1 月份 2 月份，全国都会轮流放假一周，大部分家庭都会租公寓或者别墅滑雪度假。

复制到中国的滑雪运动里，资本最先看中的是东北的崇山峻岭和丰富的林场资源。伍斌说，先后



（于楚众 摄）

富龙滑雪场总经理张力涛

有公司想在东北做滑雪度假的形态，第一个做成的是万达的长白山项目。它包括冬天的滑雪场，铂悦、凯悦等多家五星级酒店，夏天的高尔夫，滑雪概念的地产，还增开了到长白山的航线。吉林当地人去长白山度假区恐怕都没有从长白山机场走方便。这个度假区不但吸引传统的北方滑雪客群，还辐射南方市场。“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开业的第一年，就改变了客群结构，它把南方核心城市，比如上海人吸引了来。”伍斌说。万达长白山跑通了滑雪度假的概念，其他地产和资本项目也跟进上来。

滑雪场集中的崇礼也同步了行业理念的变化。因为建造雪道要开发山地资源，造雪要消耗大量的水，考虑到资源保护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崇礼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只批复 9 家滑雪场。它们的定位各不相同，属于最早一批的万龙，培养了无数滑雪高手，现在的雪场也以高级道为特点，吸引高水平的滑雪者和滑雪发烧友。云顶滑雪场定位为国际级旅游度假目的地，配套五星级酒店和冬季冰雪赛事、夏季疗养的度假村，吸引家庭娱乐度假。最新入场的太舞小镇和富龙四季小镇则更加鲜明了度假的特点，张力涛曾经在太舞小镇任职，现在又做富龙的总经理，对两家小镇很熟悉，他说，这种形态是生活方式的综合体，滑雪场是吸引客人的手段，赢利点不是靠卖雪票，而是滑雪之外的消费行为。

作为生活方式的综合体，它们想吸引的不是滑雪发烧友，而是滑雪小白、初中级雪友，有小孩的中产家庭，雪场的设计就得强调趣味性和时髦。张力涛说，高级道只占 30%，雪道重视的是视觉和娱乐效果。山上做了主题雕塑，每一年都会有变化，雪场正中间做了一个 DJ 广场，用音乐对雪场进行渲染。因为是崇礼现在唯一开夜场的滑雪场，还考虑到灯光秀的烘托。滑雪公园也花了很多心思，请国外的设计师和厉害的公园滑手规划道具。趣味公园被划分成黑、粉、蓝、橙四个难度区域，既有提升滑雪技术的部分，也让更多人体验滑雪乐趣，从十几岁到几十岁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道型。针对带小

孩的家庭，张力涛的团队设立了儿童滑雪服务中心。家长滑雪的时候，把孩子交给服务中心托管，那里有儿童指导员教滑雪。

北京中产阶级流行的活动也被搬到了滑雪场来。上个雪季联合科罗纳办了雪地音乐节，邀请了很多国外的 DJ、乐器演奏家和中国的艺人演出，背靠着雪道，喝酒、听音乐狂欢。搞了生活市集，邀请热爱烘焙、手工、精品咖啡、各种料理的滑雪发烧友来摆摊，售卖或者交换自己的劳动成果、二手雪具或者 CD。圣诞节也开了派对，提供家庭套票，12 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游客可以在室内参与姜饼 DIY、手绘等游艺活动，也可以参加圣诞寻宝，在酒店、温泉和滑雪场之间穿梭。

但是，就像中国的滑雪运动跟欧美、日本成熟市场的差距，滑雪度假也在很初级的水平，到去年为止这类有过夜功能的滑雪目的地只占全国雪场的 3%。伍斌说，滑雪本身就对资源的依赖性非常强，城郊的初级雪场可以通过造雪来营业，可度假目的地的辐射半径要在 500 公里或者 1000 公里的范围，那么必须具备山地的吸引力。“长白山大家听起来觉得值得去，有想象空间，可如果雪道的落差小，别人为什么要老远来看个小山头呢？要想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度假目的地，我认为雪道落差至少在 800 米吧！”伍斌说。

要往国内、国际度假滑雪的生活方式里输送新人，最后又回到了滑雪运动的普及上。欧洲在上个世纪初推广滑雪运动时，通过补贴和政策让学生学习滑雪。日本的做法是在小学毕业或者中学毕业时组织修学旅行，夏天一次，冬天一次，冬天的主题就是滑雪。于景明说，北京的学校这两年也开始有了滑雪的内容，在室内的人造雪场里学习。有些国际学校还组织孩子去崇礼。那些会滑雪的孩子背后，也许就是未来会消费滑雪度假的中产阶级家庭。

给滑雪小白练手的近郊初级雪场发展也很迅猛。伍斌所在的卡宾滑雪主营业务就是雪场规划、设计和售卖雪场装备，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全国各地的政府和投资者频繁来拜访、邀请去考察建雪场的可能性。伍斌说，大部分雪场的垂直落差都不到 100 米，这类小雪场在成熟市场几乎不存在，但对中国滑雪普及作用很大。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是长江以南，每年能产生一两万的滑雪人次，这些人中一部分从此对滑雪有了兴趣，慢慢收集信息，滑向万龙、长白山、北大壶等国内大雪场，滑向日本、阿尔卑斯山。

（实习记者余静寒、李依霓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身体的历史》《2017 中国滑雪产业发展报告》《欧洲早期滑雪运动发展动因及对我国的启示》）



瑞士滑雪传奇鲁西：山与雪的哲学

记者 ✎ 刘周岩

作为冬奥金牌获得者、国际雪联高山滑雪项目委员会主席、2022 年北京冬奥会赛道设计顾问，鲁西见证并参与了高山滑雪运动半个世纪的发展。随着中国滑雪爱好者群体的成长，鲁西和更多国外雪坛名宿的故事和经验会越来越多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旦出发，山就是平的了

今年 69 岁的伯恩哈德·鲁西（Bernhard Russi）是瑞士家喻户晓的滑雪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他走在瑞士街头常会被认出来。每次来北京，他都能享受难得的清净，“不过有时候还是会被认出来——在中国旅行的瑞士人会认出我”。

运动员时期鲁西是数届高山滑雪世界冠军，尤以 1972 年札幌冬奥会的金牌奠定了其运动成就。1978 年正式退役后，鲁西继续活跃在滑雪运动的前台，他长期为瑞士电视台做滑雪比赛解说员，同时参与了 1988 年以来的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设计，还因其卓著声望被推举为国际雪联高山滑雪项目委员会主席。在一半人口都滑雪的瑞士，国民运动领袖的身份使鲁西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因其颇高的声望和活跃度，德文媒体在采访鲁西时甚至会问他为什么不去参与竞选从事政治。“我不想用这些声望去操纵别人，所以对政治没有兴趣。”

鲁西从生命的最初就习惯了雪的存在，“并不存在那样一个突然的时刻，让我知道此生注定要以滑雪为业，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慢慢发生的变化”。他在父亲的引导下第一次试着滑雪的年龄是 1 岁半。鲁西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叫安德马特（Andermatt），是坐落在瑞士中部的一座山谷小镇，海拔 1400 米左右，除了 6 月至 9 月外全年有降雪且地表被积雪覆盖。“学校里的每一个孩子都会滑雪，从大概七八岁开始就会组织比赛，我不断夺得冠军，被大家叫作滑雪天才。”因为滑雪运动的普及，小镇上的俱乐部也相当专业，鲁西就用业余时间在这里训练，直到他的水平越来越高，必须在升学和成为职业运动员之间做出选择。

“我想学建筑，但如果离家上大学，意味着不能再滑雪。于是我决定留在家乡上职业学校，以后再经过学习仍然可以成为建筑师。留在家乡的好处就是每天都能滑雪，甚至吃午饭的间隙都能滑一会儿。”这种“兼顾”的选择，为鲁西退役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鲁西直到 20 岁才暂停了学业专职滑雪，职业生涯结束之前就重新开始修习未完的学业，建筑学的背景让他具有了设计赛道的可能，承担了近 20 年来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设计顾问的职责。

1970 年的世界杯比赛上，鲁西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世界冠军。那次比赛，他一个月前训练摔伤的手还骨折未愈，不过有一个相当好的出发位置，第 15 顺位出发，这时前面选手都已完赛，表现一目了然。最终，鲁西夺得冠军。“我仍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因为那对其他人和我自己来说都是个意外。这是我运动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可以说开启了我的第二个人生。”两年后的札幌奥运会时，他再次夺冠已经是众望所归。

高山滑雪的滑降项目是最刺激也最危险的运动之一，从大坡度的山体上滑下，最陡处坡度达到 70% ～ 100%，以肉身之躯在几秒内加速至超过 10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最快达到 160 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转弯、起伏、完成 60 米左右的跳跃。鲁西坦言，自己在出发前的一刹那，向脚下近乎垂直的陡坡看去时也会恐惧，“不过一旦出发，一切就都消失了。滑雪板紧贴着雪面，这时山对你而言就变成平的了。不再有坡度，不再有恐惧，只有耳边呼啸的风声”。

受伤还是不可避免，鲁西最严重的一次受伤反倒没有发生在赛场上，而是在电影片场。詹姆斯·邦德 007 系列电影第六部《女王密使》在瑞士拍摄的时候，鲁西受邀出任特技演员，饰演一个身手高超的反派在阿尔卑斯山中高速滑雪。一场高空跌落的戏码中鲁西不慎摔在了岩石上，摔断了手臂和第七节颈椎。不过所幸几个月后伤势就恢复了，他得以继续跟随国家队训练并在之后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冠军。

自信对运动员至关重要。“我有一个‘加一’



（视觉中国供图）

建设中的韩国平昌冬奥会滑雪场地，瑞士滑雪明星、冬奥会金牌获得者伯恩哈德·鲁西为高山滑雪赛道设计顾问

计划。比如说大家训练都做 50 个俯卧撑，我会在做完之后偷偷多做一个。跳跃上楼梯时，到顶之后我会额外多跳一下。这不是身体训练，而是一种心理准备。”鲁西说，即使他已经是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比赛开始前的几分钟还会产生深深的自我怀疑，“到了奥运会赛场的所有人都有天分和百分之百的努力，凭什么我能夺冠？为什么就是我？这时我会用’加一’来说服自己，因为我比别人多做了那一下。”

回首职业生涯，鲁西说：“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遗憾。我很幸运，我已经获得了太多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了。”

自然总比我们高明

为 2018 韩国平昌冬奥会设计高山滑雪赛道时，鲁西为保留山上的一棵树而改变了赛道路线。当地传说那是一棵求子树，不孕的妇女到树下过一夜后就可以怀孕，是整座山的精神所在。“我宁愿改变赛道，我对自然有无比的尊重。”

在鲁西看来，在山上滑雪是人与自然、人与那座山之间的一种交流，而这种交流的前提是对山的尊重。他退役后作为雪道设计师的职责就是为这种神圣沟通搭建平台。谈及自己在设计团队里的位置，他非常严肃地说：“我负责掌控一条赛道的哲学，并且让团队中的人理解。”跳跃、转弯、加速，这些赛道上的元素及其节奏共同构成了鲁西所谓的一条赛道的“哲学”，而这是蕴含于一座山之中的。“赛道最精妙的部分往往正是一座山本来的险峻之处。”海狸溪雪场（beaver creek）的金鹰跳台（Golden Eagle Jump）、斯诺本森雪场（Snowbasin）的燧发枪跳台（Flint Lock Jump）是让鲁西骄傲的例子，“它们已经就在那儿了，我只是在山中发现它们，不

在鲁西看来，在山上滑雪是人与自然、人与那座山之间的一种交流，而这种交流的前提是对山的尊重。

需要我再去做什么改变。”

从 1988 年开始，每一届冬奥会都邀请鲁西对高山滑雪比赛的赛道进行设计。这份事业不仅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他的滑雪生命，也让他有机会把自己对“山”的探索更进一步。滑雪之外，鲁西还是一个狂热的自由攀岩爱好者。“赛道设计和一般的建筑设计不同，不是凭空造起一个人工的建筑，而是在山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自然总是比我们高明，要做的就是发现有潜质的山，然后在山中发现那些路径。”

鲁西相信，滑雪这项运动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受众，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与自然的关系。“不像游泳，你处于一种相当单调的运动中，也不像网球，这项运动很有趣，但一旦取消人为的规则，留下的网球场本身什么也不是。滑雪是置身于自然之中的，阳光、蓝天、室内外的温差对比，这些都是快乐的来源。而且这是最适合全家一起从事的运动。”

只不过，对鲁西本人而言家庭与雪山之间却是一个苦涩的故事。1996 年，鲁西的第一任妻子、同样为滑雪运动员的米歇尔（Michèle Rubli）在一次滑雪中葬身于雪崩。鲁西是半夜时知道消息的。“悲伤过后我立刻意识到我将完成一件人生中最困难的任务：在黎明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 16 岁的儿子伊恩。”凌晨 5 点，鲁西终于叫起儿子告诉了他，父子相拥哭泣。最终反倒是伊恩安慰了鲁西。“我惊讶于孩子以一种既实际又哲学性的方式看待生命。他说妈妈去世时最终复归于她所属的元素了——雪，从这个意义上是好的。或许生命就是这样。”

自己滑雪五次受重伤，至亲也因雪崩罹难，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鲁西滑雪时却并不祈求上帝的保佑。“你不能期待他保佑所有的事情。必须自己承担风险，滑雪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总要去探索极限，我尤其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没有出生在雪山中，没有走上滑雪这条路，也一定会去做别的事情探索极限。”

海坨山是一座骄傲的山

——专访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设计顾问鲁西

三联生活周刊：通常来讲，你进行高山滑雪赛道设计都要经过哪些步骤？

伯恩哈德·鲁西：首先，我会仔细研究这座山的地图，从中可以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特点。然后，我会去实地考察这座山，这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完全在电脑上利用资料完成设计，但我不是一个这样的电脑设计师。我必须要去这座山里面徒步。了解一座山的“性格”的唯一方式是和它对话，而和它对话的唯一方式是走进它。再之后，是把想法带回到地图上，这时电脑能帮助我们，哪里太平缓了哪里太陡峭了、对地形要进行什么调整，都可以通过电脑模拟。然后我还会不断地再回到这座山，以确定一条赛道具体的走向，不断进行细微的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一座山是有自己的“性格”的。即将承办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的延庆海坨山是一座什么性格的山？它有什么特点？

伯恩哈德·鲁西：海坨山是一座非常骄傲的山。山上有许多有震撼力的岩石，当你走在其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座山非常强的性格。海坨山的一个优势在于它的地形变化非常丰富，这对高山滑雪比赛而言是关键的。我很高兴我们找到了这座山，它提供了比赛需要的一切要素，自然形成了可以用作跳台、转弯的地形。

三联生活周刊：在 2022 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滑雪项目场地规划中，多数滑雪项目如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等在张家口崇礼举办，只有高山滑雪在北京延庆小海坨山区举办。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伯恩哈德·鲁西：很简单，因为崇礼不具备举办高山滑雪项目的地形条件，只有海坨山符合要求。冬奥会对高山滑雪场地有一系列技术要求，如要有至少 800 米高度落差、必要的地形变化等，这些崇礼都不具备。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提出延庆地区的天然降雪太少，积雪不足，以致必须大量使用人造雪。这对于举办冬奥会比赛会是一个困难吗？

伯恩哈德·鲁西：恰恰不是。我宁愿雪少一些，因为反正无论如何也要使用人造雪，天然降雪太大反倒不好控制。即使天然雪量是够的，也要通过人工的方式把雪变硬，主要是通过混合不同含水量的人造雪实现。在今天的世界顶级赛事中，没有一个场地不使用人造雪的，

这是为了改变雪的性能，和雪量无关。我知道有些滑雪爱好者认为天然雪滑起来更舒服，但竞技比赛对雪的要求是不同的，需要更硬的雪以让选手展示自身技术。延庆地区冬天的温度足以保持人造雪，这就足够了。

三联生活周刊：雪道建设的过程中，是进行大规模的施工人为塑造需要的地形还是以山体自然条件为主？

伯恩哈德·鲁西：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利用人工的方式，但我个人不希望过多改变山体本身。你不能去人工建造一座山，山有它本身的性格，不能随便破坏。如果是一些小的变动，比如把某个地方弄得更平缓一些或更陡一些，把跳跃的距离变长或变短一些，这没什么问题，但还是以山体自身具备的地形为主导。具体到延庆海坨山，我很庆幸，我们不需要对它做过多改造，因为它本身已经具备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滑雪爱好者们非常关心的是，延庆海坨山在举办冬奥会后很可能会成为北京地区的一个重要雪场，公众有没有机会滑冬奥比赛的雪道。在设计雪道时，如何平衡赛事用途和赛后的公共用途？

伯恩哈德·鲁西：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不需要互相做妥协。奥运赛道可以也将会直接成为日后滑雪场一条向公众开放的雪道。为赛事做雪道设计时分两部分，一是雪道本身，二是布置在雪道上的旗门。根据项目和男子、女子的不同，同一条雪道上会设置不同密度、位置的旗门。未来向公众开放时，将撤掉旗门，但雪道还是同一条。不过，这毫无疑问是最高难度等级的黑道，最大坡度超过60%，同时有一系列复杂的地形。对于专家级爱好者而言，这将会是非常好的雪道。中国的滑雪群体在快速发展，不仅在数量上，也是在质量上，我相信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专家级爱好者，他们到时可以来延庆体验奥运赛道。未来改变为公共用途时，唯一需要额外做的是要增设初级道和中级道。为比赛服务的过程中本身会在山上修建运输道，运输道坡度较缓，赛后可以改造为大众雪道。

三联生活周刊：在雪道维护上，未来向公众开放时和冬奥比赛时会有什么区别？

伯恩哈德·鲁西：改造为公共用途后不会降低维护的水准，但是会改变人造雪的成分，通过调配水的比例形成更软的雪，让滑行变得更容易。冬奥比赛时会用相当硬的雪，更多“冰”的感觉，这对业余爱好者而言是不适合的。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延庆海坨山高山滑雪项目冬奥赛道工程的进展如何？

伯恩哈德·鲁西：现在大概完成了30%，到2020年可以完工。到时我们会请试滑选手来进行测试，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两年的时间可以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你参与了近20年来在世界各国举办的冬奥会的筹备工作，这次和中国团队合作有什么感受？

伯恩哈德·鲁西：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愉快的体验。沟通很顺畅，彼此直接有什么问题都能直接、迅速地讨论。我也装了微信，回国之后也每天用。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官僚主义风气，尤其让我印象深的是，所有人都强烈地凝聚在一个目标下，也就是2022年冬奥会，这种大家都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感觉是我之前没体会过的。

（感谢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对本文的帮助）



（视觉中国）

鲁西现任国际雪联高山滑雪项目委员会主席

滑雪者的千面多巴胺

记者 张星云



（黄宇摄）



左图：《户外》杂志总编辑杨波　　右图：滑野雪不仅需要设计道路，也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杨波供图）

很多初学者都有相似的经历，第一次踏上雪道就对滑雪上了瘾，很短时间内便尝试登上中级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当我们准备认真研究滑雪带给人们的独特快乐时，又怀疑它与其他很多体育运动的原理无异：那种强烈刺激下产生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最终我们发现这种怀疑是多余的，滑雪如今之所以成为如此流行的冬季运动项目，正是因为它的千面魅力。

更长的滑降时间

对杨波来说，雪场高差决定了滑雪的“过瘾”程度，也就是雪道从山顶起点到山脚终点的垂直高度差。高差越大，滑降的时间就越长，留给滑雪者多巴胺急剧分泌的时间越长。

南山雪场中级道高差 70 米，高级道 100 米，万龙雪场高差 400 米，亚布力和北大壶雪场高差能有 500 米至 600 米，而从新疆慕士塔格海拔 7500 米以上的自然雪山顶峰滑到海拔 5000 米左右的雪线，则会拥有 2500 米的高差，相当于亚布力雪场高差的 5 倍，南山雪场高级道的 25 倍，如此长时间的滑降和长时间的多巴胺分泌，诱惑太大了。

如今杨波是《户外》杂志的总编辑。站在杂志社狭小办公室的旧杂志堆里，他得意地告诉我，自己甚至可以每周末与登山滑雪一起逃离北京：“我的高原适应能力很强。比如今天是周五，我现在还在办公室和你聊天，如果我想，明天一早我就可以坐飞机去当地，然后连夜开车到雪山脚下，周日一早登顶，滑雪下山，走人，周一又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了。”

在 17 年的滑雪经历中，杨波从滑雪场到滑道外野雪，再到登山滑雪，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套标准的进阶之路。

1994 年杨波从湘西老家来北京念书，初尝北方的冬天，室外天寒地冻，风真的像刀子一样，他只能郁闷地待在屋子里。直到 2000 年第一次尝试滑雪，杨波就此爱上了这项北方的户外运动。最开始，杨波一周会有三四天泡在雪场里，不知情的朋友以为他跳槽去了雪场工作。正是如此走火入魔的痴迷，让他的滑雪技术迅速提升。白天和熟悉的朋友们在赛道上比拼，晚上一起吃水煮鱼、喝哈啤、讲滑雪段子。

2001 年杨波第一次去了国内滑雪爱好者圣地黑龙江亚布力雪场。作为朝圣者之一，杨波滑了长 2800 米被称为“幸福大道”



（杨波供图）

1



（杨波供图）

2



3

1. 西藏羊八井附近的无名峰，这样的美景是登山滑雪的吸引力之一（摄于 2013 年）

2~3. 登山滑雪往往会进行快速攀登，一两天时间便可从山脚达到山顶再滑回山脚

的 6 号道，以及当年用来判断谁是高手的 9 号道。不过他最喜欢的却是缆车下方的无名雪道。这处因为修建缆车稍加砍伐而形成的非正式雪道极尽凹凸不平之能事，被好事者们称为“亚布力 12 号道”，这也成了杨波滑的第一处野雪道。尝到野雪滋味的杨波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又去了北大壶雪场，那里的 5 索雪道在国内野雪爱好者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长度 1442 米，平均宽度 53 米，落差 521 米”，这段雪道坡度足够陡，压雪机上去困难重重，后来干脆就不再整理，任其演变成一条野雪道，又因为足够宽和足够长，给雪地撒野留下了广阔天地。隐藏在北大壶的各种野雪道成了杨波的天堂，最高峰南极楼山顶下来的 3 索，因废弃多年，人迹罕至，“一路滑下来就像在神仙境地漫游”，2 索两侧栅栏外的天然雪道雪厚坡陡，“现在一想起还禁不住心驰神往”。

直到雪场和道外野雪都觉得不过瘾了，杨波开始打业余比赛。当时滑雪大牌阿托米在中国赞助了七位成绩出色的选手，其中东北三人，北京四人，包括杨波在内的北京四人组经常参加北京周边的高山滑雪大小赛事，个人赛包揽前四名。但很快到处拿冠军也不过瘾了，杨波又开始尝试登山滑雪，背着滑雪板登上雪山，然后从山上滑雪下来。

早在 2000 年的时候，同样喜欢徒步的杨波曾组织过一支探险队，从四川小金县的长坪沟翻越 4668 米的垭口，进入到理县的毕棚沟，100 多公里的徒步旅途美景如画，但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垭口两侧近千米的陡峭雪坡，当时刚迷上滑雪的他情不自禁想到如果能一口气滑到沟底会是怎样的刺激。于是三年后，他带着阿托米滑雪队的三名队友再来四川四姑娘山的长坪沟，这是杨波第一次在大山中滑雪。

有别于雪道和道外野雪，登山滑雪的兴奋点在于“未知感”：“从山顶急速滑降的过程中，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出判断，进行处理。雪道内外的滑雪，会因为纯粹的享受而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人们因此产生愉悦感。而远离尘世的大山野雪，大脑之所以分泌多巴胺，固然也有享受的成分，但恐怕更多是源于不同寻常的刺激，因为你内心清楚，在这些地方，一旦发生意外，能有所依靠的就只有你自己和身边的伙伴，几乎不能指望外界的救援。”杨波说道。

想象中的危险和刺激还没到来，一队人马先被登山的疲惫击垮了。他们不仅身穿全套的登山装备，还要背着雪靴、雪板和固定器。队友东东狗是位不折不扣的土豪，当时身家就已经亿万，但在领队杨波的领导之下，不好意思个人另请马帮服侍，跟着大伙儿一步一个脚印往山里走，结果严重的高反直接击溃了他，在勉强熬过雨雪交加的一个晚上后，灰溜溜下撤，临走前丢下一句名言：“我想好了，在我没把挣来的钱花光之前，我不能跟你冒险。”另一位队友老实和尚，因为带了老婆随行，结果在爬到雪线之际，老婆哭劝，说你去冒险，万一三长两短，留下孤儿寡母怎么办？可怜的老实和尚一声长叹，也步东东狗后尘而撤。最后只剩下杨波和飞沙两人顶着大雪登到了垭口，在向导的惊奇注视下一溜烟滑了下来。这也难怪向导惊奇，他们此前只是在电视里见到过滑雪。然而在雪山和雪场滑雪差异巨大，对技术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没有做好准备的两人滑降时同样狼狈不堪。当时身披全国大众滑雪总冠军头衔的沙飞，在陡坡上恶狠狠摔了一跤，光是在深雪里找他的雪板，他和杨波就花了小半个钟头，差点绝望。

但更长的滑降时间，依然是对杨波最大的诱惑。为了获得 2500 米的高差，2004 年，当时的杨波并没有真正雪山攀登的经验，先后在小五台、长白山、通化金厂镇连续登山滑雪，并于 7 月份又背着全套雪具去了慕士塔格，毅然跨进了 7000 米级别。最终，队友方海涛受累于严重的高反，功亏一篑没能登顶，而杨波幸运登顶，虽然曾经在顶峰遭遇暴风雪，冻得死去活来，但依然顺利滑了下来，成为第一位从这座雪山山顶滑下来的中国人。

杨波至今并不是登山的绝对粉丝。“如果没有滑雪下来的刺激作为弥补，我通常倾向于少登或者不登山。传统登山需要组建庞大的登山队，携带很多储备，并在大本营和山顶之间上上下下很多次，以充分适应高原反应，一支登山队的雪山攀登周期往往长达三四周。但我们尽量少背行李，使用快速

有别于雪道和道外野雪，登山滑雪的兴奋点在于“未知感”。

攀登，跳过了很多步骤，往往爬上去要一天，滑下来也就要十几分钟。”自此之后，杨波又找到了滑雪的另一个兴奋点：抢占每座山峰的首滑和最快滑雪跨越纪录。如今杨波已经大大小小爬了20多座雪山，大多数都是滑雪下来的。

去年去加拿大滑雪，杨波碰上了南希·葛丽妮，这名两次世界杯总冠军获得者，1968年冬奥会大回转金牌的加拿大运动员如今已经73岁了。杨波与她一起滑雪时，面对各种陡峭的雪坡和起伏转折的林间野道，她滑得流畅之极，而就连杨波这样的江湖老手也只能全力以赴才能跟上她的脚步。中间杨波问她，会滑到什么时候才可能歇下来不滑了？她干脆地回答，一直到死。今年3月，杨波邀请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前中国滑雪协会的负责人单兆鉴参加滑雪活动，后者如今78岁，依然在雪场甚至道外山林滑野雪。

杨波也想一直滑下去，因此格外重视登山滑雪带来的风险，他自己就见过好几次雪崩。在甘肃祁连山尝试攀登主峰素珠链失败下撤时，杨波亲眼目睹队友张浩因为摔跤掉落了一支雪杖，在用单杖滑了几个回转之后，触发了雪崩。只见张浩夹杂在一大团雪雾当中，越来越快，飞速冲下山坡。幸运的是，陡坡下方是敞开的缓坡，冲下来的雪团自然散开，张浩只被埋到腰间，挣扎着爬了出来。但另一名队友康华斜滑降再次引发了雪崩，二次规模不大的雪崩，都只把他埋到腰间。而在登山滑雪黑龙江最高峰大秃顶子时，杨波的队友007因雪崩不幸遇难。当时雪崩冲下来四五百米，沟槽里碗口粗的树都被冲断了，沟槽下面的土和岩石也被雪崩翻出来。由于当时已经进入3月，气温不低，雪崩之后，短短十几分钟雪就像混凝土一样凝结起来。其他人直到第二天从林场借来金属探测仪才将遇难队友从雪里挖出来。

在冬季户外运动中，雪崩是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原因，即便是在受到良好雪崩教育的欧美。而有别于登山，登山滑雪是在雪面上活动，打破自然的微妙平衡，更容易触发雪崩。几次经历之后，杨波从美国网购了雪崩气囊背包，成为国内第一个背雪崩背包滑雪的人，而今“雪崩三件套”已经成为登山滑雪者的必需装备。“其实我



户外运动狂人钟承湛

还挺怕死的，但绝对安全的事情那肯定意味着毫无刺激和乐趣。你心里会有一个阈值，在那个阈值之下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风险程度，那你可以去做，如果超过你的阈值，那我不能做了。”杨波说道。

速度

对于钟承湛，滑雪带给他的最大快感来自速度。

钟承湛是个户外运动狂人，2003 年至 2005 年喜欢登山，2005 年至 2007 年喜欢滑翔伞和帆船，2007 年到 2011 年喜欢潜水，而自行车和场地摩托车他也一直玩。2004 年，他刚刚创立了自己的户外运动品牌凯乐石，一次出差参加展会的机会，去了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户外运动圣地夏莫尼小镇朝圣，顺便在那里学会了滑雪，从此每年冬天去滑雪，去过北大壶、万龙、南山、长城岭、新疆丝绸之旅雪场，当然还有欧洲很多地方。

当时他最喜欢的三项运动是自行车、场地摩托车和滑雪。“三个没什么不一样，我特别享受速度带来的刺激，享受那种心脏收缩、手心出汗的感觉。”每当滑雪时，他会板头朝下，享受加速的感觉。

可以说钟承湛对速度完全上瘾了，甚至产生了依赖感。

从 2011 年开始，他渐渐连上班的心思都没有了，每周起码有三天，开车 40 分钟从自己所住的广州去顺德的赛场开场地摩托车，一泡就是一天，即使上班的那几天，也会坐在公司办公室里打开电脑看摩托车视频，研究技术。一年下来，他就拿到了场地业余摩托车赛年度冠军，他陆续买了 11 辆摩托车，每辆摩托车六七万元，每年还会因为参加比赛而受伤。

这种对速度的疯狂追求持续了三年，直到 2013 年 12 月 17 日。

崇礼万龙滑雪场每年会举办“快乐滑雪队”的活动，一些滑雪爱好者从各地过来聚会，白天滑雪，晚上喝酒吹牛。按照钟承湛自己的说法，就是“玩疯了呗”。那天，为了一探自己的极限，他从朋友那里换了一块高速滑雪板，但雪板上与雪靴链接的固定器调得太软了，结果在滑行过程中出现失误，“飞出去了”。

做完手术第二天醒来时，钟承湛就意识到自己这回瘫痪了。“我医学的常识还是挺丰富的，一受伤我就知道这回完蛋了，瘫痪了，我伤了脊髓，脊髓可是第二大脑。以前我有个朋友也伤到脊髓，他是四肢瘫痪，什么也干不了，更严重。”病床上的钟承湛随即抄起身边的 iPad，开始查在轮椅上还能做什么户外运动。结果他看到很多残疾人滑雪的视频，才平静下了自己的心情。

后来钟承湛从北京协和医院转院到广州康复医院，经过小半年的恢复顺利出院。当年年底，他就飞去了德国，在朋友的介绍下，请拿过 19 次世界冠军的德国坐式滑雪运动员马丁·布雷桑勒当自己的老师，重新学滑雪。

作为冬季残奥会的项目，坐式滑雪的器材如今已经非常完善，滑雪板上方链接一个固定座位，滑雪者坐在座位上，双手所持雪杖末梢另有两个小型雪板以帮助平衡。由于钟承湛瘫痪没有了腰力，所以他需要用胸肌带动整个雪板的平衡，改变身体的角度来滑雪，上臂辅助。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呢？喜欢的肯定会付出代价的，特别是极限运动，或者一些有速度的运动。”如今谈到刺激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时，钟承湛幽默地说道。

现在每年冬天他会有一个月用来滑雪，但去国外雪场的次数比在国内滑雪次数多，因为国内雪场的无障碍设施并不完善。“在国外，如果我上缆车，就会有工作人员帮助我调慢缆车速度，也会有人来帮助我。”他今年还曾代表广东队参加全国残疾人高山滑雪锦标赛。“因为这是冬季残奥会项目，所以参加比赛的都是一群省队的年轻人，夏季练体能，冬季练技术，我这么一个业余爱好者去了，结果拿了个倒数第一，还挺郁闷。”

他今年还没有首滑，12 月中旬，他打算去万龙雪场。“受伤之后还没有回过万龙，万龙老板罗力对我的受伤特别内疚，好几次说起来都会掉眼泪，我每次也会和他说不用内疚，都很正常。今年我回万龙，他一定很高兴。”

在冬季户外运动中，雪崩是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原因。有别于登山，登山滑雪是在雪面上活动，打破自然的微妙平衡，更容易触发雪崩。

至今很多人不理解钟承湛，认为他都受伤成这样了，还要继续滑雪，认为他这样做对他的家庭、公司很不负责。“其实喜欢极限运动的人，都是很自私的。”钟承湛的母亲和丈母娘也曾极力反对他，后来他与她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对她们说：“这才是我的追求，如果我不去滑雪，那我就不再是我了。如果我自己都没有了，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与众不同

赖刚认为滑雪不仅仅是速度和技巧，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中国最早单板玩家之一，赖刚一开始接触的也是双板。

2000 年冬天，赖刚在 Tom 网主管体育频道，和同事胡卫去最好的滑雪场亚布力，了解这项在中国非常年轻的运动。踏上雪板的那一刻起，赖刚就欲罢不能一直滑到雪场要关门了才恋恋不舍地收工。第二天他就坐缆车上到了山顶，从 6 号道一路跌跌撞撞得往下滑，眼看都下午三四点了，赖刚体力和技术根本不足以应对，频频冲到护网外的野地里。同事胡卫不得不帮他找了两位巡逻员，一前一后夹着他护送下山，才避免了在山上过夜的悲惨结局。那时的赖刚也认为滑雪的主要魅力来自于速度带来的刺激。“我个人认为滑雪是在所有极限运动里面最温柔的，最容易入门的，最容易体现到乐趣的。”

就这样玩了两三年双板，直到北京南山滑雪场建成，他才见到有人滑单板。“那时候滑单板的人都是年轻人，并且只有单板玩家会在雪场里到处蹦蹦跳跳，上道具下 U 槽飞跳台，那种帅劲儿，相信无论男孩女孩看了都爱慕得要死。”年轻的赖刚自然不甘示弱，从此“双转单”，再没怎么碰过双板。

对于高山滑雪来说，单板的速度本身就比双板慢很多。此时赖刚已经不再恐惧速度，而滑雪对于他来说也转向了一项技巧性的运动。国内雪场的特点加剧了这种转变。“国内的雪道比较小，高差只有 500 米，800 米到头了，那你天天滑双板在雪道上扭来扭去，就不会觉得太刺激。而单板不一样，单板有这么多平滑的工作，你给我个平地，我也在上面玩一整天。有个小坡，我弄两个道具，我又能玩上一整天，它对场地没有那么多要求。而它又符合年轻人，精力很充沛，他要炫、他要耍帅的心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单板在中国的增长数量逐渐超过双板。

赖刚认为单板与双板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双板从欧洲起源发展而来，有历史传承，又优雅，甚至连穿的衣服也讲究质感。而单板 70 年代从美国诞生，一帮年轻人跑到滑雪场里搞怪，把雪都推得乱七八糟。“单板有一种破坏者的形象，是街头范儿，带着痞气，也是有别于自己长辈的叛逆。”

也因此，玩单板滑雪的人与冲浪板、滑板玩家属于同一类人。“但是在中国滑板没有形成一个流行文化，冲浪就更不用说了，需要有钱有闲，尽管这两项运动在中国发展得并不好，但它们与单板滑雪在文化上是相通的。当然，除此之外就会产生鄙视链，滑板的人会看不上滑轮滑的人，滑单板的与双板的人相互鄙视。”

单板的叛逆文化也在进一步影响赖刚，2004 年，他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先后离开了自己创建的 TOM 和腾讯的体育频道，代理了几个国外滑雪品牌，在北京磁器口的大都市商场里开了第一家单板雪具店。后来磁器口的大都市商场不断开设雪具店铺，成了雪具零售的全国中心，至今占有全国近乎一半的雪具销量，而冷山自己也成为中国雪具零售的主要公司。

“那时在中国也一样，滑双板的人大多数是社会中坚，那帮人怎么着也是 35 岁往上，消费能力比较高，所以那时候双板占比较大的优势。单板就纯属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不务正业，就没个正经事，想着开个雪具店养活自己，就像现在年轻人不想工作想开个咖啡厅或者花店一样。”

单板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包含服饰、音乐。赖刚记得当年单板滑雪服多是肥大的嘻哈风，或者花花绿绿各种艳丽的颜色，这样便可以在雪场上彰显自我。而今，曾经叛逆的一代人已经长大成为主流，服饰上也逐渐回归日常，这两年单板滑雪服最流行的变成了修身的深色、素色衣服。前年，凭借着赖刚多年做网络媒体的敏感，他们赶在冬奥会风口之际创立 Goski 网络滑雪平台，如今成为国内最大的滑雪社交平台。

现在赖刚的孩子一个 5 岁一个 6 岁，依然是从双板开始学习滑雪，老大今年已经开始滑单板了，但说不好，两个孩子长大之后是否会因为叛逆而改滑双板。



（黄宇 摄）

中国最早的单板玩家之一赖刚

滑雪要买雪具吗?

记者 王海燕



在刘奉喜看来，拥有滑雪“硬件”装备是成为发烧友的标志

作为安全要求极高的极限运动，滑雪的装备要求极高。对普通人来说普普通通的板子，在发烧友看来，几乎就和手机一样，参数众多且明确。谁都知道，好的装备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和更良好的体验。但对普通的中国消费者来说，是否购买雪具，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购买滑雪装备的进阶之路

你能想象在过去的 2016 年，有多少国人为滑雪用品付费吗？虽然我们目前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数字，但是真实的数据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根据阿里研究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消费新趋势：三大动力塑造中国消费新客群》报告，在过去的 2016 年里，单单在阿里的零售平台，就有超过 1300 万人购买了滑雪商品。

何子茹为这个数字贡献了一点微小的力量，这个去年还在北京工作的“90 后”姑娘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是从 2015 年底开始滑雪的。第一次是被朋友拉着去了一家小雪场，夜晚场，摔了两个小时，发誓“再也不花这个冤枉钱了”。结果 2016 年元旦，她跟男朋友一起去长白山，因为天气原因计划被打乱，玩不了别的，又挨着雪场，于是再次被男朋友拖去滑雪了。这一次，她真正见识了场地空旷、雪质优良的雪场，一下子真正体会到了滑雪的乐趣，发现滑雪果然堪称“白色鸦片”。

回到北京后，她又赶在雪季结束前的一个月里，赶场般地去南山滑雪场连滑了三次，并给自己购买了手套、雪服，这样的“软件”装备也是大多数滑雪爱好者入坑的开始，与其说方便滑雪，还不如说方便拍照发朋友圈。雪镜是进阶的标志之一，何子茹的装备是今年 9 月刚好赶上雪季去澳大利亚时买的。澳大利亚的雪场更大，方圆百里都有种荒芜感，滑了几趟后，何子茹发现因为雪地的高反光，眼睛开始变得很不舒服。以前觉得没必要买雪镜的她，这时候立刻跑到雪场旁边的装备店里买了一副。

因为和男朋友都喜欢滑雪，她正在考虑要不要买雪鞋和雪板这样的硬件装备。硬件是业内的说法，指的是头盔、雪镜、雪板、雪靴和用于固定靴子的固定器五大类，其余包括护具和衣物在内的装备则被

称为软件。何子茹之前了解过，雪板还挺贵的，而且她学的是双板，稍微好点的双板动辄上万元，比单板贵，并且不好看，需要常年保养。她想着，真要买的话，怎么也得再过两三个雪季吧，而她和男朋友两个人才刚刚经过了两个雪季。

从纯租借装备，到购买软件，再到置办硬件，这是现在绝大多数滑雪爱好者的装备升级之路。这和过去专业滑雪爱好者的路线完全不同。曾接受过本刊采访的1949年后第一代专业滑雪运动员韩延珊说，住在长春的他，5岁就跑到滑雪场玩，连用的雪板都是自制的，“竹子做的雪板往脚底下一踩”，就上道了。1953年，吉林成立了半专业的滑雪队，被选入队伍的韩延珊才有了第一套雪服。

2000年退休后，韩延珊开始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滑雪场当教练，教大人也教小孩。他发现，那些从三四岁就开始专业学习滑雪的小孩，每年光是装备就要换两套，因为长得太快了，昂贵的雪板也要一起更换。

不同的人购买滑雪装备的目的完全不同，业余选手也完全有购买装备的动力，比如在某个滑雪社区，就有人调侃自己的老婆，在购买雪具上发挥了最大热情的只有雪服，每个雪季不重样，花费比雪板都贵，而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发朋友圈好看。当然，大多数人都赞同滑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一开始不要购买任何装备，最好在兴趣和技术都稳定之后，再逐步购置，反正滑雪这项运动，越到高阶，败家的症状会越明显。

装备为什么重要

刘奉喜则是那种标准的滑雪发烧友，他玩的是单板，说到装备立刻开始头头是道，毕竟他拥有的滑雪板就超过了10块，而雪板，也是滑雪这项运动里最重要最昂贵的装备。在刘奉喜看来，界定滑雪发烧友的标准，一个是滑雪频率，另一个就是是否购买了自己的硬件装备（主要是滑板），次数不够、不买装备的都是游客。

刘奉喜是2003年开始接触滑雪的。当时他上“大二”，和几个同学去北京南山雪场滑，一开始租的是双板，没人教，扛着雪板上山下山走了一圈，根本没滑。反而是坐着聊天时，看一个教练教小孩滑单板，觉出了点意思，于是也换成单板在旁边蹭着听，玩了一下午，上瘾了。“这个运动的特点是，一旦接触了就会迅速地喜欢上。”除了刺激，刘奉喜喜欢滑雪的理由还包括“有社交的概念，其他运动都偏向竞技和对抗，但滑雪让人交朋友”。这项运动后来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爱好。

但滑雪的门槛同样很高，对于真正的发烧友来说，装备是迈向更多乐趣的第一步。读书的时候因为没钱，虽然老去滑雪场，天天想着拥有一套装备，但除了东攒一副头盔，西买一副眼镜，刘奉喜一直没能买上自己的滑雪硬件，技术提升也不大。他记得北京卖滑雪装备的店最早都在磁场口“大都会”，不多的几家店又小又窄，但刘奉喜第一次去的时候却特别兴奋，因为当时电商还不发达，雪场里也不卖装备，只能租赁，所有的产品都一模一样，只有在店里，才能有不同类型、不同品牌、不同款式的东西，丰富多样。刘奉喜说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也好那也好，满满当当的。”

直到2007年大学毕业后，攒了几个月工资，一到冬天，刘奉喜立刻给自己买了一套雪板、固定器和鞋子。他清楚记得，固定器买的是新的，雪板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牌，但买的是试用款，比全新产品便宜一些，三样东西花了将近7000元。有了全套装备，只要有机会，一到周末或放假，刘奉喜就开车出门滑雪，国内不是雪季的话就出国滑，比如去日本北海道，从早到晚，除了吃饭、喝酒、睡觉，全部的时间都用来滑雪了。

高密度的滑雪反过来对装备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发烧友来说，不断置办装备是不可避免的。刘奉喜现在就拥有超过10块滑雪板，其中一半是因为功能不同必须购买。以刘奉喜擅长的单板为例，国内目前用得最多的是通用型滑雪板，适应所有山形，但对发烧友来说，全能往往也意味着全部不能，因为不同的滑雪项目，对装备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比如根据滑雪场地不同，单板滑雪主要分粉雪、刻滑和公园这三大类。其中粉雪场即雪面未经碾压的雪场，人如果踩上去会直接陷进雪里。普通的单板雪板一般都是对称的，长度则是滑雪人的身高减去20厘米。但粉雪板需要更长更宽，留出使用者在雪板上起跳的空间，因为极端的粉雪场浮力很大，人如果站上雪面，会直接陷下去。并且因为滑粉雪接近于冲浪，滑的时候雪粒会溅得到处都是，所以标准的粉雪板不是对称的，而是将板尾做成燕尾，方便把雪导流出去控制方向。

实际上，就像普通人通过屏幕大小、电池容量、操作系统等参数判断手机一样，发烧友判断一块雪板，同样有长度、宽度、硬度、板形、弹性、有效边长、

雪板各部分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等各种复杂的基本参数需要考量。这些考量同样融合了不同的场景需要，比如在U形池里滑雪时，出槽的一瞬间，人和台壁是垂直的，然后立起，基本上用的是板刃起跳，这就要求板刃的韧性和弹性强度都非常大，但如果是在大跳台的话，要求的又是板尾和板头的弹性要好。

因此，普通人看到的只是一块平淡无奇的板子，刘奉喜这样的人，看到的却全是技术。如今，刘奉喜每次出门，都会背着大概三四块滑雪板，不同的雪道坚持用不同的雪板，“跟有病似的”。他见过换板子出事的案例。2010年，刘奉喜和同事去崇礼滑雪，上午分开，结果中午接到电话，让他赶紧下山，说他同事不行了。刘奉喜当时就傻了，问：“不行了是什么意思？”到现场一看，他同事躺在那儿，瞪着眼睛望着天，浑身抽搐，意识模糊，所有人都吓坏了，还是见多识广的医护人员安慰他们，说没事，待会儿就好。但几个人还是不敢耽搁，立刻把人带回北京住院，过了半个多月刘奉喜再看到他时，对方脸上还全是疤。

后来刘奉喜才知道，他同事当天用的是一块二手板，早上开始滑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头，原来是雪板上的固定器松了。一开始没管，对付了一下，后来彻底坏了，又拿绳子绑了一下，还是不行。可能是想到开了300公里，去都去了，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这名同事就去雪场大厅租了一个板，结果上去第一轮，直接冲进山谷不省人事。

后来刘奉喜和朋友分析，那天他可能先跟自己的装备较劲了半天，用租赁装备的时候，体力已经不太好了，而对熟手来说，更换雪板本就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关键时刻，你的意识和身体还是原来的意识和身体，但雪板到关键的时候却不跟着你走了，特别恐怖。”所以如今，如果没有带自己的雪板，他绝对不会站上雪道。

作为一项极限运动，滑雪装备的重要性在于，这项运动需要对用户有全面的保护，因此所有产品都需要独立设计，比如滑雪的头盔就不能用于摩托车或骑行的，因为两者有根本上的区别，骑摩托车的头盔要求全盔，面部全防护，而滑雪的头盔则是半盔，配合专门的雪镜使用，有更高的光线吸收和过滤要求。

极端的中国市场

但刘奉喜还有性能一般的雪板，买过来纯粹



是因为具有收藏价值。对这些雪板，他用“收”形容买下它们的过程。他说自己早年收藏了一块知名滑手的自画像纪念款，收的时候国内还没有，是朋友托妹妹从日本带回来30块时，他用5000元匀到手里的。而市面上，这块雪板现在价格已经达到七八万，但其实从实用性来说，这块板子很硬，只适合大跳台，可用的场合不多。

刘奉喜显然没有指望真的要使用它们，采访的时候，他给我展示了他收藏的一块雪板，是雪板厂商在《花花公子》停刊时制作的纪念款。展示的时候，他小心地把雪板放在地上，本来要给我演示某个动作。他明显犹豫了一下，几乎是咬着牙，心疼地说了句“算了”，才象征性地勉强站上雪板，又很快跳了下来。

作为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亚文化，装备对滑雪发烧友来说还有凝聚认同的作用。刘奉喜做过一个叫“零夏”的公众号，内容全都是关于滑雪的。粉丝稳步上涨后，刘奉喜一开始没想好到底要用这个公众号做什么，最后决定自己做产品，一开始做的是文化衫。刘奉喜记得第一次做了800件，本来是准备做活动时免费送的，结果有些没送到的人直接问多少钱，要买。刘奉喜说，其实衣服做得很浮夸，就





（全青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90 后”的何子茹爱上滑雪后，发现进阶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在装备上更新换代

右图：2014 第十届亚洲运动用品与时尚展在北京开幕，一名店员整理单板滑雪鞋

是前后硕大的“零夏”两个字，远远就能看到，但粉丝就是愿意买，“大家希望通过一些标志性装备寻求认同感”。

后来，刘奉喜想着，衣服能做，其他装备为什么不能做呢？一头扎进全链条生产，创立自己的雪具品牌，从头盔到雪板全都做了，还赶上风口，在 2016 年 10 月拿到千万融资，这也是目前国内为数寥寥自主进行全链条生产的雪具品牌。在那之前的 2015 年 7 月，北京申办 2012 年冬奥会成功，按照国外的经验，这个行业似乎即将爆发，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

刘奉喜说，在雪具行业，订货是在一季度，供货和销售则是在三季度和四季度。2016 年初，很多公司都以几何级数增加雪具订货量，结果 2016 年雪季一到，发现爆发性增长并没有到来，造成很多公司货品积压，资金链出现问题。实际上，根据刘奉喜的判断，中国的滑雪产业基础薄弱，光是新的雪场建设就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这种爆发起码要在 2018 年后才会到来。

滑雪产业技术薄弱的另一个问题是游客太多，无法真正转化成发烧友，也就不会有硬件类的装备消费。去年一年，零夏旗下的品牌总共售出了 2000 多块雪板，但 80% 是销往海外，国内绝大多数消费者依然处在买衣服的阶段。这也促使刘奉喜今年调整了生产策略，去年在品牌诞生的第一年，出了十多款雪板、一款雪服、三款雪裤，今年他已经将雪板缩减到不足十款，雪服则增加到四五款，同时增加了一款头盔、两款雪镜，销售重心显然是游客。

在刘奉喜看来，在国内，无论游客还是发烧友，在踏入滑雪这个领域时，装备依然是高门槛，不光体现在装备的单价上，也体现在装备市场上。对雪场来说，租赁雪具其实是沉重的包袱性资产，装备属于消耗品，淡季需要保养维护，还涉及到重新采购的问题，并且无法实现差异化，以雪板为例，为了保证雪板禁摔防撞，雪场的租赁雪板采用的都是挤压工艺制成的，比普通雪板更硬，滑行体验普遍糟糕。

另一方面，中国的滑雪游客虽然在快速增长，但国内并没有独立品牌的雪具厂商和成熟的雪具市场。虽然刘奉喜建议，在专业人士领路入门之后，就可以考虑购买滑雪硬件了，但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还有一个艰难的选择：到底选价格极端高昂的进口品牌，还是网络上便宜的劣质产品。



孩子学习滑雪因为体重轻、个子矮且无所畏惧而有着天然优势。大宝二宝从 6 岁生日开始学习滑雪，4 年后已经可以尝试难度最高的黑色雪道，老爸老妈只能从低一级的红色雪道下来会合

从菜鸟到红色雪道：滑雪那些事儿

文 / 图 姜丰

从一名菜鸟，到最终可以在红道上驰骋，我体验到了滑雪这项被称为“白色鸦片”的运动的魅力。

“连滚带爬”的第一次

很久很久以来，滑雪在我似乎都是一项令人神往却有些遥不可及的运动。

最初接触滑雪，是有一年冬天，应长影厂的韩志君厂长之邀，去长春修改电影剧本《情人假日酒店》，也就跟朋友们一起去了当地的滑雪场，牛刀小试了一次。现在回想，那个 20 年前的雪场是比较初

级的，除了志君厂长的简单指导，我没有受过任何滑雪训练。然后，就是在几乎平川般的雪道上滑了那么一会儿，也连同那一趟电影之旅结下的友谊一道，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对冰雪的无限留恋。

真正开始学习滑雪，是孩子们上二年级的时候，二宝学校组织去滑雪。两个孩子的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滑雪度假，大宝的男校通常是老师带领学生去，而二宝所在的女校则是家长参与的亲子度假。学校网站和校刊上登载的学生们滑雪假期拍回来的生动活泼的照片，在这一年忽然唤醒了我心底沉睡多年的对冰雪的神往，孩子们更是跃跃欲试。以前一直没有勇气尝试这项运动，主要是因为之前孩子们还小，也是因为陌生，不知道从何开始。滑雪作为一项休闲运动，在英国既普及又小众。说它普及，英国人口总计 6000 万，每年滑雪度假的人大约在 100 万左右，看看每年机场人头攒动的滑雪客也不难有直接的感性认识；说它小众，一个原因是，滑雪的人往往总是那些人，“热闹总是那些人的”。没有跨越这道门槛的家庭，总是在风景之外。

2 月是欧洲一年当中滑雪的最佳季节。2 月中旬学校有为期一周的期中假，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大部分滑雪度假胜地一年里最繁忙、也最昂贵的一周。学校组织者承揽的事情很多，包括：伦敦到法国度假地的往返机票；机场到下榻木屋的交通（滑雪度假村通常在山区，距离机场大多需要几个小时的车程，很多是冰雪覆盖的盘山道，并且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很便利的公共交通）；为期一周的滑雪度假村的通行证；包括直升机救援在内的保险；租借全套滑雪设备（滑雪板、滑雪靴子、雪杖和头盔）；六个半天的滑雪课（一个家庭配一个教练）；七天的食宿。

每个大人的费用为 1300 英镑，每个孩子为 1200 英镑，一个家庭配一间可以住四个人的家庭房。四口之家一周的度假需要 5000 英镑，还没有包括任何购物和小费，算是比较昂贵的假期了，差不多是暑期海边度假费用的两倍。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全校其实只有六个家庭报名参加这次集体滑雪度假。加上校方组织者，这倒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出游规模。

自己需要做的准备，主要是个人的滑雪装备：滑雪服，滑雪眼镜，滑雪专用的内衣、袜子、手套、围巾和帽子，以及不滑雪的时候出门穿的行头。好的运动品牌的滑雪装备统统价格不菲，像我们这样的业余新手，还不知道下一年还会不会再去滑雪，尤其孩子们长得很快，基本每年都需要置办新的行头，于是我们在以物美价廉著称的一家德国超市购买了大部分滑雪装备。

现在还记得，期中假的第一天，就起了个这辈子数得着的大早，大概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为了能在当天下午不太晚的时候赶到度假住宿地，好去租借设备、报名课程等等，后来几乎每一年的滑雪度假，都要起大早。整个冬季，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飞往欧洲滑雪胜地的航班大都是清早起飞，毕竟虽然飞行只需两三个小时，机场到滑雪度假村往往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

黑灯瞎火的，我们一家四口驾车到了灯火通明的盖特威克机场。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是早上 5 点来钟，机场却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大包小裹、大人孩子，堪比国内的春运！我们杜比一家是此行六家当中的滑雪新手家庭，也是孩子最小的家庭，别的家庭最小的孩子也有八九岁，大宝、二宝当时才刚满 6 岁。滑雪老手的行李，用的都是最轻型材料的箱子，因为滑雪航班往往对行李重量限制非常苛刻。很多常年滑雪的老手，往往为了舒适，也为了节省度假开支，都是带着自己的滑雪靴子甚至滑雪板，也有很多人租住可以做饭的公寓，吃用能带的都带着，因为滑雪地的超市价格不菲。

2 月的期中假，伦敦的早间航班几乎都是飞往欧洲滑雪胜地的航班，人挤人、包挨包，热闹得让人恐慌！我们几乎一路连滚带爬地托运了行李，上了飞机。

初上阿尔卑斯山

连滚带爬，就成了我们第一次滑雪度假的主旋律。

等我们坐了两个小时飞机，又坐了两三个小时大巴，终于到了下榻的山间木屋时，每个人都已经

滑雪作为一项休闲运动，在英国既普及又小众。没有跨越这道门槛的家庭，总是在风景之外。

精疲力竭。建在雪山上的木屋一般都不大，三层楼，十几个客房的样子，外面看着浪漫好看，里面住着温馨舒适。一进门就看到木柴在壁炉里燃烧着噼啪作响，空气里都是待客的咖啡的香味，一下子就把人所有的慵懒和惰性都调动到最大。我只想放下行李，脱下大衣，换上拖鞋，倒在壁炉边的沙发里，接上手机 Wi-Fi，喝着热咖啡，上着网，看着美丽的雪山风景。

而理查德根本不容我喘息片刻。回到房间，放下行李，衣服都没换，理查德就拉着我们一起去租借设备。因为旺季，尤其是 2 月份学校期中假这一周，滑雪装备店里总是挤挤挨挨，等一会儿人多了，要排队等候很久。

滑雪服、保暖的运动内衣、手套、袜子，还有雪镜，都是自己准备好的。从店里租借的装备是靴子、滑雪板、滑雪杆和头盔。靴子的大小是否合适，是整个滑雪安全、顺利、愉快的基本保障。但是，对初学滑雪者来说，把靴子穿到脚上，绝对是一大挑战！即使一个大人，在店员的帮助下，都折腾得满身大汗，更别说孩子了。袜子必须是大小完全合脚的滑雪专业袜子，靴子要紧贴小腿，或者穿完全紧身的滑雪专业秋裤，如果靴子里面的秋裤或者袜子有一点点皱褶，一天下来，腿就会磨破，第二天痛得根本不敢穿靴子。这就是我第一年滑雪的悲惨遭遇之一。

终于，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装备，也都在店员的指导下根据体重、身高调试完毕。我的这些装备加在一起，估计有 10 公斤左右。理查德的靴子就得有 10 公斤，滑雪板长，也重很多；孩子们的装备小，自然轻很多，可是他们个子、力气也小啊。头盔可以戴在头上，靴子、滑雪板和滑雪杆却要自己扛回酒店。即便是装备店距离下榻旅馆只有一步之遥，回到房间，也是大汗淋漓了。

这些笨重的，满是积雪、滴滴答答淌水的滑雪设备自然是不能拿到房间里，因此，滑雪度假旅馆，无论什么档次的，都要配备滑雪装备房，以供客人存放滑雪板、滑雪杆和滑雪靴子。设备房一般在旅馆的地下室、门口，因为客人一旦穿上滑雪靴子，就不能再走到旅馆的地毯或者地板上了。滑雪装备房永远是白天空空荡荡，晚上摆满了设备，早上挤满了换靴子、拿装备的客人。

当我们终于卸货完毕，进了房间，看到那干净、舒适、宽敞的大床，我一头扑上去，任凭理查德和大宝、二宝怎么喊我下楼去喝下午茶（同时跟领队开会，协商第二天上山集合的时间、地点，拿缆车通行证以及课程安排事项），我死活都不肯再起来了。

周一的大清早，看起来风和日丽，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连绵起伏，是滑雪的理想天气。

我们早早就穿好了滑雪内衣和背带裤，早早下楼吃过早饭。我叮嘱每个人吃饱喝足，上山才有体力。在高海拔的山上，保证水分摄入很重要，可是，隐忧却是，如果喝了太多水，上厕所显然是个问题。首先，只有到了有餐馆的地方或者大的缆车中转处，才有可能有厕所；其次，滑雪服里三层、外三层，又是上下连身的，穿上靴子以后行动笨拙，上厕所，估计是所有滑雪新手担忧和发愁的一件事。

滑雪度假，和其他的休闲度假游有很大的不同。别的度假都是以休息放松为主，节奏自然比日常生活更散漫、闲适。而典型的滑雪度假，却是早出晚归，早上早早起来，吃了早饭就穿戴整齐出发，几乎白天的所有时间都在雪道上。

阿尔卑斯山地区一个中等规模的滑雪度假村，雪道通常也有上千公里，中午多半不会回来吃饭，也有人背着自己的午饭，滑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

早上 8 点，雪道的缆车才开，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等着上山；晚上 5 点天光将尽，缆车也快停驶，才见山间雪道上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圆点飞驰而下。缆车关闭之前，如果还没有上到回家的最后一个雪道上，就意味着巨大的麻烦，因为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雪道滑下来很快，但是要扛着滑雪板走上去，却是几乎不可能。

用了整整十多分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四个人才都把靴子穿好了！一旦扣上滑雪靴子的安全扣，我就感觉如同装上了假肢，脚和小腿马上成为铁板一块，踝关节基本不工作了，走路都是迈着太空步，平地都要摔跤！

我们的旅馆位置非常优越，距离最近的雪道缆

在高海拔的山上，保证水分摄入很重要，可是，隐忧却是，如果喝了太多水，上厕所显然是个问题。这估计是所有滑雪新手担忧和发愁的一件事。

车只有两百多米，回来的时候，可以一直滑到家门口，出去的时候，因为是小小的上坡，只能扛着滑雪板走到雪道缆车处。对成熟的滑雪者来说，这点路实在不算什么，尤其是早上刚刚吃饱睡足、体力充沛的情况下。然而，对于我们杜比一家四口来说，却又是一个挑战。

由于不习惯穿着雪靴在雪地里走路，即便徒手走上几十米，都觉得路途漫漫，更何况还要扛着滑雪板和滑雪杆。大宝、二宝，还有我，根本就扛不起滑雪板，只能两只手在胸前抱着。老理先生穿上雪靴之后，最多也只能再多扛一副孩子的滑雪板。他走在前面，比我们先到雪道缆车集合处，放下自己的滑雪板和滑雪杆，再返回来接我们，帮我们拿滑雪板。

在后来的滑雪假期中，理查德常常是先不穿滑雪靴子（走路容易得多），分两趟把我们四口人的滑雪板都运送到最近的雪道缆车，再回来穿雪靴，跟我们一起去雪道。好在雪道缆车虽然人群聚集，且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偷滑雪板的事情却极少发生。毕竟，每一副滑雪板都是按照使用者的身高、体重以及靴子的号码专门调试过的，没有人可以穿别人的滑雪板。而且，滑雪板上有条形码，早已经扫入装备店。如果有人偷滑雪板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滑雪板丢了（比如摔倒的时候脱落，掉入深山），不想赔偿租借的设备，那么偷来的滑雪板归还的时候也对不上号。

这一周的安排，是半天上课，一个教练带一个家庭；半天自由行动。教练是说英语的法国人。这个度假村的每个教练都穿着一身大红的滑雪服，应该是同属一家公司。教练经验丰富，非常耐心，讲解也非常清楚，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进步一大截。

第一次上了有坡度的雪道，尽管雪道宽敞平缓，但是对于毫无经验的新手来说，就像第一次开车的司机一样，充满了紧张、害怕、惊险和刺激。我记得当时我的滑雪板不由自主地往前溜，我惊慌失措地大叫：I can't stop！ I can't stop！ Help！（我停不住了！救命！）教练大喊：Open！ Open！（就是滑雪板后部分开，前端收拢，起到刹车制动的作用。）一秒钟就到了我眼前，牢牢地抓住我。

至于摔倒了，自己爬不起来；或者好不容易爬起来了，在有坡度的雪道上也穿不上滑雪板；就算后来长进了一点，穿上了滑雪板，也没法再在坡道上安全启动，这种时候，总是教练来救你。糟糕的是，有时候教练已经下去了（我们的课程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四，他还要照顾大宝、二宝），而落在后面的我摔倒了，自己怎么也起不来，教练就不得不返回山上来营救。尽管教练有技巧，能够穿着滑雪板上山（只有高段位滑雪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初、中级滑雪者只能依靠地球的重力，从高处向低处滑，所以晚上错过了最后的缆车是非常麻烦的事，通常只好破费一笔，叫出租车来绕路回家），但是也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一上午的课结束，教练把我们安全带回早上集合处，也就是离我们住处最近的雪道缆车，我们的木屋就在下面不远处，清晰可见。团队的大部分人，



滑雪在欧洲是一项家庭化的休闲运动，雪场上到处都有孩子们的身影。家长们通常是把孩子送到滑雪学校，由教练指导和带领，既能增长技能，安全也更有保障，大人则可以心无旁骛、尽享在雪山飞驰的快乐。这是我和理查德滑雪的时候，巧遇大宝二宝在教练指导下投入地练习

都能准确把握速度和方向，一口气滑到家门口，这显然也是我们这家旅馆的重要卖点之一。可能因为我们技不如人，从山上下来的速度太慢，无法在相对平缓的雪道上滑行足够远，所以总是在离旅馆木屋还有一百多米的地方停下了。没有了坡度，就只能脱了滑雪板，扛着它一步步走回家。

我们筋疲力尽，又渴又饿，那一百米，真的是比永远还远！吃过了午饭，团队里的人都是回房间稍事休整，就又上山了。而杜比一家四口，横七竖八倒在床上，直接昏睡了过去！

滑雪之外的福利

不得不说，跟随学校的这次滑雪度假，是吃得最好的一次。

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无疑是地球上最好的滑雪地之一。这里降雪丰富，气温却通常只在零度左右，滑雪服里面通常只要穿一层滑雪内衣，常常是不戴手套都不觉得冷。

瑞士、法国、意大利、奥地利都有交通便利、雪道丰富、设施完备的滑雪度假地，而像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虽然因价格优惠受到一些滑雪客的垂青，但是法国、瑞士等西欧国家依然是多数家庭的首选。人们相信，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这些成熟度假地在直升机救援、医疗救护等方面更有保障。

在阿尔卑斯山地区滑雪度假，既可以住在相对现代化的酒店，也可以在度假地租间公寓，自己做饭，后者往往更受青睐。滑雪地的超市里可以采买到新鲜食材和常用日用品，只是价格会高一些。英国人最喜欢的滑雪度假住处，是瑞士木屋(Chalets)。瑞士木屋并不局限于瑞士，而是遍及整个阿尔卑斯山，现在已经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滑雪度假居所。

一个度假地通常以一个小镇为中心，占据成百上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利用山脉的自然走势，开发出不同难度的雪道，和各类不同的滑雪缆车：纽扣缆车、座椅缆车、空中缆车等等，每天运送着上千的滑雪客。山谷之间则散落着一座座木屋，一个木屋通常就是一家旅馆，还有公寓楼房。镇上则建有很多规模不大的餐馆、酒吧、超市，大一点的镇还会有公交车，都是免费供游客搭乘。

法国、瑞士等西欧国家依然是多数家庭的首选。人们相信，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这些成熟度假地在直升机救援、医疗救护等方面更有保障。

英国人报名的滑雪旅行社很多都是英国公司，这些木屋也提供食宿，但是员工从导游到厨师、服务员却都是英国人，很多是佣金低廉的学生。尽管收入不高，但是一两个月免费的滑雪假期对年轻人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住着法国的木屋，吃的却是英国学生做出来的饭菜，口味也就可想而知。

这一次，学校联系的却是法国人开的木屋，厨师是地道的当地法国人。不仅提供一日三餐，午餐、晚餐还都不限量提供当地红酒。餐饮质量实在是上乘，尤其是大人的餐食。

理查德曾经说，他小时候家里贵的酸奶是放在冰箱上层的，是给大人吃的，孩子吃的酸奶是便宜酸奶，放在下层。理由是孩子吃不出味道的好赖。言下之意，好东西孩子吃了也是浪费。我当时感到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中国人都是把最好、最贵的食物给孩子吃啊！

这趟度假之后，我相信这绝对不只是理查德家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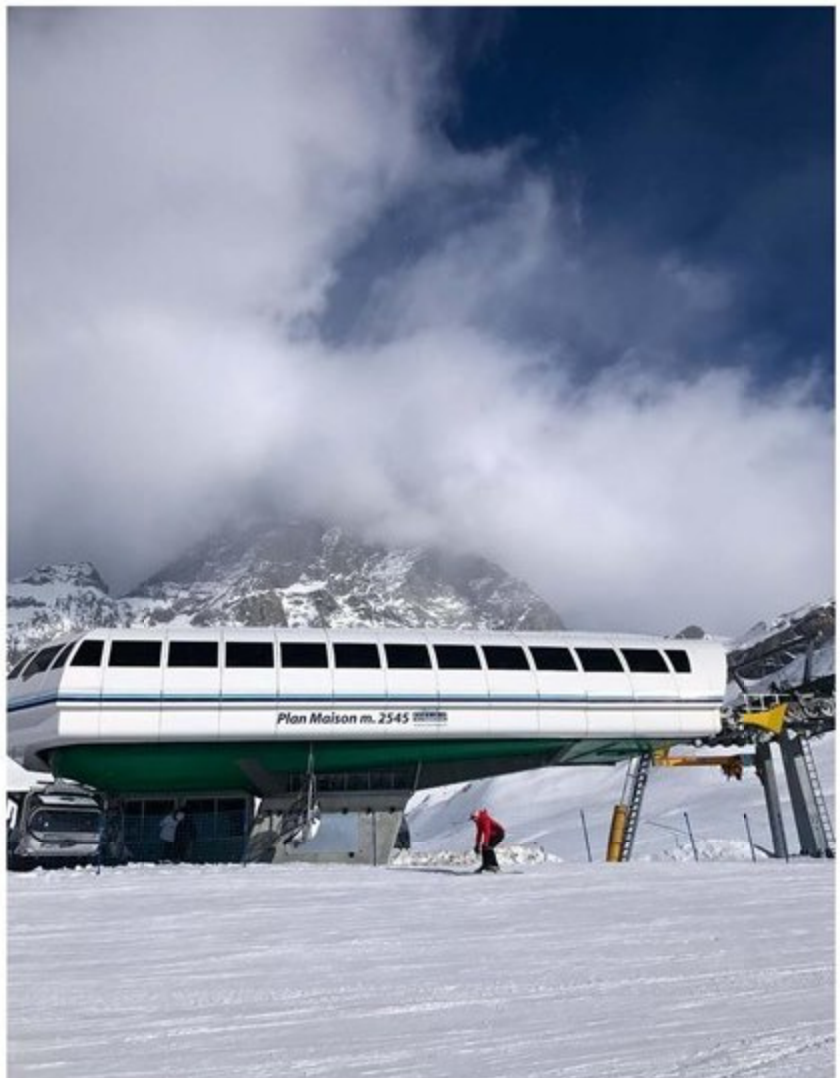
每顿正餐，都有头盘、主菜、甜品。大人的头盘是新鲜精致的海鲜沙拉或者美味的浓汤，孩子的是大众蔬菜沙拉；主菜大人的是新鲜的鱼或虾，孩子的是披萨；甜品大人的有各色奶酪、刚刚烘焙出炉的蛋糕以及时令水果，孩子的则是一份超市里卖的冰激凌。问题是，这样的安排，大人孩子都满意！我不是唯一总要把自己盘子里的美味分给孩子一些的妈妈，可是小朋友根本不领情啊！披萨和海鲜，他们宁愿要披萨。

席间，是大人跟大人坐在一起，孩子跟孩子坐在一起。这边，老师和家长们推杯换盏、面颊绯红、高谈阔论，好像根本不是带着孩子出来的；那边，孩子们也呼朋引伴、不亦乐乎、热火朝天！只有当孩子们那桌太吵时，老师才想起他们来，到他们桌前敲敲桌子：安静，安静！

木屋旅馆一般规模不大，总的来说空间比较狭促。除了木板建筑使得房间特别温馨外，木屋旅馆还有种特别的家庭气氛。房间不隔音，也都比较小，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个睡觉的地方。从雪道上下来，回到木屋就好像回到了家里，人们一般并不待在自



跟外面的雪山、天空和针叶林组成的冷调的灰白蓝相对照，滑雪胜地的木屋里永远是木板、灯光和炉火组成的温馨的暖调。结束一天的滑雪，天光已尽、华灯初上，最让人期盼的，就是找一家温暖、可口的餐馆，一家人一起享受一顿美味的晚餐



一个滑雪度假地，所有雪道总计起来通常有几千公里，而运送滑雪客到这些雪道的，则是各种雪山缆车。一个成人一天的缆车通行证通常需要 40~50 英镑

己的房间里，而是逗留在所有客人共用的起居间或客厅里。作为房间狭小的弥补，每个木屋都会提供相对充分的公共空间，把这里布置得温馨舒适，壁炉烧得旺旺的，下午 4 点左右开始供应免费的下午茶，除了茶水，还有自制的蛋糕。从雪道下来，就有热茶点等着，真是贴心啊！

每天，当天色渐晚、夜幕降临，滑雪度假地就迎来最热闹的时候。镇上的餐馆、酒吧灯光闪烁，乐声弥漫，还有溜冰场、保龄球等娱乐设施，木屋内外，到处是从雪道上下来寻求放松和欢乐的客人。

只是第一年，我们时时刻刻都感到万分疲劳，每次从山上下来，骨头都快散了，除了吃饭、洗澡，就是昏睡，哪里还有力气像别人一样在酒吧喝到夜！

登上红道

滑雪的雪道，根据难度依次分为绿色、蓝色、红色和黑色。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难度合适的雪道，既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的安全负责，是一个基本的滑雪道德。

在雪道上，也有一些特定的“交通规则”。比如雪道上面的人要负责避让下方的人；摔倒或者停下重新加入雪道的时候，一定要瞭望上方雪道并避让雪道上正在滑行的人；遇到有人受伤或受困，有义务帮忙和救助等等。事实上，每一次摔倒，总会有飞驰而过的滑雪者停下，把我摔到一边的滑雪板或者滑雪杆捡回来，关切地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或者直接拉我站起来，帮我重新穿上滑雪板。

作为初学者，我们自然是从绿色雪道开始。三天以后，我们就能够在教练的带领下上蓝色雪道。现在滑蓝色雪道早已经是得心应手、轻松自如，但当时却感到险象环生。为了让孩子们多学，也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我总是让孩子们紧随教练。而我，因为怕自己摔倒的时候不可控制地把孩子撞倒，总

是离他们远远的，当然也就离教练比较远，常常根本听不见教练的讲解。有的时候，在比较陡峭或者转弯多的雪道，他们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只好自己慢慢地滑下来，不断告诉自己：胆大、心细！

有一次在一条蓝色雪道上，我一个人远远地落在后面。一条雪道陡峭得根本看不到底，教练和孩子们不知道何时都已经滑下去了，远得见不到踪影。即使教练在，我觉得我也滑不了这么陡峭，又这么长、这么窄的雪道。我左看右看也没有勇气往下滑，越看越怕，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可是，那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别无选择。

我问路遇的一个带领一队小学生的教练怎么办。教练说，你只能脱下滑雪板在雪道旁边走下去。可是这么陡的雪道走也不容易啊！我最后不得不脱下滑雪板，系紧头盔，平躺下来，抓牢滑雪杆，一路惊心动魄、越滚越快地滚下了山。

在那一刻，我真的怀疑自己这辈子也学不会滑雪了。

可是，仅仅是第二年，我和大宝、二宝就能独立自如地驰骋在蓝色雪道上，并且初步尝试了红色雪道。从那以后的每一年冬天，每一年的2月期中假，我们都带孩子们一起滑雪。

2015年，我们去了法国境内的蒂涅（Tignet）。那里海拔高，积雪厚，寸草不生，即使当地冬天的气温再高，也能保证山上积雪充足。

2016年，我们去了地处法国和瑞士交界的矛津（Morzine）。矛津海拔在针叶林高度，有几条几十公里长的蓝色和红色雪道，可以从雪峰一气滑到湖边，海拔落差一两千米，沿途白雪覆盖的山峦、松林、湖泊，美不胜收。

2017年，我们去了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塞维诺（Cervino），当地的美食实在让人流连忘返。每天滑雪结束，我们都在小镇上闲荡一会儿。大人在酒吧喝杯酒，给孩子们要一杯配有很多新鲜奶油的热巧克力。然后回到木屋旅馆，洗个热水澡，换上干爽、休闲的衣服，再出门去吃加了白葡萄酒的奶酪火锅！

在后来的滑雪度假中，我们又经历了种种险境。

比如，在蒂涅的时候，我们由于进步神速就有些贪心和大意。假期的最后一天，蒂涅阴云密布，风雪交加，能见度极低。度假地的各处都升起了黄黑格子的警示旗，警告该气候条件下滑雪的巨大风险。很多滑雪高手都挂靴一天，木屋的装备间里滑雪板塞得满满的，雪道上、缆车上都空空的。我们无知无畏却自以为艺高人胆大，两个滑雪“半瓶醋”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上了雪道。结果连雪道两边的标界杆都看不见，完全是盲滑。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很快就像晕车一样头晕了。而在滑急坡的时候，身体更因为看不清地形而无法准备大的、快速的起伏。那种感觉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无比后怕！

抵达莫尔济纳的当天，租好装备已经是后半个下午，理查德却迫不及待地坚持上山，结果我们在昏暗天光中误入红色雪道。我们当时的技术能力远不能胜任红色雪道，周围又没有人，刚到对路线、方位也不熟悉，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滑。大宝滑完这条雪道裤子都尿湿了！

……

每一次陷于危险，我都暗下决心：天啊，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然而，每一次跟孩子们一起飞驰在雪山之间，跟他们一起分享那些镜头无法记录的美景和语言难以描述的愉悦，我都深深庆幸没有放弃这项运动。

2014年2月跟孩子们一起开始滑雪的时候，四口人滑雪技术的排名：理查德、大宝、二宝、我。四年后，孩子们已经可以独立尝试最难的黑色雪道，而我已经能够在中高级难度的红色雪道上驰骋自如。新的排名：大宝、二宝、我、理查德。

2018年的滑雪度假，我们在2017年的春天就已经预订好。这一次我们选了奥地利。然而，今年7月，我却偶然被诊断出心内黏液瘤，并在两周后做了开心脏切除肿瘤手术。术后康复痛苦又漫长，到明年2月，我的身体或许还恢复不到可以在高山滑雪的程度，但是我还是会跟孩子们一起飞去奥地利，看阿尔卑斯山的雪景，听孩子们讲雪道上的奇妙。

每一次陷于危险，我都暗下决心：天啊，这绝对是最后一次！然而，每一次跟孩子们一起飞驰在雪山之间，我都深深庆幸没有放弃这项运动。

飞猪 × 三联生活周刊 × 松果

去世界尽头 啼啄和欢歌

#趁年轻 去南极#





LIFE+演讲南极专场

时 间：2018.1.16-1.31

地 点：南极飞猪号

演讲嘉宾

胡德夫：台湾民谣教父，代表作《匆匆》

张悦然：作家，著有《茧》《我循着火光而来》

谷　岳：环球旅行者，著有《搭车去柏林》

郝景芳：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获得者

扫 码 参 加



（视觉中国供图）

日本人热爱雪上运动，冬季项目在日本非常普及，全民享受冰雪乐趣

在长野穿越“林海雪原”

文 / 向日葵

几年前在长野志贺高原的滑雪之旅，让我有了一次彻底投身到大自然怀抱，驾驭并控制自己身体的特殊体验。记忆最深的，除了那片雪原的辽阔与壮丽之美，还有日本国民对滑雪，这项有着“白色鸦片”之称的运动由衷的热爱以及他们的普及、推广力度。

奔赴雪原

2014 年，在高校工作的孩子爸爸申请了一个赴日本某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为了让孩子多一些体验，他把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带着一起去做了一年的小留学生。那所大学是孩子爸爸当年留学过的地方，后来我也曾在此住过一个月，那时没有孩子，观察和体验的视角并不一样。这一年，在两座城市来来回回，体验和感想也有别于以往。比如，日本的孩子基本上是就近入学，学校离住址不超过两公里。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基本上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自己走路上下学。从租住的公寓出发，会经过一所大学、一所中学到达孩子所在的小学，无论学校大小，校园里体育设施之齐全，参加运动学生之多，每每让我感慨不已。儿子借读的小学是日本最普通的公立小学，校园规模并不大，但螺蛳壳里做道场，也挖出一个小小的泳池。进入六月份，天气刚刚暖，他们就开了游泳课，班主任也要跳到泳池里亲自教他们。一到周末，地铁里满是背着各种运动器材参加训练的学生。

如果说平素这些点滴观察让我知道了日本人对

体育的热爱和投入，而这一年年底的滑雪之旅更让我对日本的冰雪运动之热，有了切身感受。

元旦前，在横滨居住的朋友肖梅来电告知，横滨滑雪协会将组织一个针对孩子的冬令营，去长野滑雪，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加入。日本学校的学制跟欧美相似，圣诞节到元旦期间会有一个两周的长假，相当于我们的寒假。我们正好还没有计划，孩子之前在北京滑过几次，也还有兴趣，没有多少犹豫就报了名。日本人一贯行事严谨，提前要求我们将每一个人的身高和鞋子号码都详细报上。

早就听说日本人喜欢滑雪。孩子爸有一对日本夫妇朋友，80 岁时两人还同去欧洲滑雪，听得我羡慕之极。但当时只以为是这一对丁克老夫妇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日本后才发现，这样的日本老人并不算少数。

安排妥当后，我们开始买车票，制订计划。冬令营的其他孩子都是从横滨坐大巴直达目的地，而我们一家则从名古屋自行出发，到那里会合。

在日本短暂生活的一个体验是，坐火车一点都不发“憷”。无论在车站买票、候车还是坐几小时的车，拥挤有时固然拥挤，但一切整洁有序。当天，我们先是从名古屋车站坐上去长野的火车，车上人并不多。火车先是快速地在城市中穿行，熟悉的现代化标志物疾闪而过，厂房、高速路、立交桥……不知不觉中火车进入山区，信州地区层峦叠嶂，眼前开始出现森林、旷野，属于大自然的景物越来越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再抬眼向外望，发现外面已是一片白色——日本的雪下得很早，而长野在素有“日本屋脊”之称的中央高地上，雪更是来得又早又猛。

我们的目的地是长野志贺高原。到达长野车站后，再换汽车进山。此时外面已经开始下起雪来，不知开了多久，汽车缓缓驶入一个休息站。休息站比较大，乘客下来稍事休息，司机师傅则利用这段时间在轮胎上绑上铁链，为进入山路做准备。

调整好之后，一车人继续出发。在弯弯曲曲的山路里又行驶了很长时间，远方逐渐出现了稀稀落落的灯光——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旅行之后，看到这样的灯光突然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这就是我们要到的志贺高原雪场了。这一片的酒店很多，有旅客陆陆续续下车，都是来这里选择滑雪作为度假方式的爱好者。活动组织方选定的是王子酒店，下车时，眼前已完全是白茫茫一片，昏黄的灯光下，看见大片大片雪花细细密密毫无间断地从空中砸下来。迈出第一步，立即陷到松软的雪里，双脚马上被积雪盖住，这才意识到自己对这里的雪量缺乏概念，穿的鞋实在是太薄了。

哆哆嗦嗦地进入大厅，寒冷立即被关在门外。一层大厅非常大，除了前台接待部分外，还有一大部分是按照房间号设置的储存柜。一家三个人的雪板和雪鞋早就按事先报好的号码准备好，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内。上楼进了房间，发现三个大的塑料袋子，打开一看，每个人一套滑雪服都已准备好，干干净净叠放在内。

东京出发的大部队早于我们几个小时到达。所以我们在安顿时，已见到精力旺盛的孩子们兴致勃勃地互相串门。等到全队会合，我才发现我们这种家庭组合例外得有点扎眼——除了我们几个中国家长，其他日本孩子都是独自前来，更让我惊讶的是，队里有四五个孩子只有六七岁的样子，看那个头，像是刚刚从幼儿园大班毕业的孩子。但像平时在周围见到的普通日本孩子一样，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一个人拖着个家长给整理好的行李箱，每天自己洗漱、换衣物。另外，或许因为日本家庭通常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年龄大一些的学生也自觉有照顾这些小不点的义务。这样的场面也让父母陪同在侧的儿子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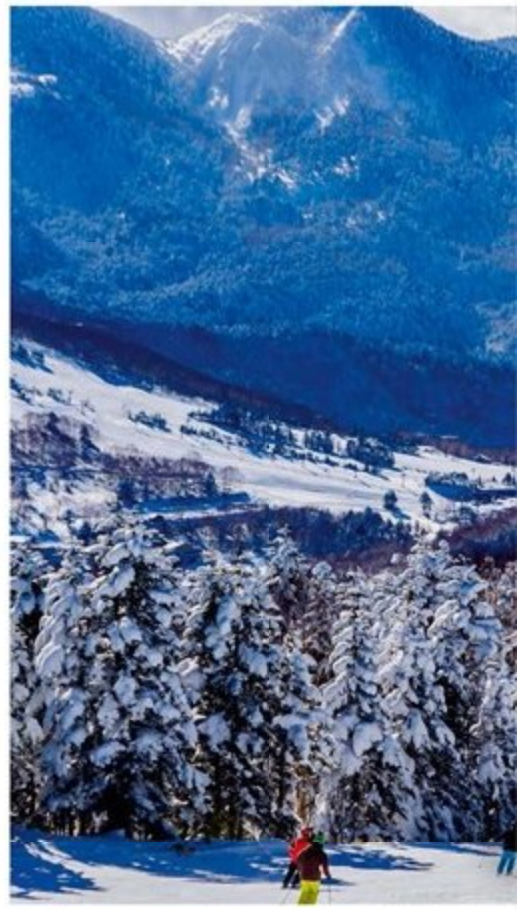
肖梅与儿子泽人也高兴地与我们会合。肖梅向我们详细解释说，横滨滑雪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滑雪，队里的很多大孩子几乎每年都来，第一次参加的孩子原则上也允许家长参加，但是训练时要各自分开。但肖梅特地向组织方解释了我们的特殊情况：孩子日语能力还不够，独立生活能力尚缺，所以希望父母和孩子在一个队里，组织方也同意了。

初次体验

寂静的雪夜里，在温暖的房间里饱饱睡了一觉。根据冬令营事先发布的通知，孩子们要求早上 6 点半即起床跑步，再吃早餐。因为外面仍下着雪，第一天的早练就改在走廊里做操，热身。

自助早餐吃过之后，全体集合。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有 20 多个成员，5 位教练带队。早上的大厅已经热闹起来，到处是穿着臃肿的滑雪服的人在穿行。队里的大孩子看起来都比较有经验，各自安静地穿滑雪靴，那几个小一点的小蹦豆显然被难住了。此时，教练马上过来，蹲在旁边帮他们穿好鞋。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日本很注重滑雪从娃娃抓起。为了使儿童得到正规滑雪训练，日本滑雪联盟建立了许多滑雪学校

右图：志贺高原滑雪场是长野县境内众多知名滑雪场当中的一处，1998 年长野冬奥会即在此举办

日本人做事一板一眼，不容许半点马虎。出发之前，那位年龄大的主要负责的教练先是一脸严肃地交代纪律，然后检查了每个人的装备后，带领大家排队登上缆车。

志贺高原滑雪场是长野县境内众多知名滑雪场的其中一处。志贺高原的积雪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看到网上有人称这里成了长野冬季运动的“麦加”。1998 年长野冬奥会即在此举办，当时小泽征尔指挥下，全球 5 个城市的歌唱家通过卫星实现了共唱《欢乐颂》。15 岁的小将利平斯基就是在这次冬奥会上大放异彩。

志贺高原滑雪场大致分为三大区域，我们来到的烧额・奥志贺区是利用烧额山东侧斜坡而修建起来的雪道宽广的滑雪场。随着缆车的升高，眼前的景色也逐渐开阔起来。脚下的雪原漫无边际地伸展开来，树木像是披上了各式各样的白色外衣。私下里感叹：其实不必滑雪，单单是看风景已足够值得这一趟！

我们在雪道中间的一站下来，开始进入训练。年龄大一点的教练带着高年级的孩子在前面，我们几个杂牌军跟在后面。大人尾随着队伍的小不点在最后面滑，年轻一点的教练前前后后，注意随时会发生的情况。

第一天上午的训练实际上是让教练观察每个队员的真实水平。说起来，我的雪龄也不短了，早在 2003 年左右就傻大胆地上了雪。中间断断续续请过几次教练，但感觉并不是很好。最大的困扰就是充斥于京郊各雪场的教练良莠不齐，每次从雪场请的教练，对技术的教法千差万别，上次学会的动作又被下次请的教练推翻，莫衷一是。另外，那些一冬天都扎在雪场里的教练虽然自己滑得不错，但也许囿于知识水平，感觉他们有时很难用语言清晰而准确地表达技术要领，并针对学员的问题及时纠正。虽然也在雪场滑了很多年，但长进并不大。滑了这么多年，也只是勉强南山雪场中级道的水平。

教练一边带着大家沿山坡滑行，一边进行讲解。与去过的国内滑雪场相比，志贺高原滑雪场的雪道非常长，一上午充其量就只能完整地滑两次，但对滑雪者来说，每次都滑得特别过瘾；而对教练来说，中间起起伏伏的坡度，也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调整、纠正和观察每一位学员。滑行一开始，我们一家得到了教练的“重点关照”，从身体姿势，到腿形，到拿雪杖的姿势，全部一一纠正。虽然我听不懂日语，但身体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信息。教练很耐心又很细致，我才知道以前学到的很多动作都是错的。可能



毕竟用这种姿势滑了很久，越纠正肌肉越不放松。到中午收队回来的时候，两只腿已经硬得不听使唤。

中午回到宾馆，午饭是自助餐。每个孩子都取好自己的饭菜，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规定的桌子前就餐，也并没有大声喧哗。午休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下午还要继续上山。可是这一上午就几乎把我累趴下了，回到房间，外套甚至都没力气脱下来，就一头倒到床上睡着了。

下午打起精神继续战斗。第一天仍然大雪纷飞，天地一片茫茫。在自己能控制住的坡道上滑行，感受身体在随着坡度一起一落，一瞬间，似乎也体验到了穿林海的快感，虽然这种感觉一时难以用语言表达，却是日常生活中绝对不曾有过的快乐和满足。但是一天下来，真是筋疲力尽。但带队的几个教练们的敬业态度最让我折服。几个大孩子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他们相对独立些，教练们只是随时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动作。而几个年龄小的孩子显然需要更多的关照，一会儿雪板掉了，一会靴子出了问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有教练随时出现，帮他们解决问题，脸上和言语里丝毫感觉不出任何不耐烦。

后来聊起来才知道，这些教练们也并不是专职教练，其实都是资深的滑雪爱好者，当然每个人的道行都很深，严格说起来，算是横滨滑雪联合会的志愿者。横滨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拨给滑雪联合会一笔经费，用于在小学生中间推广和普及滑雪运动。因为这笔钱来自横滨的纳税人，所以冬令营完全是非商业性的。带队的队长是一家著名电信公司的员工，每年冬令营都由他负责，而教练则会有所变换。这次来的主教练是横滨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这些教练们平时各自从事不同的行业，他们也是利用自己的假期出来当志愿者，虽然不是专业选手，但都是拥有滑雪教练资格的人。

粗粗算下来，这一天滑了 6000 米到 1 万米，到了晚餐时间，我的双腿已经疼得下楼都要扶着墙走。孩子们依旧神采奕奕地互相找着玩，也不见有肌肉酸疼。不得不感慨，滑雪也要从娃娃抓起。

再上雪道

第二天，天气放了晴。红彤彤的朝阳闪耀于林间，将东边的天空染成一片红晕，与白色的大地交相映衬，有一种平素见不到的美。

像第一天行程一样，孩子们做完早操排队集合登缆车上山。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大部队已经分成几支分队，几个年龄大的、技术好的孩子跟着教练上了更高的山坡。我们母子和几个二三年级的孩子被编为一队，孩子爸和三四个一年级的小蹦豆留在了最末一组——一米九的大个子和一米出头的孩子编在一个组里滑，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场景该是多么滑稽。

上午很快就滑完了两次。离收队的时间还有半小时。领队问大家意见：如果想再滑，他可以随着大家再上一次雪道；如果想休息，可以回房间去。孩子们当然愿意再滑，孩子爸和肖梅累得不想再动，要回去休息，我玩心重，想跟着再练一次，于是又随孩子们上了缆车。

这一队大约七八位带队的老师一启动，孩子们鱼贯而下。我和儿子跟在队伍后面。可是一经启动，他很快就和小伙伴们一溜烟地滑下山去。虽然他的动作在我看来也很不规范，也还是一个大大的“八”字刹车，但可能毕竟是孩子，灵活性好，经常是看着颤颤巍巍以为他要倒，但只见晃了几下就稳住重心，又顺利地滑下去。

我很快就掉了队。其实等我上雪道“三刷”时，发现体力已严重不支。加之之前领队纠正动作，导致肌肉僵硬，此时已是严重地力不从心。眼看着一个角

度稍大一点的坡道，双腿几乎都无力控制，此时也顾不上动作难不难看，大大地叉开滑雪板，拼命通过速度来控制身体。本来是两个教练在一头一尾带这个队，前面的教练已经跟着小学生们不见踪影，剩下的年轻教练被我拖了后腿，陪着我在后面。一边努力地问我，但碍于语言不通，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我。

又过了一个坡道时，明明知道自己要摔倒，但就是控制不住双腿，于是狠狠地摔了一跤。小教练赶紧追上来扶起我。我的速度更慢，好不容易回到营地。第二天看，屁股上已是一大块淤血。小教练小心翼翼地指导我，将最后的一段路滑了下来。现在想起来，最大的遗憾就是语言不通，否则这是一段多么难得的私人教练的机会。

第三天上午是考试时间。教练选定一段雪道，一头一尾站好。先测试的是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只见上面的教练一声令下，孩子们立即从高处滑下——按照要求，必须要拐几个S弯，让教练看得到控制拐弯的技术。只见小小身影一左一右，小S弯拐得极为漂亮，让我们这些老同志极为羡慕。两个教练手拿本子站在坡下，根据孩子们的动作认真做记录。虽然说不是正式考试，但轮到我的时候，还真的多多少少有些紧张呢！好在一路顺利滑了下来，没出什么大差错。只是我拐的S弯实在是太大了，真实水平一下子就暴露出来。

考试结束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前两天忠实履行看守义务的教练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放飞自己，跑到高级道上。一会儿就见到他们从山上飞下来的身影。孩子们已经追随大部队，把我们中年组远远抛在后面。中年组成员索性心情放松，一路边滑边拍，度过这假期中最后的一天。

这时也才有闲暇观察周围雪场的人。国内雪场清一色以年轻人为主，50岁的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但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滑雪人口年龄跨度非常大。年轻父母带着一两岁的孩子出来滑的，并不罕见。甚至看到一个年轻的爸爸把只有几个月的小宝宝用围兜护住，带着一起滑。还有两三岁的孩子，站在父亲的滑雪板上，跟着一起滑下来。如果在国内雪场见到这么小的孩子，肯定会被投以很多注视，但在这里，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中午换鞋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位银白色头发的老妇人。一问下来，她已经快80岁了，与家人一起来滑雪是每年的惯例。她还担心过了80就不能再滑，所以趁着还有几年赶紧先过足瘾再说。老太太的话也让我吃惊不小。

滑雪班的最后一晚是总结大会。组织方准备了简单的茶水和水果，老一点的教练先做一个总结性发言，然后是公布每个人的考核成绩。这对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成员都还挺有吸引力的，虽然也对自己的水平心知肚明，但难免心存侥幸：万一比想象的好呢？

一起公布成绩，由低到高。不出意外，孩子爸和他的四位一年级小同学获得入门级的五级。这一组合的出现总是很有喜剧效果，但是成绩最差，获得的掌声却是全场最多的。最好玩的是，他们结下了特殊的战斗情谊。吃饭或休息时，几个小蹦豆看到孩子爸，都极为亲切地喊他“Kao酱”，然后一击掌——这一举动把几个严肃的教练也看乐了。在敬语极为严格的日本，按年龄或辈分，他们应该喊他“Kao桑”(高先生)。那股亲热劲儿惹得儿子还挺吃醋。

第二个公布的是四级，我与儿子、肖梅在这一级别里。泽人则拿到了三级证。几个高年级的孩子在艳羡的目光里拿到了二级证。每个人都拿着有“横滨滑雪协会”印章的证书一脸喜滋滋地照相留念。横滨滑雪协会附属于神奈川县滑雪协会，“最上级”是全日本滑雪联盟（SAJ），所以理论上说，我们得到的级别也是被全日本滑雪联盟认可的级别。咱也是有证的人了！后来才知道，日本的许多专业运动员也是从小和父亲学、和教练学，参加这样的考级，再参加比赛，逐渐崭露头角，而并非从小被送进体校，由国家花钱培养。

四天的冬令营结束，我们一起坐大巴回到东京。到达终点横滨车站的时候，远远已经看见几个妈妈等在站台上。年龄最小的几个孩子拖着大箱子下来，妈妈们有点心疼又格外高兴地迎上前去。几个小蹦豆告别前又特地跑过来找孩子爸击掌告别，还一脸严肃地向身后的妈妈介绍：“这是我的同学Kao酱。”只留下一脸愣怔的妈妈。

此次长野的滑雪之行，令我对日本人对滑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滑雪运动普及之广，有了更为切身的认识。后来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称日本是滑雪“伪强国”，理由是随着中国、韩国选手的崛起，日本在冬奥会上的成绩要仰视中韩。但是抛开这种金牌论，日本在发展全民体育确实走在了前面，它也许不是冬奥强国，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冰雪强国。

至于我呢，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再到日本考个三级证，或者，再努力一下，做个二级选手的美梦。不是说，梦想总是要有的？

Zhongdu Column
中读专栏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听山水

中国美术史“卧游指南”





加入她的朋友圈
拓展你的艺术认知

音频　图文　私享会

扫码试听

每周三、周五更新



1



2



3

（视觉中国供图）

世界著名滑雪场盘点

实习记者 张从志

亚洲地区

1. 日本北海道二世古（NISEKO）滑雪场

二世古滑雪场是北海道地区规模最大的滑雪度假区，也是公认的日本最“旺”滑雪胜地，它由坐落于安努普力山的大比罗夫、东山、安努普力、花园四大滑雪区组成，拥有各类滑雪道60条以上，缆车道超过30条。这里平均年降雪量厚达14米，以雪质松软细腻的粉雪著称，被滑雪者誉为“粉雪天堂”，也是福布斯旅行者评定的全球十大滑雪场之一，每年的滑雪季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

2. 日本志贺高原（Shigakogen）滑雪场

志贺高原滑雪场位于日本著名的滑雪大县——长野县。在1998年冬季奥运会以后，长野即因冰雪运动扬名世界，在日本人评选出的“日本六大高山滑雪度假村”中，有三个就在长野县（野泽、志贺、八方尾根），其中，志贺高原的海内外知名度更胜一筹。当年冬奥会滑雪项目中高山竞技的主要会场即选址于此，彼时其多条雪道即达到了赛道标准。

目前，志贺高原滑雪场分丸池、中央、横手山及奥志贺四个滑雪区，大大小小共21个滑雪场，由70多条缆道相连，不仅是日本、也是亚洲面积最大的滑雪场。志贺高原最高海拔2305米，最低海拔为1340米，落差达965米，有5座山头超过2000米以上，顺着山势的雪道起起伏伏，变化多端，适合各个水平的滑雪者。在上述四个滑雪区中，尤以横手山区难度最高，更适合中、高级滑雪者，而丸池区难度最低，大部分滑道都适合初学者。

由于海拔高，志贺高原的雪期长，雪质干爽厚实，滑雪季可从每年的1月持续到3月，但因所处纬度偏低，在雪季初期或末期时，部分海拔较低的滑雪区存在雪量不足的问题。



3. 韩国平昌郡龙平度假村滑雪场

龙平滑雪场位于韩国江原道平昌郡，于1975年建成开业，属韩国较早期建立的滑雪场之一。雪场内各种现代化的滑雪设施齐全，被称作“韩国的阿尔卑斯”，见证了韩国滑雪运动的发展，1998年世界杯滑雪赛、1999年江原冬季亚运会都曾在龙平滑雪场举行比赛。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高山滑雪项目也将在这里举行。

作为电视剧《冬季恋歌》的拍摄地，龙平滑雪场因此吸引了大批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亚洲粉丝来此朝圣。这里拥有韩国第一流的滑雪设备，包括“彩虹坡道”一共拥有28条滑雪道，以及包含往返长达7.4公里的缆车在内的14条索车道。此外，雪场室内有游泳池、桑拿等附属设施，以及高尔夫球场、山地自行车道等其他运动设施。





欧洲地区

4. 瑞士维毕尔（Verbier）滑雪场

维毕尔滑雪场是瑞士规模最大的滑雪场，也被很多滑雪者誉为世界十大滑雪场之一，地处策马特（Zermatt）和勃朗峰之间，由 6 个雪场合并而成。最高海拔 3330 米，最低海拔 1500 米，落差 1830 米，滑道总长度达 400 公里，最长滑道超过 8 公里，最短的也长达 1 公里。

该雪场内有 90 多部缆车，一条缆车线路直通海拔 3330 米的福特山峰顶，滑雪者在山顶可纵览马特宏峰、大孔班山和勃朗峰的壮美景色。

不同于亚洲或新西兰的滑雪场，瑞士滑雪场树林稀少，雪道宽敞，视野开阔，还有很多自然地形的滑道。维毕尔雪场在 1000 米以上多岩石，深厚的积雪将岩石深埋于下，制造出天然的雪道，也被称为“野道”。滑雪运动在瑞士深受人民喜爱，维毕尔滑雪场就是瑞士雪地滑板的重镇，不少雪地滑板玩家选择在此大展身手。为了满足各个层次滑雪者的需求，维毕尔将雪道分为五个等级，除初级、中级和高级道外，还有 Ski Tour 和 High Mountain Tour 两种特殊路线，专为滑雪高手设计，乃该雪场一大特色。

5. 法国三峡谷（Les 3 Vallées）滑雪场

三峡谷是法国最大的滑雪目的地，位于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深处阿尔卑斯群山的怀抱。三峡谷雪区顾名思义是由三个峡谷组成，主要有葱仁谷、美丽贝尔谷、科斯维尔谷，这三大峡谷分布有 8 个雪场，分散在不同高度。

经过多年建设，三峡谷用缆车将 8 个雪场连通起来，滑雪者可乘坐缆车转换到不同雪场。三峡谷雪场雪道总长度超过 600 公里，野雪道更是漫山遍野，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最大滑雪区，每年大量游客前来度假旅游，导致三峡谷的物价水平在法国雪场中名列前茅。

这里的最高海拔 3230 米，最低海拔 1338 米，雪道落差可达 1892 米，8 个雪场地形差异较大，雪道各有特点，难度级别从低到高不一而足，能满足各个层次滑雪者的需求。

6. 奥地利基茨比厄尔（Kitzbüheler）滑雪场

基茨比厄尔滑雪场坐落在奥地利南部的群山峻岭深处，1712 米的 Hahnenkamm 山和 1996 米 Kitzbuhler 山怀抱之间，被誉为阿尔卑斯的摩纳哥。这里是速降滑雪的诞生地，拥有令人生畏的高难度雪道。世界最大的滑雪胜地测试门户 Skiresort.De 连续三年（2013 ～ 2015）将基茨比厄尔评为“世界上最好的滑雪胜地”。

基茨比厄尔滑雪场因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完备的滑雪设施，而被世界滑雪运动爱好者所熟知和向往。这里降雪量大且雪质优良，可以保持长达 155 天的雪期，从 12 月到次年 4 月均可滑雪。雪场内有约 70 条雪道和 56 个高度现代化的缆车和索道，还有动感十足的滑雪乐趣公园、170 公里的冬季远足小径。这里还设立了专业的滑雪学校，每年进行着各种滑雪比赛。夏季，基茨比厄尔山上的“高山花园”，120 多种花卉争奇斗艳，色彩斑斓，是徒步和自行车旅行的好去处，还可以骑马登上哈嫩卡姆山，参观那里的缆车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4



（法新社供图）

5



6



7



（视觉中国供图）

8

北美地区

7. 加拿大惠斯勒（Whistler）滑雪场

温哥华以北约120公里的惠斯勒是北美洲面积最大的滑雪胜地，从1992年～1995年，惠斯勒连续四年被著名滑雪杂志《Snow Country》评为“北美第一滑雪胜地”。

惠斯勒拥有超过200条高品质滑雪道及两座高耸入云的宏伟山峰，分别是海拔7160尺高的惠斯勒山与海拔7494尺高的黑梳山。

其中，惠斯勒山滑雪场于1966年启用，占地3657英亩，标高1530公尺，共有超过100个滑雪道，是加拿大滑雪道最多的滑雪场。雪场内有三种雪道可供选择，其中25%为专业滑雪道，55%是为中级滑雪者设计的，20%适合初学者。惠斯勒的滑雪季从每年11月开始至翌年5月结束，有时甚至会延至8月。

黑梳山滑雪场于1980年启用，占地3344英亩，标高1609公尺，排名北美第一，在山顶上有Horst man及Black comb两个冰河，水平较高的滑雪者可以体验在冰河上滑降的快感。在Horst man冰河，夏天也可以享受滑雪的乐趣。其滑雪道较惠斯勒山更宽广，但多斜坡地，不太适合初学者。1994年，黑梳山安装了缆车，以便游客快速登至山上两个不同的滑雪场。

8. 美国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滑雪场

杰克逊霍尔滑雪场位于美国怀俄明州的蒂顿山山脉，在盐湖城北部440公里处，是怀俄明州西北部荒凉的高山区之核心所在，也是前往黄石国家公园的入口所在。在福布斯2015年评出的“北美十佳滑雪场”中，杰克逊霍尔高居榜首。

雪场在1964年建成，是美国现在为数不多的私人经营的雪场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形多样。其最高点3184米，最低点1923米，1200多米的雪道落差为滑雪者提供了惊险刺激的体验。雪场有两座山——Rendezvous山有最陡峭的黑道（高级）和双黑钻雪道，这里的蓝道（中级）相当于别处的黑道（高级），ApresVous山与Rendezvous山挨着，相对平缓且以整修好的中级道和黑色的Saratoga Bow而闻名。

杰克逊霍尔滑雪场最有特色的大吊缆（Tram）底下的可滑高度排名全北美第一，滑雪者乘缆车上至山顶，便可从山顶一直滑到山底。这里的雪期大致是每年12月至来年4月，冬季平均降雪量达3米。

其他

9. 新西兰皇后镇滑雪场

皇后镇被誉为新西兰的“探险之都”，常年运营的活动与景点约220种之多，从蹦极到喷射快艇，从漂流到山地自行车，户外探险者随处可见。此外，这里也拥有多个世界一流的滑雪场。

通常，滑雪者将皇后镇与相距不远的瓦纳卡湖地区视为一体，这片区域共有四座著名的滑雪场，分别是皇后镇地区的皇冠峰滑雪场和卓越山滑雪场，以及瓦纳卡湖地区的卡德罗纳滑雪场与三锥山滑雪场，这两个滑雪场较适合中高级水平的滑雪者。除此之外，距瓦纳卡湖35公里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冰雪公园——新西兰唯一的商业越野滑雪场，内设50公里专门修整的滑道和日间/夜间滑雪区，适宜各种水平的人士。

皇后镇与瓦纳卡湖地区的滑雪场开放时间在每年的6月到10月，此时正值南半球的冬季。这四座雪场的垂直海拔从400米到700米不等，雪道类型多元，既有符合国际雪联赛事标准的，如速降滑雪、大型高台技巧滑雪赛道，也为儿童、初学者设计了专门的滑雪装置与雪道。


9

（视觉中国供图）

滑雪安全注意事项

文 张星云 张从志



滑雪动作虽然优雅，可毕竟是一个追求速度的运动，安全上不能忽视。

心理准备

受伤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要被受伤吓到。不受伤是幸运的，不受伤是经验的积累，是注意力的时刻集中，是自己的充分认知。要对自己的水平有正确的判断，不要在雪道上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动作，选择适合自己的雪道滑行非常重要，不激进，不盲目自信，要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步。无论别人怎么忽悠，初学者千万不要上中级道、高级道。

身体准备

好的柔韧性会降低部分受伤的概率，发达的肌肉力量，会保护部分关节和韧带，良好的核心平衡和核心力量，可以支持更高的速度，学会正确的防护动作，积累正确的摔倒、缓冲、起跳、高速控制等等方面的身体反应技能和机能。

雪具准备

选择合适的雪板、雪具。滑雪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雪板、固定器，看板刃是否够锋利，固定器有无松动，检查雪鞋鞋扣有没有扣紧，雪服口袋是否拉上，雪镜镜片是否选择恰当。无论对于新手还是老手，摔跤、失误在所难免，必不可少的护具一定得戴。

准确观察

确保自己的视野够宽，至少要注意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动静，横穿雪道一定多回头观察后方情况，如果天气不好，视线很差，就请滑慢点，甚至暂时休息，等视线恢复了再滑。很多危险都可以靠提前听到来避免，尽量避免边滑边听音乐。不要忽略自己身体上的任何一点反馈，比如莫名的脚底抖动、腰部莫名的疼痛、胃部莫名的灼烧感等等。随时靠边停下来，检查自己的装备，看看是否有装备松动、脱落、断裂等现象，检查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是否有韧带和肌肉撕裂等情况，心肺是否正常，脑部反应是否灵敏，是否体能出现了问题，是否低血糖。

遵守规则

一般情况下，后面的人应该主动避让前面的人，前面的滑行者拥有雪道的优先使用权。在雪道上停止时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雪道中间，应该尽可能地靠边停留。横穿雪道时一定多回头观察身后的情况，这个和横穿马路很类似。即使停留在雪道边，也要留意坡上的情况，防止被“制导鱼雷”击中。尽量少做急停急刹的动作，尤其是人多的时候。滑行时要全神贯注，切不可心不在焉。每个雪场都会有自己的规矩，请一定遵守，有些被禁止的雪道、护栏外等区域不能去。雪道封闭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要去盲目地探险。

选择时间

雪季末要提高警惕。雪季末，雪化了，或者春雪，都是非常考验技术的雪况。下层是经过白天融化晚上降温后的冰粒，上面是黏雪，上下切入速度完全不一致，没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雪季末的清晨是最不好控制的时候。

警惕野雪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滑道外野雪。滑野雪与滑雪场所需要的技术特点并不相同。最好不要单独一人去道外滑行，结伴滑行安全性会高很多。如果雪场很大，甚至是完全野外的区域，请带好必要的通讯工具、应急工具、自救工具等等，RECCO（雪崩救援系统）的接受端必备。

滑雪事故著名案例

德国 F1 传奇车手舒马赫

2013 年 12 月 29 日，七届 F1 世界冠军得主，有“车王”之称的德国人舒马赫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圣地格勒诺布尔滑雪时发生意外，头部撞上石头受到重创，送医后实施了开颅手术，此后一直昏迷不醒。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舒马赫事发时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没有选择高山速降式的急转直下，不过速度也不是很慢，就是普通高手的滑行速度。该报还原出的图片路线还显示，舒马赫没有在正常路线上滑行，而是在一条不正规的雪道上穿行，即所谓的“野道”。

2014 年 6 月 16 日，经过 170 天的治疗，车王苏醒，并转入瑞士洛桑的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据专家透露，其身体状况仍存在隐患，舒马赫仍将面临很大的康复问题，因为撞击对他的脑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失忆，而长达半年的深度昏迷对他的身体神经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想要完全恢复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

荷兰王子约翰·弗里索

2013 年 8 月 12 日，在奥地利度假滑雪时遭遇雪崩而致重伤的约翰·弗里索王子，因“缺氧而造成的大脑损伤所引起的并发症”，于当天不幸去世，年仅 44 岁。弗里索曾为荷兰第二顺位王位继承人，拥有“奥拉涅—纳绍王子”等贵族头衔。

2012 年 2 月 17 日，弗里索王子与家人在奥地利西部度假胜地莱希滑雪，当天中午遭遇雪崩，弗里索被雪堆掩埋。搜救人员借助弗里索随身携带的定位发射器，耗时大约 20 分钟把他救出，并立即送往因斯布鲁克大学医院，但因大脑缺氧，弗里索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状态。

据莱希市发言人斯特凡·约胡姆介绍，弗里索出事时偏离正常滑道。当时有三名滑雪者与他同行，仅他一人遭掩埋。莱希旅游局女发言人皮娅·赫布斯特说，除弗里索外，其他人配备滑雪气囊。气囊可把遭雪埋的人弹出雪堆并发出求救信号。

英国著名女演员“辛德勒夫人”娜塔莎·理查森

2009 年 2 月娜塔莎·理查森在加拿大魁北克滑雪时滑跌昏迷，在 24 小时内转送三家医院急救无效去世，终年 45 岁。理查森的丈夫是以《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先生”一角而闻名世界的爱尔兰演员利亚姆·尼森，因此她也被人称为“辛德勒夫人”。

娜塔莎是一个滑雪初学者，在那次致命的事故中，她在专业教练的陪同下，来到滑雪场专门为新手准备的南森山坡学习滑雪。这片山坡地势平坦，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于是娜塔莎没有戴安全头盔。练习了一会儿后，娜塔莎由于没掌握好平衡而重重摔倒在地，她立刻呼喊雪地巡逻人员，她的教练也很快赶到了她身边。经过初步检查，巡逻人员和教练都未发现任何受伤的痕迹，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仍建议娜塔莎去趟医院。娜塔莎却拒绝了，认为自己没有大碍，只是要求教练送她回房间。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娜塔莎便觉得头痛欲裂，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在被送入医院后不久，娜塔莎陷入了昏迷，次日终因抢救无效不治身亡。

德国州长阿尔特豪斯滑雪撞击致人死亡

2009 年 1 月 1 日，时年 50 岁的德国图林根州州长迪特·阿尔特豪斯在奥地利滑雪时与一名女滑雪者相撞，导致该女性滑雪者死亡，州长本人严重受伤。据报道，死者名叫贝娅塔，现年 41 岁。

撞击事故发生后，由于伤情严重，贝娅塔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警方怀疑当时阿尔特豪斯在快速坡道上下滑时突然转向慢速坡道，结果与在慢速坡道上下滑的贝娅塔相撞，贝娅塔当时没有戴头盔。据警方透露，阿尔特豪斯记不得当时发生的事情，相撞造成阿尔特豪斯脑震荡和其他一些伤害，但他已逐渐康复。



（视觉中国供图）

国资划社保意味着什么

主笔 谢九

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短期之内对于我国的社保体系不会带来明显的影响，主要意义在于未雨绸缪，预防我国养老金体系未来可能出现的兑付风险。

11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这项讨论多年的社保改革方案终于正式出炉。

按照《方案》规定，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 10%。划转的中央企业国有股权，由国务院委托社保基金会负责集中持有，单独核算，接受考核和监督。

如果不考虑商业保险，我国的养老保险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基本养老保险，目前结余大约为 4 万亿元，主要由各地方政府控制，这是我国养老体系的主力支柱；二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专门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属于战略储备基金，目前总体规模大约 1.6 万亿元；三是企业年金，也就是职工单位自办的补充保险，截至去年年底，企业年金的总体规模首次突破 1 万亿元。

此次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主要是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从承接对象来看，就不难理解，此次改革对于当前的社保体系没有实质性影响，主要还是着眼长期，希望解决的是将来养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养老体系的最大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 5 ： 1，也就是 5 个参保人养 1 个退休人员，但是现在的抚养比已经降到了 2.8 ： 1，即 2.8 个人养 1 个人，未来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这样的大趋势之下，养老金的可持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另外，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压力也越来越大，虽然从整体上看全国范围内尚有结余，但这是建立在大量财政补贴的基础上，而且不同省份之间贫富差距极大，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6 年收不抵支的地区增至 7 个，其中黑龙江负债高达 232 亿元。

解决养老体系的可持续问题，长期依靠财政补贴显然不是办法。理论上而言，提高养老金缴费率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五险一金”的缴纳标准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继续提高缴费率将会大幅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尤其是最近几年，降低社保缴费标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两年内，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在社保缴费率下调的大背景之下，解决养老体系的可持续问题只能寻找别的出路，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自然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有企业迅速做大做强，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去年全年，我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 23 万亿元，今年前 10 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接近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6%。理论上而言，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对于解决养老体系的难题也责无旁贷，国务院此次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充分体现代际公平和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按照国务院的文件，此次国有资本划转“首先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期因企业职工享受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为基本目标”，所谓享受视同缴费年限形成的缺口，主要是指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推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时，当年大约 2000 万的退休人员以前没有缴纳保险金，但是视同缴费，由此形成了养老保险转轨时期的制度成本。此次划转 10% 的国有股权，首要目的是为了弥补这部分缺口，“今后，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可持续发展要求，若需进一步划转，再作研究”。

全国社保基金 2000 年成立以来，曾经有过两次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的举措：第一次是 2001 年的减持国有股筹集全国社保基金。当年 6 月份，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新发、增发股票时，应按融资额的 10% 出售国有股”。此举本意是为了充实社保资金，但是忽略了对于股市的冲击，国有股减持最终引发股市大跌，于当年 10 月份被紧急叫停。

2009 年，财政部、证监会等部委发布《境内证

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规定国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按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此次转持吸取了2001年国有股减持的教训，规定了严格的禁售期，加上规模总量不大，因此对于股市没有形成明显冲击。不过，由于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已经上市完毕，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并不承担划转股权的义务，因此实际转持规模并不大，对于解决养老体系的实质作用也相对有限。

过去几年，业界一直呼吁在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上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今年十九大召开之后，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开始正式实施。和2009年的办法相比，此次覆盖的央企范围大大提升，不再局限于新上市企业，“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

此次国有资本划转将会极大充实社保基金的账户，能够实质性提升社保基金未来应付养老风险的能力。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国有企业总资产13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接近45万亿元，按照10%的划转比例，对应的划转规模大概超过4万亿元，考虑到“公益类企业、文化企业、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等”不在划转之列，实际划转资产规模可能在3万亿元左右。目前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为1.6万亿元，基本养老金规模为4万亿元，经过此次划转之后，社保基金的规模有望超过基本养老金。

由于社保基金的作用主要着眼长期，因此，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之后，主要收益来源将是股权分红，社保基金扮演长期财务投资者的角色；其次，社保基金会经批准也可以通过国有资本运作获取收益。另外，社保基金会等承接主体要履行3年以上的禁售期义务，并应承继原持股主体的其他限售义务。考虑到社保基金变现对股市的潜在冲击，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主要划转对象是中央和地方企业集团的股权，一般不涉及上市企业。

对于此次国有股权划拨社保基金，财政部表示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大量变现国有资本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虽然从短期来看，社保基金主要依靠股权分红来获取收益，但是相比股权自身的价值，股权分红的收益终究有限，如果划转股权不能变现，对于社保基金而言也就只是“纸上财富”。因此从长期来看，国有资本的变现可能还是难以避免，尤其是如果未来我国的养老体系出现兑付缺口，需要社保基金应急时，最终有可能不得不通过大规模变现国有资本来实现。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邮购部电话：
010-84050425　010-84050451
E-mail：aiyuetougao@foxmail.com
《爱乐》杂志官方微博 @ 三联爱乐

《爱乐》2017年第十二期要目

封面话题
让我们来谈谈王羽佳的孤独

恒常变奏　海菲茨辞世三十周年祭
斑狐说乐　巴赫争夺战：“宗教改革500周年”余韵
专访　科斯基谈新制作的《纽伦堡的工匠歌手》
话题　听格万特豪斯四重奏的贝多芬全集
前辈大师的日本音乐会广播录音沉睡后的复活
爱乐笔记　真挚的才是有价值的：门德尔松访谈
魔鬼的诱惑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六)
20/21世纪音乐　一个复杂的心理星群(下)
乐史空间　1890年爱德华·施特劳斯在美国(下篇)
浮生碎乐　旧事多年情未改：陆洪恩在上海交响乐团
藏蕤爱乐　阿尔肯和死亡鹦鹉
作曲家与作品　梅耶贝尔与《胡格诺教徒》
人物　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蒂托·戈比访谈
作品精读　阿尔伯特·鲁塞尔的交响曲
歌剧物语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三)
音乐之旅　从维罗纳到卢卡
译文选萃　乔治·格斯特与剑桥圣约翰学院合唱团
里姆斯基-科萨柯夫作品风格溯源
书房　理性之中的音乐：查尔斯·罗森《音乐与情感》译后
听购收　黄滨、郑吟二重奏与她们的新唱片
拉赫玛尼诺太《音画练习曲》版本集赏(下)
专题　众多艺术家的回忆托斯卡尼尼(十)
爱乐往事　充林杂记：从琉森音乐节访京落幕的残句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
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
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店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沅江弑师案：一场惨剧背后的故事

记者 王珊

在湖南省沅江市，悲剧就这么发生了，一个高三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杀了关心他的班主任老师。到现在为止，所有琐碎的细节都很难解释惨剧的发生，也很难窥视到这个只有16岁的孩子在手起刀落瞬间的内心世界。

“我杀了你父亲”

11月12日下午4点左右，湖南省沅江市第三中学（以下简称“沅江三中”）空荡荡的，很少能看见学生的踪影。当天是周日，按照沅江三中的规定，每周日下午3点50分到6点50分，沅江三中会放3小时的周假，这是这所封闭学校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10分钟前，学生们迅速拥出校门，跑得最快的是去网吧——学校附近只有两家网吧，最近的一家只有几台机器，去晚了就没了。更多的学生涌到了学校周围的小卖部和饭馆，购买下一周的日常所需或者撮上一顿解解馋。

位于教学楼第五层的高三（2）班学生却全都在座位上，听着讲台上班主任鲍方给他们布置作业。鲍方要求学生先看一部片长16分钟的高考励志片，并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读后感，“写完才能出去”。

鲍方刚说完，班上的学生就有些不乐意了，嚷嚷着表示反对。他的女儿鲍小华也在高三（2）班，她没有吭声，算是对父亲的支持。

不过，反对声一会儿也就没了。学生们也知道嚷嚷是没有作用的，班主任的权威在那里，他们又是重点班，平常就管得比其他班严。学生们已经习惯被老师占用自由时间。在有限的周假内，一些班主任会将一周内表现不好的学生留下来抄东西，抄完为止。“抄完还得到处去找班主任检查，同意了才可以外出。”一名学生告诉本刊。

一名叫罗小杰的学生却追着鲍方走到教室门口表示不想写，这让班里学生多少有些意外。他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平常很内向，不爱跟人交流，也很少跟人有情绪化的对抗和表达。

罗小杰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能听出态度并不好。鲍方有些生气，抬高声音说了一句：“不想写就转班。”说完，便转身去了距离教室三四米远的办公室拿了个杯子，去楼下接水。

所有学生都在想着把作业赶快应付掉好出去放风，只有少数几个人注意到罗小杰出去了，以为他是去厕所。没隔几分钟，他出现在教室门口，手里握着一把刀，衣服上沾着不少血迹。他径直走到教室中间鲍小华的位置：“我把你爸爸杀了。”

他用刀指着鲍小华，说话的时候没带什么情感。有学生想站起来，罗小杰把刀挥起来，嚷嚷着：“谁动杀谁！”他身高1.75米左右，属于班级里个子高的，又有刀，没有人敢挪动一步。

鲍小华一个人跑了出去，罗小杰紧追其后。鲍方的办公室就在教室斜对面，只有三四米的距离。推开办公室熟悉的绿色大门，鲍小华看到父亲趴在办公桌旁，身上全是血，桌子上的书散落在地上，手机也扔在了一旁。她捡起父亲的手机，上面显示着未拨出去的“120”，她将电话拨了出去。罗小杰拿着刀走向她，鲍小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朝我走过来，他说，他要再刺两刀，我不记得了，我耳朵听不见声音了。”事后，当亲属问起现场发生的事，鲍小华来来回回重复着这一句，其他的什么也不愿意说。

26刀

法医做鉴定的时候，鲍四军躲了出去。他不忍心看弟弟鲍方的遗体。弟弟仰面躺在床上，满脸满身都是血，脸上和脖子上都是伤口，裤子已经被法医剪开。

鲍四军初中毕业，家住沅江市阳罗洲镇保胜村。这是他第一次跟法医打交道，在他有限的认知概念里，医生就是治病和开药的。而眼前的这个人，则要在弟弟的遗体上动刀子。最初，鲍四军拒绝了。“你们法医的程序我不懂，我弟弟已经被人宰死了，你们要这里割一刀，那里割一刀，我不同意。”他转过脸连连对法医摆手。

“如果不进行鉴定，就不能给嫌疑犯定罪。”在法医和家人的劝说下，鲍四军最终在同意书上签了字。签字的时候，他要用力握住笔才能控制住手指



（插图：老牛）

的颤抖。鉴定结果显示：死者鲍方被刺 26 刀，其中，颈部以上 16 刀。“颈部的静脉全部被割断了，我弟弟是被放血放死的。太残忍了！”鲍四军连呼了两声，不忍回忆当时的情景。事后，有警方人员告诉鲍方亲属：“第一刀就已经致命了。”

鲍四军了解弟弟，他性情温和，整天笑眯眯的，从不与人结怨。就算在家里的微信群里，偶尔出现也都是为了活跃气氛。鲍方努力地拼凑和猜测弟弟被刺时的情景。“他一定是坐在椅子上，背对着凶手的，没有任何预兆就被杀了。办公室和教室离得那么近，反抗的话肯定能有人听见。”

“如果杀他（鲍方）的人是个坏学生，也许他心理还会好受点，可偏偏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肯定很难过。”尽管鲍方的骨灰已经放进了堂屋门口的棺材里，遗像也按照当地风俗摆上了供台，挨着已逝父母的照片，但鲍四军还是没法相信弟弟已经走了。他想起小时候，那时，他们也是住在这里，房子还是茅草屋。每当插秧的时候，作为老大，他要带着五个弟弟妹妹去房屋后的水田干活。鲍方年龄最小，一天也要插八分地。

鲍四军搞不清楚，为什么学生会这么残忍。他操办着弟弟的丧事，好几天都没有睡着。这几天他一直在等着罗小杰的父母出现，希望他们能说点什么解答他的疑问，哪怕只是来吊唁一下鲍方也可以。他通过政府部门跟对方提了好几次见面的请求，对方都以担心自身安全问题为由婉拒了他。

鲍四军拍着胸口对中间人保证：“来与不来，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来了，我们保证不伤害他们。”即使如此，在鲍方下葬的那一天，他们依然没有看到罗小杰的家人。“一定是孩子的父母教育有问题，我弟弟就是太尽责了。”鲍四军想起一件事，当时鲍方还在教初中部，学生不听话，他说了学生几句，孩子生气要打他。“我知道后跟他说你不要这样了，何必呢？但他不听我的话，他说‘我教学就要把人家教好’。”

鲍四军理解弟弟的心情。1988 年，鲍方高考失利，在家里抱着成绩单哭了两天，后来是一个学校的老教师把他招到班里教了一年才考上大学。“他两次报考的都是师范，他就是想当个老师。”对于家里的孩子，鲍方也经常说：“学习是农村孩子的出路，必须要供孩子上学。”鲍四军对弟弟甚至有些怨念，前几年，父母相继去世，老人临终前都没有见到小儿子最后一面。“他都是晚自习后骑个电动车回来，

早上再赶在早自习前回去。每次回来也不是见父母，都是背着一堆材料写写画画。”

只想读个“二本”

11 月 16 日，我去了一趟案发现场，一切仿佛已经恢复平静。鲍方所在办公室的绿色大门紧闭着，上面贴着“2017 年下（学）期高三年级组值班安排表”。鲍方每周二值班，当天，他要跟随领班人员对高三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巡查，并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和记载；晚上，他还要到寝室督促学生及时、安静就寝。

距离办公室最近的教室即是鲍方负责的高三（2）班。两个门口斜对着，相距不超过 4 米。犯罪嫌疑人罗小杰就坐在第三排靠窗临过道的位置，恰恰在鲍方的视野中。鲍方很喜欢这个学生：聪明，不读死书。在他的判断中，罗小杰考重点肯定没问题。对于这个学生，他又关心又严格，还刚刚帮罗小杰申请了一笔助学金，每个班的名额都不多。“他是好学生，我爸爸就喜欢好学生。”鲍小华说。

罗小杰与鲍方的矛盾就夹杂在这种期待之中。罗小杰并不想读重点大学，他曾经多次跟周边的同学说，自己只想读个“二本”，但并没有人当回事，听到的人反而认为他“很假”。

案发后，在沅江市公安局，罗小杰再一次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法。一名见过罗小杰的公安人员告诉本刊：“他说他只想上湖南城市学院，想轻轻松松地生活。”湖南城市学院是位于益阳的一所二本院校，2016 年理科录取分数线只有 471 分，比同年湖南大学理科录取分数平均线低 140 分左右。罗小杰在班里第一、年级前十，考上二本基本没有问题，但稳上重点并没有十成把握。

事实上，和班里大多数同学一样，罗小杰对大学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也不太能理解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很少有老师会跟他们描述未来的大学生活。“老师就说现在不要谈恋爱，大学里好姑娘多的是。”一名同样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告诉我，他对大学的想象来自于一本言情小说，里面说“大学很乱，有钱的人能够为所欲为”。

如今看来，罗小杰的表述似乎能跟他平常在学校的表现联系起来。在他同学的记忆中，罗小杰并不是死学的人，他讲究效率，平常也会打网络游戏、看漫画，不会因为某一次考得差就特别努力。罗小杰羡慕他在益阳读大学的表姐，可以不用每天束缚在学校里，不像他一天上 12 节课，处处有人管。

依照罗小杰的说法，鲍方的关爱并没有给他带来正面的作用。“我不觉得班主任对我多好，对他也不了解。”他甚至有些反感鲍方，这缘于他跟语文老师产生一次课堂问答冲突之后，当时鲍方让他去找语文老师道歉，还严厉批评了他。“我从来都不喜欢回答问题，所以觉得鲍老师的要求有点过分，那次之后，我开始反感他找我谈心。”在罗小杰的讲述中，鲍方成了阻挠他轻松生活的对立面，与学校严格的管理站在一起。

他早就想杀人了

事实上，鲍方可能只是压倒罗小杰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同学告诉我：“代理班主任说，罗小杰早就想杀人了，如果不是碰到了班主任（鲍方），他可能对任意一个人行凶，包括他的父母。他不喜欢读书，他爸每次都让他考第一，没考第一就打。”

这似乎能够跟罗小杰交代的行凶前的细节联系起来。他走进办公室后，班主任鲍方对他不端正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提到了他近期起伏较大的成绩。随后，鲍方打算跟罗小杰父母通个电话。他先是拨通了罗小杰父亲罗旭的电话，没有人应答，随后又开始拨打罗小杰母亲的电话，就在此时，身高 1.75 米左右的罗小杰从侧后方对身高只有 1.6 米左右的鲍方动了手……

罗小杰家在距离学校 10 多公里的草尾镇兴乐村。他的父母在村里开了个小诊所，每天兢兢业业地给村里人拿药看病。出事那天，父亲罗旭去参加一个针灸培训，没有接到鲍方打给他的电话。

这两年，村里人都出去打工了，看病的人越来越少，罗旭琢磨着给人扎针灸多赚点钱，以供孩子读大学。罗小杰出事当天下午，罗旭夫妻很快出了门。他们走得很匆忙，以至于门外的卷帘门都没有锁上。

没多久，周边的邻居就从网络上看到了罗小杰杀人的事情，他们聚在罗小杰家门口猜测和感慨：“太可惜了。”住在罗小杰家旁边的邻居向本刊感慨：“孩子学习成绩可好了。我们都还等着他今年考大学呢！”

不过，周围邻居并不太了解这个与他们一起生活了 10 多年的孩子和家庭。罗小杰家原本住在临近的另外一个村子，10 多年前，他的父母租下了兴乐

村的卫生院，前面的门面房做诊所，后面则是生活区域。每次，邻居们都是在诊所或者诊所外面的马路上跟罗小杰的父母闲聊几句。“他们穿得比我们体面，讲话也斯斯文文的。”而谈起对罗小杰的印象，也是极为简单的。“他小时候很调皮，后来上学了，就不爱说话了。他整天待在房间里看书，很少出来。上了高中后，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不知道。”

关于罗小杰从调皮到听话，邻居们的介绍短暂而模糊。他们将这一转变归结为罗小杰父母的出色教育。“他父母一点不娇惯他，刷碗、洗衣服、扫地，还给他生病的奶奶洗澡。”在继续沟通中，我才知道，“不娇惯”的另一层含义是“舍得动手”。一位邻居说，他曾到诊所打吊针，当时正是暑假，因为罗小杰看电视不愿意做作业，挨了罗旭一顿打。

还有一次，邻居正在水塘边干活，还是小孩的罗小杰拿着个锤子敲在了别人的后脑勺上，直接将人敲晕了过去。父亲罗旭直接将他拎起，将头埋在水塘里，还是邻居说好话才救了下来。“农村孩子都是这么教育的，我今天刚打过我儿子。不打不成器。”这位邻居说。

很少有人走到诊所背后的房间里去，那里是罗小杰一家三口的生活区域。在那里，罗小杰承担着父母的期望和重压。整个房间阴暗潮湿，家具一看就是好多年前的老款式，油漆已经剥落，唯一能跟“现代”挨上边的是一台两层的冰箱。罗小杰没有自己的房间，16 岁的他与父母居住在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并排，中间只隔了一个床头柜。整个区域内连一张像样的可以坐下来看书的桌子都没有，也没有罗小杰的书籍以及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迹。所有一切显示着，这个家庭急需有个人来改变现在的状态。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一家三口来说，罗小杰被赋予未来改变者的角色。

母亲张梅更是将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和失落架构在了罗小杰的身上。张梅初中毕业后，去市里读了卫校，当时还花 2000 元将户口迁了出去。毕业后，她考了护士证，本来可以留在市里的医院上班，可为了罗旭，她执意回了老家。当留在镇上卫生院的想法落空后，才跟丈夫在村里开了诊所。从家里的摆设能看出她对曾经生活的怀念：她床头的柜子上，工工整整地摆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相片上，她画着精致的妆容，眉毛细细的，眼睛亮而有神，收拾得很是漂亮。“我女儿现在还是城镇户口。”在交谈中，张梅的母亲多次提到户口的事情，很显然，她为女儿不平。

罗小杰刚出生，爷爷就得了癌症，张梅照顾了 10 多年；后来婆婆又得了重病，去年才去世。即使是面对自己的父母，要强的张梅也没提过自己的落寞和对生活的失望。每次带着罗小杰去外婆家，没有钱买东西的时候，她就从家里拿些解酒药给父亲，也算是没有空手来。结婚以后，她潜心向佛，每天焚香祭拜，家里 24 小时用录音机放佛经。每次回来，罗小杰也被要求早叩晚拜。“他很听话，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罗小杰的外婆说。

唯一能够让张梅开心的是罗小杰的成绩，每次她都会跟母亲和娘家的亲戚主动讲起儿子的成绩，描述儿子读大学以后的情景，神采奕奕。在跟罗小杰的外婆聊天时，“北大”“清华”之类的字眼经常从这个 70 岁的老太太嘴里蹦出来。就在中秋节，她还冲着临走的外孙说了句：“要考北大清华啊。”罗小杰恭恭敬敬地回了一句：“要得。”

如果说母亲张梅还有一个心灵寄托，罗小杰则一直在这个被压抑的家庭里默默忍受并越来越沉默。外婆记得，这几年，每次罗小杰到她家里都不爱出声，“就是叫一声外婆，然后就躲到屋子里玩游戏去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夹菜”。两年多前，他本来已经考上沅江一中，能够到市里去读高中。然而，考虑到去沅江三中可以读重点班，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大，他的父母没有让他去市里。罗小杰有没有反抗，如今无法追溯，很显然他最终听从了父母的意见。

罗小杰的外婆说，出事后，女儿女婿一直住在市里的亲戚家，为罗小杰的事情奔忙。在距离他们十多公里的保胜村，鲍方已经下葬了，他的坟紧挨着父母的老坟，平常的时候，他很少回家，现在也算陪伴他们了。他的妻子整日躺在床上，2012 年，她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至今一直在服药和定期检查。她已经好几天没怎么进食了，家里人拿她没办法，会做些浓稠的米糊用勺子递进她的嘴里。她总是在想她的丈夫：“我的老公对他（罗小杰）那么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家里人最担心的是鲍小华，出事之后，她很少掉眼泪。她的舅舅试图跟她聊过一次，然而问到具体的情况，她也不愿意说，只是笑嘻嘻地说“没事”。“我特别担心小孩子，怎么会没事呢？以前他爸爸摔跤了她都会哭。这两天她不作声了，也吃不下东西了。她还没意识到她的父亲已经走了。”

（文中罗小杰、鲍小华、罗旭、张梅为化名）



（东方 IC 供图）





1944 年 8 月 18 日，刚刚升任四星上将的约瑟夫·史迪威在英属锡兰的康迪。当时他正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部参谋长，全权指挥该战区的美军部队和中国驻印军

“友谊、尊重与钦佩的遗产”：重审史迪威

文 / 刘怡

首先将史迪威视作一位对中国以及她的人民怀有深厚情谊的挚友，随后是一位拼尽全力以图赢得战场胜利的职业军人；唯其如此，对这位传奇将领的评价才不至于舍本逐末，抑或流于意气之争。

对 77 岁的约翰·伊斯特布鲁克（John Easterbrook）上校来说，“西点”和“中国”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两项传承要素。以 1900 年外祖父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进入西点军校为起点，在将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伊斯特布鲁克-史迪威家族的四代成员中有多人自西点毕业，随后在美国陆军中官至将校级军衔，对军人荣誉的重视



（视觉中国供图）

1



（视觉中国供图）

2



（东方 IC 供图）

3

1. 1944 年缅北反攻期间，史迪威亲率卫队在德乃河前线观察地形

2. 1945 年 6 月 18 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右）和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左）在华盛顿机场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马歇尔曾是史迪威多年的上司与支持者

3. 1943 年，史迪威（左）与美国陆航第 14 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右）交谈

因此成为家族传统。而自 1911 年史迪威将军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以来，史迪威家族成员与中国之间跨越百年的关系，已经由最初的政治、军事任职进化为更深厚的情感纽带。1982 年，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史文思和史文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MIIS）设立“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奖学金”，长期资助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前往明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至今已有 38 位留学生因此受益。1995 年，史文思女士更慷慨地捐出私产注入这项基金，以使其能够长期运作。

作为史文思女士的长子和伊斯特布鲁克－史迪威家族第三代成员的代表，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曾多次来华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并为 1942 ～ 1945 年中国远征军相关史料的搜集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 年秋天，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满 75 周年之际，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再度访华，并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专访。

“中国情结”的由来

三联生活周刊：如我们所知，你的家族成员中



（摄小川 摄）

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约翰·伊斯特布鲁克

有多位曾在海外服役，尤其和亚洲有着特殊的情缘。除去“酸醋乔”（Vinegar Joe）史迪威将军外，令尊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Ernest F. Easterbrook）少将也曾在中缅印战区任职，你的姑父“闪电乔”劳顿·科林斯（J. Lawton Collins）上将则在南太平洋建立了功勋。身为这样一个特殊家族的一员，是否会有一些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可以与我们分享？

伊斯特布鲁克：毫无疑问，我会怀有特殊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追本溯源的话，伊斯特布鲁克－史迪威家族和亚洲尤其是中国之间的牵绊，主要是由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所开创。是他把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和钦佩作为一种历史遗产留给了整个家族的每位成员，包括我的母亲史文思、姨妈史文哲和舅舅小约瑟夫·史迪威准将。我是这份遗产的第二代传人，我的女儿和我表兄弟们的后代则是第三代。整整百年间，伊斯特布鲁克－史迪威家族的四代成员中都有人到过中国，感受过同样的友谊，也都对中国人民怀有同样的敬意。

由于这份巨大精神遗产的遗爱，我们家族的成员得以深入了解中国人民，并和你们结成亲密的关系。最近几十年里，亚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也会如此。而外祖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使得沿用他的姓氏的子孙，可以也乐于在中美关系中充当一种先行者和前哨的角色。这就是我的特殊感悟。

三联生活周刊：早在1911年前往菲律宾任职途中，史迪威将军就曾在上海停留，当时辛亥革命才刚刚爆发。而从1920年造访山西开始，他在中国的服役和任职经历累计达12年之久，接近整个人生（63年）的1/5。可以说在1942年最终就任中缅印战区（CBIT）参谋长之前，史迪威就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颇有了解。就你所知，他在日记和言谈中是否对这段经历有所涉及？

伊斯特布鲁克：1919年，刚刚从欧洲战场返回美国不久的史迪威接到陆军部军事情报司（MID）的命令：他已经被选中作为未来常驻中国的美军谍报和作战单位成员，需要开始学习中文。前半程的授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后半程在北平。“史迪威”这个中文名字就是1920年他在北平读语言学校时起的。

1921年，美国红十字会为正在遭遇旱灾的山西省捐献了一笔救济款，负责管理款项的当地红十字会决定在平遥和军渡之间修建一条200公里长的公路，使省城拨出的赈灾粮可以更便捷地抵达灾区。史迪威被临时借调去担任修筑这条公路的总工程师。在5个多月的工期里，他和几千名来自当地的工人同吃同住，一起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对普通中国人的性格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许多年之后，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对中国的老百姓和士兵充满信心。他们的本性倾向民主，不受阶级和宗教的束缚，诚实、节俭、勤奋、积极、独立、宽容、友善，而且彬彬有礼。”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感觉和性格特质：所有人都能平等待人，没有谁很势利。由于这种平等主义的特质，史迪威从一开始起就喜欢上了中国人民。

或许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当史迪威在20年代后期担任驻天津的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暂编营营长时，就很不喜欢同样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军人。他认为这些人很傲慢，对中国人民态度极为恶劣。1935年出任驻北平公使馆陆军武官后，史迪威对日本军队的横行无忌更加警惕。他认为，国际社会纵容日本入侵东三省和华北绝不是长久之计，冲突迟早会扩大。从那时起到1939年，他曾20多次深入中国内地旅行，有好几次是直接去到中日军队的交火区，观察双方的情况，然后向华盛顿的美国陆军

部做进一步汇报。

不谙世故的战士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西点毕业生，史迪威在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从事的是军事教育、训练以及驻外军事机构负责人之类的工作，一些研究者据此称他为“办公室将军”“文书将军”，认为他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所必需的基层历练。有人甚至认为，1942 年他被赋予中缅印战区的实际指挥权，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他青眼有加。你是如何看待这类批评的？

伊斯特布鲁克：称史迪威为“办公室将军”的人应当回过头去好好翻翻他的简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就曾随美国远征军在法国前线作战，积累了一整年的实战经验。从 1920 年第一次派驻中国到 1939 年返回美国接手新编部队的整训，将近 20 年时间里他几乎只做两件事：要么是在中国第一线观察未来的对手日本军队，要么是回到本宁堡（美国陆军步兵学校所在地）和莱文沃斯堡（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在地）进修步兵作战以及参谋课程。和史迪威同属一辈的美国陆军高级将官，经历的晋升过程几乎与他别无二致。

说史迪威对大兵团作战缺乏概念，更是无稽之谈。1926 ～ 1928 年，当他还在驻天津的第 15 步兵团担任营级军官时，就提出了关于大兵团机动作战的理论雏形，引起了时任第 15 团团长乔治·马歇尔中校的注意。当马歇尔在 1927 年调任本宁堡基地副司令之后，专门为史迪威量身打造了一个新职位——陆军步兵学校战术部主任，作为他 1929 年结束在华任职之后的新起点。1929 ～ 1933 年，史迪威在本宁堡担任战术教官长达 4 年之久，他谆谆教导美国陆军的后起之秀们：未来的陆上作战，将由“一战”时期的堑壕战、防御战形态变为截然不同的进攻战和机动战，而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那时受他指点的许多学员，后来都官至高位。

到了 1935 年，史迪威又第三次前往中国任职，近距离观察和评估了中日两军的战斗力、战术以及将领。可以说在 1941 年 12 月美日开战时，美国陆军中没有第二位将领会比他更了解中国和日本，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那些说他不适合出掌中缅印战区的批评家，哪个又能找着更理想的人选呢？

事实上，一直有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为史迪威打抱不平。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是陆军中公认的最适合担任集团军司令的几名军长之一。假如没有后来的第四次中国之行，他将被派往欧洲，全权指挥 1942 年 11 月反攻北非的“火炬”作战。实际上，为了让史迪威能在一个更理想的平台上展现他的才干，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最初并不打算把他派去中国：1942 年初，他们把“一战”时担任过第 1 集团军参谋长的休·德拉姆（Hugh Drum）中将召到华盛顿，准备让他去接手中缅印战区。德拉姆的资历比史迪威更老，但对中国一无所知；他兴冲冲地组建了一个 50 人的参谋团，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去“拯救中国”。但经过面试，史汀生发现德拉姆远未估计到任务的严峻程度，因此收回了成命。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德拉姆也没能指挥任何一场战役。

这个时候，马歇尔不得不询问已经在筹划北非战役的史迪威：“你愿意去中国吗？”在当时，那意味着更低的物资调拨优先度、更差的装备、更不受重视的地位。但史迪威的回答是：“作为一名军人，不管上级需要我去哪里，我都责无旁贷。”当时可曾有第二个人敢于像他一样迎难而上？

三联生活周刊：对抗战时期史迪威援华经历的认识，历来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史迪威失败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式政治所知甚少。假如他能像自己的后任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少将一样，与国民党上层维持良好的私人关系，或许就不至于有 1944 年的决裂。另一派则认为，史迪威恰恰是一个太懂政治的权术家，他试图利用自己身为援华军事物资分配人的身份，压服国民政府支持自己的反攻计划，遂使冲突终究无法避免。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的？

伊斯特布鲁克：我想强调，史迪威始终是也只是一位职业军人，而不是心思灵活的政客。假如他真的精通权术，本可以轻轻松松地待在重庆，把美援租借物资的分配权让给蒋介石，而不必去管那些物资究竟被用到了抗日战场上，还是被囤积起来作为内战之用。这样一来，美国政府收到的关于他的评价也一定是极尽赞美，根本不会有后来的种种风波。但史迪威的军人个性容不下这种事：他汲汲以求的是在战场上打败日本人。为此就必须提升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对一切租借物资物尽其用。他去中国不是为了流连于重庆的宴会，不是为了当蒋



（文化传播/FOTOE供图）

介石的傀儡。即使是在他和蒋的关系已经全面恶化的1944年，他依然坚持向这位名义上的上级、中缅印战区最高司令长官汇报真实的前线状况和中国军队的需求，尽管蒋介石并不欣赏他的实事求是。

在1944年的缅甸战场，只有史迪威这一位美军将领有能力调动中国军队并指挥他们赢得战场胜利。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待在第一线，给麾下的中国官兵打气，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击败日本人。正是由于他身先士卒的作风和旺盛的进攻精神，1944年春天新22师和新38师攻占密支那的作战才能获胜。其他将领做不到这一点，魏德迈也做不到：和史迪威比起来，他才更像是一位“办公室将军”。

史迪威与陈纳德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1944年，中国还面临另一场严峻的军事考验：日军发动了由北向南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在8个月时间里使中国军队蒙受了惨重的领土和人员损失。一些军事研究者认为，如果史迪威不是过分偏执于他的缅北攻势，而是将手中的部分物资和兵员调剂到中国内地，或许能对中国的总体军事形势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伊斯特布鲁克：持这种论调的批评家，看上去通盘考虑了全局，其实不过是纸上谈兵。在滇缅公路尚未打通的情况下，要将堆积在印度的美援物资转运到中国内地，只能通过“驼峰”航线空运。且不说这条航线的危险性以及可用运输机的长期短缺，即使弹药和汽油能通过空运抵达昆明，它们依然要经由漫长、脆弱的陆上交通线才能送抵对抗“一号作战”的前线，没人能估算出需要多少物资才能满足前线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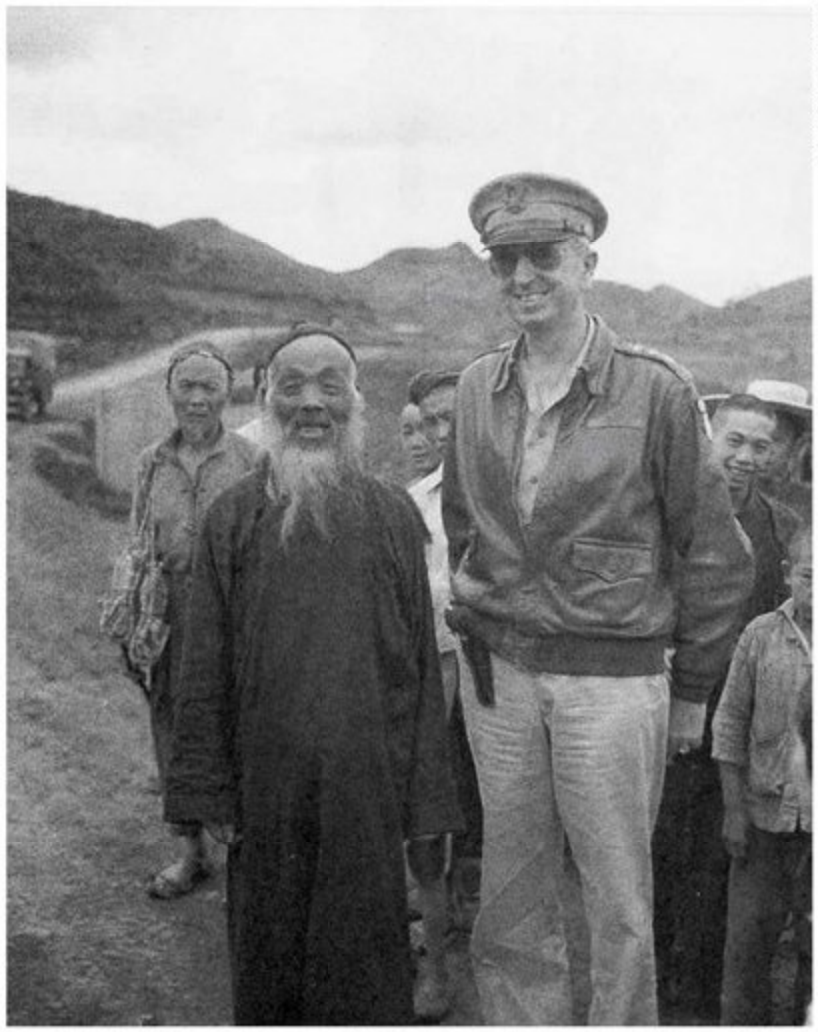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史迪威并非没有考虑过开辟一条从陆上联通中国西南的新交通线的可行性。就在1944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反攻缅北的同时，美军工兵正在修筑一条以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Ledo）为起点、穿越缅北抵达昆明的新公路。但利多公路直到1945年1月才竣工通车，那时“一号作战”已经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了。

如果我们足够严肃地看待发生在史迪威和蒋介



（东方 IC 供图）

2



（文化传播 /FOTOE）

3

1. 1944 年 11 月 17 日，参与缅北反攻的美军第 475 团第 2 营经过一座临时搭建的浮桥。1945 年初，史迪威的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曾经担任过这个团的团长

2. 1942 年 4 月，飞赴缅甸前线视察的蒋介石夫妇在曼德勒附近的眉苗与史迪威合影

3. 1945 年 7 月，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少将在云南乡间与一位当地乡绅合影

石之间的军事路线分歧，特别是谁应当为 1944 年豫湘桂战役的惨败负责的问题，那么必须承认：在依靠航空兵还是步兵来赢得对日战争的问题上，中缅印战区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作为驻华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最高领导人，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在 1942 年曾经向罗斯福总统夸口：只要给他 150 架飞机，他可以在 6 个月之内打败日本。蒋介石支持这个方案，因为在一项以空中力量为主体的战略下，美国人将承担主要责任，中国自己的部队则无需蒙受损失。罗斯福同样喜欢陈纳德的计划，因为在当时美国的战略权重安排中，欧洲排在第一，太平洋第二，中缅印垫底。由于不可能优先将租借物资分配给中国战场，当然是成本越低的方案越受欢迎。因此，在优先保障驻华航空兵的物资需求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默契，代价则是史迪威的陆上反攻计划永远无法获得充足的后勤保障。

尽管在理论上，史迪威才是援华租借物资的最终分配人，但他几乎不可能悖逆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意志。1942 年，他曾经向蒋介石呈递过一份备忘录，指出：航空兵拥有强大的破坏力，对陆上作战会是很好的协助；但不能指望单靠航空兵完成所有工作。没有步兵保护机场，即使远程轰炸机可以威胁到日本本土，日军依然可以通过摧毁机场来化解空中压力。1944 年“一号作战”的动机之一，正是占领美军机场。而只有步兵才能收复领土，决定战局的最终走向。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罗斯福都没有回应他的质疑。1944 年反攻缅北之前，史迪威曾再三希望能得到几个美国步兵师，但最终拨给他的只有区区 3000 人的梅里尔特种突击队。

作为地面部队指挥官，史迪威真正能改变的事情并不多。当他发现自己不可能撼动华盛顿和重庆的上层意志时，就返回了缅甸，继续指挥中国远征军打通陆上交通线。中国内地的变数，已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陈纳德提出的在空中赢得对日战争的计划。这位美国陆航将领和史迪威与国民政府，尤其是其领导人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恰好构成鲜明的反差：直到抗战结束之后许多年，陈纳德与蒋介石夫妇依然维持着很好的私交，而史

迪威和蒋之间却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对陈纳德其人，史迪威有何评价？

伊斯特布鲁克：当史迪威在1942年新官上任之时，他和陈纳德的关系一度相当不错。他喜欢这个老飞行员身上积极进取的进攻精神和勇气，在日记里也对陈纳德评价颇高。但陈纳德对政治过于热衷，一直希望把自己运作成中缅印战区代表美国的一把手，对顶头上司史迪威往往阳奉阴违。借助媒体和私人关系，陈纳德在华盛顿进行了一波自我包装和美化的公关，参与者包括和他相熟的几名美国驻华记者，罗斯福家族的远亲、前《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埃尔索普（Joseph Alsop），以及蒋介石的外交官，目标是取史迪威而代之。

史迪威并不迟钝，他很快察觉了陈纳德的小心思。当上司发现自己的下属一直在暗中拆他的台时，两人的关系显然无法保持融洽。他们就这样闹翻了。另外还有一些小龃龉，比如陈纳德在桂林为第14航空队的美籍官兵开了一家妓院，后来还用运输机将妓女空运到昆明，这让重视风纪的史迪威勃然大怒。“驼峰”航线上存在的走私现象也遭到了史迪威的申斥，这让两个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一个相当微妙的事实是：1944年夏天蒋介石与史迪威彻底决裂后，中国方面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撤换史迪威。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正是陈纳德的亲密顾问、在华盛顿广有人脉的埃尔索普。我相信这一举动是受陈纳德指使的。

毫无疑问，这是明显的以下犯上，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相当糟糕的行为。这样一对上下级，还怎么能共存下去呢？然而最终走人的是史迪威，因为蒋介石支持陈纳德，而罗斯福必须考虑政治因素。所有这些局中人里，无论是罗斯福、蒋介石还是陈纳德都很懂政治，只有史迪威不懂。所以他出局了。

晚景与身后事

三联生活周刊：抱憾离开中国之后，史迪威在“二战”最后的10个月里有着怎样的经历？

伊斯特布鲁克：那是一段相当难熬的日子。1944年10月底史迪威返回华盛顿述职之时，正值美国大选投票在即。罗斯福总统担心史迪威在媒体面前抨击国民政府可能造成选情波动，明确要求他不得与任何人谈论中国问题，先放两个月假。当时他的家人正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暂住，史迪威从华盛顿飞去了达拉斯，却被告知不能离开爱田机场，以免有记者找上门来。他只能借住在机场内陆军航空兵的一间单人宿舍里，门口有两个警卫把守；连我的外祖母去看望他时，也只能在旁边的女兵宿舍过夜。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一位四星上将的！

两个月的沉默期接近结束时，史迪威已经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他找到马歇尔，要求重回一线带兵，哪怕当个师长也好。马歇尔要他干回战前的老本行，在本土负责陆军新部队的编练，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因为那依然不是真正的战场。最后马歇尔同意调他去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在麦克阿瑟上将麾下负责训练未来登陆日本本土的部队。当时麦克阿瑟曾表示，他更希望由史迪威来指挥进攻冲绳岛的第10集团军，而不是当时的司令巴克纳中将。巧合的是，1945年6月，正当史迪威乘坐的飞机抵达夏威夷时，巴克纳中将在冲绳前线战死，于是“酸醋乔”顺势接管了第10集团军，在冲绳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两个月。

那个时候他才刚满62岁，自觉年富力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胃癌，更不知道他的生命在1946年10月就会终结。因此对他的最后一趟也是争议最大的中国之行，外祖父本人并没有留下什么总结性的文字。但在1944年10月被迫离任时，他曾经给自己担任驻华武官时的秘书写过一封信，信中表示：“如果我不相信中国人民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我也不会一直待在这片土地上。”通过1944年的缅北战役，他成功地证明中国士兵可以表现得和其他强国的士兵一样优秀，这已经足以告慰他来华的初衷，并且他也为之深深自豪。

三联生活周刊：涉及对史迪威在华经历的评价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女士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往往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论断。近年来对这部巨著的再认识也发生过若干分歧，例如《剑桥世界军事史》第四卷主编之一、荷兰裔军事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就批评塔奇曼对史迪威过度神化。你是如何看待塔奇曼其人其书的？

伊斯特布鲁克：尽管已经时隔40多年，我依然认为塔奇曼的那本书是目前市面上有关史迪威的著作中最杰出的一本。她既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写作者，下笔之前会做充分的调研，

文笔很生动，不至于使人厌烦。最重要的是，塔奇曼没有预设自己的立场：她那本书里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史料佐证。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史迪威有关的一切信息，她广泛查阅了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的史迪威日记原件，还和我的外祖母、父母以及其他亲属做了面对面的交流，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那些自以为是的揣测和臆断，在她笔下从来没有出现过，又哪里谈得上“神化”呢？

在那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见过塔奇曼本人几次。那是一位既有着犀利才思，风采也很动人的女士。她的头脑就像个灵敏的捕兽夹，不会错过任何事实的蛛丝马迹。而当她本人希望使用这些细节时，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它们从脑海的某个角落里翻出来，仿佛已经整理归档过。真是位了不起的女人！

说到塔奇曼所参考的档案资料，有必要说明一下胡佛档案馆收藏的史迪威日记（The Stilwell Papers）的来由。1946 年外祖父去世后不久，我的外祖母就决定将他一生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可能具有史料价值的文件一并送交胡佛档案馆保存。当时馆方曾经提出：如果家属认为其中有不适合马上向公众公开的内容，馆方可以为其设定 25 年的保密期。外祖母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所有子女达成共识：鉴于史迪威将军本人就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和他有关的文件也不会设任何保密期限，随时都可以供研究者和公众调阅。早在 1948 年，与外祖父素有交谊的著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就整理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近年来，胡佛档案馆又开始将日记原稿加以电子化，使得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全部日记文本里只有两句话被涂黑：它们不涉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只与家庭琐事有关，我们希望可以隐去。

鉴于史迪威将军本人就是一个胸襟坦白的人，和他有关的文件也不会设任何保密期限，随时都可以供研究者和公众调阅。

延续精神遗产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父亲以及史迪威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战争期间有着怎样的经历？

伊斯特布鲁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之役失利后，新 38 师和新 22 师退入印度兰姆伽，改编为驻印军。我的父亲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此时恰好也从本土调往印度，担任驻印军的步兵战术教官。到了 1944 年初，他的实际角色已经变成了外祖父的行政助理，负责在中缅印战区的美籍将领和中国指挥官之间进行协调，对战时中美关系的复杂曲折有很切身的体会。史迪威奉调回国后，我父亲升任美军第 475 步兵团团长，参与了缅北之战的最后阶段，也见证了利多公路在 1945 年初终于建成通车。

同样曾在中缅印战区服役的还有我的舅舅小约瑟夫·史迪威以及姨夫威廉·卡梅隆。小史迪威是战区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卡梅隆则在兰姆伽学会了中文。我母亲史文思、姨妈史文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当时住在加州卡梅尔的海滨老宅里，那栋房子是 1933 年史迪威短期转入预备役时建造的，如今依然归史迪威家族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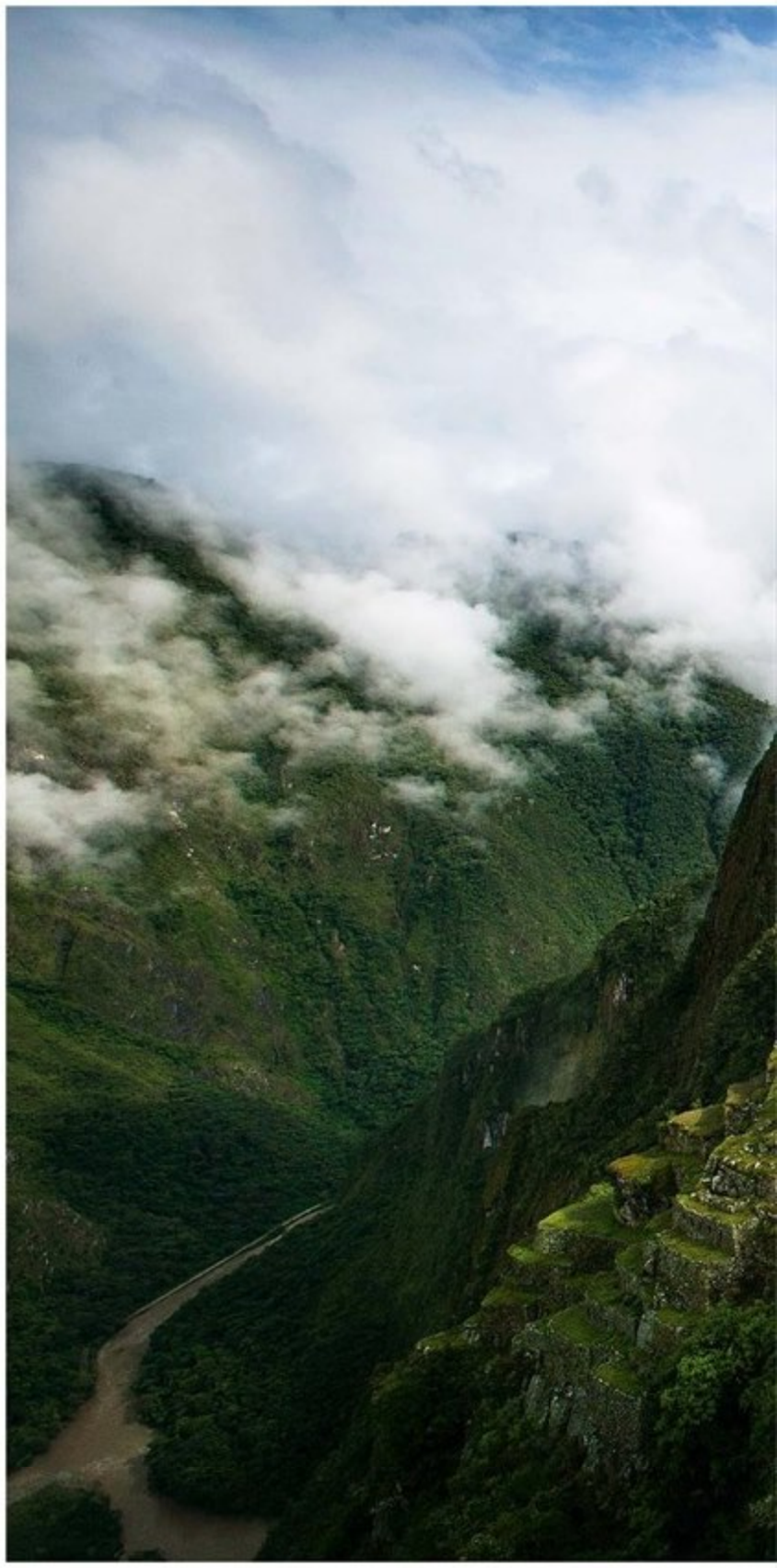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原因使得你的母亲史文思女士决定在 1982 年发起“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奖学金”？

伊斯特布鲁克：中国改革开放后，我母亲曾多次重游故地，寻访外祖父在中国的活动轨迹。80 年代初的一天，她乘坐游船航行在长江上，船上的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正在用中英两种语言介绍安全须知。我母亲走到他跟前，夸奖他英文说得好。聊了几句之后，我母亲讲起了中文。那个小伙子问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学的中文？”我母亲回答，是在童年时代。接着小伙子又问：“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我母亲说：“是 1920 年。”那个年轻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评论道：“1920 年，就是史迪威将军来中国的那一年！”

多么令人惊讶的故事！在中国的一艘游船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不仅听说过史迪威的名字，还知道他来中国的确切时间。我母亲最终告诉了那个年轻人她的身份，并且下决心要创办一个奖学金项目，使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继续前往美国深造，并将史迪威留下的友谊、尊重与钦佩的精神遗产永远传递下去。我们也希望中美两国更多的民间人士能参与到这项事业中，一起来维系这根特殊的情感纽带。

“发现”马丘比丘

文 / 唐克扬



宾汉姆为始作俑者的这种印加神话，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大众对于南美洲文明的通俗印象——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发现”。

时间的疑惑

1909 年开始，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出生在夏威夷的帅小伙希拉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前往南美洲的秘鲁访古，他探索的是古都库斯科西北那片考古学家不大熟悉的地区。

说宾汉姆是个正儿八经的考古学者可能抬举了他，事实上，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宾汉姆只在考古系短暂地当过几年青年教师。即使在他那时代人心目中，他在考古方面有多专业也颇富争议。不过，就算是个业余探险者，他的运气实在也太好了，他这一去就撞上了一个惊人的“未知”世界，赞助他 1911 年第二次远征的《国家地理杂志》自诩，那是“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南美洲还是整个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者属于美洲人自己，在欧洲人阿摩森和司各特远抵南北极的时代，美国终于也有了自己伟大的探险家。

宾汉姆此行“无意中”撞见了马丘比丘（Machu Picchu）。这确实是个不一样的文明遗址。《辛普森一家》里面，小男孩巴特为了报复监视他的父母，便让衔着 GPS 芯片的小鸟一拍翅膀飞去了马丘比丘，好让他们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世界遗产地，好像天然是“想象力之外的东西”。它的“神秘”不是没有原因，首先是不寻常的时间：塔华帝苏尤帝国（Tahuantinsuyo Empire）是印加文明的高潮，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事物都和它有关系，马铃薯、玉米、奎宁、可卡因……但不费什么力气就摧毁了它的欧洲征服者看轻它的成就，因为这个绵延长久的文明居然没有书面文字（对比一下埃及的不同情形）。

在催迫的“发展”面前，缓慢而不易分层的印第安历史就更容易被视而不见了。

看不懂的历史也有好处，就是它可以随意打扮，成就了另一种精彩，是有关一种特殊的空间的，那是 19 世纪下半叶逐渐兴起的“南美热”的物理载体。尤其对某种“高级旅游者”而言，在愈来愈明白的地球上，南美成了庇护想象力的最后家园。因为它不属于地理大发现里已标出的任一个地名，这依然是片“失去的世界”——这是那时候的小说家柯南道尔，也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的作者著名畅销书的题目。在“失去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塞进去，不仅



（视觉中国供图）

在南美洲的秘鲁，宾汉姆“无意中”撞见的马丘比丘，是个不一样的文明遗址

是被夸张的土著人的文明，白垩纪就灭绝了的恐龙也在南美不可思议地复活，今天大热的“侏罗纪公园”的最早“选景点”就是这片土地。

的确，看不懂的马丘比丘像是埋藏在文明社会的阴影里，是个小世界。一个人从现代城市去到那里，一路要预备各种衣服，准备经历极其多样的地理环境：“羡慕美洲自然，戏剧性的反差和壮丽的人应该走这条路……一位旅行者一会以为他在北极，一会又走进热带，咖啡、香蕉、糖厂……”换句话说，马丘比丘不仅是一块土地，它又象征着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吉普林（Rudyard Kipling）吟道：

在那后面躲藏着什么东西，
走吧，去发现它。
去看看群山之外的东西
——群山后面那些失落的东西。
失落了，等着你来发现。
去吧！

今天还有很多人感念这种精彩。为此，很多人

都曾重访了宾汉姆发现马丘比丘走过的旅程，俗名“印加之路”（Inca Trail）。当然，指望再有他类似的收获已经不可能了，但百年前后的“印加之路”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挑夫帮他们挑着担子，探险者只需要忍受中低度的身体折磨，一路享受着期冀未知的兴奋。说实话，若不是没有足够的度假时间，我都很想来一次这种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徒步旅行呢！据说一票难求，需要提前半年预订。你一方面高原反应步履蹒跚生不如死，又能在需要放松的时候，得益于当地非常专业的旅行公司，恰到好处地坐下来，吃一顿由挑夫打理的热饭。当你回过神来，像宾汉姆一样看看快速旅行不可能欣赏的沿途景色，你的心中一定也会像他那样，憧憬着未来会出现的神秘文明的遗迹。

“发现”马丘比丘的路途，因此也是检视印加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为何如此遥远，又为何如此神秘莫测？问题还在于，马丘比丘是否真的是宾汉姆首先“发现”的？

在此之前，外来者或本地的考古学家并非完全漏掉了这个群山之中的城市。早在1880年，查尔斯·魏乐（Charles Wiener）由20 份地图、30封信组成的丰实的旅行记录中，已经谈到四年前他去过这一地区的马丘比丘。更重要的是，1910年，阿尔贝托·吉塞克（Alberto Giesecke）当上了库斯科大学考古项目的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推进着本地学术的进程。1911年，一个庄园的拥有者告诉吉塞克博士，康文西翁（Convencion）山谷中有很多未经清理的遗址，后来我们知道，这其中就已经包括了马丘比丘——这些前辈是否与宾汉姆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而导致后者出发时就已经“知道”了马丘比丘，在他号称第一个“发现”它之前？

研究者尖锐地指出，“1902年7月14号，这才是真正发现马丘比丘的时间”。因为就在这个时间，一个默默无闻的本地人奥古斯丁（Agustín Lizárraga）和他的表亲事实上已去过马丘比丘了，他们同样是一个农业庄园的管理员，一伙人里还有农业工人。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发现更多的可耕地，但就像今天的旅游者一样，为了表明他来过这儿，在三窗之庙（Temple of the Three Windows），奥古斯丁刻下了一行字“Agustín Lizárraga，July 14th 1902”。无独有偶，宾汉姆在他的日志里也写了这么几行字，像是不打自招：“奥古斯丁是马丘比丘真正的发现者，他住在圣米格尔桥（San Miguel Bridge）……”宾汉姆后来讳莫如深的是，就在自己“发现”马丘比丘的旅程中，他曾经向熟识的秘鲁人打听了奥古斯丁这个人，甚至还找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弟见了一面。宾汉姆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承认，在遗址附近居住的印第安农夫已经清理了一部分废墟，他们对于马丘比丘的意义显然已不只是“到此一游”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历史只能从宾汉姆算起。他的第二次秘鲁之行显然是精心策划胸有成竹的，1911年7月，由阿提加（Melchor Arteaga）带领，宾汉姆穿过维卡巴马山谷（Vilcabamba Valley），从圣米盖尔（San Miguel）走到了马丘比丘。手持一把利斧，他得以“第一次”劈开荆棘树丛，“发现”了惊人的遗址，写出很多天真烂漫的故事，和吉普林的诗句遥遥呼应。他说：“在秘鲁，未知的和未经考察的那一部分最吸引我，白雪覆盖的巅峰。它们吸引我去发现下面隐藏的东西……”

宾汉姆后来辩称说，他只是在发现了废墟后才开始意识到前人的记载，以他大大咧咧的性格，这倒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个学者们，不会不提醒他这一点的。倒是宾汉姆为始作俑者的这种印加神话，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大众对于南美洲文明的通俗印象——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发现”。

异文明的错解

其实这座印加人的城市的历史并不算十分悠久。深入而客观的研究显示，只是在印加帝国最后的余晖中，包括乔昆丘拉（Choquequirao）在内的诸王，才建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丘比丘，那大约是15世纪至17世纪，仅仅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它的最后废弃，是迟至欧洲殖民者已经占据美洲的年代，带着对于“野蛮人”的说不出的轻蔑，后者或许已察觉到山谷中这些城市的存在，但是并没有多么在意。更重要的事发生在20世纪，经过宾汉姆以来的多次现代发掘和清理，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已经有了新的层次，初次的观察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准确判断遗址的“年纪”：多年的清理，已经带走了废墟上的荒草和野生动物，代之以平整开阔的草坪和憨态可掬的羊驼，就连散落的石块也不多见了，这对旅游者和他们的照相机而言是个方便；但如此一来，这种有秩序的“干净”就取消了考古现场的原

初状态，使它愈发显得神秘莫测，在如画的群山之间，这曾满载文明意义的宫殿，渐渐变得空空荡荡。

怎么理解这种“满满的空荡”？和同时期的欧洲建筑比较起来，印加人加工石块的技术并不逊色。库斯科古城里密丝合缝的十二边形印加石（Piedra de los 12 Angulos）就是著名的例证。然而，假如把旧大陆的建筑学成就拿来比较，马丘比丘的建筑形式看起来并不比1000多年前庞贝的遗址更加高明，就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以来发展出的恢宏的教堂和府邸了。多少有些枯燥，这些石头遗址大多只剩下四边的墙壁，墙壁两侧顶多是有无“壁龛”的差别，旅游者可能分辨不大出房间的“内”“外”，想象不出他们最早顶着草秸顶的风貌，加上那些之后，印第安人的失落之城看上去就更是一副“原始”的模样。

人们对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往往会产生雷同的印象。好像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外国的人经常分不清外国人其实各自差别很大的长相。阐释异文明也是一个道理：用欧洲人熟悉的那套剧本去演绎印加人的历史，将会有如此之大的误差，以至于马丘比丘的“发现者”会迷惑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这个地方到底是印加人城市的起源还是它垂死前的范本？是古老帝国的“最初之地”还是“终结处”？耶鲁生宾汉姆，他不仅仅是被好奇心驱动的探险者，由于他蓄意“发现”戏剧性的古代文明，他也成了一个凭着印象工作的“考古学家”。由于这种轻率，最近出版的畅销小说常把宾汉姆丑化成一个毫无专业常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投机分子，是“帐篷探险队员”。

人种学的研究显示这座城市的居民只是“暂住”，现在，大多数学者同意，马丘比丘既不是印加人建造的第一座城市，也不像宾汉姆一度猜测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欧洲殖民者的压力才在群山之中建造的。“最终的印加”其实另有其地，它在宾汉姆也曾涉足的“鬼原”（Plain of Ghosts，印第安人称之为Vilcabamba）。它是一个绝好的关于异文明错解的例子，有关不同建筑学角度的“发现”。印加人最后的领导者马可印加（Manco Inca）受到西班牙人的打击从欧雁台（Ollantaytambo）一路溃退到这里。“印加人搜罗起皇族贵胄中仅存的血息，有男有女，撤退到安第斯的原始森林中……流亡者孤独地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想象一个被废黜又断了后的王子是如何这样生活的，直到有一天一个西班牙人将他残杀，他还曾经庇佑过这个被敌人追杀的人……”在宾汉姆认为是“鬼原”的地方，他意识不到这个印加人最后的城市的存在，因为在林莽中大多人类活动的痕迹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有有形的实体最为触目，毕竟，他永远发现不了他认为只是一片“空白”的东西。

这种“空白”也可以拿来和他身后清理出的马丘比丘进行比较。今天的旅游者大多不能进入遗址中心区的那片空场，而只能绕行于它的几个不同“城区”中：太阳神庙、祭祀区、贵族区、平民区等等。参观路线是精心组织的，集中于显见的和具有提示作用的“景点”，比如“监狱区”看上去宛如雄鹰展翅的祭坛石、三窗之庙……诸如此类。但最让他们困惑的可能还是那些“空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从附近的制高点人们或许会想得更远一点，整个城市的规划平面像是一只美洲豹：景点是“图”，“空白”是“底”，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就像形式和它容纳的生活的关系一样——但是印加人没有文字的历史，一切缺乏有形的和确凿的证据，即使是1902年，为寻找农业耕地的本地人来到这儿时，他们对这种遥远的图景也已陌生了。

宾汉姆遭遇印加废墟的时代也是摄影术征服全球的高峰，就在1912年再次组织南美探险的前夕，他富有远见地要求，随行的所有人都要做详细的摄影数据记录。与此同时，宾汉姆还狮子大开口，向伊斯曼·柯达公司索要3500张底片在内的耗材，至少3架和他手里4A相机一样好的机器，加上10副木制三脚架、五套野外冲洗设备，特别的，他还提出一套当时非常先进的4号全景相机……这些设备充实了他庞大探险队的行囊。讽刺的是宾汉姆本人的摄影水平却很一般——但是不要紧，这里有精于此道的《国家地理杂志》，他们不仅慷慨地资助宾汉姆重返马丘比丘，还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摄影建议，比如杂志当时的负责人吉尔伯特·格罗斯文纳（Gilbert B. Grosvenor）就提议，宾汉姆的人应该对他们的照片做精确的色标标记，以便回来准确着色。探险队员们照做了，于是很早就有了彩色的马丘比丘。

不管是否是宾汉姆发现了马丘比丘，它的确预示着一种消费主义的、“探险图片”式的好奇心的兴起。大多人甚至不需再走“印加之路”。在今天，平均一日1000多、一年多达50万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到达数百年前的桃源世界，满腹不解却又兴高采烈地回去，带着他们在废墟前各自欢呼的相片——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发现”古老的印加人的城市。

智能化生活第一战：智能音箱的厮杀

记者 王梓辉

被科幻电影渲染了几十年的智能化生活离普通人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初见其端倪了。作为目前最成熟的智能家居设备，智能音箱这个领域在今年迎来了全面爆发，多家互联网科技领域的大小公司冲进了这个战场。而阿里出品的“天猫精灵”在“双11”中达到100万销量更是让智能音箱在这一年的发展达到了高潮。“未来5～10年内，AI将大幅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预言。而今天的我们或许就站在这个改变的起点。



喜马拉雅FM硬件事业部总经理李海波

“小雅小雅，明天天气怎么样？”

“北京市明天气温是零上2～8摄氏度，晴，西北风3到4级。”

“提醒我明天早上8点起床。”

“好的，已为您设置好了明天上午8点的闹钟。”

晚上睡觉前，一个人在北京租房住的单身男青年罗伟完成了他从7月份开始每个晚上都要进行的一段对话，而对话另一端的“小雅”不是他的女朋友或室友，是一台音箱，而且是一台“会说话”的音箱。

尽管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业界目前普遍将这类具有和人类进行语音交互能力的音箱统称为“智能音箱”。拉开这种产品序幕的是美国亚马逊公司在2015年下半年正式推出的智能音箱Echo，根据CIRP、RBC Capital Market的数据，包括Echo、EchoDot和Tap在内的亚马逊智能音箱，目前已累计销售接近千万台，销售额达到8亿至10亿美元。Echo则占据了这个市场超过70%的市场份额，成功地让这种通过语音方式和人类用户交互的新型音箱进入北美主流市场，并为其他有相似想法的公司立下了一个标杆。

“过去几年亚马逊公司的Echo已经初步成为整体智能家居的一个入口和接触点。”市场研究机构IDC中国研究经理金迪告诉本刊，“在中国，大家都试图在整体市场上找到新的硬件机会，通过这种新型的硬件入口扩大他们本身的生态服务能力。”而现阶段，以Echo为代表的智能音箱就是最成熟的选择。

5月的时候，曾有智能家居行业从业者对媒



智能音箱“小雅”

体透露：“现在已经没有哪家巨头不在做智能音箱了，估计就在2017年，国内起码会有七八个中国版Echo面世。”而这段话在年底得到了证实。从今年年中苹果公司在WWDC大会上推出自己的智能音箱HomePod开始，国内大大小小的厂商都陆陆续续或开始或完成了自己智能音箱的开发工作，国内市场上的智能音箱产品从寥寥无几进入到了“百箱大战”的阶段。

6月20日，喜马拉雅FM发布了智能音箱“小雅”；7月5日，阿里旗下第一款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音箱“天猫精灵X1”发布；7月26日，小米发布了名叫“小爱同学”的人工智能音箱；8月24日，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出门问问发布了智能音箱产品“问问音箱Tichome”；最新的则是百度——他们在11月16日发布了智能音箱“百度raven H”。

事实上，你可以把男青年罗伟口中的“小雅小雅”替换成“天猫精灵”“小爱同学”“叮咚叮咚”等不同的称谓，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各个产品自己的“唤醒词”，喊出这些设置好的词，你就能和你的智能音箱展开对话。这些看上去颇为人性化的昵称正随着智能化家居的普及开始进入千千万万个中国的普通家庭。

从无人问津到“百箱大战”

“天猫精灵出货达到100万！”

距离今年“双11”不到三周的时候，阿里率先把标价499元的天猫精灵X1砍掉400元——通过提前预订、优惠券等方式，面向淘宝“超级会员”推出了99元的价格；很快，京东旗下原价399元的“叮咚音箱TOP”也向京东Plus用户开出了49元的优惠价格。

产品上市还没满半年，一场贴身肉搏式的价格战就上演了。而在此之前，国内只有由京东和科大讯飞在2015年年初联合成立的灵隆科技公司算是这个行业内真正有实力的参与者。他们在2015年8月就推出了国内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音箱“叮咚A1”。但叮咚音箱在当时并没有带来如Echo一样的市场效应，他们自己也直言在前两年“卖得不太好”。

当时，普通用户很难感知到“智能音箱”为何物，除了小部分的“极客”用户之外，智能音箱还离大众很远。“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用户第一次用，我们给他演示以后，他甚至都有点不敢说。即使在唤醒它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因为他没有用过语音产品。”灵隆科技首席科学家汤跃忠对本刊说道。

“我们希望这款产品能从实验室真正地走出来。”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浅雪对本刊说道。在她看来，智能音箱这类产品虽然在圈内已经提了很久，但用户量其实不多，“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产品从实验室带出去，进入真正的产品化”。

多达400元的优惠措施带来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反正99块钱买个音箱回家也不算亏。”在“双11”期间抢到了这款音箱的一位买家对本刊说道。而最终的结果也很惊人——100万，这个数字超过之前中国市场上所有智能音箱产品销量的总和。“这次营销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起初是觉得50万差不多了。”浅雪说。而100万的销量让她觉得这代表着他们“拿到了一张船票”。

很快，他们在行业内的“老大哥”灵隆科技也来应战，将自己原价399元的叮咚音箱TOP向京东Plus用户开出了49元的优惠价格。“双11”战火突起。

“我们是有多条产品线的，我可以拿一条产品线上单一产品陪你玩，这个没有问题。”汤跃忠对本刊表示，他认为用一款去吸引眼球，去做爆款的策略是可以有的。而有上游服务商此前曾透露叮咚音箱这次给出的49元价格，连麦克风阵列的成本都覆盖不了，是在用“血亏”的方式做活动。

但这样的策略却引起了业内其他还只有一款主力产品的同行们的不满。

“坦白讲，我觉得这对行业是不太健康的做法。”小米生态链副总裁及小米智能音箱负责人唐沐对本刊说道。据他透露，天猫精灵X1的成本可能接近400元，99元的定价意味着阿里要在这场大型促销中补贴300万元。在他看来，这种促销有可能让用户对智能音箱的价值感产生断崖式下降，“大家有可能会觉得他的音箱就值99元”。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天猫精灵事实上本来不想打价格战，“但现在阿里的这轮血亏式促销，直接刺激就来源于‘小爱同学’的定价策略”。延续了自己以往的风格，“小爱同学”这款智能音箱仅299元的价格在发布之初也被称为“价格屠夫”，要知道此前发布的主流产品价格均在500元以上。喜马拉雅FM硬件事业部总经理李海波此前曾对媒体透露：“深圳市南山区一公里内就有112家智能音箱方案提供商。”而小米发布新产品“小爱同学”智能音箱后，

80% 以上的方案商都被迫转型了。唐沐对本刊表示，他们的“小爱同学”这款智能音箱在成本上就达到了 295 元，所以 299 元的定价基本是“贴着成本在卖”。但他认为这其实是这个产品的正常状态。“我没有补贴，我们也没有亏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卖，我们做出来的就是符合小米价值观的一个产品。”

在这个市场还离普通用户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价格上的厮杀就刀刀见红。除了有京东和科大讯飞做靠山并拥有多款产品线的叮咚音箱之外，小厂商们无力加入战局。创业公司出门问问的 CEO 李志飞此前就对媒体评价道：在人多钱多且狼性的互联网巨头面前，所有的理性分析预测、传统消费电子的渠道品牌，以及创业科技公司的长线积累都显得苍白无力。相比“天猫精灵 X1”100 万的销量，他们今年的目标只是 10 万而已。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他觉得他们这样的小公司能做的只有“在一边修炼内功，把产品体验打磨好”。

但“100 万”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开始。IDC 中国研究经理金迪对本刊表示，对比在美国 3 亿人口下出货量超过千万的 Echo，天猫精灵的 100 万销量仍然规模很小，在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率和渗透率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套了一个音箱外壳的机器助手

“测试结束，准备断电后自检……”

“我看你先查一下天气和航空管制，开始监听地面控制信息。”

“先生，在实际飞行之前，还有百万兆字节的大量计算需要运行……”

“J.A.R.V.I.S.，有时你总得先做后说。”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钢铁侠》系列电影中，其创作者为主人公托尼·斯塔克设计了一个智能管家“Jarvis”，它几乎无所不能，是钢铁侠的好帮手。电影是虚构的想象，但在现实中，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一幕了。去年圣诞节期间，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公布了一段视频，为了致敬电影中的 Jarvis，他在现实生活中开发了一款同名的人工智能程序，这个人工智能管家不仅会开灯，还会向扎克伯格扔 T 恤，帮他烤面包，甚至还能“哄娃”。

事实上，从陪在堂·吉诃德身边的桑丘到钢铁侠身边的 Jarvis，对这类在你需要时能帮你做事、在你无聊时能和你聊天、在你无助时能给你抚慰的身边助手的渴望一直是很多人的心愿。而现在，智能音箱就是最接近这一理想的现实投射。

“如果有一天这个东西长了眼睛，我相信大家是能接受的。”在唐沐的设想中，机器人的形态也许就是智能音箱这类产品发展的最终方向，毕竟大家已经被科幻片教育了这么多年，只不过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音箱是一个最合适的产品落地形态。

“其实这种百箱大战所反映出的是智能助理设备终端这个新的产品的火热，而音箱只是目前从外形也好、从产品定位也好，比较合适去做的一个产品外形的方向。”说这句话的人是龙梦竹，她是智能语音技术提供商思必驰公司的 CMO，这家公司为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智能音箱产品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音箱”只是一个外壳而已，这类产品的本质其实是“智能助理设备”，“你把它中间挖空它就可以是‘智能花瓶’”。

但现阶段，它离“智能助手”还太远。唐沐表示他们在发布这款音箱的时候就刻意避免说这是一个像电影里面的人工智能助手那样的东西，“因为真的还没达到”。浅雪也对本刊表示，他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管理用户预期，因为用户非常容易会把能交流的东西当作是无所不能的”。有内容提供商此前曾透露，即使是因为背靠科大讯飞语音识别准确率最好的叮咚音箱，目前点播准确率也只有 40% ～ 50%。已经习惯在睡前向小雅音箱派发任务的罗伟也对我们表示“和音箱的对话超不过 10 个回合”。毋庸置疑，智能语音交互还有很长的技术路要走。

一个共识是，Echo 的兴起，其实跟大家最开始对 Echo 的低预期有关。亚马逊最初并没有大推 Echo，所以早期用户对 Echo 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及智能程度期待不高，加上价钱也不贵，结果用了后反而有惊喜。而坦白来说，国内目前所有的智能音箱产品离“智能助手”这个方向还有距离，因此他们现在纷纷开始在数据上“动心思”。

浅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用户目前每天至少会唤醒天猫精灵 60 次，而喜马拉雅的李海波更表示他们自己的“小雅音箱”每天都会被唤醒 140 多次。

“现在外面的虚数太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表示。而灵隆科技 CEO 魏强在年中接受“36 氪”采访时透露的活跃度数据也许更有参考价值：目前叮咚语音交互的日活为 25%，周活

为 40%，月活为 70%。

相对没那么高的活跃度与它现有的能力有关。现阶段，它能做的大部分还是那些相对简单的事。根据喜马拉雅透露的数据，收听音乐等音频内容是用户现在用智能音箱做得最多的事，排在后面的就是像天气预报、日常提醒等基础服务。其他各家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真正想要实现电影中的场景，甚至是像《她》(*Her*)中与虚拟人工智能助手谈恋爱，现有的技术能力还远未成熟。

“我们不认为现有的智能音箱是最终的答案，还要看它未来迭代的情况。”金迪说道。在她看来，智能音箱有可能只是一个“过客性”的产品。而市场分析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分析师戴维·威肯斯（David Watkins）则对本刊表示：“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助理和语音交互都是下一个主要的技术战场，而智能音箱就是目前的最佳方案。”

不管如何博弈，这都是未来智能生活的开启

现阶段来看，除了语音识别与自然语言理解等基础技术的发展需要研究人员在实验室中不断努力之外，目前阻碍它发展的还有内容生态的掣肘。作为国内音频内容最大的平台，喜马拉雅在前不久切断了与小米和天猫的合作，原因只能是因为利益。“第一大分歧就是价格。”李海波对本刊表示，喜马拉雅“开放平台”是叮咚、小米和天猫这样的智能音响重要的内容来源，但由于是免费接入，只能使用喜马拉雅开放平台少量内容。举个例子，这意味着郭德纲在喜马拉雅平台授权的数千条音频内容只有少数几条能授权播放，并且不具备最重要的“断点续播”功能，也无法播放已经在喜马拉雅 APP 上购买的付费节目，而这些能力他们都开放给了自己的小雅智能音响。因此而形成的同类型产品之间的竞争，也让硬件厂商与内容提供商之间的博弈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从更长远来看，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会是一个拥有广阔前景的市场，智能家居控制则是它背后想象空间的来源。

“随着产品能力的不断增强，新的使用场景的出现，以及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个领域，我们预计未来几年这个市场将继续强劲增长。”戴维·威肯斯对本刊分析道。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家庭中连接的智能设备越来越多，这些设备将受控于一个智能中心设备，而这就是智能音箱的机会。事实上，Echo 最初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通过其 Alexa 平台控制家庭环境内的其他智能产品，比如消费者可以发出指令，命令 Alexa 为自己开灯或关灯。在冬天起床的时候，这会令人感到慰藉。

已经在智能家居行业耕耘几年的小米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小爱”音箱是对其智能家居战略的“一个收割”，此前他们已经推出了 7000 万件可联网的智能硬件设备，而用户现在可以通过智能音箱用语音操控它，在他们看来这会比用手机 APP 操控它方便很多。在他们看来，以后在家中，你能用语音去操控家中的任何一件家居物品，甚至包括马桶。

这种趋势还体现在传统厂商们的转变上。

以国内目前最重要的家电厂商美的为例。在去年的中国家用电器及消费电子博览会前夕，美的在上海召开发布会，发布了 22 款美的 M-Smart 智能家电新品，具体涉及的品类有：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烤箱、油烟机、智能灶、洗碗机、健康秤、空调、风扇、抽湿机、沐浴系统。而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智能音箱厂商都表示他们和美的有合作。与此相似的还有海尔。

“现在已经有很多厂家主动找来，希望能够被小爱音箱控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多了一个遥控器，但是让用户使用它的硬件会更方便，何乐而不为？”

对于传统音箱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传统音箱大厂 JBL 和索尼均已经和灵隆科技有了合作，推出了几款新型的智能音箱。“索尼总部经常派人直接过来谈，会定期开技术会议，他们非常重视。”汤跃忠说道。

也许只有作为内容平台的喜马拉雅有不同的意见。在他们看来，整个中国的智能家电现在连千分之一都占不到，但收听这个市场从来都是存在的。“我们认为短期五年之内，中国的物联网市场并没有那么大，家用电器能够被智能音箱或者说类似的其他设备唤醒在现在还是个伪需求。”所以他们明确表示自己的定位“绝对不是助手”，而是更好地传达内容。

而更长远来看，作为一个技术门槛较高的行业，巨头在这个市场会更有胜算。“几乎有头有脸的（公司）都在做。”这是业内人士透露的信息。戴维·威肯斯也认为迄今为止，智能音箱市场一直由主要的科技公司主宰，因为“他们将音箱视为控制智能联网家庭中与用户互动的手段”。而控制了和用户的互动，也就控制了未来。

“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上潜水”

——专访 PADI 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德鲁·理查德森

文 / 程磊

11 月 15 日，作为全球分布最广、持证人数最多的潜水训练机构，PADI（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宣布成立大中华区。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 2500 万人在 PADI 完成潜水课程并获得执照，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宣称，潜水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国以潜水人数连续 5 年 50% 的增长，成为 PADI 当前最关注的市场。潜水这件事，连接着怎样的可能性？我们专访了 PADI 全球总裁、首席执行官德鲁·理查德森（Drew Richardson）先生。

问：中国市场在 PADI 的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

理查德森：在潜水培训市场，PADI 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潜水训练机构。创建 51 年来，我们在全球拥有超过 6400 家潜水中心和潜水度假村，由近 14 万名专业教练来对学员进行潜水培训并颁发相应等级的潜水技能证书。现在 PADI 每年发出的潜水执照中超过 10% 在中国。对比全球市场的增长，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区域，最近 5 年中国持证潜水员的增长超过 50%，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潜水人口将超过 4000 万。我们需要为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匹配更多服务，所以我们来了。我们希望能将中国潜水的基础设施做得更好一些，同时也帮助不懂中文的海外潜店，去做好对中国市场的服务。

问：今年上半年 PADI 完成转手，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被中资收购这样的传言？

理查德森：在此之前，PADI 的实际控制人是美国著名投资机构普罗维登斯股本合伙人公司。现在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由家族基金和捐赠基金组成的财团 Mandarin。Mandarin 直译为“普通话”，可能是这个名字让人产生联想。

问：从你们掌握的数据来看，什么样的人在潜水？

理查德森：自 1966 年 PADI 成立以来，我们在全球共发放了超过 2500 万张 PADI 潜水证书，从男女比例来看，男性占了 65%，现在希望女性也能更多地参与进来；年龄方面，男性的平均年龄是 28 岁，女性是 27 岁。如果以这个年龄段来观察中国，中国的女性占比很高，占 55%。全球的潜水员画像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性格开朗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水平较高，注重精神生活和生活质量，喜欢冒险、刺激一点的运动。

问：中国目前没有像样的潜水旅行目的地，要发展这个产业，需要做哪些工作？

理查德森：地方政府需要意识到，作为旅游产业的一部分，潜水本身对经济的带动虽然有限，但却是一个可以启发更多人参与到海洋环保中来，同时兼顾经济利益的一项运动。除了在海岸区域挖掘美丽的潜点，基础设施的搭建也可以更大胆一些。迪拜可以在城里造一个人工滑雪场，在中国建造人工潜水地当然也是可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洋馆里开展潜水体验很常见。在欧洲，出现了人工建造的潜水深池；在台湾地区的台中，也有一个 21 米深的池子专门提供潜水体验服务；墨西哥的坎昆，有一座建在海底沙地上的雕塑博物馆，吸引了大量潜水爱好者。巨大的人工珊瑚湖、人工潟湖，都在陆续问世，一切皆有可能。

问：很多人觉得潜水是一项危险系数很高的运动，实际接触下来，其实比想象中要安全，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对潜水留下了危险的印象？

理查德森：一个密闭的空间，相对陌生，水下还有一些貌似令人望而生畏的生物，想象起来，似乎令人畏惧。当然，这也是人们好奇之所在。其实，潜水发生事故的比例是很低的，远排在常见的足球、篮球等运动之后。而 PADI 存在的价值，正是将有可能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我们将所有的风险，分解到教学的每一个细项，休闲潜水就是在已经对水下情况足够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过去 50 年我们已经证明，只要遵循培训条款，风险是完全可控的。

问：你个人的潜水是怎样的履历，有哪些毕生难忘的经历？

理查德森：我十几岁就开始潜水，后来成为潜水教练，再后来加入 PADI，把工作和兴趣结合起来，这是非常美妙的经历。我潜遍全世界，看过很多风

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南极，这是一片陆地上几乎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的区域，只有冰山。但水底下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非常完整、丰富的生物链，有和印尼四王岛一样漂亮的软珊瑚，你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奇妙。如果要说毕生难忘，现在全球热播的 BBC 纪录片《蓝色星球 2》，他的重要推动者大卫·爱登堡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最难以忘怀的，是他第一次水肺潜水的那三分钟。我想，那三分钟，可能也是每一个热爱潜水的人毕生难忘的。

问：有人喜欢水摄，有人喜欢看动物，也有人追求深度。在海底世界，你为之兴奋的是什么？

理查德森：我喜欢海底那个三维世界带给我的沉静与自由，每一次下潜都会有新的发现，可能是庞大的鲸鲨，也可能是隐藏在珊瑚里的丁点小的豆丁海马。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感受新鲜，让我每一次都有期待。你可以很休闲，像泡在热带的巨大鱼缸里；也可以很刺激，去挑战一些东西，去某个海底洞穴探险。每一种潜水，都有吸引人的地方。

问：很多潜水员都认为潜水这件事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你呢？

理查德森：人类大部分认知，建立在只占地球面积 30% 的陆地之上，当你接触到更加辽阔的世界你会怎样？潜水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希望。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地球上是 15 亿人口，我出生的时候地球人口是 20 亿，现在这个星球已经住了 75 亿人。人口带来的环境压力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大家都去潜水，能够深入接触孕育地球的海洋，就一定会理解海洋是地球的源泉，会和身处的世界有了情感上的联系，相信我，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继而会改变一个人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潜水，这也是我珍视这份事业的动力。

问：如果希望让人们接受这项运动，你会如何向他人推荐？

理查德森：这是震撼人心的运动，人类花了几千年时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却只生活在地球 30% 的面积上，如果有好的、安全的工具，你又有足够的好奇心，为何不去探索那生机勃勃的 70% 的世界呢？潜水并不是极限运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认识世界、审视自己的生活态度。潜水和旅行是美妙的组合，探索未知而奇妙的世界，结交志趣、性格相投的“地球”好友，在旅途和每一次下潜中，学会与这个世界相处，遇到让自己内心变得更美的人。



PADI（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的全球总裁德鲁·理查德森（左）与新设立的大中华区总裁楼彦

问：气候变化，海洋变暖，海洋环境朝着坏的方向发展，你认为潜水这项运动的未来发展会怎样？

理查德森：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才是开始保护环境的最佳时机，我的回答是：当下，在这个想法出现的第一时间就付诸行动。我在 PADI 工作了 30 年，全球海洋环境确实遭受着极大的压力。更可怕的事情是，针对现状，我们没有行动起来。在 PADI 成立 50 周年的时候，我们倡导把更多的责任放在对海洋的保护上，我们不断指引潜水员，鼓励他们探索水下世界，培养他们保护海洋生态的意识。潜水群体将会是这个世界解决海洋问题的驱动者，他们会分享自己对那片深蓝的爱，他们的使命与对环保的热情，会让他们成为解决海洋星球威胁的最好人选。



（林客摄 / 视觉中国供图）

《窝头会馆》为何成为现象级大戏？

记者 / 驳静

齐集五大台柱的《窝头会馆》在北京人艺上演这段时间，遭遇空前追捧，抢票态势比上半年《茶馆》更激烈。该剧此番热度因何而起，往后是否还可抵达更高的高峰，乃至它能否脱胎“献礼剧”成为真正常演不衰的经典？

《窝头会馆》的故事发生在 1948 年。北京南城一处小四合院里住着几户小市民。何冰扮演的“苑大头”苑国钟是房东，为得痨病的儿子操碎了心；濮存昕扮演前清举人古月宗，他是前房东，但赖在这“窝头会馆”，白住了 20 多年；另有两位女房客，宋丹丹扮演的厨子的媳妇儿和徐帆扮演的前清格格，二人从头掐架到尾不消停；此外，杨立新扮演保长肖启山，他算是街坊，但常到会馆生事儿。小市民们刻薄、自私、贫嘴不停，用北京方言将建国前夕的老北京和市井浓缩在这一小方院子里。

2009 年 9 月《窝头会馆》第一次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时，正值建国 60 周年，当时就十分受欢迎，首轮演出 36 场，票房 1020 万元，打破了人艺自己的纪录。然而，还是比不上今年抢票的场面——开票前一天下午就有观众排在了售票窗口前，截至剧院大门关闭的晚上 11 时，排队已有 80 余人。凌晨陆续又有观众加入队伍，等第二天早上 8 时半开票，队伍已长到拐弯进了首都剧场旁的小鸽鸽胡同，



（实习生摄/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窝头会馆》剧照，因为扮相特别，很多观众都看不出来这是濮存昕

右图：宋丹丹扮演的房客和何冰扮演的房东苑大头正在“掐架”。这部戏以台词密、长为一大特点。此次时隔三年再演，记住大段台词算是明星演员们面临的难点之一

队首和队尾互望不到头。原网络购票和电话订票途径最终也因现场排队人数过多而取消。这些细节本身就成了媒体热烈报道对象。

一部看似情节和人物都老派的剧，也不是第一次演，这样的热度到底从何而来？

《窝头会馆》是部什么戏

2009年是张和平到北京人艺当院长的第三年，他跟本刊记者回忆，实际上他从2007年接到任命那几天开始，就动了念头，要在人艺做一部新剧。“1961年，我考入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系，梦想就是去北京人艺，直到46年后，我真能到北京人艺工作，没有泯灭的梦想成了真。”所以他在2007年国庆节期间接到通知后，就约了作家、编剧刘恒。这部剧也成了刘恒的话剧处女作。

在那之前，刘恒最为人所知的是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又凭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拿到第45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当然，张和平对刘恒的了解远多于上述作品。他在北京市文化局工作过多年，而同一时期，刘恒正好在《北京文学》，二人的单位在同一栋楼。张和平在紫禁城影业公司当总经理时，已经请刘恒写过《云水谣》等电影剧本；2008年北京奥运会，王安忆和刘恒是张和平为开闭幕式请来的文学顾问。

所以即便刘恒此前并没有写过话剧，张和平认为，他们二人互相之间有足够的认知和了解，确立了合作的重要前提。“可以说《窝头会馆》的启动甚至早于我去人艺，2007年刚有为人艺创作剧本这一想法时，还比较宽泛。但我对国家重大时间节点都比较在意，眼看着建国60周年来临，我们才逐渐把创作方向往‘建国’这个命题上靠。”张和平说。

刘恒告诉本刊，“为人艺写剧，当然要展示人艺风格，其他限定条件也挺多，这是基本条件”。确立了这些目标后，接下来的事轮到作家操心。刘恒第一反应是“写什么呢”。查资料、逛图书馆、蹲档案馆，然后，他盯住上了这“会馆”。他久居南城，在大杂院生活多年，个人生活体验里原本就有“老北京的杂陈，底层人的算盘，市井里的幽默和粗鄙”。

及至终于开始动笔，已经是2008年春天。刘

恒把自己扔到怀柔一处院儿里，“那一个多月几乎无雨，阳光很好。又靠山，写累了出去遛遛。为了减肥，也为了保持思维连贯，我不吃午饭，多年如此，写《窝头会馆》也一样”。

刘恒说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写作，挺顺利，“一气呵成，边写边大声读，过瘾”，后来到剧本朗读前，一字未改，只在排练中小改几处，主要也是做减法。

到了剧本朗读会，张和平记得刘恒“激动得哭了”，那是读到了主人公死。刘恒说他悲从中来，“写到这儿时也落泪了，后来不少观众看到这儿也哭了，这就对了”。更激动的是张和平，为了建组，他跑到唐山给徐帆送剧本，当时她正在拍《唐山大地震》。宋丹丹当时人在上海，张和平又飞到上海送剧本。宋丹丹在他们一同回北京的飞机上读了，“读完激动得一塌糊涂”。后来宋丹丹见谁都夸剧本好，她后来在舞台上对表演层次和节奏的把握也让刘恒有“知音之感”。

逐个说服演员后，接下来就交给“大导”林兆华。不像以往京味儿剧目的慢吞悠闲，林兆华为《窝头会馆》寻找到的是“呼噜呼噜吃面条儿的快节奏”。整部剧台词量大、语速快，刘恒说自己“写台词上了瘾，有时候单一角色单一台词量过于膨胀，给表演出了不少难题”。舞台千头万绪，到处是障碍，“好在大导在节奏上做了处理，他对舞台全局的掌控令人钦佩”。

“五星级”阵容

除了名编、大导和五个明星演员，其他人也是铆足了劲。为《窝头会馆》担任灯光设计如今也是戏剧导演的易立明告诉本刊，“舞台设计和灯光这两份行当，这么多年下来，无论什么戏，我都自己一个人做，毕竟这样更有艺术连续性。但《窝头会馆》，我还是退了一步，想踏踏实实做灯光，舞美由同事曾力承担”。

事实证明，这部举剧院之力的戏没有辜负谁，首轮演出上座率达 95%，比人艺彼时平均上座高了近 40%，1020 万元票房更是破了纪录。

两个月不到，《窝头会馆》进行了第二轮 27 场的演出，阵容仍然集齐五位明星演员。紧接着 2010 年 6 月，又演出 9 场。换句话说，不到一年时间里，《窝头会馆》进行三轮演出共计 72 场。此后直到 2014 年，虽然每年仍然上演，演出场次却逐年减少到大约 6 场。

今年《窝头会馆》为何重新如此火爆？原因除了上一轮演出距今已有 3 年，而且本轮仅 6 场而“奇货可居”外，张和平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是它的全明星阵容，除了演员，导演、编剧、舞美和灯光全是最好的，它在首演时就被称为‘五星级’。这得感谢人艺传统，平常一部话剧，能有一个腕儿就不错了，而这戏不只有五个，每一个还都有‘一棵菜’精神，一走进剧院，都是戏比天大。另一个原因，当年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还不太成熟，八九年后他们也成了腕儿了，当年的青年演员，成了台柱子了。这就是满台都是，一开始飙戏，节奏、默契各方面都趋于臻熟，这些都成就了它现在的盛况。”

但这种盛况可复制吗？张和平觉得这会“越来越难”，因为“再往后要集齐五大明星，恐怕不易，再加上如今选择那么多”。

当年的青年演员何冰，今年经过电视剧《白鹿原》里的鹿子霖等角色，更火了，一些观众冲他去。观众当中不乏冲着五位明星去排队的。事实是，2009 年至今，五位明星演员也鲜少缺席。张和平认为，明星演员当然促进了它成为今天这样现象级的一部话剧。“客观地讲，如果没有这些明星演员的号召力，这戏不会这么火。这部戏里，有点戏和角色合一的意境了，换别的演员，味道就不对了，到了这个份儿上，大家都不愿意戏往下掉。”《窝头会馆》曾经也有过若干 B 角，后来逐渐就看不到了。

追星还是追戏

因为今年抢票情况前所未有的激烈，人们由此互相探询两个疑惑，一个向戏剧人提出：为了票房，戏剧是否要用更多明星？另一个则面向观众：他们是追星，还是追戏？

第一个疑惑在易立明看来并不成立。“戏剧作品启用明星，首先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都这样。从戏剧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只有‘演员’的概念，明星只是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到了舞台上，看的仍是他的舞台表现力，从商业角度，明星加盟或许能引起更多关注，但如果舞台表演不那么好，票房恐怕也不会对此有太积极的回应。而《窝头会馆》

恰是因为剧中的五位主演正好也是明星，换句话说，其实他们已经是‘艺术家’范畴。这跟一般明星还不太一样。”

“凡热捧都让我感到幸福，”追星抑或追戏，刘恒觉得这无法割裂开来看，“好演员是有光辉的，那是艺术散发的神性。所谓追星，追光而已。作家是殉道者，我们追寻的永远是艺术神圣的光芒。”

这种艺术光芒最后的结果是征服观众。易立明觉得观察购票环节的激烈程度，不如观察观众看完戏后的反应。“如果观众原先是冲着明星去的，出来后没说，啊呀我受骗上当了，如果是冲着戏去，肯定不会失望。最佳状态就是，兴高采烈地进去，欢天喜地地出来。”

实际上，张和平、刘恒和易立明都感慨今年观众对《窝头会馆》之热切，也都到现场再次感受。易立明坐在一层最后面，他观察到，年轻人很多。刘恒则感慨“观众似乎越来越年轻，主要是自己老了，看谁都年轻。天冷且天晚，岁数大的人出不来”。刘恒回忆 2009 年首演时，自己很兴奋，一连看了 5 场。今年，兴奋又多了一层，“放了 3 年还能火，放 8 年呢？ 20 年呢？有奢望了”。

他说的“奢望”，是指作为经典剧目流传下去的可能性。一种观点是，从今年购票的激烈程度来看，《窝头会馆》正在逐渐成为观众认可的经典剧目。首轮演出时，人们曾将《窝头会馆》对标茶馆，认为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出翻版，它身上有老舍原著、焦菊隐导演的《茶馆》的影子。

张和平并不记得当年有太多这种声音，起码不认为这是主流声音。易立明认为“如果说火爆程度，是当年茶馆翻版”，但他从戏剧角度分析，“戏剧结构和舞台呈现，都不是《茶馆》那个时代了。从舞台技术、演员整体表现，《窝头会馆》其实还是在往现代戏剧上着落”。所以刘恒特别盼望这两个剧能前后脚演，让观众挨着看，让观众自己品。

这部戏在制造了现象之外，会成为经得起时间的经典作品吗？

易立明觉得，目前毕竟演出场次仍有限。“有些戏演了 1000 场，票房两个亿，你说它不好也没道理，至少说明它跟观众有共鸣。可惜《窝头会馆》目前演过的场次还不够多，还不能说它对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年是火爆，但这 6 场的票房对北京市今年的演出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吗？不能这么瞎说。它的影响是，在话剧表现非常多样化的情况下，它严谨、技巧高超地表现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市今年话剧市场影响大的，就要数《窝头会馆》。”

《读书》2017 年第十二期目录

赵益民　“二手空间”：否思《基多宣言》
陈　言　在思想连锁中发现“北京”
魏　斌　思想的圆丘
王　炎　特朗普很保守吗？
陈　伟　把种族隔离逆转为“平权法规”
岳秀坤　如何讲述八百年前的犹太商人

短长书
怀念英千里老师（郑培凯）· 凡 · 高的鞋踩出一个罗生门（彭锋）· 民族动物志的时代图谱（季红真）

渠敬东　学术生活是一场赌博？
徐晓宏　大时代有风暴眼
章永乐　作为全球秩序思考者的康有为
薛　毅　浅谈李贽与鲁迅
田　天　座次的写法

品书录
殖民与“植民”：法国在非洲的文化战略（陈振铎）· 麦高文与南中国（李静玮）· 农村治理中的农民与国家（王勇）

贺桂梅　柳青的“三所学校”
周林刚　魔鬼是上帝的模仿者
史少秦　哲学，何以作为生活方式？

读书短札
书法暗合前人（刘涛）· 说感动（月庵）·《史记》有张材刊本？（孙利政）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姜伟与《猎场》：作品交给时间检验

记者 ✎ 宋诗婷

《潜伏》让电视剧导演姜伟成为业内的一杆标杆。最近，他携新作《猎场》归来，开播前，这部集结了众多实力派男演员的职场剧备受期待，播出后却争议不断。导演姜伟的审美和坚持再次经受考验。

左图：胡歌（左）在《猎场》中饰演命运低开高走的男主角郑秋冬

右图：孙红雷、张嘉译、祖峰等众多演技派男演员都在《猎场》中出场

无论是作为导演还是编剧，姜伟的产量都不高。最近，他自编自导的电视剧《猎场》播出，在这之前，他的上一部作品是谍战剧《借枪》，那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借枪》之后，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做电影还是做电视剧。”作为电影学院老师，姜伟一直有拍电影的打算，当年《潜伏》拍完，他也动过这念头，去新疆采过景，找过演员，但后来还是搁置了。“没有确认方向。”对于每部作品，姜伟都很慎重。

不拍电影，电视剧的创作也一度进展缓慢。2010 年，姜伟带了一届电影学院本科班，家里又有小孩出生，“整个人懒懒散散的”。直到 2013 年，有制片方找他谈项目，他才重新振作精神。

“说实在的，做电视剧剧本有点小恐慌，它太长了。”姜伟觉得，在中国，电视剧的工业化程度比电影高，天分和造诣是其次，兢兢业业写就不会差得太远，“跟走路一样，走一天就有一天的长度，写一天就有一天的活”。

在《猎场》播出之前，两部谍战剧《潜伏》和《借枪》为姜伟赢得了好口碑，但也给观众造成了误解，以为他只擅长拍谍战题材。事实上，在《潜伏》之前，姜伟编剧和导演的作品都是都市题材。“单从剧本创作上来看，我的作品确实有很大相似之处，都是大男主的戏，喜欢强情节的东西。如果硬让我写纯粹的都市情感，写大女主，我可能真写不出来。”在姜伟看来，谍战题材只是满足自己“强情节”诉求的一个出口，与题材相比，他更在乎的是剧本本身的故事性和情节结构。

时隔近十年，再重新回头写都市剧，姜伟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和观众需求的转变。家庭伦理剧不是兴趣所在，在都市剧的范畴内，最能满足他“强情节”喜好的就是职场剧。最近几年，国内职场剧很多，但涉及的职业有限。如果再在现有的涉案剧、医疗



剧和律政剧里打转，要做出新意已经很难了。“最简单的方法是开发一个新领域，一个新职业。”姜伟说，在选职业时，他将目光投向一些前端的、新兴的职业，一来是空间大，观众了解有限，“容易做得像”，二来新职业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传播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举两得的选择。

在这样的目标下，姜伟选择以猎头行业为创作方向。这职业是个舶来品，天生洋气，猎头猎人的过程与侦探、间谍有很多相似之处，《潜伏》《借枪》里的谍战片拍摄经验也还有用武之地。

《猎场》的剧本写了一年多，在职场的外壳下，姜伟希望关注到角色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当下的影视剧对物质生活的描述与呈现已经很充分了，如何步步为营得到权力，如何白手起家积累财富，这些是大部分影视剧的主线，他想从这个框架里跳出来，以男主角精神世界的重建和成长为核心，来写《猎场》这部职场剧。

姜伟塑造的男主角郑秋冬是个独自在大城市奋斗的上进青年，但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先是倒卖虫草失败，再误入传销组织并因此坐牢，出狱后又急于洗白自己，制造假身份求职，最终被揭穿。这一系列“倒霉”设定将郑秋冬这个角色的自尊心与名声打入谷底，而随后的剧情则着力重塑他的道德与精神世界，每一次猎人经历都是郑秋冬在品格上的考验和自我确认。

《猎场》集结了包括胡歌、孙红雷、张嘉译、祖峰在内的演技派男演员，在播出之前被观众高度期待。但电视剧播出后，观众的反馈走向两级。有人喜欢男主角一出场时的接地气，也有人觉得，一部职场精英剧以一段感情和打鸡血的传销演说开场，有些名不副实。

姜伟一直说，自己对网上的反馈很迟钝，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于身边人。观众的声音他很在乎，但也没那么在乎。“以后写剧本还是不会有太大变化，虽然播出方式变了，对创作手法来讲，影响不大。”

姜伟不太关心当下的电视剧题材风向，也对网剧的崛起意兴阑珊。他对当下的新媒体环境有些迟钝，与其说迟钝，不如说是自我隔离。“真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剧的观众是发不出声音的。”网上的评论能代表谁，姜伟对此很谨慎。

《猎场》不是姜伟第一部争议不断的作品，2001年，他编剧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播出。那是国内第一部以家庭暴力为题材的电视剧，姜伟在剧本里塑造了阴森的虐妻丈夫安嘉和。电视剧一播出，题材的敏感和男主角的阴暗形象引发了媒体和观众的关注，争议也随之而来。直到今天，冯远征饰演的安嘉和依然在很多人心中留有阴影。

除了编剧作品，姜伟自编自导的电视剧，每一部都希望开拓新的领域，或者找到新的切入点。有些观众买账，口碑、收视率一路高走，《潜伏》就是其中最经典的案例。有些创新则不那么容易被观众接受。《潜伏》之后，姜伟又拍摄了《借枪》，剧本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视角和故事都符合他的审美。他至今认为，《借枪》不是一部典型的谍战剧，它走向了谍战的后方，呈现了中共地下党员柴米油盐的一面。任务在身的地下党也会被缺钱困扰，在之前的谍战剧里，这是不曾出现过的桥段。也是因为《借枪》与以往的谍战剧在气质上差别太大，这部剧播出时又常被拿来和《潜伏》比较。两部落脚点不同的作品，自然也就无法满足一部分观众的预期，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眼前的《猎场》也一样，姜伟又让自己陷入了两极分化的舆论中，这是一意孤行的创作者不得不承受的压力。就像这部剧中郑秋冬的经典台词：“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它会给每个人写出完美的结局。”

喧嚣过后，姜伟的执拗和审美需要时间来检验。

尊重观众，但创作仍遵循它自身的规律

——专访导演姜伟



《猎场》导演姜伟，曾编剧、导演的《潜伏》《沉默的证人》等影视剧

三联生活周刊：《猎场》和这两年的大多数国产电视剧都不太一样，大男主，故事也是单线的，对于动辄四五十集的国产电视剧来说，这种结构挺不容易做的，为什么选择这种呈现方式？

姜伟：这部戏的结构确实有一些特别，前面是线性发展，后面是板块结构。我们之前有板块结构的剧，叫单元剧。但这部剧我希望它的连续性更好一点，忽视掉这个板块结构。一个猎头案例结束，再来第二个。这种方式肯定不是原创，但这几年我们确实用得比较少了。这种写法的剧拍摄时场景要多出很多，拍电视剧，场景多出几个就意味着你要增加无数的工作量，从创作部门到管理部门，要处理的事情都是几何倍数的增加。板块结构的剧就意味着，你一个故事讲完，过去了，所有场景都要换。

三联生活周刊：剧中有很多人匆匆而过，比如孙红雷、祖峰、张嘉译，这些人过去了都没再出现过，可能不符合一些观众的期待。

姜伟：其实，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你看微信或者手机，尤其是旧手机上的通讯录，里面有很多有名有姓的人，当时肯定有过交往，但你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了，这些人就是我们人生中的过客。打过交道，甚至有过情感关系，但都是匆匆的过客。我想强化这个东西。所以，《猎场》里过去的人没有一个回头的，包括男主角郑秋冬经历的感情在内（女主角除外），我都希望快，来得快去得也快，

三联生活周刊：《猎场》之前，你最近的一部作品还是2010年播出的《借枪》，这些年国内的电视剧市场变化很大，这些你感受到了吗？

姜伟：变化非常大，以前我们做电视剧，只有一种观众，就是在家里、在客厅里看的那种观众。后来年轻人喜欢看DVD，现在大家都在网上看了。在网上看电视剧，可以顺着看，也可以跳着看。以前，电视观众是不发声的，网络观众会发出很大声音，喜欢评论，喜欢弹幕。《潜伏》的时候，评论都是从媒体传出来的，从纸媒传出来。《借枪》时就出现了评分和微博评论，但不会铺天盖地。现在真的是铺天盖地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剧网上有很两级的评论，尤其是开始几集，被批评节奏慢，呈现方式有些过时等等。

姜伟：从基本的制作方式上来讲，去展现一个人的奋斗历程，开始一定是底层的，慢慢往高大上走。只是，我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没考虑到是胡歌演，我们这部戏拍到中段的时候《伪装者》和《琅琊榜》火了，大家开始愿意看胡歌当神，不愿意看他当人，再加上宣传时有很多胡歌后半段穿西装、打领带的造型，所以一开始可能不太符合观众的期待。

三联生活周刊：那观众的反馈你会参考吗？会影响你后续的剧本创作吗？

姜伟：观众的意见永远都会考虑，但不能刻意投其所好。虽然现在播出方式的确在变化，但对创作手法来讲，其实影响不大。写电视剧我不会刻意去想故事是写给“90后”还是白领、老年人，但如果做电影的话，这个问题我会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潜伏》和《借枪》之前，你其实拍过几部都市剧，如今再回过头来拍，创作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姜伟：我有自己的一些写作偏好。两部谍战剧之前，我做过几部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沉默的证人》《迷雾》，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讲心理的。几部戏之后，赶上政策调整，涉案剧有了限令，不太能做了。因为我一直喜欢强情节的东西，所以就转向了谍战剧，《潜伏》对我来说还是情节剧，只是变成了年代戏。所以，如今回过头来再写都市剧，我也不会去写家长里短的家庭伦理剧，还是要有一些创新。两部谍战剧之后，

意识和思想上都更成熟了，只要脑袋里那根弦儿没松，随便写，一定会和大家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那根弦儿”搭在哪儿了？

姜伟：我平时看电视剧并不多，尤其国产剧看得很少，播出换台时会看两眼，有个大致的了解。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做出点新意其实不是特别难。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现在国产电视剧的现状是怎样的？

姜伟：现在不缺写财富建立的，一个小人物如何变成亿万富翁、上市公司老板，这个方向的剧很多。《猎场》是写了一个新的职业，但我希望写的是新的活法、新的理念。我们的电视剧现在不缺物质生活，缺的是精神世界的确认和重塑，这个层面的东西是高级的。

三联生活周刊：很抽象，不太容易落实到视听语言上。

姜伟：让一个角色积累财富是最容易写的，分分钟的事，精神世界不容易外化，但可以写主角的品质吧，写他的道德。这个人是否善良、勇敢，是否有牺牲精神，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猎场》后面每个郑秋冬每个猎人的案例都是对应一个品质，展现他精神世界的不同侧面。郑秋冬一开场就跌到低谷，这些经历要充分展现，人们才会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了解，从低点起航，这个很具现实意义。不是一切灵魂都可以踩在脚底下，烂在泥土里。郑秋冬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不屈不挠。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编剧作品有小说改编的，也有原创，像《潜伏》就是改编自一本1万多字的小说，《猎场》是纯粹的原创，这两种创作方式有区别吗？

姜伟：没有什么区别。我的编剧作品里，《潜伏》《让爱做主》是小说改编，其他都是原创。小说改编的方法是，把书看一篇，然后就抛到脑后了，记住什么就留下什么，记不住的也没关系。《潜伏》那部小说留给我最珍贵的一点是假夫妻，这种关系在我们的电影或者说中共的电影里有过，像《永不消逝的电波》《刑场上的婚礼》。但之前影视作品中，假夫妻都是志同道合，夫唱妇随，非常默契的，但《潜伏》里的假夫妻蛮拧的，这就是这个小说的闪光点，值得大写特写。原著本身可以给剧本一个人物框架，一些重要的情节点，但1万多字对于一个剧本来说太有限了，电视剧还是有量的需求。所以其实看完一遍小说转身就进入到原创状态了，用自己的方式掰开了揉碎了来把小说里的东西展开，这种创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和纯粹的原创是没有区别的。

三联生活周刊：写每个剧本或者拍摄每部电视剧前，会参考其他作品吗？

姜伟：《猎场》好像没什么可参考的，剧都已经做完了，突然想起那部电影《在云端》，那种职业的感觉很像。写《潜伏》时，我重看了两部年轻时印象深刻的剧，一个是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一个是朝鲜的《无名英雄》，你很难想象，40年前朝鲜能拍出那么洋范儿的作品。这两部剧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又翻出来看了看，《潜伏》的片尾曲《神圣的战争》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里男主人公听的音乐。在《潜伏》的旁白使用上，我也参考了这两部剧。

三联生活周刊：国内的电视剧你看得不多，那国外的呢？现在的英剧、美剧水平都很高。

姜伟：都看个几集，看过之后，有了感觉，知道后面要怎么发展了，我就没有兴趣了。

三联生活周刊：是有目的性地看吗？最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剧？

姜伟：也不是特别有目的性，有朋友、学生推荐，就会看一看。最近看了韩国的《信号》，美国的《罪夜之奔》，日本的《重版出来！》。《重版出来！》的设定很好，一个练柔道的女生，受了伤没法练了，就到一家漫画出版社做编辑，这两个事儿的反差巨大，很有意思。《纸牌屋》我也只看了三五集，觉得差不多了，知道怎么回事，就没兴趣再看了。

三联生活周刊：不太看当下的电视剧，那你个人写剧本、拍戏的灵感，你的审美和相关知识更新是从哪来呢？

姜伟：和当了这么多年老师有关。在电影学院教书就一定会研究片子，讲片例，要接触不同的电影。讲课也是一个学习、观看的过程，积累和沉淀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不是说看得越多就明白得越多，但沉淀得越多一定会思考越多，思考和沉淀是孕育灵感的土壤。有时候写东西、拍东西，突然一个特别好的点子出现了，你以为是自己想到的，但你调头仔细想想，这个点子是不是从哪里反弹、反弹、再反弹来的？一定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相较于行业内的新作品，你更看重传统和经典。

姜伟：对，虽然说新的和经典的要兼顾，但经典的东西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新东西很多都是借鉴经典得来的。现在的电影经常有精彩的蒙太奇段落，特别好的长镜头和剪辑，兼备很多过去要单独去讲解的元素。但它只是新，什么都用，什么都没有到家。但现在的观众喜欢这个，特别愿意接受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到家的东西。



1



2

“英雄片”的前世今生

文 / 苏涛

2017 年 11 月 17 日开始，修复版《英雄本色》在内地重映。在当今眼花缭乱、观众注意力稍纵即逝的电影市场上，这或许算不上什么大事件，但是对于很多香港电影的拥趸而言，能够在大银幕上重温这部制作于 31 年前的经典影片，已足够令人激动。

“英雄片”传奇的诞生

当年以录像带、DVD 等途径传播的香港警匪片，伴随了几代影迷的成长，并构成其观影经验中难忘的一部分。正是凭借影片极高的口碑和观众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重映版《英雄本色》上映三天便收获 2000 余万元的票房。对于一部重映的老片而言，这称得上一份合格的成绩单。

《英雄本色》拍摄于 1986 年，这部由香港新艺城影业公司出品的警匪片甫一公映，便成为一部“现象级”的影片，它一举打破了香港电影票房纪录，斩获约 3500 万港元的票房，成为 1986 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按照当年每张电影票 20 港元的均价计算，3500 万港元意味着每三个香港人之中便有一人买票观看了该片。

评论界亦给予该片高度肯定，在次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中，《英雄本色》获得 8 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英雄本色》的巨大影响可从一个细节得到证实：随着影片热映，剧中“小马哥”（周润发饰）的独特造型——风衣、墨镜，甚至嘴里叼的火柴棍，都成为青少年争相模仿的对象。

对导演吴宇森而言，《英雄本色》堪称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该片奠定了他动作片大导演的被人崇敬的地位，为他日后在香港影坛（乃至好莱坞）大展拳脚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吴宇森在执导《英雄本色》时已经 40 岁，这位出身片场体系的导演于 1969 年进入电影界，先后受雇于“国泰”“邵氏”等公司，从场记、助理导演做起，1973 年才拍出自己的处女作。在《英雄本色》之前，吴宇森尝试过功夫片、武侠片、戏曲片、喜剧片等不同类型，尽管成绩尚属可观，但他还称不上香港电影界最受瞩目的导演——尤其是在许鞍华、徐克、严浩等“新浪潮”导演崛起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段，正





3

1~3. 1986 年《英雄本色》上映后即成为现象级影片，迅速打破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图为片中剧照

是吴宇森创作生涯的低谷期，在服务于“新艺城”期间，他执导了几部喜剧片，但都反响平平。此时，吴宇森接受了徐克导演的提议，决定翻拍 1967 年龙刚执导的粤语片《英雄本色》，于是便有了这段影史传奇的诞生。

《英雄本色》在香港电影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更新了时装动作片的面貌，以新的观点对其进行阐释，进而带动香港影坛的警匪片风潮，衍生出“英雄片”这一颇具香港特色的次类型或亚类型。虽然在《英雄本色》之前，香港影坛已出现了《点指兵兵》（1979）、《行规》（1979）、《杀出西营盘》（1982）、《省港旗兵》（1984）等警匪片 / 犯罪惊悚片，但并未形成相对统一、齐整的创作潮流。真正定义了警匪片的主要特征，并使之成为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影坛主导类型的，还要属《英雄本色》。

影片延续了 1967 年版同名影片的基本框架，但吴宇森以强烈的个人风格为影片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一方面表现出狱囚犯在重新融入社会时遭遇的种种困境，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对“义”这一道德主题的考察上。按照学者张建德的说法，吴宇森的影片有着清晰的道德维度。影片所表现的江湖世界，受到“义”的准则的制约，剧中角色犹如现代版的侠客，他们珍视荣誉、个人尊严和兄弟情义，不惜为了自己的道德信念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为盗，也要有道。在吴宇森看来，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在遭到挑战并日渐瓦解，表现之一就是人物不再受“义”的支配，例如，在《辣手神探》（1992）中，反派角色不仅在茶楼对无辜的食客大开杀戒，而且丧心病狂地以病人及妇孺作为人质要挟警方。或许可以这样说，吴宇森的影片在视听语言和技巧上是现代的，在主题和价值观念上却是前现代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坦陈，“有人说我是老派的，我不认为这全是坏事”。而他之所以拍摄《英雄本色》，就是要以电影的方式寻回那些已然丧失的价值观念。

吴宇森及其“英雄片”的道德视角，常常聚焦于男性之间的情感关联。观看他的作品，不禁让人想起武侠片大师张彻影片的阳刚气息与男性情谊的母题。事实上，吴宇森曾以副导演的身份协助张彻拍片，并深受后者的影响。在筹拍《英雄本色》之初，徐克曾建议以女性角色为主，但遭到吴宇森的拒绝——在他的电影世界中，留给女性的空间着实不多，女性既不能成为行动的主体，也不能左右男性英雄的决定。《英雄本色》的主线，便是宋子豪（狄龙饰）与宋子杰（张国荣饰）之间爱恨交织的手足之情，以及小马哥与宋子豪之间义薄云天的兄弟之义（为了替宋子豪复仇，“小马哥”不惜铤而走险，留下残疾，并在影片结尾时慷慨赴死）。在《喋血双雄》（1989）中，原本对立的杀手小庄（周润发饰）和警探李鹰（李修贤饰），因为惺惺相惜而成为知己，甚至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战——在江湖的世界中，黑白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相同的道德信念甚至超越了身份的对立。为了表现二人那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吴宇森不惜采用超常规的剪辑手法（即“越轴”），展示他们在精神和情感上的息息相通。再如，《辣手


（视觉中国供图）

导演 吴宇森

神探》中警队帮办袁浩云（周润发饰）与卧底警察江浪（梁朝伟饰），经历了从误会、敌对到互相欣赏，并最终戮力消灭邪恶势力的转变，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男性情谊主题的变奏。

吴宇森及后吴宇森时代

大体上说，吴宇森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导演——入行多年而未能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但最终发掘出自己的专长并脱颖而出。综观香港影坛乃至世界影坛，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英雄本色》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是吴宇森的价值观、艺术观的集中展现，经过多年探索，吴宇森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成为一名无可争辩的风格家和电影作者。他让香港的动作片摆脱了陈旧、刻板的套路，转化为一种现代的、快节奏的动作片，足以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虽然没有在西方学习电影制作的经历，但吴宇森对西方的黑色电影（film noir）、犯罪片、惊悚片的类型成规了然于胸，他推崇萨姆·佩金法、莱昂内、皮埃尔·梅尔维尔、马丁·斯科塞斯等外国导演的作品，并从中吸收了不少养分。从类型的角度说，吴宇森在西方的警匪类型中注入东方的侠义精神，并且丰富了动作片的视觉表现手段，突破了西方警匪片的某些成规。美国电影史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就曾指出，香港枪战片独特的节奏、剪辑和动作场面处理方式，恰是好莱坞所不具备的。或许这正是吴宇森闯出香港，并在好莱坞立足的原因之一。

有研究者曾指出，《英雄本色》并非对江湖黑帮内幕的揭露，亦非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而是英雄神话的再造，完全是创作者主观愿望和情感的投射。的确，吴宇森的电影在风格上偏于浪漫和想象，是感性的、富有激情的——尽管结局常常是悲壮的。招牌式的枪战场面集中体现了吴宇森的美学，那些高度风格化的、诗意的打斗及枪战场面，暴烈而又不失优雅，经过细致的铺排和夸张的表现，再辅之以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几乎达到超现实的境界：主人公通常会手持双枪，在枪林弹雨中穿插、躲闪、跳跃，凌空开枪击毙对手。《英雄本色》的高潮段落，就在三名男性英雄情感交流的关键时刻，小马哥遭乱枪扫射殒命。吴宇森运用夸张的慢镜头，以仪式化、浪漫化的方式呈现英雄之死，这几乎成为其作品标签式的印记。《喋血双雄》结尾的枪战场景，将这一风格化的倾向发挥到新的高度：教堂里烛影摇动，白鸽乱飞，伴随着画外的安魂弥撒曲，小庄和李鹰联手与背信弃义的反派展开一场血战，子弹、炮弹横飞，将圣母像轰得粉碎，出来查看情形的神父面无表情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作为一名基督徒，吴宇森将他的宗教意识融入艺术创作之中，间或流露出他对人性的体察。《辣手神探》结尾部分的枪战场面达到了惊人的 45 分钟，武打动作与枪战场面轮番上阵，复杂的场面调度与交叉剪辑相匹配，牢牢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套用波德维尔的话，类似这样的场景，正体现了 80 年代的港片“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特征。

《英雄本色》不仅将吴宇森推上职业生涯的新高，也深刻改变了几名主演的命运：新星张国荣以其在片中的出色表现，逐步踏上熠熠生辉的星途（不少观看重演版《英雄本色》的影迷，都是为了在大银幕上重温“哥哥”的魅力）；70年代红极一时的武打明星狄龙，亦凭借该片重新焕发艺术生命；在80年代初以饰演浪漫型角色为主、一度被戏称为“票房毒药”的周润发，一跃成为香港影坛最受欢迎的男星，其票房号召力至今不衰，他的银幕形象也成为彼时香港警匪片的标准配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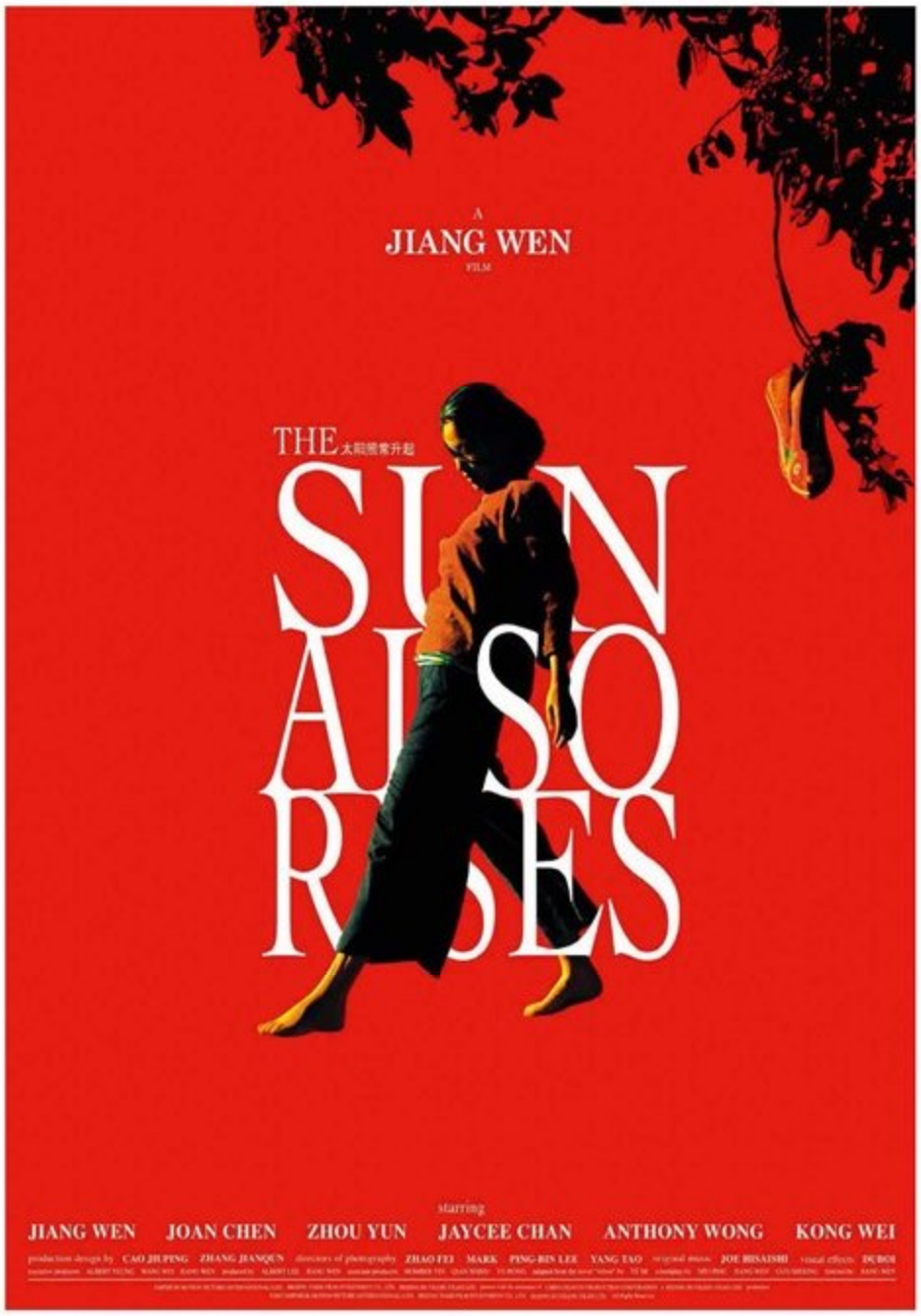
除了吴宇森，另一位采用周润发的银幕形象开创警匪片新格局的导演，便是林岭东，他执导的“风云”系列影片与吴宇森的“英雄片”相呼应和，巩固了警匪片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主导地位。在《龙虎风云》（1987）中，周润发饰演一名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卧底警察，想摆脱卧底的身份而不可得，事业、爱情连遭打击，被夹在黑白两道之间苦苦挣扎，最终以身殉职。不同于《英雄本色》中“小马哥”轰轰烈烈地死去，《龙虎风云》中的高秋（周润发饰）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他不但没有获得荣誉，甚至没有机会向上司、女友辩白，还要忍受贪腐警察的迫害。林岭东在这个阴郁、悲观的故事中注入了真实情感，进而超越类型公式，拍出了人性悲剧的意味。次年的《监狱风云》（1988）则以近乎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监狱中的帮派争斗，以及犯人与狱警之间的冲突，周润发饰演的角色夹在黑帮分子和一名新入狱的犯人（梁家辉饰）之间，无可避免地卷入一场场骇人的争斗，最终忍无可忍，向邪恶的狱警发起挑战。凭借该片的成功，林岭东一跃成为可与吴宇森比肩的卖座动作片导演，亦称得上一位个性鲜明的风格家。大体上说，林岭东的作品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更强调个人与社会体制的冲突，风格偏重压抑、忧郁，打斗及枪战场面真实而残酷。

90年代之后，“英雄片”及“风云”系列影片日渐式微，吴宇森、林岭东先后获邀赴好莱坞拍片，香港影坛的潮流再度发生改变，“枭雄片”成为香港影坛新的宠儿。80年代的警匪片中那些或浪漫悲壮，或压抑沉沦的英雄逐渐退出了香港银幕。虽然不时有佳作出现，但警匪片已风光不再——在商业制片体制下，警匪片的崛起和衰落，都逃不出类型循环和市场规律的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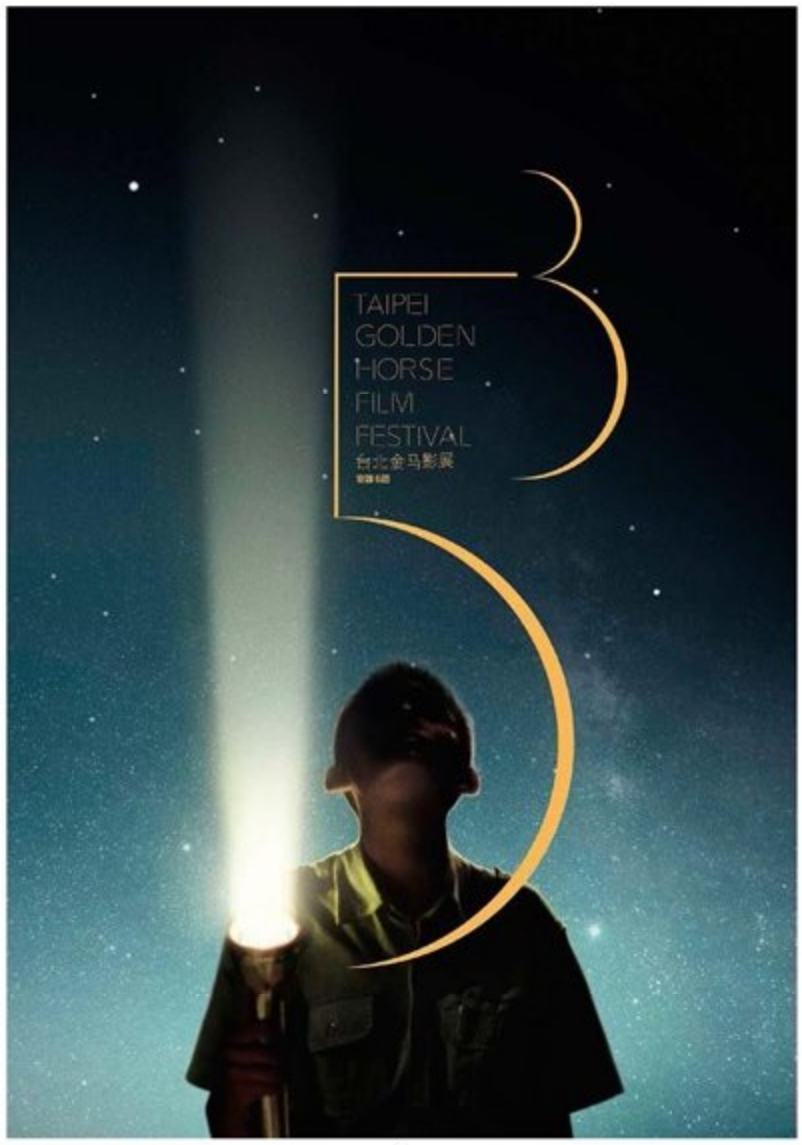
进入“后九七”时代，杜琪峰接过了警匪动作片的大旗，他执导的一系列影片，如《暗战》（1999）、《枪火》（2000）、《PTU》（2003）、《大事件》（2004）、《黑社会》系列影片（2005～2006）、《放•逐》（2006）等，以实验性的手法和黑色的主题修正了警匪动作片的类型成规，以创新的形式将香港警匪片的内涵不断扩大，被誉为“带领香港电影赢得新的国际尊重”的电影作者。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另一个“现象级”的系列影片《无间道》（2002～2003），彼时的香港正在遭受经济衰退和“非典”的肆虐，受其拖累，香港的电影工业陷入一片萧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无间道》以阴郁的基调投射了港人的焦虑，影片在类型上的创新（黑社会将“线人”安插到警方内部），令疲态渐显的警匪片重获新生。

让我们再回到《英雄本色》重映的话题上。多年后重温这部经典影片，不禁令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30多年间，华语电影工业的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作为华语电影制作重镇的地位日渐丧失，如今的香港电影工业正经历着痛苦的变革，由于市场萎缩、创新乏力、融资困难，香港电影的重心转向内地市场，尝试与内地电影产业融合，以便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东邪西毒：终极版》《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英雄本色》等经典香港电影的重映，一方面表明香港电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仍在，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意味着，我们曾经钟爱的香港电影已然消逝，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毕竟，一味消费内地观众的文化记忆（或曰“情怀”），终究不是电影工业发展的常态。紧随《英雄本色》的重映，吴宇森的新作《追捕》于2017年11月24日在内地公映。先后在内地市场尝试了古装动作片（《赤壁》，2008～2009）和史诗片（《太平轮》，2014～2015）之后，吴宇森重拾他赖以成名的警匪动作片题材。这一次，这位纵横影坛多年的资深导演能否像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重新找回尊严和荣耀，尚需市场的检验。

或许我们曾经钟爱的香港电影已然消逝，
或者说，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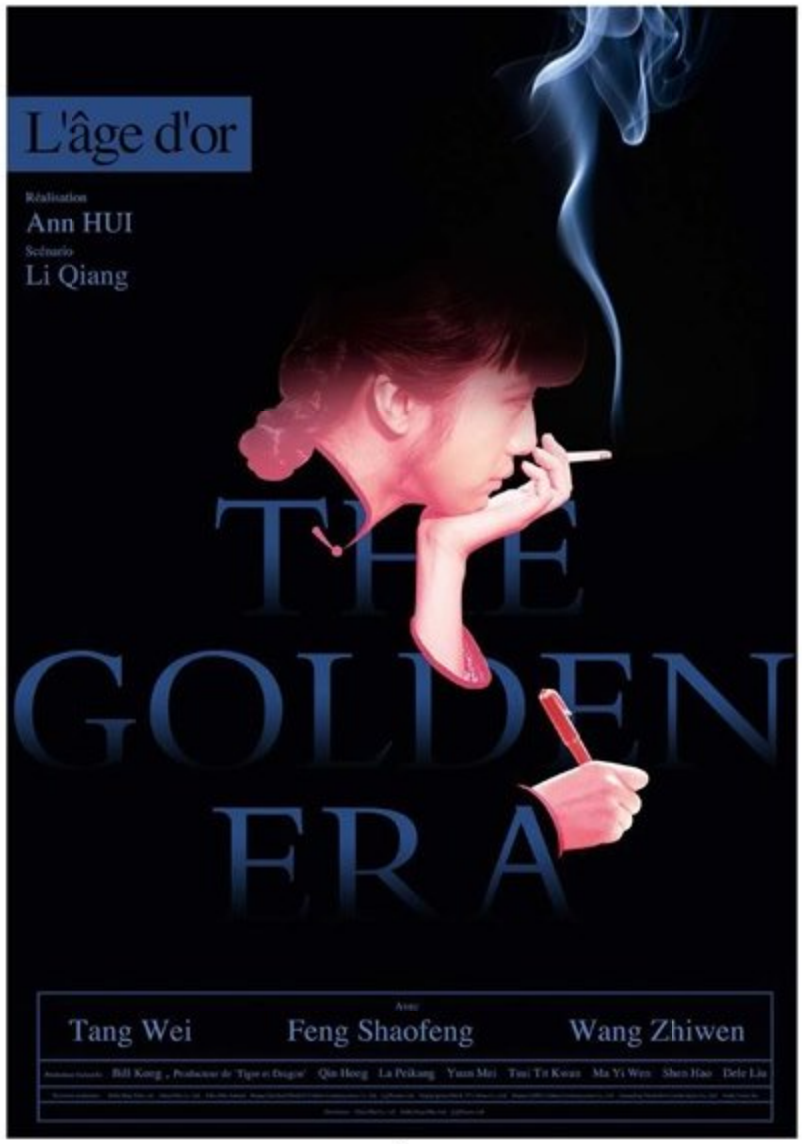
1



2



3



4

黄海设计的海报：

1.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海报

2. 第 53 届金马奖主题海报

3. 电影《嘉年华》海报

4. 电影《黄金时代》法国版海报

黄海，“那个做海报的”

记者 / 艾江涛

谈起创作状态，黄海更喜欢用澎湃而非爆发来形容，因为那代表着一种持续的涌动。

走出广告圈

当我报出黄海工作室的房间号时，小区门口的保安瞬间反应了过来：“哦，那个做海报的。”

从 2007 年为姜文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做出首款海报以来，黄海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国内电影海报圈的一个标签。

晚上 8 点，工作室里几个年轻设计师还在电脑前忙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镶在玻璃框中的海报，其中就有前不久刚上映的《相爱相亲》与《嘉年华》。过道尽头的小房间里，陶器煮着白茶正在咕嘟咕嘟地响着，满室茶香。这里除作会客室，更多时候是黄海构思设计的地方。

黄海前两天刚从苏州回来，他与导演管虎见面碰了下 2019 年计划上映的《八佰》的海报构思。据说现在要找他设计，需要很早便排队预约，黄海笑着解释：“我现在进案子很早，因为我们吞吐量就这么小，要排满很容易。每个案子都会很用心做，所以很慢。”

用半年时间设计一张电影海报，对黄海来说并不奇怪。2007 年，在给《太阳照常升起》设计海报时，黄海刚离开之前待了五年的奥美广告，到师兄邱欣宇创办的远山广告公司担任美术总监。当时国内尚无电影海报这一行业，海报设计更像他的业余兴趣。

谈起首张电影海报的创作，黄海说自己很幸运，开始便碰到了姜文。姜文对海报的要求是不用商业拍摄，只准用剧照，为了让黄海尽快找到方向，还教他看剧中人物的表情：在表情曲线上，应该找那些情绪即将达到顶峰而不是到了或泄下去的点。每次拿着样稿给姜文看，他只说一句“不好”就毙了，不会告诉你哪里不对。

就这样，黄海为《太阳照常升起》创作了上百张样稿，不断用试错来缩小范围。“那会儿不太懂所谓故事，努力用美术风格弥补寻找导演要表达的东西。各种角色，包括火车、猎枪、鸟都试过了，最后突然到这里，一双鞋，疯妈，一下带出了整个故事。”在戛纳版海报上，大红背景，盘着头发、穿着宽腿裤、光着脚的周韵迈步往前，她旁边的树梢上则挂着一双红色的鞋。黄海将这张海报一直挂在房间显眼的位置，提醒自己保持当初的创作心态。

在黄海看来，姜文给他的路子很正，比如看剧照。“我至今做海报，每张剧照都看，两三周看几万张，不能错过那一下不可复制的表情。”

在广告圈的时候业余做海报，对黄海来说，也是一种释放和平衡。广告圈的创意人一般分为偏重文案的copy base和偏重美术的art base两个派系，黄海属于 art base 一派。1999 年从厦门大学设计系毕业后，黄海到了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做摄影记者和美编。当时的“福建新闻频道”是继“东方时空”之后第二个 24 小时直播的新闻台。三年记者的历练为黄海打开了社会视野，2002 年后进入奥美则为他打开创意与设计的眼界，带给黄海一种职业化的训练模式，更重要的是，那种对于好东西的苛求。

“那时候我心里想的就不是在国内做到最好，应该跟国际比。”黄海把这种心思也带入到自己的海报设计之中。

回归电影本体

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后，2014 年为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做的海报，成了黄海设计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如今，《黄金时代》面向中国大陆、



（王炳华摄）

设计师黄海

美国、日本、法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五张海报已经成为影迷津津乐道的经典。

首款中国大陆版海报，萧红站在一张墨汁泼溅的纸上，像置身在一个混乱、充满危机的大时代。这张海报让向来以豪爽犀利著称的许鞍华一见倾心，她很高兴地与黄海合影，以告知别人海报的作者。美国版海报上，萧红剪影成为耸立的金色笔尖的一部分，网友的点评显然透过海报直抵影片内核：“这是个文豪的黄金时代……金笔中质朴的小人儿孑然一身，孤对傲梅，因她（他们）从不需要世俗人的赞美，她早已寄魂于此，旁人看来简单的近乎萧条的废铁般的人生，灵魂却丰裕如黄金万贯，这就是他们那代文人在炮火和磨难中锻出的一抹金色。”黄海自己很喜欢台湾版的羽毛，还有笔锋版中夹峙在如同刀锋一样犀利的笔锋之间的设计，无疑，在那个忧患交织的时代，人如鸿毛，但刀锋一样的文字却足以刻下不灭的印痕。

2012 年黄海成立了自己的竹也文化工作室。在《黄金时代》之前，他努力探索过不同风格的海报设计，既有意象宏大的《白鹿原》，也有《太极》《狄仁杰之神都龙王》那样的商业类型片，以及《念念》这样的文艺片。但恰恰是《黄金时代》让他被更多人所认识，以至于他后来不愿过多谈及这部影片：“《黄金时代》之后，许多人给我定性，我也不否定这是一个发展阶段，但被放大了。”

但不可否认，《黄金时代》之后，黄海找到了自己的设计风格。“我现在很喜欢剧照，剧照是太有魅力的东西，因为那就是戏，那就是电影。原来老想着美术技巧，这几年我一直在回归，回归到电影本身。”黄海说。

直至今日，虽为一种古老的设计元素，海报依然是业已发展出严密工业体系的电影不可缺少的封面。自法国人朱尔·谢雷（Jules Chéret）在 19 世纪 90 年代改进石板印刷，使彩色印刷更加便利后，海报更成为一种流行的宣传品。黄海反感炫技型的海报设计，他认为一张好的电影海报，最核心的是准确传递电影故事与气质，就像他有时想起师兄邱欣宇总喜欢用电影《教父》举例：“你看老教父那个凹进去的眼神。”

设计海报前，黄海总要先用一句话讲明白电影表达的内容。要精准地传达影片主题乃至情绪，读小说，读剧本，看剧照，与导演之间的反复交流，似乎都是不值一提的基础课。在黄海背后的墙壁上，贴着几排他与导演的合影，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在为《相亲相爱》设计海报前，黄海已在《念念》中与张艾嘉有过合作。在他眼里，张姐是一个内心有大爱的人。两人在一起交流，张艾嘉更多是给黄海谈片子的感受，她告诉黄海：“这个时代年轻人都喜欢看快节奏过瘾的电影，这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他们会成长，希望有一天到他们成长的时候，我们这些创作者还能做出在那个时间等待他们的电影。”

“这部电影说的是一个迁坟的故事。老人去世了，城里的女儿想把葬在乡村的父亲迁回城里和母亲合葬，乡村父亲的原配却不同意。谁也没有错，影片的结局是一种和解和爱。”张艾嘉对《相爱相亲》最初的设计不太满意。黄海反复看电影看剧照，寻找整部片子的气质。后来，他尝试了另外一种思路，试图找到片中的家庭关系与情绪。这句文案后来被他提炼为：“她相信一辈子，我相信一句话，你只相信一刹那。”除了两张主题海报，黄海还设计了以四季为主题的一组海报，因为他觉得时间主题更能传递片中各个年代女人的不易。几个月后，当黄海把成稿拿出来，张艾嘉就说了一句：“好好看！”

黄海与王家卫合作了《一代宗师》等多部电影海报的设计。在香港，黄海和王家卫在一起工作了一周，导演每天早上帮他开启思路，晚上过来再看

看，提出一些不足。那种类似同行之间的过招，让黄海觉得很过瘾。徐克则是特别职业的导演。“老爷是很职业的人，和他在一起更需要商量如何从商业角度打开思路。”周星驰更喜欢面对面天马行空的碰撞。“现场和他一起头脑风暴，两个人他画一张我画一张，哎，这个想法不错，聊完觉得不错马上去做，蛮考验人的。”

第53届金马奖主题海报的设计，对黄海有着特殊意义，至今仍挂在他公司的走廊里。做完那张海报，黄海觉得自己更安静，也更强大。接到案子时，黄海一直在想如何用一个东西表现繁杂的电影市场与光影艺术。他突然想到自己很喜欢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的手电筒，他把电影又反复看了几遍，最后一帧一帧抠剧照，终于找到小四在片场用手电筒照小明的剧照。“我太喜欢那个情绪。黑暗中的一束光指引着你，那束放大的光正是自己的创作初心。我从小县城出来，小时候没有手电筒，是不敢走夜路的。”黄海说。

稿子已经定了下来，主办方也很满意。可两天后黄海又后悔了，提出再给自己十天时间。最后，他将手电筒背后婆娑的树影改成了星空，原因是又看了一遍电影，觉得应该把小四的忧伤加进去：手电筒的光太小了，照亮不了星空，但那束光永远在心里。就这样，作品一下超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内涵，带出一种电影与人生的隐喻色彩。

对黄海来说，形成某种具有标识度的设计风格，并不容易。由于彼此观念不同，与客户打架开撕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生存固然重要，可当生存好一些的时候，坚持只意味着对欲望的控制。

也正因为这样的坚持，黄海的作品越来越受到国际电影海报圈的认可。从《哆啦A梦：伴我同行》，到去年的《爱乐之城》、今年的《生化危机：终章》，黄海设计的外片授权海报越来越多。而此前，由于不太信任中国电影海报的设计水准，片方授权的国内版电影海报极少，更多是公关公司所做的“粉丝病毒海报”。黄海指着墙角一张由主演米拉·乔沃维奇授权中国区官方海报专属签名的海报，为自己的作品颇感自豪。

澎湃来自生活

将对电影的理解转换为一种视觉化的设计方案，往往需要某种情绪的触发点。与其他设计师相比，黄海似乎对了解故事背后人的状态有更多的好奇和热情。

黄海喜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观察路人，猜测他们的关系与状态。他从前常坐地铁公交，因为可以近距离看到很多人，自己开车以后，他还是习惯在红灯停下时看车外的人。无论走到哪儿，黄海都会携带一个小本子，随手记下当时的感受，有些想法会很快变成小稿，更多片段则储存在记忆中，等待着在某个时刻被唤醒。

“我开车在想，发呆在想，等人在想，跑步在想，甚至洗澡都会想，永远在想，永远带着小本子，永远在画。那个东西来得很快。老想着idea（主意），超爽。”说到这里，黄海不自觉地笑起来。

此外，他还有自己独特的办法，就是变化房间布局。几乎每过两周，他便会倒腾一遍房间，以营造一种新的空间秩序，刺激创作灵感。

今年以来，黄海接了更多小众题材的电影和票房表现并不突出的文艺片。其实在去年他便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设计了一组受好评的海报。在各种精美文物上面，全部暗藏着一个弯腰修复的匠人，只有凑近细看才能辨认出他们默默的身影。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着黄海对电影海报的理解：只是引导而非刻意拔高与渲染。

黄海更愿意选择与那些用心的电影创作者合作，努力让更多有思想的声音发出来。刚刚上映的《嘉年华》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儿童性侵题材的影片。黄海设计的海报上，是一个被压缩到画面底部的女孩，正以无助的眼神，看着画面上方裙裾打开的梦露雕像，显然，那代表着一个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尖锐的主题却以温和的表达得以呈现，这也是黄海理解中的另外一种留白。

设计如同生活，没有边界。黄海更喜欢用澎湃，而非爆发来形容自己持续涌动的创作状态：“在‘远山’那会儿，好玩呗，画了几百张，真的好疯狂。可我现在创作力更猛，几百张算什么？”

与其他设计师相比，黄海似乎对了解故事背后人的状态有更多的好奇和热情。



（视觉中国）

在爱尔兰追寻叶芝的灵魂

文 / 李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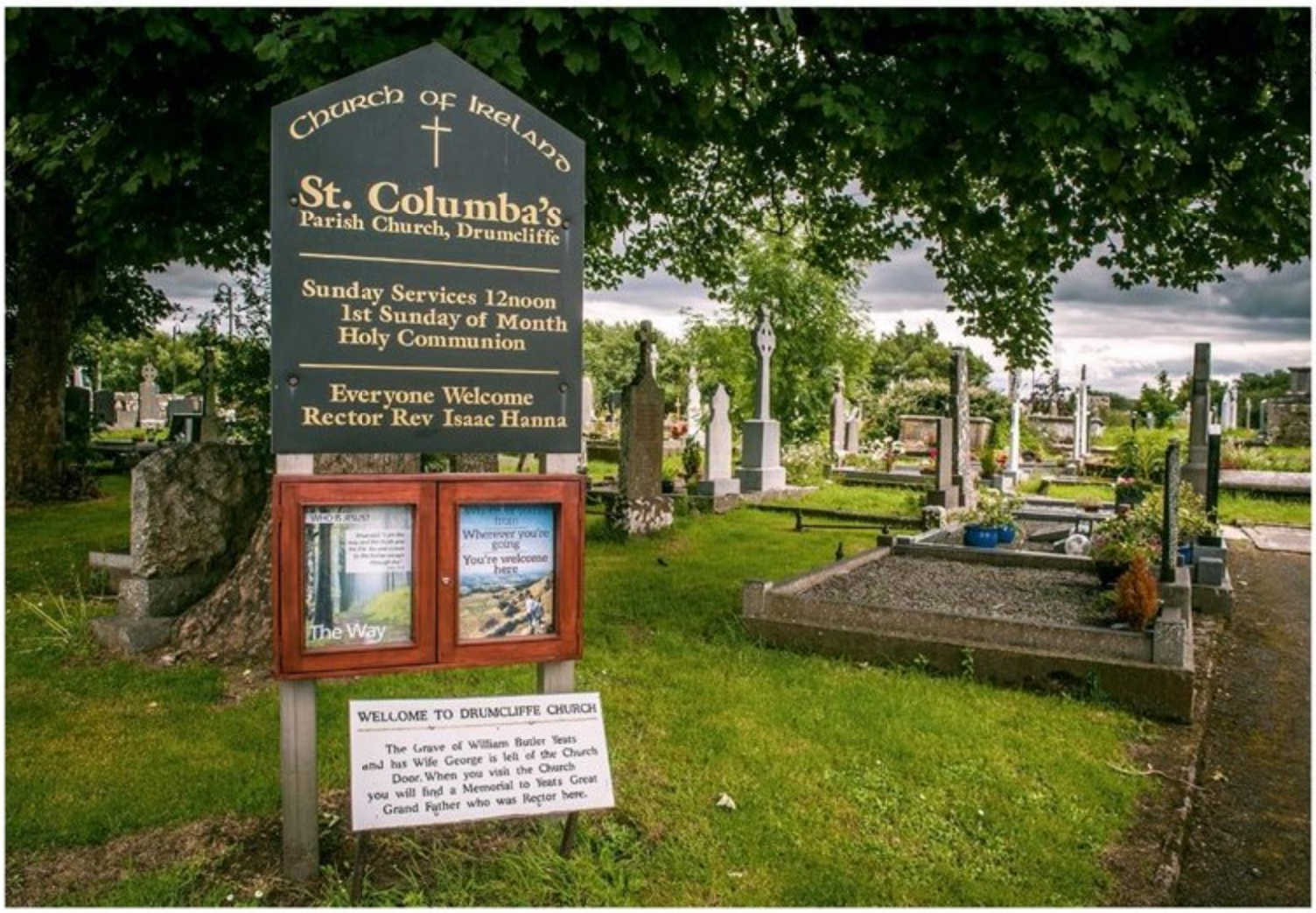
叶芝是爱尔兰最骄傲的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叶芝也是一位革命者，虽然他从未投入过真正的前线中，但是他的精神却结出了爱尔兰革命的果实。“无叶芝，无自由。”

“一生所愿之土”

爱尔兰的天气似乎总是阴沉的，阳光偶尔努力穿过厚厚的云层射出几道灿烂的光线，转瞬又被遮盖。到达斯莱戈（Sligo）的时候，天空中又飘起了蒙蒙细雨，整个小城似乎也笼罩在一层诗意中。

斯莱戈城市中心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非常有设计感的雕像。雕像人物身材颀长、戴着圆眼镜，极具辨识度。宽大的衣服被风吹起，仔细看衣摆处全是精心雕刻的诗句。这座雕像如今也成了斯莱戈的地标，而他正是爱尔兰最著名的诗人叶芝。

叶芝无疑是斯莱戈这个面积不足 2 万公里、人口近 6 万的小城最骄傲的名片。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朝圣者”都会找到爱尔兰西北部的这座小城。斯莱戈旅游局的人告诉我们，每年 7 月份斯莱戈还有一个叶芝国际夏令营（The Yeats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孩子们在这里了解叶芝的成长背景，学习读诗、写诗。也许是沾了叶芝的灵气，斯



（喻添田 摄）

左图：斯莱戈小镇风光。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朝圣者"都会追寻叶芝的足迹来到这里

右图：叶芝的墓地就在这片墓园内

莱戈如今也有爱尔兰"西部艺术之都"之称，著名的"西城乐队"（Westlife）即发源于此。

穿过广场对面的小桥，叶芝纪念馆（Yeats Memorial Building）静静地立在河对岸。这座红色砖木结构的建筑修于1895年，最初是一所银行，1973年改成纪念馆。纪念馆里陈列着叶芝家族的故事、与斯莱戈的渊源，还有他作品的不同版本展示。

叶芝曾说，对他生活真正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斯莱戈。其实斯莱戈并不是叶芝出生之地，却成为诗人一生的精神家园。叶芝家族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经营布匹生意的哲维斯·叶芝（Jervis Yeats），乘"新教徒占上风"之机，从英国约克郡移居到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

我们今天熟悉的"诗人叶芝"，其父亲叫约翰·巴特勒·叶芝（John Butler Yeats），早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三一学院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592年创建的，是爱尔兰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学院，只收新教徒。叶芝的祖父、曾祖父都曾在教会工作，但约翰·巴特勒·叶芝对教会没有兴趣，转而学习法律。

1863年，约翰·巴特勒·叶芝迎娶了同学兼好友乔治·波莱克斯芬（George Pollexfen）的妹妹苏珊。波莱克斯芬家族及其姻亲米德尔家族是斯莱戈有名的造船厂主和面粉厂主，而苏珊曾是斯莱戈"最美的姑娘"。1865年6月13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即为世界所知晓的伟大诗人W.B.Yeats在都柏林海滨郊区一家医院里出生。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诗人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是个"不靠谱"的文艺青年。他虽然毕业于名校，又学了法律，但像极了《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主人公，婚后不久就决定放弃世俗眼里必定会过上优渥生活的律师行业，转而去伦敦开始学习绘画。

在斯莱戈的叶芝纪念馆里，有一幅叶芝9岁时的画像最为特别。这就是这位一心从事艺术工作的父亲的作品。为了追寻梦想，约翰·叶芝举家搬到了伦敦，想沾染那里的艺术气息。此后，苏珊相继生了几个孩子。一家人跟着老约翰过上了波希米亚

式生活。“叶芝的父亲是个商业上并不成功的画家，他对自己的作品太挑剔，总是觉得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一遍遍修改，很久也卖不出去一幅画。有时候经纪人等不及，就直接把他还在创作的作品拿走去卖。”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笑着说。

叶芝的母亲苏珊出生于富裕家庭，但无奈嫁给了这样一个文艺青年，随着孩子的相继出生、家庭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活有时陷于窘迫。无奈之下，她只好带着孩子们经常回到斯莱戈娘家长住。斯莱戈的居民十分迷信鬼神。1832 年爱尔兰曾发生一场大瘟疫；1846 ～ 1851 年，因土豆歉收导致的全岛大饥荒，又让上百万人死亡。许多人声称看见过已故亲人的鬼魂，精灵的故事，家喻户晓。在老家梅尔维尔的大房子里，有仆人，有炉火，苏珊他们过着爱尔兰中产阶级的生活。仆人喜欢讲那些鬼怪、精灵的故事，这些都在日后深深扎根于叶芝的心中。

身处欧洲西部边缘的爱尔兰，敞开胸怀迎接浩瀚的大西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爱尔兰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商业，但这里有朴素而本真色彩的大自然。其实斯莱戈不仅以叶芝的故乡而闻名，这里还是“野性大西洋之路”（The Wild Atlantic Way）的重要一站。向西不远，有一个伸入海中的岬角——罗西斯角（Rosses Point）。当年就是在这片苇草丛生的滩地上，年幼的叶芝第一次接触到了诗歌。

虽然没有带来生活上的丰足，但老叶芝还是给这个家庭留下丰厚的精神财产。对于儿子的未来，他是这样表达的：“这孩子必须学会信仰艺术和诗歌。”叶芝幼时拙于拼写阅读，家人一度怀疑他的智力有问题——实际上，叶芝一生都受困于拼写，他所有的手稿中，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比比皆是。艺术家父亲决定亲自对他进行教育。父亲给他读《古罗马诗选》，还让他读《哈姆雷特》、巴尔扎克的小说。

长大后的叶芝随全家再度到伦敦生活。生性敏感的他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都格格不入，于是更加怀念斯莱戈的山山水水。他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和妹妹丽丽在荷兰公园附近看到了一个人工喷泉，他们突然怀念起家乡山野里真正的泉水，兄妹俩几乎流了泪……

也正是对故乡斯莱戈的真切思念，让叶芝后来创作了最著名的诗篇《因尼斯弗里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我要起身离去，去湖心小岛因尼斯弗里，
用粘土和树篱，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
我将种植九垄豆角，为蜜蜂建造房宇，
孤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
……
我要起身离去，在白昼黑夜的轮回里，
聆听湖水波涛拍岸的隐隐低语；
当我伫立马路上，或灰色人行道里，
已听到湖水在拍打我深邃的心底。

斯莱戈成为叶芝的精神故园。在远离故乡的岁月里，“把我对斯莱戈的记忆和向往置入其中”。当叶芝决定做个诗人时，斯莱戈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叶芝早年的《凯尔特薄暮》，用诗人的笔法将爱尔兰民间传说、乡野故事娓娓道来。他后来说，他年轻时在斯莱戈郡的海滨游荡，迷恋罗西斯海角的风貌、邻人们讲述的民间传说，追逐仙人与鬼魂，潦草地写下诗歌。爱尔兰人笃信仙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青年叶芝的精神养料，引导他进入凯尔特历史的记忆。

爱与诗

爱尔兰一周之旅的最后一站是都柏林。与伦敦、巴黎、柏林等其他西欧国家的首都相比，都柏林的名字并没有那么响亮，整个城市予人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流光溢彩、惊艳夺目；相反，它有一种平实而沉着的美，中间又蕴含着为这个民族曾经历的伤痛，似乎总有一种令人沉静的力量让你重新打量这个城市。

其实都柏林也曾领潮流之先。英国合并爱尔兰后，新教掌权者将都柏林打造成一座启蒙城市。1741 年，作曲家亨德尔访问都柏林，受邀专程为都柏林病人谱曲——于是便有了基督教经典音乐中最为传唱不衰的名曲《弥赛亚》。1742 年 4 月 13 日《弥赛亚》首演时，演出盛况空前，以致宣传单上注明妇女们不穿蓬裙、男人不佩剑，以便腾出更多地方容纳热情的观众。都柏林的演出盛况也让亨德尔感动不已，他后来说他被“这个慷慨国度的名流雅士所折服”。可惜的是，当年唱响《哈利路亚》首演的尼尔音乐厅（Neal's Music Hall）如今只剩下一座拱门。

其实单单从文学上来讲，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国家就迸发出不容小觑的能量——詹姆斯·乔伊斯、约翰·巴特勒、叶芝、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等文学大师星光闪耀，以至于人们说：“爱尔兰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与其幅员和人口是不成比例的。”地理面积仅 7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爱尔兰，在百



（视觉中国供图）

9月27日，苏富比拍卖行在爱尔兰皇家学会举行“叶芝家庭收藏品”展，图中工作人员举起的是老约翰·叶芝画的最后一幅自画像

年间竟然诞生了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叶芝外，还有戏剧家萧伯纳、荒诞派作家贝克特和当代诗人谢默斯·希尼。

庆幸的是，在离开爱尔兰的最后一天，有机会与叶芝再次“相遇”。位于市中心的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醒目地挂着一幅巨大的叶芝画像，仿佛提醒着游人不要与这里的叶芝擦肩而过。

原来这里自2006年起设置了叶芝主题的常展。下午时分，图书馆特别安静，只有参观者在每一个展区缓缓行进的脚步声。陈列柜中展览着诗人的手稿、首版书的封面和珍贵的老照片；走过一个个展区，诗人亲自朗读诗歌的声音、他的朋友与爱人回忆诗人的声音，以及学者们的讲座次第响起。展览里有很多女性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叶芝一生与几位女性朋友情感的交织、纠缠。贯穿于整个展览、其实也是与叶芝绵延几十年的女性，便是那位著名的茅德·冈（Maud Gonne）。

叶芝是在伦敦与茅德相识的。1887年，22岁的叶芝与父亲一起来到伦敦，当时的叶芝在外界的标签只是爱尔兰剧作家兼诗人，在伦敦这个时尚都市，他显得拘谨，或许还有几分不谙世事，以至于第二年圣诞节，他受邀和业已成名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共进午餐时，王尔德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叶芝说：“不只是当一个诗人那么简单，你得看起来像个诗人，你的行为要像诗人。”叶芝在后来的自传中详细回忆了他与王尔德的交往。当王尔德后来因同性恋罪名入狱时，叶芝还收集了很多朋友的慰问信亲自上门送到他弟弟手里。

但是那时的叶芝无法像后来那样对周遭的世界应付裕如、游刃有余，他和父亲仍然要为生活发愁。老约翰·叶芝是一位波西米亚风格的艺术家，他常常引用法国一位剧作家的名句：“至于生计嘛，我们的仆人会替我们代劳的。”这个家穷得真的曾一度只剩下一块钱，他们开家庭会议决定这一块钱的去处，大多数成员投票赞成买了一份报纸。有一回朋友来访，叶芝甚至要向客人借钱去买茶点招待他们。长期的生活压力导致母亲忧郁成疾，离群索居，1900年去世。父子两人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但似乎都宁可受穷也不愿牺牲艺术前途。

1889年1月，茅德·冈来到叶芝与父亲在伦敦的居所，拜访叶芝父子。时年22岁的茅德出生于英国，是一位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长女，都柏林上流社会的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茅德·冈，《当你老了》是叶芝献给她的诗篇
右图：一生爱恋茅德不得的叶芝

宠儿。不久前在其父去世后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然后，她对爱尔兰中下层人民产生了同情，毅然放弃在爱尔兰总督府的社交生活，信仰起爱尔兰民族主义来。朋友介绍她认识叶芝，意图通过潜移默化，把她的兴趣从激进的政治活动转向爱尔兰文化的重建。但从结果来看，她却对叶芝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从留存于今的照片来看，茅德的确美丽而高贵，眉眼间又带着一股倔强的英武之气，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对 23 岁的叶芝构成了“致命诱惑”。众所周知的是，他对茅德一见钟情。他这样描写自己第一次见到茅德·冈的情形：“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我从未想到会在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看到如此之美。”后来的情形也正如叶芝所写，“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他爱恋着她，但却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他用充满伤感的语调，诉说着，把得不到回报的爱情升华成一篇篇感情复杂的诗。在茅德眼里，“他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子，我拒绝了他，将他还给了世界”。也许正是茅德的拒绝，才让叶芝写出流传后世的诗句。

若我有天国的锦缎，
以金银色的光线编织，
还有湛蓝的夜色与洁白的昼光
以及黎明和黄昏错综的光芒，
我将用这锦缎铺展在你的脚下。
可我，如此贫穷，仅仅拥有梦；
就把我的梦铺展在你的脚下，
轻一点啊，因为你脚踩着我的梦。

《他希冀天国的锦缎》（*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我有一个念头，只能对你说：
你美丽动人，我也尽心竭力
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
那似曾很幸福，然而我们已经
像那空洞的残月一样心灰意冷。

《亚当的诅咒》（*Adam's Curse*）



（图虫供图）

斯莱戈不仅以叶芝的故乡而闻名，还是“野性大西洋之路”的重要一站

1893 年，当叶芝再一次被拒绝时，他写下了日后最著名的《当你老了》。

茅德似乎只愿意与叶芝保持着精神上的交往。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叶芝阴柔而敏感，茅德刚烈而炙热。他们对文学功用的看法也有本质不同。在茅德看来，文学是唤起革命的工具，而叶芝认为，“文学永远是个人性的，永远是个人对世界的想象、个人的经验”。叶芝曾对茅德·冈说，他想做爱尔兰的维克多·雨果，用诗来赞美爱尔兰古代的英雄和相关的地方，以唤起当代人的自豪感。但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叶芝选择的是用文字而不是利剑。对于茅德，叶芝不认同她“为了政治工作而失去平静、优雅或任何精神之美的所有灵魂”，他后来甚至说：“我渐渐恨起她的政治活动——我唯一可见的情敌。”

众所周知叶芝数次向茅德求婚皆被拒，但其实两人之间还有一段更微妙、更曲折的故事。在结识叶芝之前，激进的茅德很早就与法国革命者吕西安生了一个私生子，但这个孩子在两岁时不幸夭折。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叶芝心目中的形象，茅德并没有将实情告诉叶芝，而只声称死去的是她的养子。叶芝和朋友宣传的转世再生的精神哲学对她是个极大的安慰。

叶芝很想帮助她，于是带她去见他的朋友，神秘的作家和艺术家乔治·卢梭（George Russell），给她举办了一个降神会（séance）来讨论她夭折的孩子是否可以转世。无论他们得到什么信号，卢梭都转过身安慰茅德：“你的孩子是有可能转世的。”

茅德的确非一般女子，她立即狂奔回巴黎，找到孩子的生父，把他带到离巴黎约 100 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到她儿子的坟墓中，在墓穴里发生了性关系。目的是让她儿子转世。据考证，这段疯狂的性爱竟然有了一个孩子，她就是伊索尔特·冈（Iseult Gonne）。

1903 年，在爱国主义的狂潮下，茅德·冈嫁给了爱尔兰军官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麦克布莱德曾参加南非的布尔战争，帮助荷兰人后裔抗击英国人，被爱尔兰视为民族英雄。茅德不顾亲友反对，决意嫁给相识不久的他。两位革命者的婚姻有很大的宣示效应。不久，他们带着刚出生的孩子，为法国一家杂志拍了照片，夫妻俩面前的桌

子上摆满了枪，上面写道："在法国的三个爱尔兰革命战士。"

茅德自始至终也没有考虑过叶芝。在给妹妹的信中她说："至于威利·叶芝，我把他当作朋友珍爱，但我无法想象嫁给他，连一分钟也做不到。"婚讯传来时，叶芝正在都柏林一个公众集会上演讲。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他勉强完成演讲，但事后一点都不记得说了些什么。他后来写下《寒天》一诗描述当时的心情。

但这段革命婚姻并不幸福。麦克布莱德嗜酒又有家庭暴力。囿于天主教传统，茅德无法离婚，只能与其分居。这期间，她又找到叶芝寻找安慰，两人关系再度亲密，甚至有研究者相信，这一次两人重聚，有"超越精神领域"之嫌。斯莱戈叶芝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也确信这一点。1908 年，茅德在给叶芝的信里已将称呼由"亲爱的朋友"或"威利"，变成了"最亲爱的"。但很快，他们又恢复到了以往的关系。

虽然这是一段注定无望的感情，但茅德对叶芝创作道路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茅德的影响下，叶芝的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他对英格兰诗歌形式、爱尔兰文学和凯尔特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爱尔兰西部斯莱戈郡他母亲家里的避暑经历）的掌握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如果他在 19 世纪末即停止创作，那么他给今人留下的就是一部感人肺腑的乡愁和田园诗集——幸运的是，他没有这么做，这才有了他 20 世纪的著作，才使得现代主义更上一层楼——以及他所创造的用以理解现代性之恐怖与美的新语言。正是这一贡献突破了时间的考验，依然与今天的诗歌产生共鸣。"

诗与革命

在都柏林可以"亲近"叶芝的另一个去处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er）——1904 年，叶芝与一生中给他重要资助的格雷戈里夫人、年轻剧作家约翰·辛格一起创建了这座剧院，它也是今日的爱尔兰国家剧院。

1890 年，爱尔兰著名政治家帕内尔的去世，标志着自治运动的失败。但自治的愿景却使许多民族主义者重新审视爱尔兰的身份认同。他们向爱尔兰神话般的过去寻找灵感。这些民族主义者要寻找一个只属于爱尔兰的爱尔兰，与英国毫不相干的民族自我。正如乔伊斯后来所说，"原汁原味的民族土壤"正在"又一次培育着一个新的国家"。

叶芝也加入到了这场如火如荼的文化复兴运动中，打造全新的爱尔兰国家意识。他用英语写作，可赋予他灵感的却是东方神秘主义、欧洲现代主义和凯尔特神话。叶芝和他的同事们虽然浸润在传统中，却面向新世界。叶芝说，优秀的民族离不开文学，优秀的文学离不开民族。发现民族故事，把传说中的民族人物故事塑造成一批伟人英雄，可以效法的新国家创世神话。

在艾比剧院，叶芝用笔代替枪，也成为另一种革命。在首映的《凯瑟琳女伯爵》这部剧中，叶芝将爱尔兰比喻成一位美丽的女郎，值得青年男子为她献出生命，剧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大地激励了民族主义情绪。但后来叶芝也在诗中反问："我的剧可曾将有的人送到英国人屠戮的枪口下？"

取名于爱尔兰国父的奥康纳大街（O'connell Street）是都柏林市中心的一条主要干道，商场林立，游人如织。有关都柏林的旅游介绍，都会郑重其事地将这条大街上的一处著名建筑——邮政总局大楼(General Post Office,G.P.O.)列入推荐名单。表面上看，这座四平八稳的建筑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但如果细细追寻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历史，不难发现它是一处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所。

1916 年 4 月 24 日，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复活节起义。他们占据了邮政总局大楼，又在楼顶竖起了一面象征爱尔兰独立的三色旗，领袖皮尔斯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起义很快遭到人数十倍于叛军的英军镇压，缴械投降的起义领袖们遭处决。

其实，当时的舆论和民众，对这次起义并不持强烈的支持态度。后来的纪录片显示，当这些起义者被押出邮政总局大楼时，甚至遭到围观群众的推搡、嘲笑。但英国政府随即在都柏林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处决、逮捕狂潮，此举适得其反，非但没有恐吓住爱尔兰人，反而将更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爱尔兰民众推到反英国的战线上来。那些牺牲的起义者们由此成为广受爱尔兰全体民族主义者景仰的烈士，而 G.P.O. 则成了民族独立的祭坛。

同样投身于民族独立事业的叶芝，不会对复活节起义无动于衷。当年 9 月份，他即完成了《1916 年复活节》(*Easter 1916*）这首诗。诗中他赞颂了几位烈士，其中的 MacBride，正是茅德已分居的丈夫。茅德也因为起义入狱 6 个月。此时的叶芝仍然

没有放弃对茅德的渴望，这一年年底，他去诺曼底拜访茅德，又一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向她求婚，而茅德，又一如既往地拒绝了他。想起来多少让人讶异的是，此时茅德的女儿伊索尔特已经22岁。或许是她的影子让叶芝回想起茅德年轻时的样子，被茅德拒绝后，叶芝竟然径直走到伊索尔特面前向她求婚。而伊索尔特当然拒绝了他。

复活节起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叶芝都陷入困惑与矛盾中。这时他已经52岁，他信奉的占星术和神秘主义的力量，都指示他应该尽快结婚。回到英国，叶芝向曾经的朋友伯莎·乔吉·海德－李斯求婚，对方欣然应允。1917，在占星术提示的最后几天期限内，52岁的叶芝与乔吉完婚。幸运的是，这段看起来很“随机”的婚姻算是成功的。乔吉家境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热爱文学与音乐，研究星相学，还会跟叶芝进行他热衷的各种神秘主义游戏，比如与“笔仙”对话，等等。爱尔兰国家图书馆的叶芝展里就有两人进行这类交流的大量文字。婚后的叶芝步入创作力和情感的壮年期。

最后的安息

来斯莱戈寻找叶芝，怎么会错过他的最终安息之地呢？德拉姆克利夫（Drumcliff）位于斯莱戈以北8公里远的地方——之前有国内学者将其译为“鼓崖”。

墓园里有一座安静的教堂。叶芝的墓地简单朴素，墓碑仅是一块竖立的简单石碑，上面刻着诗人晚年作品《本布尔本山下》最后一句：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en pass by
（对生命对死亡/投以冷眼/骑士莫止步）

一位长髯老人正在给外孙讲解叶芝的故事，看到我们，他兴致勃勃地过来聊天，很高兴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会专门来此“探望”叶芝。

晚年的叶芝并没有像萧伯纳、王尔德、乔伊斯那样离开故土，他坚持留在了爱尔兰，等待它的变革。1921年，新的爱尔兰议会与英国政府签订条约，爱尔兰除北方六郡外，其余26郡获得在大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地位。自由邦首任总统阿瑟·格瑞菲斯称叶芝为“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自此，他的荣誉纷至沓来。这年年底，他被提名为自由邦参议员。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荣誉，认真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但是“参议员叶芝”更多时候感觉到的是尴尬。在参议院内，他并没有多少机会就他所擅长的话题发挥演说才能，大多时候，他只能保持沉默，以免暴露自己对经济和行政等问题的无知。但是很快，因为政见不和，他与包括茅德在内的许多朋友都疏离了。

1923年，爱尔兰内战结束。革命赶走了英国人，但是把既有的社会现实固定了下来，一个以天主教会、农村为主的社会。这一年叶芝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评语说：“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但是晚年纷至沓来的荣誉并没有让叶芝找到心灵的安定，他发现自己置身的爱尔兰并不是他曾经期望的那个浪漫而宽容的国家，他们效忠于罗马教皇，而视信奉新教的叶芝为局外人。新政府强制使用爱尔兰语，进行文字审查，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斥为“邪恶的文字”。叶芝还反对新政府对禁止离婚的立法，但失败了。

叶芝的健康已因多年劳累受到极大伤害。除了仍挂名艾比剧院董事之外，1928年参议员任满时，他辞去一切公职，又开始了热爱的写诗工作。由于健康逐渐恶化，妻子乔吉陪他辗转于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地度假疗养。1939年1月，叶芝骤病。26日，在最后的清醒时刻，他把改好的诗剧《库胡林之死》和长诗《本布尔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的手稿交给妻子。1月28日，叶芝安详辞世，直到他清醒的最后一刻，口中还喃喃念着诗。他的遗体暂时安葬在罗科布伦（Roquebrune）。一个小插曲是，葬礼结束，人们都已离开之后，一具花圈才悄然而至，而花圈上赠送者的题名为詹姆斯·乔伊斯。

“二战”结束后，爱尔兰想要迎回他们的民族诗人。1948年9月，爱尔兰政府派遣海军巡洋舰，把叶芝的遗骸运回爱尔兰。除叶芝的妻子乔吉和弟弟杰克等亲属外，时任外务部长的肖恩·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等要员代表政府迎接并护送遗体，葬回斯莱戈。而肖恩·麦克布莱德是茅德的儿子。1968年，叶芝的妻子乔吉去世后，也葬于此。

一位诗人在叶芝死后评价说：无叶芝，不自由。这无疑是对叶芝一生极高的褒扬。从某种意义上说，叶芝也是一位革命者，虽然他从未投入过真正的前线中，但是他的精神却结出了爱尔兰革命的果实。

（参考书目：《叶芝评传》，傅浩著）

在抽象与现实世界的交界处

文 / 钟和晏

抽象艺术家由点线面和抽象几何等建构着他的世界，通过营造一种不确定性来挑战完成感以及身份构成。

与纽约艺术家罗妮·霍恩（Roni Horn）的作品相遇有点像翻阅一本晦涩难解的书，感觉似曾相识又令人困惑，也许还有几分沮丧的心情。比起阐述，它们似乎更容易被描述：一根 1.5 米高的细长铝条斜倚在白墙上，靠着地面和墙壁的支撑才不会倒下来，铝条上嵌入黑色的塑料字母。从侧面看去，粗细不一的黑色线条像是条形码，转到正面，嵌入式的英文字母就融合成了一行文字——“光线足以自足”，也就是这件名为《关键与提示第 862 号》作品的副标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霍恩制作了一系列这样的雕塑，铝条上的短句都是出自英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霍恩曾说自己被狄金森诗歌中的“高度感性”所吸引，诗人能够把“语言的象征性”从语言中剥离出来。在《关键与提示》系列中，狄金森的诗句被赋予物质的存在形式，它们就像钥匙一样，打开和提示着新的可能性。

见到霍恩的作品是在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ART021）的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画廊展区。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今年是 ART021 举办五周年，展会汇集了来自全球 11 个国家的 104 家画廊，其中 33 家欧美画廊是首次参加。

出现在“主画廊单元”的豪瑟沃斯将今年的展览主题定为“成双成对”，探讨关于物体之间重复与组合的概念。事实上，“成双成对”的概念也经常出现在霍恩的作品中。她的“成对”并不总是相同的，但也不是对立的两极或者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的层级关系。她用重复和倍增的方式邀请观众仔细观察，从中发现构成世界的微妙差异和变化。

距离《关键与提示》不远处就是一对喷墨印刷图像《死去的猫头鹰》，两个对称的猫头鹰头像，但它们的目光凝视方向又有些不同。虽然你可以确定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些联系并不足以理解它们。

展区的地面上放置着《蓝色旁边的蓝色 D》，又一个成双成对的概念。这是两个尺寸大小一致的实心玻璃块，像是在时间和空间中静止的碧蓝水池，表面轻微地向下弯曲着。玻璃块的侧面是半透明的，边缘因为与模具的接触有点粗糙，对比之下，被回火抛光过的顶面也就越发显得镜子般光亮。对于这件作品，霍恩的解释是：“这一对是镜子和窗户，窗户包含了蓝色的景象，镜子反映了你心中的蓝色。”

霍恩 1955 年出生于纽约，1978 年获得耶鲁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她在大学毕业后曾去冰岛旅行，从此迷上了那个冷冽纯净的孤独国度，它的地貌、气候和几乎隔绝于全球化力量之外的状态。她说过：“我必须要不断地重回冰岛，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更多像一种渴望。我一直把这种感觉比作迁徙，我确实能从生理上感受到它。”

一直以来，她被认为是一位难以归类的艺术家，涉足绘画、摄影、装置、雕塑等多种媒介，身份、差异以及可变性这三个观念是她的创作基础。她的自我定义是——“如果你问我在做什么，我会说我在画画，因为绘画是关于‘相互关系’的行为。我的所有作品都有这个共同点，无论风格或材料”。

可能对观众来说她的绘画作品同样晦涩，比如展出的着色画《曾经 13》，粗略看去像是建筑师绘制的城市规划图纸，一些细长的绿色条块无规律地分散在纸面上，色块下面是用炭笔勾勒的、形状各异的几何体块。这幅画提供了一种同时存在的碎片和凝聚的矛盾感觉：虽然是由数百个碎片组成，但每一片都安然地处于自己所在的位置，彼此没有间隙或重叠，由此产生一种非线性的时间感。

也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霍恩首次使用纯色颜料创作了她的第一批绘画，一些非均匀形状的组合，每个用粉状颜料密集填充深红色、亮黄色、深绿色等宝石般的色调。无论是半圆锥形、半金字塔还是半长方形，物体在易于识别的几何形体和抽象体块之间摇摆。例如早期引人注目的作品《作为第九号》，三个暗红色的椭圆形状紧挨在一起，漂浮在画面的下半部分，像是带着阴影的固体。红色颜料厚厚地铺在上面，混合了少量松脂和清漆，为二维作品增添了一种立体感。





（图片版权 ©Roni Horn）

1



（图片版权 ©Roni Horn）

3



（图片提供/豪瑟沃斯画廊）

2



（图片提供/豪瑟沃斯画廊）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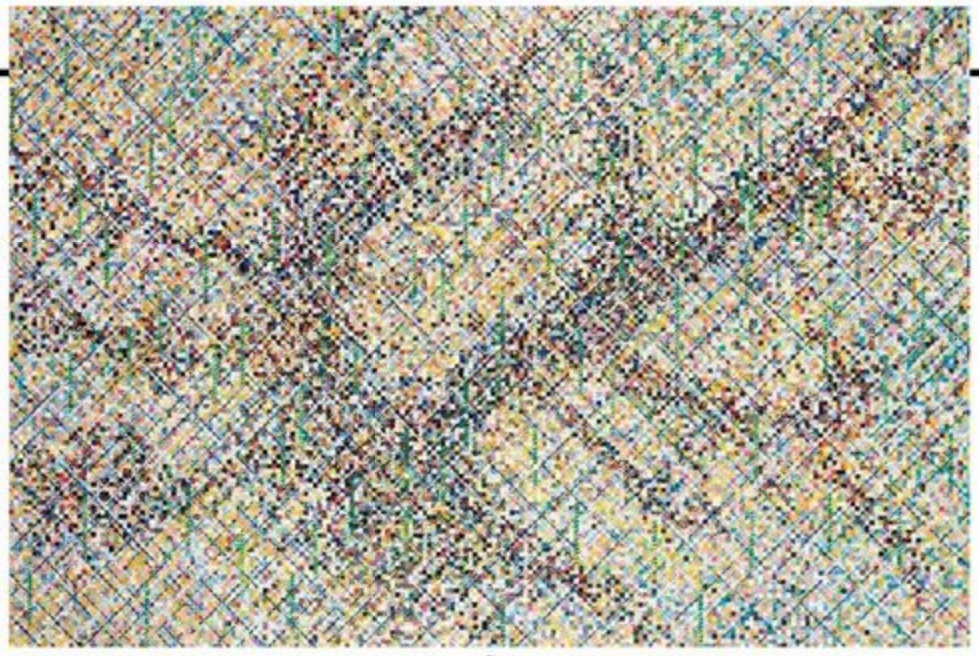
罗妮·霍恩作品：

1.《无题第八号》，2000 年

2.《蓝色旁边的蓝色 D》，200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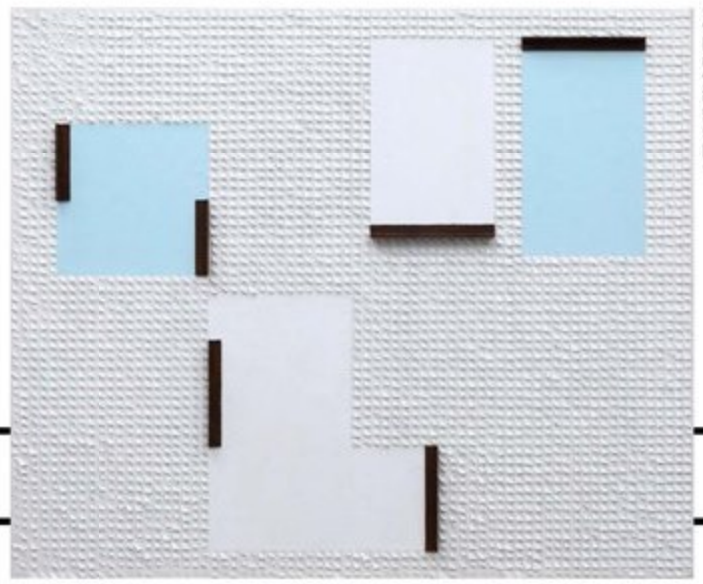
3.《如此第一号》，2010 年

4.《关键与提示第 862 号》，铝条上的短句来自英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



（图片提供该品画廊）

1



（图片提供该品画廊）

2



（图片提供该品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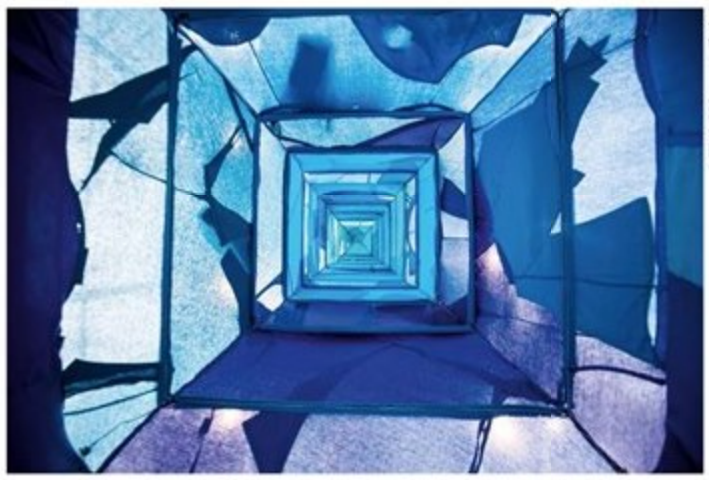
3

庄普作品

1.《弗里德里希的一棵树》，2016 年
2.《蓝色湖底的树干》，2015 年
3.《微小叙事》，2013 年



（图片版权 © 尹秀珍）



（图片版权 © 尹秀珍）

尹秀珍作品

左 . 装置《七》，2017 年
右 . 装置《七》织物塔的内在结构

可以说，这些绘画都是“用缺失的部分来完成”的作品，既是不完整的，又传递着整体事物的感觉，通过营造一种不确定性来挑战完成感以及身份构成。按照霍恩自己的话说：“作品自有它的发展方式，不能让观众感到过于熟悉或者对它做出假设。”

台湾艺术家庄普是另一位用点线面和抽象几何来构建世界的创作者，多年来以“印格绘画”著称。他一直沿用一种基本的绘制方法：先在画布上用铅笔画上一厘米见方的细线，再用轻蘸颜料的木制方章代替画笔盖在方格中，直到填满整块画布。也许出于盖印的动作，每一拓方印都会有深浅、明暗的变化，棋盘式的小方格、叠加的线条、数字或符号等构成作品本身。纯粹的形式表现出西方抽象艺术的观念，印章似的符号又蕴含了东方的精神。

这一次，台北诚品画廊展出的庄普作品《蓝色的瑜伽》就是这样一幅代表作，不选择绘制的图像，而用印章来达到“点到线到面”的效果。已经盖满了方印的明亮蓝色背景上叠加深红、梅红、橙色、绿色等彩色丙烯方印，由于组合方式不同，出现正方形、长方形、十字形、回字形等色彩各异的几何体块，形成画面空间的内在律动和丰富变化。

另一幅作品《蓝色湖底的树干》介于绘画与空间装置的形式之间，白色方格中用刀片割划斜线，翻起纸片的折线增加了多维空间和变化的光影。黑色铝条装饰在大块蓝色、白色丙烯色块的边缘，以偏移的布局产生画面的节奏。

切割、印盖、点描等技法都是一种身体律动的选择，强调艺术家的身体与画面之间的关系，在庄普看来，“创作就是直接带有节奏和秩序的行为，像种稻插秧一样的自然表现，完成后回头一看，田种好了，整体的美带有喜悦的感觉”。

虽然庄普的作品以色彩和表现形式给人年轻新鲜的印象，事实上他已经年逾古稀。他 1947 年出生于上海，两岁时随家人迁至台北，1978 年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后，1981 年回台北定居。很多人把他的作品划为极简主义，具有极简主义及后极简主义常见的模块化和连续性结构，以重复手段构成复杂而统一的整体。

“二战”之后的抽象绘画以直觉、想象力以及反具象的形式，突出纯粹以色彩和几何图形组合的画面。庄普提到过，自己“有可能是受到以前蒙德里安的影响，因为我从数字中去寻找黄金比例、几何图形的秩序”。

他把抽象绘画的发展轨迹划分为几何抽象和抒情抽象画派，几何抽象或称“冷的抽象”，以蒙德里安为代表，是从塞尚的理论经过立体主义、构成主义、新造型主义等发展而来，带有几何学的倾向。抒情抽象或称“热的抽象”，以康丁斯基为代表，以高更的艺术理念为出发点，经过野兽派、表现主义发展出来，更具浪漫倾向。

去年，庄普创作了《弗里德里希的一棵树》，作为向 19 世纪德国浪漫派画家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橡树画的致敬之作。在弗里德里希的《孤独的树》《橡树林中的修道院》等名作中，群山雾霭的映衬下一棵枝干扭曲的橡树茕茕孑立于苍凉的空气中，或者干枯稀疏的橡树林包围着哥特式修道院废墟，让画面呈现出阴冷神秘的氛围。《弗里德里希的一棵树》仍然是用彩色方印无数次叠加填满画布，看似平均分布的类点描技法中用色彩制造出远近有别的空间感，遒劲的橡树枝干线条从这些彩色方印中凸显出来。

离上海展览中心南门不远，北京艺术家尹秀珍新创作的大型装置作品《七》矗立在高大侧廊下。这是七座高耸的织物之塔，以红色、蓝色、绿色、浅灰色等旧衣物拼接缝制而成，不锈钢支架支撑起塔身。一些塔的原型清晰可辨，比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象征的大雁塔，或者作为当代传媒象征的电视塔，另一些造型模糊一些，仅仅呈现了更具普遍性的塔的形象。

《七》的创作缘于今年年初，尹秀珍与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七位先锋艺术家一起，受轩尼诗之邀前往法国干邑区，进行了一场以“七重感官”为题的主题创作。从一周七天、七色彩虹到七个音符，尹秀珍认为“七是一个奇特的数字，它代表了一种多元而和谐的状态”。

不仅是标志性的、被尹秀珍称为“社会皮肤”的旧衣服，装置《七》中也出现了她常用的旅行箱元素，作为织物塔的底座。她从 2001 年起开始创作的《可携带城市》系列，就是用来自某个城市的衣

创作就是直接带有节奏和秩序的行为，像种稻插秧一样的自然表现，完成后回头一看，田种好了，整体的美带有喜悦的感觉。

服结合旅行箱创作代表该城市的作品，如今已经完成了 40 多个，象征一种全球化生存方式的城市缩影。

尹秀珍以善于使用“日常生活用品”著称，她的第一件装置作品始于 1994 年 9 月。从那时起，她的众多作品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围绕着个人的经历和生活，另一种是结合具体的展示地点来唤起对公共性主题的关注。就像《七》装置一样，作品是由空间、地点、环境和历史背景等共同构成的。

去年 9 月末，尹秀珍在莫斯科车库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大型装置作品《缓释》(*Slow Release*)。策展团队帮助她收集了总面积达 200 多平方米的莫斯科人穿过的旧衣服，用钢铁和木头搭建出一个长 12 米、直径 4.5 米的“胶囊”结构，观众可以进入到这颗承载集体意识形态的“胶囊”内部。

“根据场地环境，我选择了红色和黄白色系列的衣服，这也是血液的颜色。”尹秀珍说。在莫斯科的时候，她发现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地铁。“莫斯科的地铁每一站都像一个博物馆，站台上有很多社会主义的痕迹，也有我小时候熟悉的气息。对我来说，地铁列车像一个缓释胶囊，人是胶囊中的一粒粒药。列车 / 缓释胶囊运行在地下，像是在城市的肌体里行驶。”

与尹秀珍一样，非洲艺术家帕斯卡尔·马尔蒂那·塔尤（Pascale Marthine Tayou）也是以使用现成材料和被丢弃物品出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更像是信手拈来的随意之作。这一次，常青画廊（Galleria Continua）展出了他的两件《帕斯卡尔玩偶》，他用水晶和混合媒介创造的人形雕塑。玩偶的身体是晶莹剔透的水晶，非洲面具用作头脸，身上添加了羽毛、稻草、木棍等饰物。虽然材料杂七杂八，雕塑自身却传递出一种庄重的秩序感。

塔尤 1966 年出生在喀麦隆的雅温得，他的大学专业是法律，所以，他自称“我是一名律师，而不是艺术家”。那些图腾式的、大致形象化的组合是他的知名作品之一，通常包含与他的非洲童年相关的材料——珠子、羽毛、草棍、水果干等，现在越来越多地与意大利水晶和比利时花边等欧洲元素混合在一起。

另一件塔尤作品《粉笔》是用五彩的粉笔水平地排满整个画框，其中没有一点缝隙。然后再在水平粉笔上叠加了一层呈对角线排列的粉笔。密集的构图方式既有非洲传统挂毯的纹理效果，又包含了对粉笔这种教育工具的寓意暗示。

纳米比亚南部纳米布沙漠中有一座名为卡曼斯科的“鬼城”，一个前德国殖民者的聚居地，作为少见的现代废弃城市之一，大部分已经被沙漠吞噬。在塔尤的装置作品《卡曼斯科之梦》中，他创造了一件卡曼斯科的精神性雕塑，虽然城市已经被沙漠吞噬，但是潜在的殖民地结构依然通过记忆、社会和文化关系等存在着。塔尤将被遗忘的故事、隐藏的回忆和当代图像交织在一起，希望它会“激起一种混合人类历史的境况，因为艺术不仅仅是看绘画，而是与创造一种情境有关”。

艺术家使用现成材料并不是新鲜的概念，塔尤更多地属于现在常被称为“积累分子”的那一群艺术家，作品利用了与他的出生地相关的地方性精神材料。塔尤的世界体现了诗人和哲学家爱德华·格里桑特（Edouard Glissant）所说的“关系哲学”和全球相关性的思想，他接受了世界相关联的现实。2015 年巴塞尔艺术展上，他的装置《塑料树》是从墙上水平生长出来的一片树木，不是树叶，而是一个个色彩鲜亮的塑料袋，粗糙地绑在每个树杈顶端，象征环境污染和大量消费的有害影响。在他的装置《生命之树》中，他采用了非洲面具的符号，把它们从幻想的权力形象转化成闪亮脆弱的水晶悬挂在枝头。



（图片提供常青画廊）

1



（图片提供常青画廊）

2



（图片提供常青画廊）

3



（图片提供常青画廊）

4

帕斯卡尔·马尔蒂那·塔尤作品

1.《帕斯卡尔玩偶》之一，2012 年
2.《生命之树》以及《卡曼斯科之梦》
3.《帕斯卡尔玩偶》之二，2014 年
4.《粉笔》，2015 年

百年鞋履展：不忘来时路

记者 何潇

“选择了一双怎样的鞋，就决定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在不可见的时间里作一个可见的耽贮，这或许是消费主义当道的今天，“旧物”的最大价值。

推开“无用”空间的大门，进入“百年鞋履展”展厅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策展人马可希望将“时间”凝固于“物”的用心。

展览的主体是一条长长的镜面长廊，约莫二十几米长，从空间一端的楼梯之上开始，一路铺陈到展厅的另一端。镜面上沾满灰尘，没有被擦去，却是策展人有意为之：“百年的历史，注定落满尘埃。历史只能铭记，谁也无法跨越。”

我们在讨论时尚史的时候经常说，一双鞋子中所包含的东西，甚于一座微型博物馆。当你走进这样的展览，便会了解个中含义。从晚清到民国，从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世纪的现在，一幅百年长卷，就这样借助鞋子这个小小的载体，不徐不疾地展开来。

镜面上放置着400多双鞋子，形形色色，或新或旧：一双绣花精细的晚清小脚鞋，纤巧若三寸金莲，安静地摆放在一双粗犷的男士短靴旁边，竟然让人心生几分怜惜；几双手工制作的虎头鞋，朴拙可爱，宛若几个并肩玩乐的孩童；一双芒草打成的麻鞋，独自摆放着，或许是一个孤身行走在乡间的旅人，行路劳累，在山间凉棚里停下来，稍作歇息。

除了可以放置在博物馆之物，也有一些来自于日常生活。其中令我感到熟悉的：一双帆布白跑鞋、一双橡胶雨鞋——这样简单的两个老物件，把我带回了童年的操场和阴雨绵绵的南方。自从来到北方之后，我便再也没有穿过雨靴了。

马可说：“选择了一双怎样的鞋，就决定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我们所见的是鞋，却又不是鞋。我们所见的是人，是鲜活的生命。对于崇物的人，“物”并非单纯的物质，而有着生命的灵性，是灵魂与情感的存在。冈田武彦在谈论“崇物”时说：“物即命，命即物，人虽为物之灵长，然一旦无物，生即不复存在。有了对物的崇敬之念，便产生对于生命的崇敬之念。”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中国千千万万单薄瘦弱的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彻夜穿针引线，为一家老小缝制新鞋？母亲熬红了眼睛把做了好多天的老布鞋塞进孩子背包的那一刻，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羞愧，她不确定这么老土的东西对即将奔赴大城市的孩子到底是一份踏实的承载还是一个麻烦的累赘，母亲从不把爱挂在嘴边，唯有把手中的鞋底缝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厚……修补老鞋子的过程，我们的记忆被一起修补。”在展览前言之中，马可这样写道。

她所希望呈现的，是“物”背后的风物人情：“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院子里有棵大树的老房子、那些清澈的溪流和连绵的远山、那些雨后散发着大地和草木清香的风、那些只有在记忆中封尘却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有些鞋子我们或许再也不会穿，有些路我们或许再也无法走，但当我们看到那些穿过的鞋，会想起来时路。在不可见的时间里作一个可见的耽贮，这或许是消费主义当道的今天，“旧物”的最大价值。

虎头鞋是展览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几个品种之一，一来因其活泼多样，二来因其朴拙动人。

看来小小的一双鞋，做工却十分复杂。虎头鞋由鞋底、鞋帮和鞋头组成，需经过剪、贴、插、刺、缝等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虎头的不同部位，由不同颜色的线搭配而成，一针一线的差池，都会带来不好的效果。比方说，线的颜色搭配错了，就“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虎眼、虎眉、虎嘴、虎鼻靠针线和布缝制而成，使用的针法包括刺绣、拨花、打籽等。

为了表现虎的威猛，嘴、眉、鼻、眼等处，常采用粗线条勾勒，再用绒线将鞋口、虎耳、虎眼等镶边。除了实用功能，虎头鞋在传说中也被赋予了美好的愿望：老虎是百兽之王，能驱灾辟邪，家人希望穿过虎头鞋的孩子能远离灾难、平安健康。而今，一双地道标准的虎头鞋已不容易寻得。

展览中的鞋子，是“无用”的工作人员在郑州和开封等地寻访而来，可见典型的郑州样式虎头鞋：

（本组图片：无用 供图）













上大图：“百年鞋履展”展览现场

下小图：展出包括晚清到 1949 年之后各时期的鞋子，可见历史变迁


（无用 供图）

除了鞋履，展览也详细展出和说明了许多民间制鞋工艺，如麻鞋、虎头鞋、千层底布鞋的制作等

用兔毛点缀，显得老虎格外威风灵动；老虎大眼睛，眉毛上缀有小鸟；虎鼻大而突出，为石榴心形，寓意着多子多福。这些鞋出自李芝兰奶奶之手。做鞋的手艺是李芝兰在少女时期学的，守了五六十年。她做的虎头鞋不卖只送——远近邻居谁家添了娃娃，她知道了，都要热情地送上一双。

而在开封杞县，李玉英奶奶管虎头鞋叫作“猫头鞋”。这是当地的叫法。俗话说：“头双蓝（取谐音拦，即拦住不夭折），二双红（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双穿得紫落成（意即孩子在自家长大成人）。”至今，杞县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姑姑做三双不同颜色的虎头鞋，“过九天”时送给侄儿。“想学手艺，只要有心就行，使用的工具不要那么多，一根针一个顶就能做鞋了。”

千层底布鞋，像一个时间凝固的符号，依然在一些地区的日常生活里发挥着作用。这个朴素而又扎实的物件，工序复杂，细细算来，大大小小竟然有十几道工序：调浆糊、打袼褙、替鞋样、纳鞋底、做鞋样、包边……繁多程度不亚于做一双手工皮鞋。

展览上出现的千层底布鞋，出自运城市上王乡垣峪村一位名叫王淑珍的阿姨之手。王淑珍今年66岁，是一位典型的山西农村妇女。儿女成人后，她仍在忙里忙外，辛劳地伺候着几十亩地。一有闲暇，也会操起女红，一刻不得闲。

在垣峪村，50岁以上的妇女都会做黑面白底的千层底布鞋。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机制胶底鞋、皮鞋、运动鞋出现，令这门传统手艺不再受欢迎。人们宁愿花上二三十块钱，买一双流水生产线生产的胶底鞋，也不肯耗上四五天时间，做一双全手工的千层底布鞋。

王淑珍却与他人不同，她舍不得这门手艺。她制作的千层底布鞋，在村里数一数二。直到现在，她依然记得与母亲一起做针线、织布、绣花、做鞋的时光。十五六岁，她就学会了做完整的鞋，给自己做也给家人做。兄弟姐妹结婚，也帮忙做新鞋。当地习俗，结婚10天后，媳妇回娘家停留8天。其间与娘家人一起做鞋，回去后送给夫家人。结婚那年，王淑珍和母亲一起做了4双。

当地农民平时穿的是黑面白底的千层底布鞋，有方口、圆口、搭带和松紧等款式。一个大人一年最少要穿10双鞋，不管生活起居，还是下地劳动，都得靠它。男性干的重活多，费鞋，所以男鞋底往往纳得比女人的厚，有时甚至多达40多层。最能看出手艺活粗细的，正是少人留意的鞋底。心灵手巧的妇女，会把鞋底纳得平整结实、细密匀称。

做鞋的第一步是贴袼褙。王淑珍使用的是20多年前自纺自染的土布。三个子女结婚后，她便不再织布了，闲置的老织布机也被儿子当作柴火烧掉。以前，她用土布做衣服和被子，用碎布和旧衣物做鞋子。现在虽不再做衣服和被子，她依然坚持使用剩余的料子做鞋。“纳鞋底一定要用旧布，因为旧布比较软，好纳，用新布会比较费劲。”

晒好的袼褙按鞋样剪好，填上均匀的布条，再做成包边的底子，就可以开始纳底子了。这是最废工夫的一步：鞋底的厚度要讲究，太厚则硬，穿着硌脚，太薄则容易磨穿。用三层袼褙纳的布鞋底，厚度最为适中，既好纳又好穿。

王淑珍习惯在纳鞋底的时候，将针在头发里捋一下。她解释说，这样是为了让针头沾上发油，更润滑，好纳底。在纳鞋底的过程中，她有时会停顿一会儿，因为右手中指发麻。这样手指发麻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小半年，每天发作几次，症状一来，她便不好做鞋了。但这也没令她放弃做鞋的念头。

在她的家里，有一个特殊的笔记本，其间夹着一家人大小的鞋样。鞋样是用废旧的广告纸剪成的，一个写着“老爸”两个字，大约是王淑珍的儿子写的。除了“老爸”，这本子里还有“儿子”“女儿”“孙子”……这本鞋样书，是王淑珍最为独特的“家谱”。

（展览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7号无用生活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

专题集结

《穿越丝路：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这是一部纵横1500年的中西交融史。《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历时一年，足迹踏遍丝绸之路沿线，从历史、经济、文明、器物、现场几个角度，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战略意义。



《大学的精神：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全方位了解世界名校，以及精英学生是如何生活和学习的，从中为你困惑的教育问题寻找答案。



《关于人生，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童书》

献给那些内心柔软、深沉爱着这个世界和孩子们的人，你的感受我们都懂得，只等你来读，其后的共鸣会让你感动到热泪盈眶。



《匠人匠心：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修故宫的人李永革、沉香雕刻大师郑尧锦、龙泉四老、紫砂徐门……本书介绍了近20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他们承载的手工技艺，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微信书店

天猫旗舰店

冬日重叠
今天你塞进去了吗?

记者 / 杨聃

一向要风度不要温度的时尚圈正在推行外套叠穿，别管出于什么原因，穿起来好不好看，至少保暖。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不够瘦，可能塞不进去。

Maison Margiela
高定系列“滤镜”

Russia Fashion Week 的叠穿风



理直气壮地多穿点

要美丽就必须“冻人”曾是冬天着装的金科玉律，要不然怎么那么多时尚达人恨不得在脖子上围个两米长的围巾，也得露着脚脖子呢。《GQ》的一则漫画更是直白地“揭露”出，你和既有风度又有温度的造型只差一件暖宝宝马甲的距离。有人会说网红单品也有保暖的啊，比如巴黎世家那件有裹着棉被即视感的羽绒服。可看看人家T台上是怎么展示的，哪个模特是规规矩矩拉好拉链的，还不是露个肩膀用它凹造型吗，仿佛不这么穿就跟穿一件大众羽绒服没什么区别。不过，好消息是据说今年冬天流行穿得越多越好，还不用藏着掖着，就是要让人看到你把外套叠着穿。

这彻底让“怕冷星人”扬眉吐气了，从《Vogue》到《Elle》的封面上：皮草配西装，羽绒服配毛呢大衣，冲锋衣配风衣，总之任何你有的外套都能搭配在一起。每个模特都套得圆滚滚的，有的外套里面裹着高腰、宽腿、紧裤口，带有宽翻领和宽垫肩的祖特装（Zoot Suit），密不透风。说来这种祖特装也不是乱配的，它最初源自黑人音乐家和亚文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墨西哥裔、非洲裔以及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社区内流行。1943年，黑人及拉美裔年轻人与“二战”军人在洛杉矶发生冲突的那场“祖特暴乱”也由此得名。如此穿法算是在呼应近两年驰骋秀场的街头风格吧。

回到叠穿，原本并不新鲜的概念一年四季都看得到，以前至少注重搭配，比如外短内长、上松下紧、基础色配强调色等。为了省去这种麻烦，很多“假两件”的设计应运而生，目的无非是让整体造型更有层次感，即便件数变多了也不会造成臃肿的效果。然而，今年更加街头的T台新品似乎连这点审美层面上的考量都省了。

设计师格瓦萨利亚（Demna Gvasalia）先是洋气地把牛仔和风衣拼在了一起，又土酷地把皮衣嫁接在了棉袄上。菲比·费罗（Phoebe Philo）直接把外层oversized风衣搭在肩上的造型固定在里层西装外套上，这样即便是单肩扛



Russia Fashion Week 的叠穿风

风衣的“大模”风格，也不怕衣服滑落的尴尬了。Maison Margiela 把西装解构成了束胸，套在了风衣外面，仿佛在说既然可以表达两种态度为什么非要舍弃一个。趋势归趋势，设想这些衣服如果真的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大概会被解读为作行为艺术吧。

事实上，外套叠穿——至少西装配毛呢大衣这种从男士着装风格演变而来的潮流本是件严肃的事儿。根据英国海军大臣、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1666 年 10 月 7 日是三件套西装诞生的日子。当天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宣布，自己钦定了一套男士的着装样式。这套以男士背心为中心的新式服装终结了男性繁复的紧身外衣与套裤长袜统治的时代。内廷顾问约翰·伊芙林爵士目睹国王陛下在巨大的穿衣镜前脱下了由蕾丝织成的坚硬夸张的衣领和宽松的斗篷，然后换上了一件朴素的毛呢背心，覆盖一件黑色的束腰外衣，底下是同色的带有缎带的马裤。自此，全球男性的基本服饰格调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英国皇室和贵族在经历革命后，逐渐失去了道德与身份上的优越感与可炫耀的资本，被迫屈从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提倡的冷静与节制，自觉抵制来自彼岸法兰西凡尔赛的奢侈宫廷时尚。”大卫·库奇达（David Kuchta）在《西装与现代男性气质——1550 至 1850 年的英国》（*The three-piece suit and modern masculinity : England 1550-1850*）中这样写道。在查理二世亲自示范后，约克公爵、白金汉公爵、丹比侯爵（Earl of Danby）等亲近廷臣也在内廷觐见时换上了这种国王倡导的全新服饰。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现代医学的以及绅士阶层社交活动样式的发展，中产阶级与贵族在户外消磨的时间逐渐增加，为了御寒他们会在套装外面再加上一件稍厚的外套。后来为了更保暖，他们又开始在薄呢正装大衣外混搭厚皮草大衣，每一层的叠加都具有社会属性和功能性，并努力保持优雅。

而在如今的叠穿 2.0 时代，无论是传统还是功能都在让位于表达。比如 Vetements 看上去像细胞分裂式的多层羽绒服，和华伦天奴假两件式冲锋衣，设计中不断强调同质化的叠加。假的金戒指被连缀起来变成腰带，棕色皮带被缝在一起成了长裤，便宜的棉布和单宁布上添加了珍贵的刺绣，因为社交

媒体，符号性在广为流传中被放大。

景观堆砌的新符号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年年初的一件“滤镜”效果的高级定制。当模特泰迪·昆利文走上T台时，喜欢玩Snapchat滤镜的人一眼就认出了她大衣上的印花和外罩着的白纱叠加起来是个张着嘴的人脸的模样。随后，莎拉·阿布尼戴着白色高礼帽走出，白色风衣上漂浮的黑纱显露的是另一张容颜。这是前迪奥首席设计师约翰·加里阿诺（John Galliano）加入Maison Margiela后创作的第三个春夏高定系列——“滤镜”（Filter）主题中的两个造型。

不只是服装，由彩妆师帕特·麦克戈拉斯（Pat McGrath）制作的头饰及面部装饰，也能令人联想到那些有趣的扭曲了真实面貌的自拍功能。一些面纱上四处散落着眼睛、鼻子和嘴，这和面纱后模特的脸形成一种对照；还有一些模特的脸则完全被高光镜面头饰所笼罩，看不出模样。

黑纱人脸装饰是英国艺术家本杰明·施恩（Benjamin Shine）的作品，他将其称之为“用面料作画”。通常只用一长块薄纱，通过手工缝制、折叠、熨烫来形成“雕塑”。早前他就与谷歌、可口可乐、MTV等品牌有过合作，还和着迷于宗教元素的纪梵希创意总监卡尔多·蒂希（Riccardo Tisci）联合推出过绘有圣母圣子图像的毛衣系列。根据《Vogue》的报道，此次莎拉·阿布尼穿的秀场样衣花了数百小时。从价格上说，它的确昂贵，但从服装本身的展示形式来说，它比工艺繁复的同行朴素多了。

转了性的约翰·加里阿诺似乎喜欢上了这种带着反思意味的表达，去年1月的系列就以“如撕裂的纸般谦卑的姿态”开场：每套白色裙装上都能找到某个部分被撕破，并以纸或廉价的天鹅绒填补。而那些昂贵的面料却以看似随意的方式处理着：乔其纱被压满了褶子、提花织锦的边缘被磨毛、皮革上布满了网眼。甚至，舞会礼服被当作工人的围裙那样在系在腰间，这一切被解释为“装饰性表面可能过渡为实用性元素”。

高定系列“滤镜”创作初衷也是如此，当模特的面容与面纱上那些夸张而扭曲的眉眼重叠，当“滤镜”包裹了一件日常的风衣，让人更鲜明地看到了社交媒体的趣味与荒诞。不过，这明显和不久前Vetements高定秀场以“刻板印象”（Stereotype）为主题找来一群“素人”扮演差不多。滤镜、保镖、流浪汉、吉卜赛人、小混混这些在设计中表达的关键词都和能购买一件五位数衣服的受众没什么关系，它们只不过是时尚提炼出的一些新符号。

就像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引用费尔巴哈的话所描绘的那样，在这个景观堆砌的世界，“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没有财力的人通过谈论它，富有财力的人们通过消费它来展现其如何把握了时下对酷的定义。话说回来，“群魔乱舞”般的外套叠穿也是如此，设计师的出发点绝不可能是出于保暖，就像三万五千块的香奈儿不能干洗不能水洗一样。但总的说来这种趋势还是实用并有益大众的，唯一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不够瘦，可能塞不进去。



德国版《vogue》，同样的叠穿风格

镰仓岁月：小津安二郎的“日本调”

记者 王丹阳



1

1974 年，在美国电影学者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写的书《小津》里，说到日本电影美学和当时的好莱坞为代表的世界潮流的差异性，“现代文明只存在一个世纪，它不过是披在绵延了两千年之久的亚洲文化身上的一件西方外衣而已”。小津安二郎身上的那种“真正的日本风味”，使里奇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研究他电影的人。其实，以上这句话有更深切的含义，应该说西方电影工业再怎么影响日本，它只不过是披在两千年之久的日本文化身上的一件西方外衣……

茅崎馆里的小津

小津安二郎是日本电影史上永恒的名字，也是西方电影学界绕不开的“东方梦魇”。如今，当我身处东京每个 JR（日本铁路）站，面对洪水般八面涌至的人流和出口上血管般密布的路网，我习惯性地打开谷歌地图，却发现卫星技术被这个充满玄关暗机、存在于未来般的城市折服了，乱颤的箭头正像六神无主中的游客如我。这时我想到 1953 年的《东京物语》，一对老人和原节子扮演的儿媳妇站在一处楼顶的栏杆处，眺望这座工业化腾飞中的城市，迷惘地辨认着儿子和女儿的家所在方向。

从他们广岛的老家坐过夜火车来到东京，不禁感叹：“如果走散了，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了吧？”那时的车站入口还是水泥盖就的屋棚，上面大书“地下駅”，铁轨边的时间提示器上数字牌机械地翻动着。不像今天，东京的铁路网完全如一个漂浮数码城，一旦看走眼了你要上的站台，坐错了车，是无法原地搭反方向车回来的。相比于当时战后刚起步的东京，如今的东京不知是多少《东京物语》这样的故事更迭过来的。

从东京闹市到镰仓，只需一个小时车程，而小津安二郎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穿梭于东京深川、到横滨附近的大船、到镰仓以西的茅崎，也是一个小时。深川是他的家，大船有松竹映画的摄影棚，而茅崎最南端的狭长海岸线，就是他构思作品的地方。当时东京一小时生活圈基本上构建完毕，东海道本线已开通，而更老的横须贺线在“一战”前后就在东京南部的海岸线上穿行。

茅崎在热海与镰仓之间，没有热海的温泉，也没有镰仓的幕府时代留



2



3

1. 小津安二郎，导演、编剧，西方研究者说他身上有“真正的日本风味”

2. 小津安二郎电影《东京物语》剧照

3. 纪录片《寻找小津 》（*Tokyo-Ga*）剧照

（黄宇摄）



1

（黄宇摄）



2

（黄宇摄）



4

下的历史街町，茅崎之名，为这特产鲳和甘薯之地，给人以颇历沧桑之感。规模顶多是一个中国小镇，却可算是市，与横滨地位相当。从《晚春》开始，小津有约十部电影是在茅崎构思完毕的，《晚春》是他战后的第二部片子，也被视为创作成熟期的开始。

如果一个小津安二郎的影迷特意去茅崎，那一定是冲着有 128 年历史的茅崎馆去的，这个百年老旅店是小津的“寄宿公寓”，更确切地说是疗养与创作之地。我惊讶于距离东京一小时车程之外，居然是这么一片似原封不动地从远古走来的风致，小巴士穿行在仅容单行的山道上，两旁日式别墅的外墙伸手可触，家家有矮松，修得一丝不苟的平整，刚好探出墙头。从繁密的丁目穿出，在离海 200 米处，就是这里最老的建筑茅崎馆了。

茅崎馆是当地政府认定的“有形文化财”，一则因为年久，二则因为小津，如今已经是第五代掌门了。年轻的森浩章随手从书柜上搬出一摞关于小津的著作，其中一部是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他很快就翻到 1937 年的 3 月 27 日，用磕磕绊绊的英语示意我这就是他初来茅崎馆的日子。“他陆续在这住了 10 年，但是日记到 1937 年 7 月就突然断了，因为去中国打仗了，两年后又回来了……”森浩章当然没有见过小津，但他的父亲森胜行认识他，只是如今卧病在床。





（黄宇摄）

3

1. 小津安二郎住过的旅馆——茅崎馆，第五代掌门人森浩章如今每年都在馆里办一个小津电影祭

2. 茅崎馆里小津安二郎陆续住了 10 年的二阶二番屋

3. 小津用过的茶具和食器留在茅崎馆的展柜里

4. 北镰仓净智寺，小津和母亲一起在附近度过余生

这本记录了小津 30 年，他整个人生二分之一的日记，几乎每则寥寥十几二十个字，记得无非是跟谁见面、宿泊何处、喝的什么酒、谈的什么事，像参加田中绢代母亲葬礼那样的一笔应该就是要事了。他的日记折射出一种国民性格，不愧是心思笃悠、细致入微、慢条斯理透了的“真正有日本风味”的传统日本人。

榻榻米上的人生

作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松竹映画长期承包的宿泊地，当时茅崎馆的二阶有三个房间是给导演和编剧用的。“打仗时看电影是最重要的娱乐，所以松竹那时很有钱。”森浩章说。拥有小津安二郎这样永恒的无形资源，他继承祖业，并顺理成章地将茅崎馆塑造成一个文化社团，每年在这里有一个小津“映画祭”，是他主办的，也就是把一个寝殿布置成现代会议室，每年在那里放一部片子，放出 30 来个报名限额。即使这样，世界各地的影迷都还是蜂拥而来，美国人是很多的，我想可能因为小津的日本调对他们来说是永远的异邦之谜，战时本尼迪克特写下《菊与刀》也有这种心情。

他的房间“本館中二階ニ番のお部屋”有很多影迷来订，一个标准的六叠榻榻米和屋，草篾已经泛黄，光脚踩在上面有些许凹槽，是因为架空的地板常年泡涨在海的潮气里。隔扇开向南面，正对一个黑松环绕的花园，150 米外就是相模湾的海滩，只是在当年小树刚植下，视线可以眺望海滩。小津习惯在饭后从屋边的栅门穿过金雀花开的花园，走向海滩散步。

里奇说，小津的摄像机几乎都是在离地 30 厘米的位置平拍，那是因为日本人家多数时间是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决定的，所以日本人是以坐在榻榻米上的视线来观察周遭和人生的。森浩章更是自豪地说，小津总是在这么一个和屋里想象他要塑造的一个个家，于是他照搬了一个 2 号屋的结构到大船的摄影棚，“主要是因为这屋子没有宽敞的入口可进摄像机”。

环视这六叠的屋子，茶桌和两把席地座椅置在正中，一个叫作“七輪”的碳烤炉靠墙而立，那是他当时煮咖喱寿喜烧宴客用的。曾经的屋子里还有他自带的食器、茶筅筒和火钵，只是现在空而无物。日式和屋就是个方正的盒状格局，我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可以复制的，但也许在日本人的头脑里它暗藏着大乾坤。小津的家庭剧里永远有那么个镜头，由近及远是侧对镜头的对桌而跪的人，一扇拉开的隔门、风景。这是日本传统町屋里永固的格局。

1984 年时德国著名导演文德斯拍了一个《寻找

小津》（*Tokyo-Ga*）的纪录片，在茅崎馆采访了那段时期小津的2号摄像师厚田良春。这位本身也60岁、曾经的跟班说起跟小津共事的往事，他们为了低角度拍摄自制三脚架，并一直是匍匐在草席上取景的。“低角度”“固定镜头”“长镜头”是如今人们对这位导演的主要印象，为了研究他为何在摇拍、移拍、渲染、叠印正逢其时的50年代独独如此拍摄，太多欧美学者至今把研究小津视作心结，以致都有阐释过度之嫌，森浩章叹道：“研究他的书太多了，一年一本。”

在这部纪录片里，厚田回忆当年固定镜头的拍法，往往是架好机器，对好焦距和取景框，然后让演员在每个位置上如几何造型般地站好，先排演再正式按机。胶片开始滚动，没有人敢去碰摄像机，那是一个禁区。他的故事没有故事，是语言搭建的生活场，画片般地互切，以大量城市空镜头转场，每个画面精心布置，多数画面里榻榻米与隔扇交汇的十字线条中，人物走近走远，是日本人潜意识里永恒的稳定和固着。在文德斯眼里，这还有一种简：“Simplify more and more as visual means of expression.”（简化更多作为视觉表现手段。）

“日本调”里的不变性

不止一个日本人跟我解释过何谓“岛国心态”，那就是在一种时刻存在的危机感里因循着传统的好与善，害怕受到任何外来冲击。虽然实际上这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让我赞叹，就拿日语来说，那是个仍不断在接纳英文词语的开放体系，但若要把话说圆，只能说明治维新赋予日本人的学习和融合精神，和其本身对于传统的依附是两个极。在小津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后者。

在茅崎馆接待处的西式客厅里，存放着小津曾用过的一套茶具和一只粗陶碗，这被森浩章如至宝般搁在箪笥的底层。然而我发现还有一张平铺着的《东京物语》油印剧本，我们小心地拿了出来，这份泛黄的薄册封面上有一行不起眼的字，大意是“这个电影是讲述亲子关系的”。

这是他拍片的一个特色：主题先行。有意思的是他的主题不外乎是家庭成员间不断排列组合、颠来复去的关系，如鳏夫嫁女、单亲家庭再婚、夫妻破镜重圆、亲子间的分离、孤独终老……有人说他毕生在探讨一个问题，即“传统家庭的崩溃”，这个结论不无道理。但他电影里洋溢的一种日式的悲情并没有西方文艺里命运与意志的直接冲撞而构成的悲剧性，它更源于客观现实中无可挽回的传统的崩溃。你会发现他几乎在每部电影里都不吝惜拍摄长长的火车和铁轨的空镜，这也仿佛预示着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列车。“二战”后经济腾飞时期人的原子化、家庭的破裂是时代的催化剂慢慢发酵而至变异，日本人表现出来的隐忍和哀愁恰似铁轨接榫处绵延不绝的车辙声。

于是我想到最近日本人的一个调查数据，说是全日有60%的家庭现在处于一人或两人的状态。60年的蜕变至今，东京人终于习惯了一个新词：“一人暮らし”（一个人生活），小津的镜头在特定的时期书写了历史。当然，这对于里奇这样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家庭剧在西方甚少能达到艺术的标准，被视为上不了台面的二流货色，不过在家庭仍然属于社会单元的亚洲，家庭剧的精致程度，远超美国的家庭剧水平，小津的家庭剧属于独树一帜的类别。”

而这种家庭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动荡的社会现实如环境公害事件、《日美安保条约》、左翼运动的背景下，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以至于使他背上“小资趣味”的骂名。对此，他在自传《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一书中有过回应，拍完《晚春》之后他说：“战后的社会不干净，混乱肮脏，我讨厌这些，但这是现实。与此同时，也有谦虚、美丽而洁净绽放的生命，这也是现实。”这种美丽的东西，就是闪烁在喋喋不休的家务唠叨中的人性的善与和。

日本电影史家佐藤忠男在1971年出版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一书中提到一个细节，1960年夏他去大船摄影棚探班，那时“安保”斗争刚结束，大岛渚因《青春残酷物语》而声名在外，他正筹备

“战后的社会不干净，混乱肮脏，我讨厌这些，但这是现实。与此同时，也有谦虚、美丽而洁净绽放的生命，这也是现实。”

拍《太阳的坟场》。“大岛渚在现场有一种青年特有的活力和紧张的气氛，没有轮到上场的演员们在一角谈论着新电影应有的风格……无意中窥到另一个摄影棚，安静、昏暗，电灯光集中照射着中央和道具，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放轻脚步，静悄悄工作着，这就是小津的摄制组《秋光好》的拍摄地。”

“家庭”的嬗变

“小津太陈旧了。”“小津的电影是形式美。”“小津有资产阶级趣味。”这是当年新闻界、评论界对他的一贯看法。只是到了如今，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构筑了另一种时间流逝的维度，他的电影简洁到只靠人物的对白、平移的动作，以及城市空镜来穿插过渡。一个海港里船靠岸又离岸，火车穿行在光秃秃的东京郊外，闹市的拉面店门檐上飘舞的布帘，一座樱花盛开中的塔影……自然中的微毫生发他都给予耐性，仿佛镜头在等待其完成。

但镜头又不是随意而摄的，比如在《茶泡饭之味》里，跻身中产的男主人喜欢下班在弹子房里打弹子球，这是战后的时髦货，人站在一台台鳞次栉比的机器前机械地投钱，操作，投钱……弹子房外的纸灯笼上印着“人间教室”四个字，那场戏中有太多固定镜头都是以这个纸灯笼为布景，“人间教室”戏谑地蕴含着一种现代主义思考。

他孜孜不倦地讨论着家庭瓦解后的一系列生存问题，里面有认为寡母再嫁、鳏夫再娶是种耻的女儿，情愿赡养孤老而不婚，有担心打扰子女而宁愿独守乡下的父亲，有战场上回来把不贞的妻子推下楼梯的丈夫……更确切地说，那更像乡村共同体向城市工商主义蜕变过程中父权制瓦解的时代剧。

所以当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太多子女与父亲间那种欲言又止、各怀心事的芥蒂，其中除了有日本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谦卑感，还有父权制下的传统“作祟”。佐藤忠男是这样说的：“本尼迪克特运用精神分析法，以幼儿养育法为线索，探讨日本人‘羞耻’的文化，还不如探讨传统日本家庭和村落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所表现的封建道德问题……”

森浩章很费力地在手机上向我打出一行英语，“only last for one time”（只持续一时），他的意思是指，现在已经变了。他作为茅崎馆第五代掌门，一个月只上东京一次，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小镇青年不曾体会家族分裂的滋味，因为他们有三条铁路线可至东京，基本上是白天进城，晚上回乡。新干线使得即使女儿远嫁，也可周末探亲，但这对《晚春》里的纪子父女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森浩章在纸上画出地图，跟我解释，电影里的纪子在结尾是嫁到紧邻北海道的青森，他写下“蒸汽機關車”几个字，激动地告诉我在当时东京到青森要花 20 个小时。

1963 年，小津因腮源性肿瘤而去世，卧床的时候，松竹映画的经理城户四郎去看他，小津曾说：“厂长，还是家庭题材剧好啊。”没有人再追问或者理论下去，但是这句话道出了他一生追求的独特趣味，这种趣味伴随着他对于当时的浮夸、故弄玄虚的新浪潮的一种无声的抵抗。而他的那种“任凭时光流逝”的封闭性与不变性在今天看来也和工匠精神契合。

里奇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认为，他将建筑学的手法引进了电影，“不过他也像日本木匠一样，在工作中使用模件。正如木匠在造屋的时候，每栋房子都使用尺寸不变的榻榻米和隔扇，以及同样规格的门楣和框架，他也一样，在构建以情感为模件的电影时，他清楚他将运用的很多场景的规模和形式，它们变化甚微，出现在小津一部部电影中，像木匠一样，小津继续填充他的电影”。

这位拍了近 20 部家庭剧的导演终身未婚，后半生与母亲生活在北镰仓净智寺边的一处民居里，那一带古草茵茵，木屋被覆盖在一片浓荫深处，仔细打探，才知得折腰穿过一个山洞。只是那已不属小津家，新主人在洞口横了一条木栅，以示不想被扰。熟悉小津的老镰仓人说起对他的印象，都道他是个很害羞的人。他的墓在几分钟之遥的圆觉寺里，圆觉寺是禅宗临济宗大本山，建于 1282 年。

进入山门，走那么几步，右手边的一处山坡就是圆觉寺的永代供养墓。我循着那个碑上的“無”字去辨认他的墓，据说，他在中国打仗那两年，曾经到南京鸡鸣寺问禅，住持赠了他这个字。山坡上“無”字碑有很多，都不似传统供养墓般刻有受戒之名，只是得找到那块跟前有许多小玻璃瓶清酒的，那都是影迷的祭品。森浩章说过，如今他远在千叶的侄女会过来祭拜，不过一隔就是三四年。当我走出山门，火车的铁轨就在门前一穿而过，铛铛作响的栅栏时不时就放下了，回东京的列车慢慢擦过身前——有些东西在变化中永恒。

蓝色谎言

文 / 袁越

在任何人的字典里，撒谎都是贬义词。但是，根据一家曾获普利策奖的新闻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的统计，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发表的声明当中有一半都是赤裸裸的谎言，剩下的一半也大都是有疑问的事实，只有4%是确凿无疑的真话。不过，美国选民显然并不在乎这件事，甚至他有好几次被媒体揭发撒谎之后，支持率都不降反升，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有人会说，政治家都是骗子，撒谎是家常便饭，大家肯定早已习惯了。这话有一定道理，但特朗普也太爱撒谎了！《多伦多明星报》记者统计了特朗普的撒谎频率，发现他在竞选期间平均每天都要撒20个谎。而根据PolitiFact网站的统计，上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自2007年以来发表的讲话当中仅有14%是谎言，这个比例远比特朗普要低。事实上，数家与PolitiFact类似的网站所做的统计结果显示，特朗普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爱撒谎的总统，其撒谎的数量和频率都远比第二名高出很多倍。

为什么这样一个撒谎惯犯竟然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件事应该如何解释呢？

美国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撰文指出，要想理解这件事，必须从谎言的分类说起。心理学界通常把谎言分成3类，分别以白色、黑色和蓝色来代表。小孩子一般在3岁时开始学会说“黑色”谎言，也就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谎言，比如“是小狗把杯子碰掉的”，或者“是他先打了我”。小孩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父母是无法看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的，于是人类的自私本性开始起作用了。

小孩子们长到7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学会说“白色”谎言，也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谎言，比如“你的衣服好漂亮”，或者“我喜欢吃你做的饭”。如果一个小孩子学会了撒这种善意的谎言，就说明他真的长大了，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不妨撒个小谎，以此来维系某种人际关系。

小孩子再长大一些，才能学会说“蓝色”的谎言。这种谎言的特点就是既利己又利人，只不过这一次利的只是少数人而已。比如为了让本班级在体育比赛中获胜，很多孩子都会不惜撒谎，隐瞒本班代表队在比赛中作弊的事实。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李康（Kang Lee，音译）曾经调查过7～11岁年龄段的孩子，发现他们年纪越大，撒的蓝色谎言就越多。李康教授认为，这一结果说明蓝色谎言与一个人社会阅历的增加有关。在他看来，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我们天生就知道应该如何和别人打交道。但与此同时，人类还有很强的部落属性，我们从漫长的进化中学会了抱团，知道如何团结亲朋好友一起来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蓝色谎言就是部落或者集团之间相互争斗的最佳武器，撒这种谎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即使得罪其他大部分人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生活中类似的案例非常多。我们从小就听过很多战斗英雄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撒谎，比如从事间谍活动。不但如此，几乎所有国家的小说和电影都在不断地灌输给国民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做任何事，甚至包括对敌人使用暴力。

问题在于，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撒谎和暴力又都是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最被鄙视的两种品德，通常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老师敢于在课堂上公然鼓励学生撒谎，也没有任何一家主流媒体会公开为撒谎者叫好。美国人之所以选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位习惯性撒谎者，只能说明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分裂的国家，左右阵营的选民们已经把对方视为敌人了，而对敌人撒谎不但在任何国家里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会被认为是一种英雄行为，就像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那样。





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

霍宏伟 著　　定价：79.00元

古人用镜，不仅以之映照妆容、装饰居所，还用它来寄托相思、辟邪祈福，更用它来比拟人物、譬喻德行。本书挑选汉至唐代的铜镜，复原古人使用铜镜的方式和环境，将考古发现、古代文献、诗词、图像中的镜子融合在一起，为读者展现精妙的镜中世界。



古人的日子：戊戌年历

扬之水 廉萍 著　　定价：98.00元

以诗记历，以物解诗，尽可能细节化地再现古人的日子，是该书的初衷。春夏，读古人的耕田采桑；秋冬，读古人的渔猎收获……这一切往昔情景，在浩如烟海的古物、古画中，我们总是不难找到相应的实例，来一一印证。整本日历按农历编排，始于正月初一春节，结于除夕之夜，各种传统节日，相应文物，书内皆有标注，并附 2018、2019 公历年表方便使用。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

吴晓东 著　　定价：48.00元

吴晓东在北大讲坛上推崇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九位小说家，无疑称得上大师，他选作阐释分析对象的九篇作品也已经或终将被证明为不朽。本书在严谨缜密的学院派研究风格之外，更增添了几分潇洒而感性的亲和力，对我们熟悉或热爱的小说与小说家，本书或许是一种有趣的“旧梦重温”。



国学课

邱燮友/张学波/田博元/李建崑 编著　　简松兴 试题增补
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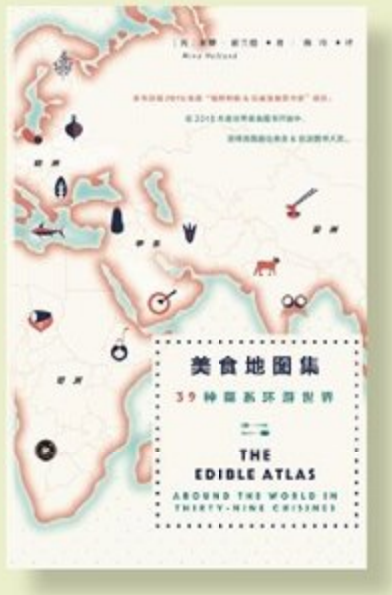
一部实用的国学常识参考书，是同类书籍中最为凝练的一部。以极为简练精要的文字历数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兼及国学总论、目录学和国学基本书目，书末还提供“国学常识题库”，是读者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了解国学常识最合适的读本。



日本国立小学365天

谭琦 著　　定价：45.00元

本书记录了日本国立小学一年四季的校园生活，在教育细节方面有很多着墨，例如开学典礼、午餐教学、母亲的职能、社会课、游泳课、毕业歌剧的排演等等，对日本的基础教育有入微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也对比了中日基础教育的差别与差距。



美食地图集：39种菜系环游世界

[英]米娜·霍兰德 著　陈玮 译　　定价：49.00元

“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旅行。”作者选取全球 39 种菜系，品味其味觉特色，并探寻构成这一菜系的决定性因素以及提供基本的烹饪技巧。本书将带着你做一次环球旅行，不仅是味蕾上的，也有历史的、文化的、风俗的。

来，看看工资单吧！

文/张斌



（东方IC供图）

9月12日，2017~2018赛季欧冠小组赛B组，巴黎圣日耳曼队对战凯尔特人队

过往三个夏天里，大巴黎远渡大西洋，在美国几个城市里与同为豪门的球队一起为球迷们热闹热闹。没想到，热闹之后，大巴黎的心里凉凉的，因为全队上下看不到球迷穿着他们的球衣赶赴盛会，满眼都是别人家的锦衣招摇。恨不能成为纵横四海的全球化顶级豪门，大巴黎下定决心不惜代价买进一位超级巨星。因此，才有了波折不断耗资近6亿美元的内马尔转会，也才让大巴黎在职业团队运动薪酬榜上，一举跃升五位，以650万英镑的平均年薪挺至全球足球俱乐部次席。谁是第一呢？是巴萨。那谁又是全球总第一呢？是雷霆。

内马尔的年薪很透明——3680万欧元，好事者算过，每小时约计3200欧元，足球顶薪了。梅西新合同周薪为50万欧元，年薪不过2600万欧元罢了。顶薪到底意味着啥？专门的研究机构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一份名为《全球体育工资调查》（GSSS）的报告显示，单是内马尔一人的年薪，大致与法国、德国、英格兰、美国、瑞典、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七个女足联赛1693名女孩子收入的总和相仿。

这份报告已经是连续第八年发布了，今年首次将女子运动员的薪金涵盖在内，力求达成男女平权、同工同酬的美好心愿。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过是心愿而已罢了，NBA与WNBA、英超与女足联赛的薪酬差距基本上都是几十倍的概念。全球最富有的女足俱乐部里昂队为队中的英格兰国脚露西支付的顶薪是14.5万英镑，而英超的平均周薪历史性攀至5万英镑，折合年薪264万英镑，排在NBA（550万英镑）、MLB（343万英镑）和印度板球联赛（299万英镑）之后，全球第五，足球界第一。

英超风光，薪酬最高的前三甲俱乐部还是要让位给巴萨、大巴黎和皇马。去年的第一位曼联（平均年薪520万英镑）走了节俭路线，一干球星走后，没再乱花钱，但就是这样还仅仅是滑落到第四位，领跑曼城一点点。曼市双雄自然是很有钱的，但在全球薪水排行榜上，要排到前20位之后了。雷霆队今年替代去年头名骑士队成为薪金水平最高的球队，平均年薪接近千万美元（929万美元）了，骑士队和勇士队以接近900万美元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值得一提的是，前12位中有9支NBA球队，另外三支就是足球三甲。

在全球薪金最高的12个男子职业联赛排行榜上，我们会看到中超的名字，排在前面的有北美四大、欧洲五大、印度板球，还有就是列在第12位的日本职棒。这12联赛跨越三大洲、10个国家、6项运动、257家俱乐部，共有7265名球员从中受益。报告披露，中超总薪金数为5.032亿美元，平均每位球员101万美元。上港队毫无悬念位列中超第一，球员平均薪金达到241万美元，权健紧随其后，209万美元，华夏幸福也属于200万美元俱乐部中的成员。申花队178万美元列在第四，换得足协杯和亚冠双重收获。恒大滑落至第五，近150万美元。百万俱乐部成员还有鲁能以及苏宁，辽宁和延边在这个榜单上最终的位置也一如人们所料。

去年报告中，中超便很显眼，甚至有评论将其定性为“最倾斜变态的体育联赛”，其背后含义很好理解。今年报告中，研究机构认真分析了恒大的财务状况，指出这家中国最为成功的足球俱乐部2016年的收入可以达到6400万英镑，其中电视版权收入占比近五分之一，赞助合作收入近七成，门票收入550万英镑。而维持这支雄心万丈的俱乐部一年的花销接近1.6亿英镑，总之一点，盈利几乎不太可能。按照去年的统计，中超的薪金水平是美国职业大联盟的两倍，是J联赛的三倍。此种走势还会继续吗？答案就在2018年。

美国又要抛弃叙利亚库尔德人吗？

文 / 宋晓军

当地时间 11 月 24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叙利亚问题通了电话。对此土耳其外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特朗普明确告诉埃尔多安他已下达不向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提供武器的指示。事后，白宫发言人并没有质疑土外长的表述，只是说随着拉卡打击“伊斯兰国”作战的结束，美向叙境内合作伙伴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调整了。那么特朗普政府是不是继伊拉克后又要在叙利亚抛弃库尔德人呢？

要回答这个疑问，首先要看两则消息和两组数字。第一则消息是，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强调美军将留在叙利亚后，五角大楼官员承认美军在叙利亚大约有 2000 人的驻军；第二则消息是，继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总统在索契就叙利亚问题会谈后，沙特在利雅得不仅召集了叙反对派组成“高级谈判委员会”准备参与下一步日内瓦会谈，而且明确提出了“叙总统阿萨德必须下台”这样与“索契会谈”主旨完全不一样的主张。两组数字中的第一组数字是，到 2017 年 11 月，叙政府控制叙利亚 18.5 万平方公里国土中的约 9.7 万平方公里；由叙逊尼派东部部落武装和 YPG 组成的叙民主军（SDF）控制了约 5 万平方公里；叙反对派武装控制了约 2.5 万平方公里；“伊斯兰国”控制着约 1.3 万平方公里；土耳其控制着约 2000 平方公里。第二组数字是，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美军在叙利亚有 13 个驻扎地，而俄罗斯有 5 个军事基地。

很显然，从以上两则消息和两组数字里可以推测，如果美国将 YPG 从 SDF 中剥离，从而获得坚持认为 YPG 是库尔德工人党分支的土耳其的支持，并转而利用沙特在逊尼派中的影响力和财富整合、赎买占叙人口约 70% 的逊尼派中所有反对派武装，还有可能在叙利亚战略态势上对冲俄罗斯和伊朗已经取得的优势。也就是说，以牺牲只占叙人口约 10% 的库尔德人利益为代价，换取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的“不合作”，并重组叙逊尼派反阿萨德武装，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以 YPG 为主的 SDF 占据的约 5 万平方公里土地，特别是占叙约 40% 的油气资源，大部分都是叙东部逊尼派部落的传统领地。值得注意的是，2008 至 2010 年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杰弗里（James Jeffrey）11 月 24 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似乎证实了上述推测。他说：如果我们想继续留在叙利亚，就必须修补与土耳其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是上述推测成立，就美军在叙利亚的驻军人数与同样是外来者的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力量相比还是处于劣势。而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从 2017 年 7 月至 9 月的第三季度，美军在中东的驻军增加了 33%，其中在叙利亚从 1251 人增加到了 1723 人，在伊拉克从 8173 人增加到了 9122 人（含文职人员）。在“伊斯兰国”即将被剿灭之时，美国不仅强调不会从叙利亚撤军，反而开始增加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力投入，难道真是在为特朗普的“后伊斯兰国”叙利亚战略做准备吗？有意思的是，YPG 在埃尔多安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他们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其士兵沿着幼发拉底河东岸一路向南突进靠近了叙、伊边境重镇阿布卡迈勒（Albu Kama）的照片。那么 YPG 急于靠近由俄罗斯提供空中支援、由伊朗代理人——黎巴嫩真主党和叙什叶派民兵控制的阿布卡迈勒，又要向特朗普传达什么信号呢？莫非他们要与美国在叙利亚打击的主要对象——伊朗结盟来“要挟”特朗普不要“抛弃”他们吗？总之，埃尔多安与特朗普的通话让未来叙利亚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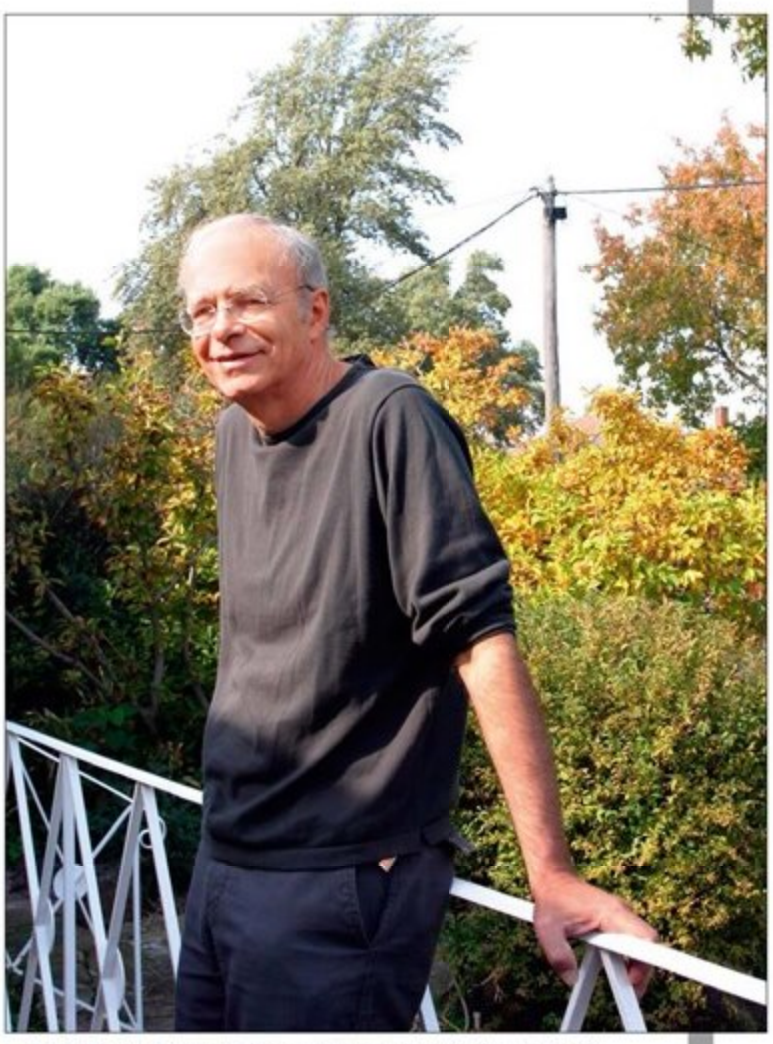
（视觉中国供图）

11 月 22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俄罗斯索契会见了伊朗总统鲁哈尼（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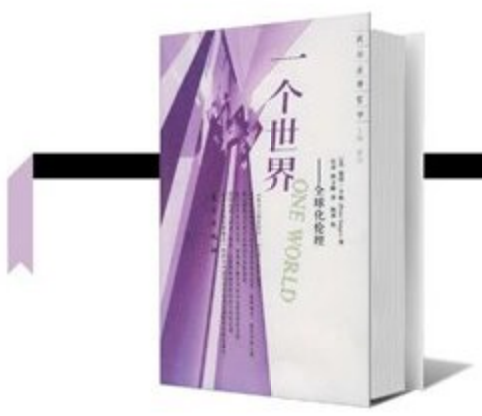
全球化伦理的可能性

主笔 薛巍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在2000年初就开始筹划写一本书，叫《一个世界》，探讨全球化的世界需要的新的伦理学，2014年他对该书做了修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辛格和他的著作《一个世界》



克服旧的道德直觉

全球化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事物，它的规模和效应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彼得·辛格说："今天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变的是全世界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气候。我们购买石油、钻石和木材，就可能让独裁者有钱去买武器。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想要以获得足够收入养活自己以及家人的价格来出售粮食变得更加困难。"面对全球化的结果，我们的道德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的伦理判断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我们的道德直觉起初是为了适应人人彼此熟悉的小群体生活。那已经跟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相去甚远……恐怖主义、大规模跨国迁徙和互联网三者相互结合，把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过全球化时代，将取决于我们怎样从伦理学角度回应我们生活于同一个世界这一理念。"

儒家讲仁者爱人，然后推己及人，西方也有着类似的观念。在19世纪末，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亨利·西季威克在《伦理学的方法》中提出："我们应该都会同意：每个人都应当对他的父母、配偶、子女表现友善，对其他亲戚表现程度稍次的友善；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和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朋友友善；对邻人和同乡比对陌生人表现更多友善；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对那些与我们同种族的人要比对黑人或黄种人友善，以及根据其与我们自身的亲密程度，对广义上的人类表现友善。"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同胞负有特殊的义务，对所有人负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义务。

辛格认为，我们无法改变对亲人的偏爱，但要警惕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他说："西季威克提及的第一套偏爱观点站得住脚，即偏爱家庭、朋友和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父母爱其孩子，父母给自己的孩子以偏爱的欲望超过给陌生的孩子，这都是非常深刻的。它可能根植于我们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的本性，我们的后代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依赖期内不能自我照顾，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孩子的父母不对他们加以照顾，他们生存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于是不照顾孩子的父母，比起照顾孩子的父母，往后代传递其基因的机会就少一些。因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和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都能看到。"

要想消除人们天生的对亲人的偏爱往往得不偿失。

“许多乌托邦的方案都试图阻止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偏爱，如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的早期阶段，要求农庄成员把生下来的孩子送到一个特殊的儿童房由集体共同养大，但母亲们常常会在晚上偷偷溜进托儿所里亲吻和拥抱她们熟睡的孩子。如果她们信奉集体农庄的理想，她们这么做的时候大概也有点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本身就是不幸福的来源之一。消除对孩子的偏爱带来的收益能超过它带来的损失吗？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对孩子们来说，爱护他们的偏心父母对他们的照顾，很有可能好过无偏倚的父母或集体雇佣的无偏倚的照顾者所给予的照顾。也有证明表明，孩子们如果由并非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带大，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虐待。”

也有思想家提出过家人不如陌生人重要的论点：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座宫殿正在起火，有两个人陷在里面，其中一个人对人类极其有益，他是费内隆主教，因为他正在构思其不朽名著《忒勒马克斯》的写作计划。另一位受困者是主教的女仆。费内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人读到他的著作，这些成千上万以前错误、堕落并因此而幸福的人将能够得救。葛德文说：假如我是那个女仆，我应该选择自己去死，而不让费内隆死。费内隆的生命确实比那个仆人的生命更宝贵。假定这个女仆就是我的妻子、母亲或我的恩人，那也不会改变这一命题的真理。辛格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赞同可以为了救一个人而去牺牲自己的亲人，但如果付出极小的代价就能拯救陌生人的性命，那还是值得的。

在世界主义者看来，邻居也无须特别对待。“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流动性和通信的增长，已经侵蚀了邻居对我们的重要程度。在路过邻家时，如果正在和远方的朋友打电话时，我们已经很少对邻居点头致意。如果家里没糖了，我们也不会学父母或祖父母以前的做法，跑到邻居那里去借，因为我们反正一会儿都会路过超市。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我们对邻居还负有任何特殊的善意义务，是相当可疑的。我们恐怕只负有一种义务，即做那些邻里之间做起来最方便的事，比如当你去度假时帮你喂猫。”

克服“为富不仁”

在过去的至少 20 年中，经济全球化是否增加了全球不平等？辛格指出，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全球化确实让富者更富了，但也帮助到了穷人。不平等确实得到了减少，因为以健康和生命质量来衡量，穷人得到的好处比富人得到的好处更多。“经济全球化确实可能济富了，但并不是通过劫贫来实现的。穷人并没有变得比过去更穷。除了最穷的 5% 以外，他们都相对不像以前那么穷了。从功利主义者谋求所有人最大福利的角度来说，重要的是人们的福祉，而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辛格指出，不平等也有诸多坏处。首先，不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而程度适中的再分配对增长没有负面影响。其次，不平等会摧毁社会中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人们的尊严，让他们的感受与在一个更为平等社会中依赖同样收入生活的情形相比更为糟糕。

辛格呼吁全球一起消除贫困。2014 年，乐施会报告称，全球最富裕的 80 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最贫穷的 35 亿人的财富的总和，而且全球 1% 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球财富的 48%。辛格说，这些数据表明，最富裕的亿万富翁能够而且应当为帮助最贫穷的人做更多事情。但富国并没有承担这一义务。许多年前，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发展援助目标，建议发达国家从其每 100 美元经济生产中拿出 0.7 美元给予发展中国家，但基本上它们都没有做到，德国拿出了 0.42%，美国只贡献了 0.19%。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跟有些国家不同，它不信任政府，不愿意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政府来办。如果把私人援助也算进去，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是特别慷慨的。美国每年私人援助的总量大概是 300 亿美元，比美国官方援助稍微少一点，官方和私人援助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如瑞士、英国等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量。只能这样劝告他们：“在全球村，别人的贫穷很快就会成为你自己的问题：你的产品缺少市场、非法移民、污染、传染病、不安全、狂热主义、恐怖主义。”

辛格说，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代表了 20 世纪晚期美国的自由派关于正义问题的卓越见解。罗尔斯认为，在我们分配物质财富的时候，如果要给那些境况本来就好的人分配更多，只能有一种论证依据，就是这种分配能够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有利。“罗尔斯这本书出版于 1971 年，出版后不久我就读过，并极为震惊：一本以正义为题的书，厚达近 600 页，竟然完全没有讨论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极端富裕与极端贫困这种非正义的现象……罗尔斯后来写过一本特别简短的著作，即《万民法》，说富裕社会对于挣扎求存的社会负有重要义务。但罗尔斯认为国际援助只需要帮助一个社会获得自由或体面的体制，人民的生活问题自然会获得解决。但有时候后一种问题更为迫切。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7）

文 / 朱伟



莫言

写完《酒国》，莫言写了一些中短篇，比如中篇小说《战友重逢》《白棉花》《怀抱鲜花的女人》《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然后就开始写《丰乳肥臀》。这可能是他篇幅最长的小说，推动创作的是他母亲去世。在悲痛中，他要讴歌一个博大傲立的母亲为寄托，因此，56万字只用了83天，1995年春写完初稿，改了三次，年底发表在云南的《大家》杂志上。这部小说获第一届《大家》文学奖，199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便引发轩然大波。首先，书名就挑战了很多人的神经——他们从中看到了色情与下作，有些人还从书中情节看到了“反动”。不管怎么说，莫言是不适合再待在军队了，于是，他脱下军装，到《检察日报》的电视剧创作中心当创作员，写电视剧本。

我是把《丰乳肥臀》与陈忠实的《白鹿原》放在一起，看作反映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的两部史诗的。两部小说，都是50多万字篇幅，沉甸甸，一部写陕西，一部写山东，映现百年中国，都极具代表性。写百年中苦难，回避不了外族入侵、兄弟相戕，回避不了前因后果，自己酿就的各种苦果。不同的是，陈忠实以质朴、雄浑的写实，塑造了一个白嘉轩，一个鹿子霖，两人斗了一辈子，写透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莫言则以象征的夸张，强调因果交缠的苦难，在男性家长缺失的前提下，讴歌一个在苦难中含辛茹苦，维系家族生生不息的母亲。“丰乳肥臀”是生殖力，农耕社会家族枝繁叶茂的基础。不“丰乳肥臀”，就不足以喂饱、养大，呵护这么多的子孙，所以，它是坚毅而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母亲的胸膛就如敞开的广袤的大地，她不是现实中的母亲，莫言生活中的母亲，其实很瘦小。

莫言其实是夸大了生殖对母亲造成的苦难，来写母性之伟大。传统中国，传宗接代是女子的第一要务，因此，小说中聪慧的鲁璇儿一嫁到上官家，就变成上官鲁氏，没有了自己，只剩下维系上官家繁荣的职责。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中没有父亲：上官寿喜没有生育能力，寿喜的父亲福禄也只有他这一个儿子，于是，上官鲁氏要繁荣上官家，就只能借种：从姑父到土匪、江湖郎中、屠夫、和尚。为了突出没有父亲这个要点，小说第一卷，上官父子一出场就被日寇杀死了，实际的家长，婆婆上官吕氏也成了废置于一边的痴呆。

不仅没有父亲，而且只有女儿。莫言这是一部象征小说，应该从象征的角度，去体会他的构思——上官鲁氏八次借种，生下七个女儿，最后，沐浴在上帝的温暖中，传教士马洛亚给了她“金童玉女”：一对双胞胎，“玉女”是个盲孩，“上官金童”成为传宗接代的独苗。

这部小说被很多人读出“下作”，很大原因是因这位“金童”自始至终的恋乳。他七岁断了奶还不能吃任何食物，依赖羊奶，乳房是他生命的依靠。他迷恋各种各样美丽的乳房，小说结尾，他回顾一生，是对各种飞乳的注视，它们组成美丽的星空。“丰乳肥臀”与离不开哺育，难成男人的这个“金童”，其实是一对象征。这个家族中，除了四姐是为救母亲而将自己卖给了妓院，七姐是被母亲卖给了白俄伯爵夫人，八姐“玉女”为减轻母亲负担而自杀，其余五个女儿都嫁给了“能闯祸”的男人。“能闯祸”是上官鲁氏对“不安分”、“真男人”的称谓，“能闯祸”的男人带来的因果，便是接踵而来，避不开的苦难。大姐嫁给沙月亮，二姐嫁给司马库，他俩在第一卷中携手抗日，沙月亮后来为混吃喝，成了汉奸，灭

他的是鲁立人，五姐嫁给了鲁立人。鲁立人是共产党，司马库是国民党，上官鲁氏膝下，于是有汉奸的后代、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后代，他们生下孩儿都扔给母亲。抗战胜利，司马库赶走鲁立人；鲁立人率部回来，又赶走司马库；司马库又还乡，最终还是鲁立人成了解放后的县长；司马库藏在坟茔中，因上官一家老少成了人质而自首，被枪决，一对女儿亦处死，儿子逃亡。三姐嫁的是捕鸟的“鸟儿韩”，“鸟儿韩”被日寇抓劳工，她精神失常成了“鸟仙”，后来又嫁给身为共产党的哑巴“孙不言”。六姐爱上的是美国飞行员巴比特，三姐与六姐的因果是，作为“鸟仙”，三姐因模仿巴比特的滑翔，飞下悬崖摔死了；而六姐与巴比特婚后三天就被俘，死于逃亡途中。

除了“玉女”，这七个女儿，无论婚嫁与否，都使这个家在半个世纪里跌宕起伏。用上官鲁氏的说法是，欠下的债总要还，于是，一直徘徊在还债的苦痛中——沙月亮死了，哑巴成为英雄回来了，大姐本是许给哑巴的，就成了他的妻。三姐死了，“鸟儿韩”回来了，“鸟儿韩”爱上大姐，被哑巴发现，大姐杀哑巴被处决，“鸟儿韩”亦身亡。鲁立人因上官家的身份牵连降为农场场长，死于三年困难时期；同死的还有卖给白俄，改名为“乔其莎”，被打成“右派”到农场的七姐。与家庭划清界限，革命的五姐死于“文革”；将自己卖给妓院的四姐也在“文革”中回乡，受尽侮辱，最后旧病复发而死。这部家庭史是社会史的缩影，莫言突出了一个个具体个人酿就的错阵，让你体会个人在这无情的历史中，其实的渺小。

这部小说的七卷，第一卷以强大的气场，写鬼子要进村，上官鲁氏正难产，沙月亮与司马库联手热血抗日，开场悲壮雄健，其实只是个引子。结尾第七卷是对家族史的交代，实际的六卷，以 1949 年为界，前后各三卷。我看八女的命运是情节的背景，母亲与“金童”，这一对人物象征就会凸显出来。

莫言塑造了一个质朴、坚忍又内在刚烈的母亲。成为生殖机器，接受一个个女儿的选择，接纳她们扔下的各种身份的孩子，她都是无奈。一介草民，她无力改变一切，只能承受一切，将绳深嵌在皮肉里，拉着家这辆破车，不断躬身前行。她说：“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这种活下去，且要记住的质朴，使她在战乱中推着木轮车，两边篓子里都坐着孩子，“两只小脚在冰雪中成了两个小镢头”；三年困难时期偷将豌豆吞进胃里，回家再吐出来喂活“鹦鹉韩”的描写，格外感人。母亲的光彩，尤其展示在那个大叫着“我要找我的孩子”，昂首走向磨坊的形象中。她顶着马排长的枪口，打了他一记耳光，轻轻地问：“你有娘吗？你是人养的吗？”在射来的子弹中，拔开了大门的插销。

这小说是写不肖子造就着痛苦吗？司马库炸了火车，全家头颅就都挂在了树梢上，本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活下去。二姐给司马库当了四姨太，就毁了她自己和两个女儿。司马库与鲁立人，为各自党派，以血还血。要是没有这些有血气而“闯祸”的人呢？我想，莫言写这些各自叱咤风云的汉子，是为对比上官金童的。这位吊在女人乳头上的“金童”，即使被鸡场里独臂的龙场长用手枪逼着，也没能使他成为男人。龙场长自杀，他抚慰她而成就了奸尸，坐了十几年牢出来，与小辈再混，终一无所成。莫言是有意用这么多篇幅写这个精神侏儒。如果说，母亲象征着大地，在不肖子女造就的苦难里，这个有西方血脉的“金童”，是个更深刻的隐喻。（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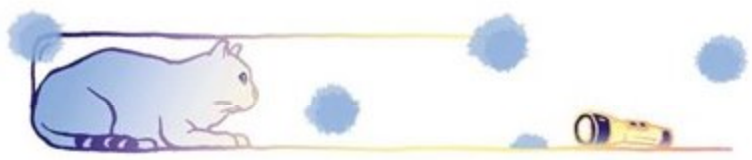
莫言小说《丰乳肥臀》1996 年由作家出版社初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 年“莫言长篇小说全编”系列新版

有猫的日子

文 / 大路　图 / 陈曦



朋友出差，把猫带了过来，让我帮忙代养一周。送过来的时候，猫被装在一只旅行拉杆箱里。朋友担心它会窒息，拉链拉开了一个小口。看到它时不时把鼻子凑到小小的孔洞，试探性地咻咻呼吸，好像换了环境空气也连带变得陌生。从朋友手上将猫接了过来，瞬间觉得手心沉甸甸，心想一定是只体重超标的猫。

我不养猫，所以对猫的品类不了解也不挑剔。有时觉得如同我的恋爱观，没有特别喜欢某一类人，并要具备某种特质，只信赖感觉。毫无疑问，它是一只让我喜欢的猫。

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养狗的故事。辗转几个城市，终于在北京落脚。一天，他在南锣鼓巷看到老太太拿一只狗崽兜售，第一眼就觉得那只狗是属于他的，于是当即买下，不曾想就此一起生活了将近十年。他们极其依赖对方，也极其默契，好像再不会有任何人或别的宠物能取代彼此的位置。

猫咪在我家的第一晚，一直藏在床底不出来，我倒出猫粮给它吃，尝试引诱，也无济于事。因为担心，跪坐在地板打开手机电筒，观察床底下它的动静，发现它只是一动不动蹲踞在角落，定定地注视着外面，灯泡一样闪闪发亮的眼睛传达出警惕。终于走开决定不去管它，直到已经遗忘了它的存在，才突然发现它从床底悄无声息幽幽地出现在眼前，跳到床上沙发上，再跳到冰箱上，开始一点一点逐步熟悉它的新环境。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会让人觉得疼惜中又带着痛苦。

下班回来，我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看书，偶尔抬头活动脖颈，发现它蹲在几座默默和我对视，满眼好奇，于是在尽可能不惊动它的情况下拍下它一对困惑的眼睛。有时它静静趴伏在地板上，没有睡觉，它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好像周围一切和它不再有任何关联，于是拍下它寂寥无辜的样子。还有时候，它会因为困倦在我不曾注意到时安心进入昏睡。我看着它，感觉它好像变成了一个柔软的婴儿，让人不忍触碰。给它盖上衣服，然后再次把它眯眼昏睡的各种姿态照进手机。

身边有很多朋友养猫。他们在各种社交软件里频繁更新猫的照片。那种黏腻暧昧的关系，让人心生错觉，好像猫不再是他们的宠物，而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情人，是寂寞孤独时的一个陪伴。

一年冬天，我跟A短暂恋爱，一只英国短毛猫是A的陪伴。下班一进门，因为疼爱，A会抱起猫来转圈，给它拍很多照片。有时又会把猫藏在被子里。我们在电脑上看电影，不时转头看它，它仿佛睡着，藏在被子里一动不动，保持着被塞进去时的姿势。不注意它时，它又会跑过来蹭人的脚，或者肆无忌惮跳上桌子在电脑旁走过来走过去。当时恋爱的情形早已变成一片空白，唯一记得的是那只猫。

中学时看很多小说。爱伦坡、夏目漱石、张悦然，都曾写过关于猫的故事。印象中的那些故事，充斥灵异和惊悚，看得让人窒息。女作者尤擅长把这种诡秘和阴森的气氛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放大，一直记得张悦然的那个故事，结局极其惨烈。一只怀了孕的猫，被父亲打断了牙齿又丢出门外，最后被发现死在没化干净的一场春雪里，身体早已被密密麻麻的虫子掏空，腐烂的眼睛还冥冥地睁着。看完觉得惊心动魄。当时想，以后一定不要养猫，比起人类，寄人篱下的猫的命运会像一张蛛网，随着人类情绪的起伏而飘摇，是如此的无常。有时它们也会从一个人的生活中猝然失踪，像热恋很久的人突然不告而别，让人猝不及防。

凌晨五六点钟，我还没起床，它就跳到我的床上，在床上到处随意走动，拿鼻子蹭我的耳朵，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会觉得它吵闹，又疼惜它的柔弱，试图把它搂到怀里。但每次都是在一阵激烈的挣扎后仓促逃走，让我落空。

它被送回去的那天，突然觉得屋子里异常安静。翻出手机看这几天给它拍的照片，看完逐一清空。床和沙发全是它掉落的毛发，拿出滚刷全部仔细粘过一遍，直到终于没有了任何关于它的痕迹。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好像从来不曾有猫进入过我的生活。